

目 录

1925 年乙丑(民国十四年)	1
1926 年丙寅(民国十五年)	117
1927 年丁卯(民国十六年)	271



二月五日 星期四

是日抵京^①。2 P. M.

谒姑母。在六雅园吃饭。访袁^②未遇。晚访袁,见兄弟^③二人,谈甚久,得悉清华细情。

二月六日 星期五

上午,至清华,见李仲华。居室不合,未定。

在工字厅午饭,李、王、蔡、庄^④陪。饭后,由王导谒校长于私宅,同往见 P. C. ^⑤。所事未定。

夕,见卫^⑥。浴。

在钱崇澍^⑦家晚饭。与刘廷冕同宿工字厅。

二月七日 星期六

上午,入城,访 H. H. ^⑧于其宅中,未遇。至新月社,二次,乃遇

① 作者本年1月由沈阳东北大学回上海、南京探亲后抵北京。

② 指袁同礼。

③ 袁复礼、袁同礼兄弟。

④ 指李仲华、王祖廉、蔡竞平、庄泽宣。

⑤ 张彭春(1892—1957),字仲述,天津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时任清华学校教授、旧制部及大学普通部主任兼教务长。1928年任南开中学部主任。1933年任南开大学教授。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年起从事外交工作,任驻土耳其公使、驻智利公使、驻联合国代表。1952年退休。1957年7月19日在美国病逝。

⑥ 指卫士生,时在清华学校任事务员。

⑦ 钱崇澍(1883—1965),号雨农,浙江海宁人。留学美国。时任清华学校教授。后任厦门大学教授,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

⑧ 疑指(张)鑫海,后名欲海,时任清华学校旧制部英语教授。

之。并见胡适、徐志摩^①。在其处午饭。

下午 H. H. 来,同赴灯市(廊房头条)买灯(五元),送新月社(灯会)。又同游厂甸,观百货市。

夕,再至新月社。赴姑母家晚饭。

二月八日 星期日

晨访杨宗翰^②于其家,在其家午饭,谈甚久(拟总务主任名)。

下午四时,访瞿国眷^③、刘庄,均未遇。仍在姑母处宿。

二月九日 星期一

上午,再到清华。见曹,提二条件:(一)名义为筹备主任。(二)须有全权办本部分之事,并负专责。否则,仍回奉。曹允之。

下午见张,告之。张谓极妥。定翻译班事。下午仍回家,宿姑母处。

二月十日 星期二

上午入校,居西客厅。

被派为大学筹委会^④委员 Council for University Development。

① 徐志摩(1896—1931),原名章铤,后更名徐志摩,字槲森,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社主要成员之一。留学欧美,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学习经济、政治,获硕士学位。1921年开始写诗。1922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夏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并参与主编《诗刊》《新月》等文学期刊。1931年因飞机失事去世。

② 杨宗翰(1901—),字伯屏,江苏镇江人。清华学校1920年毕业留美,哈佛大学学士,主修政治学。曾任燕京大学、河南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教授。

③ 瞿国眷,字仲弥,湖南保靖人。清华学校1919级肄业。时任清华学校文书科主任。后任重庆大学法律系教授。

④ 清华学校时暂分二部:除旧有的留美预备部(简称旧制部),新设大学部(分普通科、专门科),旧制新制并存,逐步向国立清华大学过渡。

二月十一日 星期三

晚 P. C. 请宴于其宅。

二月十二日 星期四

筹备处^①成立,开始办公。

6:30P. M. 宴于工字厅(国文教员多人)。

二月十三日 星期五

入城,谒王国维^②(初见)。访杨宗翰。

赴姑母宅中宿(君衍兄归来)。

二月十四日 星期六

上午归校。

昨与 Y. S. 及 P. C. 谈寅恪事^③,已允。

二月十五日 星期日

晨 P. C. 来,寅恪事有变化,议薪未决。

① 指清华学校研究院(先设国学一科)之筹备处。

②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早年研究哲学、文学,曾在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讲授哲学、心理学。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辛亥革命后去日本。后回上海。1913年起从事中国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学、音韵学的考订,尤致力于甲骨文、金文和汉晋简牍的考释,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1925年任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导师,除研究古史外,兼作西北史和蒙古史料的整理考订。1927年6月2日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

③ 作者向云祥(校长)及彭春(教务长)提出聘请陈寅恪任清华学校研究院导师。

二月十六日 星期一

是日 H. H. 来, 同见 Y. S. 谈寅恪事。即发电聘之。

议定为 H. H. 代课 English Literature^①, 每星期四小时。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上午, 入城。访王国维, 未遇。

在北京大学近旁川菜馆午饭, 遇李璜。

下午, 再谒王国维(商章程事)。

下午五时, 到东安市场茶楼, 李璜请宴。

晚, 至姑母处, 未在, 候至十一时, 乃赴正阳旅馆宿。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是日赴津谒梁^②, 即夕归。

宿正阳旅馆。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晨回校。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上午, 偕 H. H. Chang^③ 同入城。

先访王鸿韶, 未遇。至杨宅谈。

晚六时, 至王鸿韶家晚饭, 宿其家。

① 英国文学。

② 梁启超(任公), 时已受聘为清华学校研究院导师。

③ (张)鑫海。

三月一日 星期日

晨起迟。访郑(弓弦胡同),未遇。访王国维(章程 Final^①),在其家午餐。

午后,购诸物。6 P.M. 访胡子靖翁(在骡马市大街晚饭)。

7 P.M. 在北京旅馆同李、陈等,观梅《天女散花》剧,宿北京旅馆。

三月二日 星期一

晨同校,同陈 F. T.^②。

三月五日 星期四

Tea Party: To discuss the Constitution of Research Institute^③。

三月六日 星期五

4—6P.M. 章程通过 Univ. Dev. Council。

7 P.M. 偕陈、钱、Heinz 乘汽车入城。赴 Harvard Annual Dinner (J. H. Liu, M. D.)^④, 杨亦来。同至杨宅宿。

三月七日 星期六

晨访王国维(催《缘起》),未遇。

① 最后定稿。

② 陈福田(1897—1951),广东东莞人。美国夏威夷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历任美国檀香山明伦学校教员,美国波士顿中华青年会干事,清华学校教授,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③ 茶会:为讨论研究院章程。

④ 哈佛年度聚餐会(J. H. 刘,医学博士)。

访邦于弓弦胡同，谈久。访林玉堂，在其家午餐。

访顾^① (4 P. M.)。访瞿^②，招刘^③ 来，晚餐。宿瞿宅。

三月八日 星期日

上午，在瞿处盘桓，午餐。

午后，大风。勉强回校(牛、卫约)。

三月十二日 星期四

午后，王国维来，观房舍。

晚，张鑫海招宴，Bantock^④。

三月十三日 星期五

王国维宿此。上午，梁任公来。

正午，校长宴王(梁)于工字厅，宓等陪。

下午，看房舍。王偕曹懋德去。6 P. M. 附坐校长车入城。访王真吾(餐)。宿杨宅。

三月十四日 星期六

晨访瞿。次谒姚华先生(莲花寺)。次见吴家镇^⑤。购物。

① 顾秦来，时任职外交部

② 瞿国春。

③ 刘庄

④ 班安克，餐馆名。

⑤ 吴家镇(1888—)，字重猷，湖南湘乡人。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时任北京政府教育部代理司长。后任北京政法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国大学、朝阳大学、河南大学及厦门大学教育系教授。

下午,偕杨访钱稻孙^①,未遇。赴志成印书局校对。

晚与杨到东兴楼,宴“唯是”同人,终不至。餐后,归杨宅宿。

三月十五日 星期日

晨起即回校。

三月十六日 星期一

1.晚膳工字厅。

2.《翻译》课后,应全绍文^②约与学生十五人谈话。

三月十七日 星期二

应华员公会演讲。

三月十九日 星期四

下午三时,工字厅,大学规程委员会。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晨入城,谒王国维(出题事)。

① 钱稻孙(1887—1966),浙江吴兴人。自幼旅居日本、意大利等国。在日本上中学,学习意文、法文,自修美术及德文。辛亥革命后回国。先任教育部视学,兼北京大学医学院外籍教授课堂翻译,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兼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过伪北大秘书长、文学院院长、校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卫生出版社任编辑工作。

② 全绍文(1886—),字希德,河北宛平(今属北京)人。美国耶鲁大学文学士。时任北京清华学校德育指导部主任。1926年任燕京大学副校长。

访汤^①，并见萧^②，同饭于中央公园。午后，偕汤、萧乘火车来校。
夕，萧去。汤、杨来。汤 eat G.D. Club.^③ 杨 by Students(演讲 Dante)^④。

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上午，访汤。

正午，我宴“唯是”同人，凡七位。(雨)至夕别去。

晚，我与王祖廉，合宴汤、杨、庄等作陪。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晨，汤、杨别去。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晚，G.D. Club 公宴校长等于工字厅，并打牌。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7 P.M. 杨光弼^⑤ 先生招宴(南院 6 号)。

4P.M. 旧礼堂，中文演说预赛。裁判员。

① 汤用彤。

② 萧蓬(1897—1948)，字叔玉，江西泰和人。清华学校 1918 年毕业留美，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时任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29 年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抗战初，在云南大学任教，旋回西南联合大学任经济系教授。1944 年被任命为中正大学校长。后赴联合国任职。1948 年病逝于美国。

③ 汤(用彤)在 G.D. 俱乐部用餐。

④ 杨(宗翰)为学生邀请(演讲但丁)。

⑤ 杨光弼(1889—)，字梦贲，天津人。清华学校 1911 年考选留美，威斯康辛大学理科硕士。时任清华学校大学普通部化学教授，后任北平研究院研究员及北平师范大学教授。

王国维偕夫人来,看完住宅。No.15,16。付完钱45,找回一元。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王善佺来。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上午十时,偕钱访清水观书。

上午十二时,新月社查、袁^①宴会。

午后,偕汤访钢和泰^②,未遇。又访顾。又访骆。顾请宴东安市场。

晚归杨宅宿。瞿来,谈日本文化款事。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在京,宿杨家。

晨访姜忠奎,文稿;又访黄节^③。

① 查良钊、袁同礼。查良钊(1897—1982),字勉仲,浙江海宁人。清华学校1917年毕业,留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硕士。回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兼教务长,河南大学校长,河南省教育厅长,北平艺文中学校长,兼任香山慈幼院副院长。抗战爆发,赴甘肃天水创办国立第五中学。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联大训导长。1946年,任昆明师范学院院长。1950年在印度德里大学中央教育研究所任客座教授。1954年去台湾,曾任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暨训导长,“考试院”考试委员、顾问。

② 钢和泰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 亚历山大·冯·施特—霍尔施泰因(1877—1937),俄国梵文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中国,在北京大学讲授梵文及印度古宗教史,后为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

③ 黄节(1873—1935),字晦闻,广东顺德人。早年受业于经学家简竹居。两年归里,读书十年。1902年与邓实创办《政艺通报》。1905年参加编撰《国粹学报》。旋就两广优级师范国文讲席。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高等师范监督。1919年任北京大学文学史及诗学教授15年。1928年夏曾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及广东通志馆馆长。1929年秋,复返北京大学任教授,兼清华大学及北平师范大学讲师。

正午,东华饭店,“唯是”同人请宴,汤、黄^①在。

午后,罗庸^②导观午门历史博物馆。六时回校。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See Pr. on House etc. ^③。

四月一日 星期三

Holiday^④。编发《学衡》39期稿。

四月二日 星期四

Holiday。2—5 P.M.——海甸,孙公灵榭观瞻。

四月三日 星期五

See Pr. on As.

Bdg. ^⑤

四月四日 星期六

奉父谕。见书。\$30汇去。

下午四时,瞿来。五时,杨来。六时,曹来。

夕,宴瞿、杨、曹等于 G. D. Club。

① 汤用彤、黄节。

② 罗庸(1900—1950),字庸中,江苏江都人。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门毕业。曾任职北京历史博物馆。时任北京大学讲师。后任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任昆明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主任。

③ 谒校长为用房及其他事项。

④ 假日。

⑤ 为助教及房舍宴请校长。

晚,在室中谈。

四月五日 星期日

晨,严继光^①来。瞿赴西山。

午,由校中(蔡 C.T.)宴严、曹、瞿、杨等。午后,瞿别去。

晚,校中食曹、严。

四月六日 星期一

校中运动会。偕曹、严见 Pr.。

午,校中食曹、严。夕,曹、严别去。

四月七日 星期二

上午,杨始别去。

四月八日 星期三

作《评〈玉君〉》。

四月十日 星期五

作《评〈玉君〉》,完。

2 P. M. 后工字厅 Codification Committee Meeting^②。

① 严继光(1895--),字佐兴,云南大理人。清华学校 1919 年毕业留美,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学士。时任北京政府教育部秘书。后任云南省政府顾问,东陆大学教授,上海《民族杂志》总编辑,国民政府实业部总务司司长。

② 编纂委员会会议。

四月十一日 星期六

上午十时,乘火车入城。十一时,东城崇文饭店访吴仲贤。十二时,忠信堂,刘庄请宴。

下午二时,访萧(烂漫胡同43),颇公^①津贴《学衡》事。四时,访姚华先生,见璠^②。五时,至姑母家,未见姑母。

六时,前门内,中华饭店谒王十伯,未遇。

七时,瞿宅宴。偕杨归杨宅宿。

四月十二日 星期日

大风。晨八时,中华饭店,访王十伯,谈少顷。

至东城,访王国维,在其家午饭。

下午二时,东四牌楼北,嘎嘎胡同24号党自新宅,取打字机。

三时,南河沿,欧美同学会,赴李冈^③及周寄梅女公子婚礼。四时半,偕庄先归。六时半抵校。

四月十四日 星期二

催办王国维住宅事,就绪。

① 汤用彬(1876—1949),字冠愚,号颇公,湖北黄梅人。誊录译学馆毕业,国立分科大学毕业,主修国史。曾任陆军部主事,湖北省议会秘书长,湖南都督府秘书长,第一、二届众议院议员,总统府机要秘书,国史馆协修,国务院国史编纂处长。

② 姚璠,姚华(茫父)长子,字天沃,贵州贵阳人。清华学校肄业日本高等蚕丝学校毕业。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

③ 李冈,(1894—1915),字子云,浙江吴兴人。清华学校1914年毕业留美,华盛顿大学医学博士。曾任美国纽约产科医院医生,华盛顿大学医院医生,华盛顿眼耳鼻喉专门医院医生,斯伦比亚妇产医院医生。回国后,任北京协和医院医生,清华学校医生。曾在上海自设诊所,兼任上海医学院教授及中山医院耳鼻喉科主任。

始撰演说。Literary and Cultural Problems of Present-day China^①。

四月十五日 星期三

上午, 见 Pr. (1. 严; 2. 梁廷灿^②; 3. Bishop^③)。王 F. C. 允给 117 号教室, 定局。

下午授《英文小说》(二小时)。书如下:

1. Tom Jones^④。2. Vanity Fair^⑤。3. Pride and Prejudice^⑥。4. Richard Feverel^⑦。5. Old Wives' Tale^⑧。6. Main Street^⑨。

下午 1—4 晤关 S. S. 谈建筑院舍事。

五时, 姜忠奎来(荐滇事)。

晚, 陪校中公宴沈光苾^⑩等。

四月十六日 星期四

下午二时, 开 Codification Committee Meeting, 至五时方散。

① 当代中国的文学与文化问题。

② 梁廷灿, 广东新会人。时将任清华学校研究院助教。

③ 毕安祺 Carl Whiting Bishop 卡尔·惠廷·毕晓普(1881—1942), 美国人, 生于日本。东方考古学者, 美国史密苏尼博物馆(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古迹调查代表。自 1915 年至 1934 年曾三次来华考古。1918—1920 年兼任美国驻华使馆海军副武参赞。

④ 《汤姆·琼斯》, 亨利·菲尔丁所著小说。

⑤ 《名利场》, W. M. 萨克雷所著小说。

⑥ 《傲慢与偏见》, 英国女小说家 Jane Austen 简·奥斯丁(1775—1817)所著小说。

⑦ 《理查德·费弗尔》, 乔治·梅瑞狄斯所著小说。

⑧ 《老妇谈》, 英国小说家 Arnold Bennet 阿诺德·本涅特(1867—1931)所著小说。

⑨ 《大街》, 美国小说家 Sinclair Lewis 辛克莱尔·刘易斯(1885—1951)所著小说。

⑩ 沈光苾(1895—), 字香士, 河北武清人。清华学校 1917 年毕业留美, 卡纳吉大学冶金学学士。时任太原西北炼钢厂工务指导委员兼工程师。

王率学生参观。

四月十七日 星期五

是日,王国维先生移书物来。

午,陪宴(校中)李祥亨^①于工字厅。

下午三时,第一次临时校务会议(Provisional Senate)。提出研究院经费预算、房舍各事。

四月十八日 星期六

晨,王国维先生搬来居住。

9—12 A. M. ——Codification Committee Meeting。

1 P. M. 偕王祖廉入城,电车中遇杨绍曾^②之从妹,清秀端庄,叹为极美,诸感丛生。

3 P. M. 至南池子门神库 Peking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erguson President)^③,宣读“Literary and Cultural Problems of Present-day China”一文。胡适等在,有所辩白。

Ferguson 邀至北京饭店茶叙,5—7 始散。

至姑母家(餐于六雅园),姑母不在。赴杨宅宿。

① 李祥亨,字以卜,河北宁晋人。清华学校 1918 年毕业留美,斯蒂文斯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硕士。中央大学机械系教授。

② 杨绍曾(1896—1985),后名石先,浙江杭州人。蒙古族。清华学校毕业留美习化学。1923 年回国在南开大学任教。1929 年再次赴美,1931 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继续在南开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主任。1945 年赴美,任印第安那州立大学访问教授。1948 年回南开大学任教。后任南开大学校长,并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

③ 北京历史学会(会长福开森氏)。

四月十九日 星期日

晨六时起,由西直门步行回校,已八时。

九时,姑母全家及刘梦锡夫人,乘汽车来(子高亦来),在校内各处游览。午,在此堂中午宴(八元)。三时至四时间,先后别去。

四月二十日 星期一

雨。 上午,访王静安于西院。

晤 P. C. 谈李济事。

夕,在 H. H. 处晚饭。听加拉罕^① 演说。

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上午,王静安来,陪导见各部要人。

见 Y. S., 谈:(一)李济。(二)图书审查委员会。(三)密拟改任教员事,并荐郑、汤自代。

2-5P. M. Codification Committee Meeting.

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上午作 Memorandum concerning Arrangements to be made with Mr. Bishop in regard to the work of Mr. 李济^②。

又作《国学书籍审查购置委员会节略》,并呈 Y. S.。

王幼农十伯、陈月波姻丈来,游观,在此午饭。

① 加拉罕 Lev Mikhailovich Karakhan 列夫·米海洛维奇·卡拉汉(1889—1937),苏联大使。

② 有关李济先生的工作与毕晓普先生所做的安排备忘录。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12:30 noon, Yamen, luncheon by Y. S., to meet V. K. Ting. ①

午后三时,梁任公来,同见王国维先生,决定题目。又同见陈隽人②,决定房舍事(由校代建:借租或出 5000 元而校出 10000 元)。

晚,卫君说所事。

午前见校长,决任研究院事。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午前见校长,为保全卫君事。

又见张仲述,荐教员(一)刘永济。(二)黄学勤。(三)萧一山③。

晚,得心一书。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上午,作研究院下年教职员及薪金一览表,上校长。刘庄来。

是日校中开成立 14 周年纪念会,招待 Alumni④。下午游谈。3—4 赴会。又游谈。

① (曹)云祥为会见丁文江于工字厅设午宴。丁文江(1887—1936),字左君,江苏泰兴人。留学日本、英国,格致科进士。曾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研究教授,与胡适等创办《独立评论》,主编出版《中国分省新图》。1934 年应蔡元培聘,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② 陈隽人(1896—),上海人。美国康奈尔大学农科学士,马里兰大学农科硕士。曾任马里兰大学农科助教兼农场技师。又任美国农业部专员。时任清华学校教授。

③ 萧一山(1902—1978),名桂森,江苏铜山人。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历史及国际政治。先后任教于清华学校、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及中央大学,讲授史学。曾任北平文史政治学院院长,河南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第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秘书长,监察院监察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去台湾,继任“监察委员”。1976 年冬,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④ 校友们。

晚 8—10 观剧。杨宗翰来,宿此。

连日征稿未得,殊忧急。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上午在校写信。(Alumni 游清宫,未往。)

下午二时,李济如约来,愿就聘。以特别讲师为宜。先与 Bishop 函商,下星期再来。

杨宗翰君自西山归来,仍宿此。

晚,观电影 White Sister 《空门遗恨》。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上午,赵崇华君来,询研究院办法。下午,杨君别去。

陈寅恪复信来,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惑。难哉!

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上午,见 P. C. 谓校中不聘刘永济。

2—4P. M. Codification Committee Meeting.

4—5P. M. 与庄、全商卫君事。

晚 7—10P. M. 翻译班在室中上课。

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陈寅恪事, Y. S. 交 P. C. 并批示。

是日发出《学衡》40 期稿。

4—6P. M. 庄及陈(T)来,谈代理校长事。

晚 8—11P. M. 在 H. H. 处,谈代理校长事。

四月三十日 星期四

11 A.M. 偕 H.H. 见校长, 为代理校长事表示。(过后思之, 甚可不必要。)

7 P.M. 虞振镛^① 请宴, 南院十号。

五月一日 星期五

晚至西院, 访王先生。

五月二日 星期六

夕, 庄来。

夕, 杨宗翰来, 宿此。校事决从杨劝, 严守中立, 自居局外, 不再供人利用, 牵入漩涡。

午, 杨伟来。

五月三日 星期日

晨, 杨别去。上午, 张荫麟^②、贺麟^③ 来。

钱来午饭, 同赴 F.T.Chen 家。

① 虞振镛, 浙江慈谿人。清华学校 1911 年考选留美, 康奈尔大学农科硕士。时任清华学校旧制部生物学教授。

② 张荫麟(1905—1942), 字素痴, 广东东莞人。1929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入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西洋哲学、社会学, 获文科硕士学位。1934 年任清华大学哲学、历史两系讲师, 1936 年升教授。1937 年为浙江大学新生讲授史学。1938 年返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0 年任遵义浙江大学教授, 1942 年 4 月与张其昀等发起刊行《时代与思想》半月刊。1942 年 10 月 24 日, 在遵义逝世。

③ 贺麟(1902—1992), 字自昭, 四川金堂人。清华学校 1926 年毕业留美, 哈佛大学硕士。1930 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德国古典哲学。1931 年秋回国, 任教于北京大学。1942 年任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继续任北京大学教授。1955 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西方哲学研究室主任。

五月四日 星期一

5 P.M. 陆懋德^① 来。

7:30 P.M. Mr. Wong Quincey^② 请宴(House 16), 至 9:10 始往。

8—9 P.M. ——国学书籍审查购置委员会, Meeting^③。

五月五日 星期二

编《办事记录》(研究院筹备处)。又办审查考生事。

2—5 P.M. —Codification Meeting, Yamen^④。

5—6 P.M. 童隽^⑤ 来。

8 P.M. Dinner, by Mr. and Mrs. Linson Dzau (Home)^⑥。

五月六日 星期三

整理文件及室中诸物。

校长出洋事已取消。

① 陆懋德,字咏沂,山东济南人。清华学校 1911 年考选留美,俄亥俄州立大学文科硕士。时任清华学校旧制部史学教授。后任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北平辅仁大学教授。

② 王文显先生。英文名昆西。

③ 会议。

④ 工字厅,编纂会议。

⑤ 童隽(1900—1983),字伯潜,辽宁沈阳人。满族。清华学校 1925 年毕业留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硕士。1930 年赴欧洲考察。回国后,任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系主任。1931 年冬在上海组建华盖建筑师事务所,1938 年在重庆、贵阳设立分所。1946—1949 年,为上海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建筑师、负责人。1950—1952 年,参加上海联合建筑师工程师事务所。历任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授,建筑研究所副所长。

⑥ 林逸·狄祖先生和夫人家宴。

书籍由南京运来，费约 30 元。

五月七日 星期四

五七纪念，放假。

下午，钱来，约同出。遇王，赴郑宅，至晚饭时始归。4—6:
30 P. M.

晚读《经学历史》，完。

五月八日 星期五

上午，庄、全来，谈预算事。

晚，梅导胡貽穀来（青年会书报部），宓允为作一文，登《青年进步》赶七月交卷。胡欲以宓为 Contributory Editor^①，拒之。

五月九日 星期六

上午，乘火车入城，访严继光，未遇。即赴忠信堂宴客（梁漱溟^②未到）。

12M. 忠信堂，宴客：王国维，姚华，黄节，梁漱溟，姜忠奎，钱稻

① 助理编辑。

② 梁漱溟(1893—1988)，名焕鼎，字漱溟，广西桂林人。时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后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又在河南辉县创办村治学院；在山东邹平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及乡村建设实验区，任山东省政府高等政治顾问。1940 年在香港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 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民盟机关报《光明日报》社长。1944 年民主政团同盟改为民主同盟，先后任民盟中央常委兼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委员、民盟秘书长。第一、二、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9 年以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

孙,张彭春,张鑫海,钱端升^①,陆懋德,杨宗翰,吴宓。

下午二时散。再至姑母家,姑母不在,乃至烂漫胡同,与朱师晦先生谈。6:30P.M.胡子靖先生请宴,席设烂漫胡同本宅。

晚九时,访吴家镇。十一时,赴姑母宅中宿。

五月十日 星期日

晨八时,访严继光于绒线胡同,为刘朴事,定局;并商碧柳赴滇之约。访汤颇公,未遇。

访姜忠奎(庆升公寓),在其处并与张正仁谈,甚洽。且午餐(并在其处遇马通伯^②先生),直至午后四时许,始别归校。

五月十一日 星期一

上午,见校长,为聘用书记事。校长谈及薪资,欲给宓280元。宓谓在理应得300元,惟若有不便,即此亦可,不计较云。

上午,郑奠^③介绍其戚谢士骥来,投考研究院者。

① 钱端升(1900—1990),上海人。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时任清华大学旧制部,讲授《世界史》及《比较政治》。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组编纂,国民政府大学院文化事业处处长,中央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第一至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8年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聘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议员。1952年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后曾任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中国人民外交协会理事等。

② 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号抱润翁,安徽桐城人。少年习古文辞,从同邑方柏堂等游,后向柯凤荪等学经。曾先后长庐江濬川书院、桐城中学、师范学堂。1910年任学部编纂、主事。1913年主安徽高等学校。1914年主北京法政学校教务,兼备员参议院。1915年袁世凯称帝,遂离北京。1916年袁死后再赴北京,应清史馆总纂之聘,从事撰述,嗣病归桐城。著有《周易费氏学》《毛诗学》《中庸篇义》《老子故》《庄子故》《屈赋微》《桐城耆旧传》《左忠毅公年谱》《抱润轩文集》《金刚经次诂》等。

③ 郑奠(1896—1968),字石君,又字介石,浙江诸暨人。1920年北京大学毕业留校,先后任预科讲师、教授、主任,中国文学系教授。抗战期间,蛰居沦陷区乡村办学。1945年任浙江大学教授,兼中国文学系主任。1952年9月调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

晚八时，在 205 室，听散海宣读其所撰 The Poetry of Thomas Hardy^① 一文。

五月十二日 星期二

2—5P. M. —Codification Committee Meeting. 教职员资格及等级一段，由众推宓另译一过。

五月十三日 星期三

雨。朱师晦(还)所荐其戚杨廷杰(西屏，湖南)君，今晨来。李仲华旧在复旦与为同事，故导之来。其人乃纯朴长者，惟年长而资格甚高，文学亦优，为国文教员甚合，然为研究院书记则殊不称，宓因为难，故径辞却之云。

五月十四日 星期四

上午，杨宗翰送稿来。下午别去。

晚，何林一夫妇请宴，众(G. D.)皆饮酒甚多。

夕，庄来。卫事，决在职业指导部办事。研究院未定。

五月十五日 星期五

1:30—3:00 P. M. —Senate Meeting(Yamen)^②。

大雨。7:30P. M. 乙丑级会 Yamen 茶会，往而先退。

9:00P. M. 仁友社谈话会，因雨未邀往。

① 《托马斯·哈代之诗》。

② 校务会议开会(工字厅)。1925 年之校务会议，由以下人员组成：校长曹云祥，旧制部兼大学普通部主任张彭春，大学专门部主任庄泽宣，研究院主任吴宓，课外作业部主任全绍文，机要部主任王祖廉，教员代表梅贻琦、赵元任、孟宪承、陆懋德。

五月十六日 星期六

9 A. M.—Codification Committee Meeting(Yamen)。审查宓所译之件,遂完结。

下午三时,乘火车入城,同傅葆琛^①行。小雨。至米市胡同34号李宅,晤李济。所谈事另有记录。

次谒胡子靖先生,谈书记杨君不聘事。次访姚燮,求稿。

七时,至庆升公寓,在姜君处晚饭。晚十时,至杨宗翰宅宿。

五月十七日 星期日

阴。晨起,刘师舜^②来。十一时,至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李济招宴,俾曹校长及宓得与Bishop晤谈。Bishop将造图书馆。校长劝其造于清华园。约定他日来观。

下午,游观乙丑图画展览会。又与胡敦复、马君武^③等谈。四时,送李君至车站,然后附校长汽车回校。

① 傅葆琛(1893—1984),四川成都人。清华学校1916年毕业留美,康奈尔大学乡村教育博士。曾任平民教育促进会乡村教育部主任,燕京大学、齐鲁大学、江苏教育学院、北平大学农学院、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员。1952年调重庆西南师范学院,1953年自请回成都任西南体育学院教授。

② 刘师舜(1900—),字琴五,湖南湘乡人。清华学校1920年毕业留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时在清华学校大学普通部授英文。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内政部参事,立法院立法委员,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驻加拿大大使,外交部政务次长,驻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代表等。1958年去职回台湾,任“外交部”顾问。

③ 马君武(1882—1939),名和,以字行。广西桂林人。初留学日本,习工艺化学,参加同盟会;后去德国,习冶金。民国成立,任孙中山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等职。后经营工业。晚年任广西大学校长。

五月十八日 星期一

上午,审查新生。

十时,乘火车入城,直至莲花寺,祝姚华夫子寿。即用午膳,膳毕即归。

二时抵校,仍办公。

五月十九日 星期二

审查学生。又编《学衡》稿。

下午,胡子靖先生来,即宿此。导之见庄泽宣,又赴庄宅一谈。

晚,学生顾谦吉^①等来谈。

五月二十日 星期三

午前,审查考生。

是日发出《学衡》41期稿。(39期犹不出版,则宓到清华后之继续努力,终无以自白。哀哉!)

胡子靖先生在此午饭,下午别去。

4—6P. M. Senate Meeting——教授分级(未通过)。

此后之政策(一)不动气;(二)不多说话;(三)不得罪人;(四)不表示热情。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上午,庄来。审查考生。

^① 顾谦吉,字震伯,江苏无锡人。清华学校1925年毕业留美,康奈尔大学理学上。曾任国民政府国际设计委员会专员。

下午 2—4 P. M. Senate Meeting 通过大学教授给薪等级。

午后至晚均写信。

正午 12 M. 蔡正、庄泽宣请宴于工字厅，陪陈长桐。

周光午复函，能来任书记，至佳。卫君决难维持矣。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上午，定 Bishop 六月十日来演讲。

下午，1—2:30 与学生谈话。2:30—5:30 审查考生。

1 P. M 学生罗伦^① 等来谈留校研究事。

9:30 P. M. 仁友会 (会长任之恭^②)。必往谈话。所谈者为绝对与相对之根本观念，道德之标准，等等。颇有苏格拉底对辩之趣云。至十一时，方散。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上午，与庄谈 Senate 事。

下午张仲述来，(一)南开决聘黄学勤，即发电。(二)请梁讲《中国通史》各部合汇。

三时，乘火车入城，至歆海家。偕往朱师晦宅，晤杨西屏，定聘为

① 罗伦(1900—1967)，字容粹，江西新建人。清华学校 1925 年毕业，入研究院研究国学。后留学美国，习教育学，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曾任四川大学、重庆大学教授。1952 年调任重庆西南师范学院教授，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② 任之恭(1906—1995)，山西沁源人。清华学校 1926 年毕业留美，麻省理工学院学士，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哈佛大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研究院研究助教、讲师。1933 年回国，历任山东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5 年冬再次赴美，先后任哈佛大学电子学研究讲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高级物理学家及应用物理实验中心副主任。1977 年退休后，任应用物理实验室顾问。

家中教师。次偕敬海同至东城本司胡同，晤张耘^①。耘请宴于东兴楼，其夫人亦至。

晚至姜忠奎处，为其弟填考单。十一时，至杨宗翰处宿。

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晨八时，至辟才胡同内跨车胡同十四号向宅，访问哲濬。具述其在美欠债被捕之始末，及与 Alice 之情史，又出女之日记相示。十时，偕访其友萧蓬君。十一时，因恐天雨，乘人力车返校。

下午，写信。夕，考生叶震来。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上午，审查报考各件。下午同。赴庄处谈。同访敬海，校外散步。

上午，考生姜忠珪来。下午，考生杜钢百^②来。

下午六时，同乡学生在宓住室中公宴，为出洋诸君饯别。

晚，在王文显处谈。又在敬海，端升处谈。敬海谓宓办《学衡》为“吃力不讨好”，不如不办。乃谓《现代评论》，作者以文登其中为荣。又谓宓为“中世之圣僧”云。噫！

① 张耘(1889—1973)，原名志明，字熙若，后改字翼若，以字行。陕西朝邑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历任北京法政大学、中国大学政治系教授，国民政府教育部国际出版物交换局局长，大学院高等教育处处长，中央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北京大学政治系讲师，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第一至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9年出席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

② 杜钢百(1903—1983)，名文燦，字钢百，四川广安人。原就读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5年考入清华学校研究院，1926年毕业。曾任四川图书馆馆长，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四川省教育学院教授。1952年以后，一直执教于西南师范学院。

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下午,二时至六时,校务会议。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上午办公。九时半,乘火车入城,车以运兵迟刻,十二时始行。入城,抵东四牌楼头条胡同五号华文学堂 Language School,参与筹设 A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①之会。Principal Rettus^②, President Stuart^③, Prof. Lucius Porter^④相继演说,进西餐。Mr. Hummel Arthur E.^⑤招待。丁文江君介绍明义士 Menzies^⑥君,约来校。又与钢和泰约星期日往访。

是日,周光午来校,任书记职。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上午,谒校长。(一)报告昨日赴城情事。(二)明义士之约。(三)周光午已来。卫士生决半留。

正午十二时半,校长宴(工字厅)。

① 华文学堂。

② 路透斯校长。

③ 斯图特校长。

④ 卢西斯·波特教授。

⑤ 汉默·阿瑟·E.先生。

⑥ 明义士 James Mellon Menzies 詹姆斯·梅隆·孟席斯(1885—1957),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1910年来华,在河南传教,悉心研究商代文化,著有《商代文化——殷墟甲骨》一书。1927—1929年在北平华文学堂任教。1932—1937年任济南齐鲁大学教授。1937年返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为考古研究员。1942—1946年在旧金山美国新闻处工作。

下午五时,在中等科十三号开学报编辑部会议。

下午七时,陈达^①家晚饭。

五月三十日 星期六

上午办公。午后三时,乘人力车入城。先至东城青年会,寄存《学衡》二包。遇简又文,谈少顷。至烂漫胡同,姚先生处取得诗文稿。乃至朱师晦宅,赴宴。胡公亦在座,并有将赴法国之沈润身君。

晚八时半,访姜忠奎,谈。十时,至姑母宅中宿。

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晨起,与君衍表兄略谈。

上午十时,访钢和泰,笔管胡同七号。并见其翻译于君道泉。钢先生出示其所藏物品,并以文稿交宓,译登《学衡》。

在青年会午餐。下午一时,在司法部街,司法部对门东华银行,会王静安先生。同参观书籍展览会,金梁(息侯)陪往。会毕,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前茶坐。遇李济、奚伦、陈宏振、陈隽人、胡振祥夫妇,及胡光廙、林祖光等。五时归校。

六时半,王国维先生在家请宴。

六月一日 星期一

上午十时,明义士 James Mellon Menzies 来,访王静安先生。先陪见校长,然后在此室与王先生谈叙。陆懋德先生亦来。校中设便席款待,宓及卫君招待。

明君所著书有:Oracle Bones from the Waste of Yin, by James

^① 陈达,时任教清华学校旧制部,授《现代文化》及《社会学》。

Mellon Menzies, (1917), Kelly & Wald, Shanghai^①。

六月二日 星期二

上午,办公。日间甚忙。

下午,三至六时半,Senate Meeting。

下午,胡子靖先生来,命宓代译明德中学请求美国庚款案呈文为英文。

六月三日 星期三

上午,预备各地办理招考诸君带去之文件等项。下午六时二十分,集会,说明一切。

下午,二时至三时,校务会议。

此间办事诸人,多挟私怨,而毫无尊重学问、保育人才之意,于是张鑫海(歆海)遂离清华矣。

晨,胡公别去。上午,萧一山来。

晚六时半,在本室,宴请:庄泽宣(辞),陈隽人,王祖廉,郑之蕃,余日宣^②,朱彬元、蔡竞平(辞),陈福田,李仲华,吴汉章(辞),张恺臣,全绍文。共十人。

六月四日 星期四

下午二时,教职员会议当场公决,通告外界,对上海惨杀事件作表示。校长推王文显起草英文,宓译成中文,又经众修改,卒发出。

^① 詹姆斯·梅隆·孟席斯著《殷墟甲骨》(1917),上海凯莱及华德版。

^② 余日宣(1890—1958),湖北蕲圻人。美国普林斯大学硕士。回国后,历任武昌文华大学教授,天津南开大学教务长,北京清华学校政治学系主任,国民政府军政部中校秘书,上海沪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次日，在《晨报》登出，粘存。

此次该校教员亦决意援助学生，作爱国运动。对于功课，一律免考。且闻昨日（四日）该校教职员会议时，由美籍教员谭唐（Danton）^①提议，英籍教员吴可读（Pollard-Urquhart）^②附议，由全体通过下列宣言，亦足见公道自在人心也。宣言云：

顷者上海手无寸铁之中国国民，竟被西捕开枪伤毙多人。同人等实深痛愤。对于死伤者异常哀悼，对于全国各地为此事抗争之学生及人士尤具同情。谨此宣言。北京清华学校全体中西教职员同启。

六月五日 星期五

上午十时，教务主任室，招考委员会会议。

下午三时，校长招往。谓下年以宓为研究院主任，月薪 300 元，但宓若自愿减少，则 280 元。又谈及庄、蔡等之月薪，及教务主任自愿减薪以求减他人之薪事。

晚 G.D. 请客，宴送马约翰^③、吴汉章二人。

① Danton 谭唐，美国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员，哈佛大学德文导师，斯坦福大学代理德文助教，巴特勒大学德文教授，拼字简易会太平洋沿岸区代表及办事员，里特大学德文教授，纽约大学交换教授。时任北京清华学校教授。

② 吴可读 A.L. Pollard-Urquhart A.L. 波拉德-厄克特（1894—1940），英国人。英国牛津大学硕士。1923 年 8 月到北京清华学校任英语教授。抗战爆发，随校南迁，先后任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教授。1940 年 10 月以血液中毒病逝于昆明。

③ 马约翰（1882—1966），福建厦门人。上海圣约翰大学 1911 年毕业。1914 年起在清华学校、清华大学执教 52 年，先后任助教、教授、体育部主任。1919 年和 1926 年曾两次到美国春田学院进修。1936 年以田径总教练身份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并赴欧洲考察和讲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主席。

六月六日 星期六

下午，潘敦^①来。

六月七日 星期日

是日，在校。阅稿。

午后，与光午同出散步。

六月八日 星期一

上午 10—12 时，在教务主任室，开招考委员会。

7P.M. 赴蔡竞平招宴（工字厅）。

六月九日 星期二

晨六时，乘人力车入城。九时，至西柳树井春明别业晤汪兆璠君，旋同赴西长安街西安饭店 35 号寓居，即在其处午饭，并约杨、瞿诸人晤会（明日）。荐碧柳于东北。成，即聘。旋即回校。十二时抵校。散海来。

晚，静安先生来。

此间诸人，殊鄙琐。散海去矣，端升亦辞。学者不容，相率以去。殊可忧也。

六月十日 星期三

下午大雨。（是日，城内学生，天安门集会。）

下午五时，乘火车入城，至庆升公寓，访姜忠奎，同访张正仁。邀

① 潘敦，字从理，四川古蔺人。吴芳吉之学生。1925 年入北京大学。

至西长安街宣南春，宓请宴。有汪兆璠、杨宗翰、刘师舜、瞿国眷诸人。为东北大学聘教员事。杨昨尚言愿赴奉，乃今夜忽反悔，不愿往，谓在京运动官费云云。是晚宿杨处。

六月十一日 星期四

晨八时回校。

陈文波君来，愿以所住之寓宅（西院七号）借租一年，并以木器等见借云。

六月十三日 星期六

上午十时（校长室）清华教职员沪案后援会。十二时散。议决（一）捐薪。（二）组织本校教职员沪案后援会，分十三股，按股赞助并监督学生进行。宓任中文出版股事。

下午三时半，偕 C. C. 入城。宓至西安饭店，见汪兆璠君，其同乡杨晋源（字君青，教育部佥事）来，邀同至泰丰楼便宴。

夕，购物。至姑母宅，见姑母。谈（一）父款。（二）接眷事。至杨宗翰宅中宿。婉劝杨君，舌敝唇焦，至夜一时，杨允赴奉。

六月十四日 星期日

与杨谈至十一时，杨允赴奉，宓乃归校。

六月十五日 星期一

校中送来聘书，月薪三百元，任期一年，但名义则为研究院国学部主任。是日下午，见校长。（一）呈交下年研究院教职员名单（全）。得校长批准，并交办。（二）言不任《周刊》编辑之意。（三）以聘书退还校长，谓须先明白所处地位为院主任，抑一系之主任。Dean, or

Department Head, 然后方表示就否。校长卒谓聘书暂留, 俟再审议。又谓职员聘约, 皆系一年, 非有他意云云。

晚, 开华员公会, 捐薪助沪案, 应应捐 15% 即 36 元。重以此外所捐, 共 40 元。

六月十六日 星期二

校中之西院 18、20 两所寓宅, 今忽空出。遂即往庶务处, 租定 18 号宅。而陈文波君之宅, 则辞去之云。

下午四时, 冯友兰^① 约定偕友保君, 来校参观。W. 915——未。

六月十七日 星期三

晨, 九时, 冯友兰来, 共商 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② 就职计划及条件。

赵元任^③ 君来, 略谈各事。

正午, 校中备便餐, 即在此室招待冯君。

下午, 吴兴业来, 林□□(文华大学)来。偕冯君参观图书馆。

三时, 赴毕业典礼及乙丑级赠炮典礼。四时, 偕梁、冯赴工字厅茶会。五时, Lucius Porter 来, 并偕冯, 至邻近燕京大学参观新校舍。

① 冯友兰, 时任教广东大学。

② 燕京华文学校。

③ 赵元任(1892—1982), 字宣仲, 江苏武进人。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原主修数学, 后研习语音学。时任清华学校研究院导师。1929 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语言组主任。1932 年, 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1933 年任历史语言所语言组主任。1938 年起, 先后在美国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任教授, 1960 年退休。

六时，宓乘人力车归校。

晚八时，在此室开会，晤学生会出版部二员，商编《沪案纪实》小册。

六月十八日 星期四

是日，校中送来聘书，已改为研究院主任名义，故即签名，而以聘书送去，此事遂定。

又拟定赵元任教授支給六、七月薪金办法。上校长，即蒙批准。

六月十九日 星期五

下午见校长。（一）赵元任给六、七月薪事。（二）聘书已签事。校长谓一年后，如不愿办事而任英文教授，尽可自由改动云云。

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晴。 在校。

上午，接奉天寄来聘书，即转致杨宗翰，并函劝驾。乃下午杨宗翰来此，又反悔，不欲赴奉。宓愤极。日来苦极，盖所荐之人，无一愿往。全局计划，因此失败。良机尽失，效果难期，失意之事，莫甚于此。宓以血泪之辞，屡发函劝告，而诸人不悟。至诚竟不能感人，而友朋之不协力合作，至斯已极。冷漠自私，国家及志业前途，尚复何望哉？呜呼！

宓殊不愿与杨交谈，而杨仍宿此。

是日译钢和泰稿。晚王国维先生来。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杨宗翰下午三时别去。

下午，王国维先生来。赵元任君来。（一）交入帐单。（二）催支

薪金。(三)即须在研究室读书用功。

整理《学衡》杂稿。

学生王国忠来,允该生住100号小室。

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上午(一)熊希龄函荐李慎言入院(不考),致校长。代拟复(须考),送文案处。(二)赵元任君帐单,交会计处。(三)庶务处为赵元任整备研究室(66号)。至梁任公住宅,已定北院二号云。

下午五时,戴家祥^①持胡适致校长荐函来。准报考。五时大雨。五时半入城,至西安饭店,见汪兆璠。汪君失望之余,耳鸣鼻衄。宓为作函致黄仲霖。又由汪君自访外国人某某云。

十一时,至姑母宅中宿。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晨六时起,由西直门步行回校。

上午赵元任君来,补购书收条。所出《普通语音学》考题,即由宓自行缮写油印。

下午,在图书馆翻书。

午,王国维先生赠角黍。晚,复来谈。

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晨接陈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

^① 戴家祥(1906—),浙江永嘉人。1926年考入清华学校研究院。毕业后任中山大学副教授,杭州高等师范学校教员。1933年赴清华大学进修。1934年后,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浙江中学教员,英士大学副教授。1951年起任教华东师范大学。

胡微^①来,在此午饭,下午别去。

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晚六时半,北京清华同学会 Class Reunion^②,辞未往。

午十二时,在赵元任宅中午饭,以张耘夫妇自城中来也。

晚七时,工字厅,宓宴请赵元任、张耘、张彭春、梅贻琦、杨光弼夫妇,张彭春、杨光弼二位夫人未到。

晚,复陪张耘夫妇谈至十一时。彼等宿工字厅。

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晨,陪张耘夫妇至赵元任宅中,旋别去。

上午,校长传见,命译《北京各校教职员沪案后援会宣言六月八日》为英文,颜曰:“Statement by the Peking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 Educators”(June 10, 1925)^③。

下午,潘敦来。

六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晨,偕梁漱溟君同入城。乘火车,颇迟刻。

九时,至西安饭店,访汪兆璠君。十时,至东城笔管胡同七号,访钢和泰先生,以译稿就正。

十二时半,至青年会午膳。午后二时,至高井胡同访黄节先生,谈一时许。四时,访张正仁君于其宅中,观其所撰《爱之战》小

① 胡微(1907—1976),湖南湘潭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器乐系毕业。曾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研究民族乐器的改良。

② 毕业后同班同学的联欢会。

③ 《北京教职员公会宣言》(1925年6月10日)。

说,殊恶劣。

六时火车不及,乘人力车回校。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是日倦怠,未多作事。

六月三十日 星期二

是日,译校长交译之件(见二十七日)为英文。而诸事纷沓,未能专力从事也。

下午,袁同礼来,款以冰点。

是日,函心一,令暂勿来京,仍居宁、杭、沪。并函魏晋劝谕心一。

七月一日 星期三

是日续撰英文稿。至夕,完成。

上午,孟宪承来,在此午饭。下午二时,别去。

晚,王静安先生来,谈。

七月二日 星期四

晨起,即以打字机抄缮昨所译英文稿。而上午赵元任来,袁同礼来,直至午饭时乃毕。即封呈校长,多日宿遁,为之一清焉。

下午,梅贻琦陪傅佩青(铜)^①来,囑荐教员(中州^②)。恣以冰点款客。

晨,匆匆函心一,仍命来京,居清华。日来为此事,辗转心碎矣。

① 傅铜(1886—),字佩青,河南兰封(今兰考)人。早岁留英,后赴日本。历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哲学教授,西北大学校长,北平大学法学院及女子师范学院哲学讲师,中国学院教授。

② 中州大学。

七月三日 星期五

雨。晨访赵元任，谈房舍及木器事。

下午，偕赵君遍历各部，细察其木器用具，画定式样，俾合研究院之用云。五时半始毕事。

晚，访张仲述，谈甚久。彼有聘碧柳之意，惜不及。张君谈次，谓在他地教授者，多喜来京，不知何故。乃至京，则懒惰优游，毫无出息，不如前之勤奋，是诚可惜。宓愿自发奋用功，《学衡》续办不衰，以自表见，则兹之讥讽，可洗其羞矣。

七月四日 星期六

晨七时，乘人力车入城，至皮库胡同，访姜忠奎。

旋赴李阁老胡同法政大学清华招考办事处办公，因是日为报到之期也。旋以卫君留此，乃与瞿仲弥谈。旋出，至乌利文洋行，购表，须二十四元。乃复在前门外一带表店中察视。

十二时后，至姑母家午饭。二时，访李济于其宅中。三时，在琉璃厂一带觅书。又赴乌利文洋行，购表（借姑母款，乃足）。又至西皮市十三号中华捷运公司，知书箱已到。运校，需费四元。四时，至姜忠奎处，李濂鏗君旋来。李君素未识面，而志同道合，一见如故，热心《学衡》，并请晚餐于大陆春（西长安街）。

晚，复至姜君处谈至十一时，乃至姑母家中宿。

七月五日 星期日

晨起，乘火车回校。下车时，复遇杨绍曾之妹，深惊其美艳者也。

午后，入浴。夕，忽病。寒热遽发，类疟疾。盖每年必有，均由神志沮丧。而此次则由诸人不肯应聘如约，致宓策全败，是以病也。

晚,得诗一首。钱端升来谈。

七月五日晚偶成

草草劳人可奈何,心灰志折病仍多。
回天有愿怜孤掌,医国无方起众疴。
恩爱芳华空自惜,米盐案牍惯销磨。
卅年短梦从头忆,明月悬窗蝉正歌。

七月六日 星期一

是日,卧床终日,未进饮食。寒热发后,倦怠不胜,未能入城监考。研究院由卫君士生任之。

晚,王静安先生来谈。

七月七日 星期二

是日,病略愈,能起坐。食馒头及粥而已。

未能入城监考,殊歉。但撰成致庶务处长函,详叙(附图)研究院房屋内容之布置,及应制作之木器件数、式样等(附说明)。即日送交。又另缮一份,呈校长,候批准。

午,蔡正来。

七月八日 星期三

晨雨,六时起。七时,随众,乘汽车入城,至法政大学监考。迄及卫君监研究院考生(第六考场)。上午8—10考中国哲学。10:30—12:30考英文。午饭,由校供备。下午2—5考论文。五时半,仍偕众乘汽车回校。是日病尚未愈,以职务所在,勉往监考,步立终日,极为困惫也。

晚，访蔡元^①于其室中，谈颇久。

决接心一来京，长住姑母家中，不在清华居住。

七月九日 星期四

至京。归来，复甚病。脚上生疮，寒热时发，向医院索 Quinine^②服之，又自裹伤足，日间亦偃卧。

下午，王静安先生来。期繆^③不至。

七月九日晚再成

登高未_レ见众山应，螳臂当车只自矜。
成事艰于蚁转石，向人终类炭投冰（用景君^④
函中语）。

时衰学散真才少，国乱群癡戾气增。

不宦已婚行独苦，相知惟有夜窗灯。

以所拟研究院房屋内部之布置，及木器等之图样说明，送庶务处备办，又呈校长核准。

（近日所作诗，皆学黄节，亦出无心。）

七月十日 星期五

是日足疮未愈。热倦，仍卧床，服 Quinine。

荷花池即景

密圆荷叶是新栽，冉冉鲜花带露开。

① 蔡元，时任清华学校旧制部法文教授。

② 奎宁，金鸡纳霜。

③ 缪凤林。

④ 景昌极。

浓柳垂金隔岸拂，淡云衔翠远山来。

眼前胜境足吟啸，身外烦忧苦逼催。

忽忆浮生十五载，风光不改旧池台。

西院 20 号之房，退租。心一来，决令住姑母家中。

盼繆、景、郭^①，不至。殊失望，彼等小孩子气，急于回家，乃失此间机会。甚矣，不连络呼应之为害也。

午，钱端升来。

七月十一日 星期六

晨接碧柳电(江津)，文云：“归，青。奉事诺，湘事乞代辞。”(青)颇慰。

是日正午，校长宴王国维、赵元任、李济于工字厅。P.C. 及宓为陪。为欢迎赵、李二教授、讲师也。

下午，王先生在此谈。

七月十二日 星期日

晨，光午自城中归。宓仍觉不舒。

下午，吴子高堂弟来，进冰点，至夕别去。将赴上海，借款三十元去。

晚十时，杨宗翰来，谈至夜二时，始寝。

七月十三日 星期一

上午，编稿。下午，发出《学衡》43 期稿。

上午，陈复光来，陪游校内。晚，与谈吾之志业，颇洽。盖陈君亦

^① 指繆凤林、景昌极、郭斌龢。

恨新文化及赤化者。午，夕，均在此用餐。夜宿王字厅。

下午，杨宗翰君别去。

上午，姑母命之颢表弟来视宓疾，并赐食物。徐春持硕兄函来见，命来供接眷之役。宓复函谢之，遣归。硕兄又送下拟汇兰款 500 元，存恒丰银号。徐春下午归去，颢宿此。

七月十四日 星期二

晨，陈复光别去。

上午，李协（宜之）偕其义妹李凤莲^①女士来，导观各处，在此午膳。

下午，贾幼慧^②、刘弗祺^③来谈。三时，进冰点，李君及李女士别去。李君聘宓为西北大学教授，不能就。又托代聘教员。

晚，王国维先生来谈。大雨。

夕，又病。晚，服 Quinine，夜中大汗。

七月十五日 星期三

是日，身体甚虚弱。晨赴招考处。又见校长，言研究院定制木器事。校长谓可照原单齐办。又及宓住西客厅事。校长谓可行，惟须多出租金二三元，以免他人訾议耳。

① 李凤莲（1902—1948），女，本名凤运，1929 年天津《大公报》报道未婚职业妇女，误为凤莲。后改名嘉仪。陕西蒲城人。李仪祉（宜之）之义妹。曾任陕西省立女子中学校长。创办仪祉农校，并任校长。

② 贾幼慧（1902— ），陕西韩城人。清华学校 1925 年毕业留美，斯坦福大学研习军事政治，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国民政府财政部税警总团服务。

③ 刘弗祺，陕西富平人。清华学校 1925 年毕业留美，康奈尔大学习土木工程。回国后，在天津济安自来水公司任工程师。

下午四时,如约,赴曹霖生^①宅(北院三号)茶叙。曹君拟著军学书三四种,约宓共编。宓允为校阅,不受酬,但不与共为此事云。

胡徵来。

七月十六日 星期四

晨五时即起,偕陈之颢表弟乘火车入城。先访杨宗翰,取得王义训保简任职,内部所发“执照”,而铨叙局一层,则杨未办。甚矣,人之不可靠也。次访姜忠奎,索稿未得。次访雷延寿世伯于宣内油房胡同六号寓宅,未遇。次至姑母宅,午饭。并向姑母细陈吾妻之情形,及宓之计划。姑母允令心一在其宅中居住。

是日,体甚不舒,故即乘人力车回校。三时,抵。闻校长召,即往见。知 Winter^②君由宁来京。四时, Winter 到校。为布置房舍,并与校长在工字厅陪坐。

晚七时,校长宴 Winter,宓等陪。晚,偕 Winter 宿工字厅东间,联床共语,并及种种。夜三时,乃入寝。

七月十七日 星期五

上午陪 Winter 各处拜访,并布置居室各事。访李仲华,谈木器事,未就。

下午, Winter 来。又张仲述来,谈赵元任授课事。以陈之颢、陈之颢考南开事托之。

晚,导 Winter 访王文显。又与 Winter 散步。

为王国维先生草复俄国科学院函。

① 曹霖生,名邦正,上海人。陆军大学毕业。时任清华学校旧制部体育教授。

② 即 Robert Winter 罗伯特·温德,时由作者荐,自东南大学转至清华学校旧制部任教,讲授《法文》。

七月十八日 星期六

上午,赵元任来谈(一)运书欠费。(二)择学生授课。(三)聘助教事。赴招考处。

下午,刘朴来自湘,决赴奉。碧柳来,当另谋位置。

晚,王静安先生来谈。

七月十九日 星期日

晨,写信。上午,刘朴别去。下午,仍写信。

七月二十日 星期一

雨。 上午,访李仲华,为研究院木器事,又赵元任运书事。访蔡正,为庄宅丧礼事。

贾幼慧来,为代草田旅长致曹校长公文。又作函介绍贾君见王鸿韶、王正基君。

夕,Winter来谈。

夕,蔡正来。戴元龄^①来,为罗图书馆委员会编目事。胡徵来。

晚,王国维先生来,谈清末掌故。

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晴。 晨偕 Winter 乘人力车入城,至灰厂达子营,访张敬海于其寓宅。次至南池子汤宅,见汤用彤、汤用彬兄弟。盖汤君已挈心一及学淑于昨日下午抵京。

^① 戴元龄,字梦松,天津人。北洋大学堂肄业,天津师范学校毕业。曾任天津高等小学校长。时任清华学校国文教授。

在汤宅午饭后，即导心一及学淑至姑母宅中住居，并行拜见礼。又午饭。

下午三时，出。访张正仁君，阅其所撰稿。

五时，至西直门。乘火车回校，已七时。急即赴王文显先生、夫人招西餐。必为其次女命名曰希韞。

晚，又与王文显先生谈甚久。十时半归寝。

西直门火车站候车眺望作

夕阳丽景映青天，远树青山分外妍。

端整城楼疑鹤立，蜿蜒车室肖龙眠。

蕉心兰抱说难喻，绮恨诗情斩更牵。

安得碧澄天上水，浊尘俗虑一齐湔。

七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晨，作公函，致庶务处(事详下)。

雨。上午，访李仲华决定研究院木器事。从彼之意，尽力核减。照所开预算单，可省二千馀元，仍需二千馀元。

又作说帖，及卡片二种式样，以中文书籍委员会名义，特赴图书馆，晤顾子刚等。而彼等不肯照办。下午，吴汉章来，谓当校补丛书目，而卡片则俟后由图书馆合同制作云。(此间人多而习于懒，成事殊难。亦无术矫正也。)

下午，与李仲华同见校长，决定并批准研究院木器案。

又独见校长，谈(一)英文名义。(二)图书编目。(三)预算。(四)拟乘暇作报告。(五)取录研究生事。

夕，七时半，校长请宴于工字厅，慰劳校中各部办事职员也。晚

十时散，笄远纶^①来谈。

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大雨。院中浸水，不便外出，写信读书而已。

函吴家镇，催请为支那内学院立案事，繆所托也。

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大雨。仍在室中读书写信。日来性懒，优游酣寝，不欲有所为，聊以休息自解也。

下午，宏度函介绍朱定山^②君来谒，谈至五时，别去。朱君长沙人，明德毕业，现在汇文，并考清华云。

夕，笄远纶来。晚在笄君室中，与笄君及赵学海^③谈。赵君此次回家，与妻不正式离婚，得别娶。其事亦可入小说也。

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阴。雨。上午，访王国维先生于西院，谈甚久。

是日，督光午抄算考生分数。光午治事精细而勤，且极忠诚。宓得其助，殊感慰也。

① 笄远纶(1900—)，字经甫，江苏丹徒人。清华学校1917年毕业留美，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士。曾任上海沪江大学物理及数学教授，清华学校技师。时任清华学校工程学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重庆大学机械系教授。

② 朱定山(1906—)，后改名君惕，湖南长沙人。清华大学政治系1929年毕业，任上海中学教员。

③ 赵学海，字师轼，江苏无锡人。清华学校1920年毕业留美，威斯康辛大学理科硕士。时任清华学校旧制部化学教授。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教授。

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阴。雨。 仍督光午抄算考生分数。

上午,赴图书馆,查书,未得。阅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①。

下午,钱端升来,述日前歆海宴胡适,胡因 Winter 之询,对宓嘲笑之语。宓境殊危,但亦当坦然处之耳。

夕,刘朴又来。刘因不便即赴奉,又不便居戚家,而力图积钱,惜旅馆之费,故来此(事前并未询商),强欲居宓室中。宓言恐有不便,且始终未允。乃刘君强住不去。宓事事受妨,且增招待之费。夫宓为友荐事已成,而宓受累,亦已冤哉!刘君不事修洁,且文集中多怪吝贪财之词,殊可鄙。故人皆使人失望,又添一刘君矣。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阴雨。 晨八时至九时,访庄泽宣,唁丧父,且谈校事(上午八时,搬取书籍)。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工字厅,王国维先生演讲(学生消夏团 教务科)《近二三十年中所发见之学问》。宓抄有笔记。

是日,研究院录取新生全榜成。王国维先生在此午饭。共酌定备取人数十名。旋宓提议,改为何、汪二名。夕,五时至六时半,再访王先生于西院,决定之。

上午,赴招考处。瑞光先生来,商新生收费事。

下午,赵元任先生来(一)发电 C.F. Palmer^②,命以仪器装法国船运来,以企迅捷。(二)实验室中应用之器械(附单)须备。(三)特约新生专研语音学。

昨函慰妻,而心一乃来函刺激我,使我痛苦。

① 斯坦《荒芜中国之遗迹》。

② C.F. 帕尔默。

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阴雨，始晴。晨六时半，拟乘火车进城，未及而止。

8-9 A. M. Visit Mr. Julia Sia^①。

上午，考生周传儒^②来。

午后，十二时半，得电话，乃乘人力车入城。至石驸马大街太平湖饭店，三十七号，访李协、刘文海二君，谈西北大学事，为碧柳教职故也。而二君外出，略候。乃至水月庵七号本宅，访刘庄及其新娶夫人任淑仪。少坐，复至太平湖饭店。遇瞿国眷于门，而李、刘二君已归。李女士旋亦来。

五时，赴姑母宅中，晚饭。是夜，宿姑母宅中。与心一同寝。学淑疮略轻减。上海母谕，索还宓清华肄业时所用之学费。难哉！

中夜大雨。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阴。雨。晨起，八时，至东单象鼻子后坑二十二号，访谢求灵君，谈时许。十时，至太平湖饭店，访李协、刘文海君。

正午，李君请宴于宣南春菜馆。一时，偕刘文海君乘人力车回校。导刘君参观校中各处。四时，别去。

胡子靖先生偕瞿国眷来。胡先生以介绍宏度及碧柳之事，责宓甚切，争辩良久。宓强为恭顺，然甚愤胡先生之无理。后卒议定二条。（一）由我等另觅替人，若不称职，则碧柳仍须回明德。（二）碧

① 会见朱利亚·西亚先生。

② 周传儒（1900— ），号书舫，四川江安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1925年入清华学校研究院。后赴东北大学任教。1931年留学英国，入剑桥大学。1937年毕业归国，历任西北大学、山西大学教授，东北大学教授兼史学系主任。1945年任四川大学教授。

柳必須在京，生活由宓供給，不許另就他校之事。

晚飯後，八時，胡、瞿別去。

七月三十日 星期四

半晴陰。 午前寫信。

下午，吳伯時來，詢木器事。袁同禮來。趙元任來，為檢查圖書館所有音韻學書籍事。

夕，錢端升導錢昌祚^①來。即赴錢端升室中，錢君請宴。晚，在其處與趙學海、笄遠綸等談。

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晴。 晨火車入城，訪姜忠奎君，付抄稿費九元(《史記三家注》)，索稿，未得。談張正仁事(昨來函，甚無理)。姜主和平敷衍。宓十時，至張正仁家，知其外出，乃留函付抄費三元，而以《新詮言》退還，明知其文無價值，故徑以直道絕之也。

次至東單三條協和醫院。遇陶世杰君，在其中辦事。宓此來特為看視 Winter 君。(彼昨以痔在此割腹治療，特召宓來，且以身後事相托。)彼尚健好。宓出，在東華飯店午飯。西餐，一元。又在王府井大街、崇文門內大街一帶購物。

三時，至恒豐銀號(煤市街，興隆店)取君衍兄撥付之五百元(后卒送交姑母轉付)，乃得之。至琉璃廠。又赴姑母宅。

^① 錢昌祚(1901—)，字萃覺，江蘇常熟人。清華學校1919年畢業留美，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學碩士。曾任浙江工業專門學校及清華大學教授。1928年入航空界，曾任航空機械學校教授、教育長，飛機製造廠廠長，空軍總部技術廳副廳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航空委員會參事，國防部第六廳廳長，國防部科學委員會委員。1949年去台灣，曾任“經濟部”常務次長，“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央信託局”常務理事等。

六时，火车回校。

八月一日 星期六

晨，见李仲华，谈研究生衣袋褥单事。彼谓俟调查再复。必卷盖桌，决从简，或径豁免。

赵元任来，拟用其内侄为助教。逾日，决用章昭煌，企孙荐也。

研究生考取全榜，已得校长批准，即发表，交招考处印布。

复胡先骕函。并上长函达白璧德先生。

八月二日 星期日

阴雨。写信若干封。为魏晋作介绍函，致张颢、冀贡泉^①，为徐民谋^②求职事，费时半日。

八月三日 星期一

阴雨。晨，草拟研究院学生《入学志愿书》及《保证书》，即由招考处交印。

上午，见李仲华（一）发赵元任致 C. F. Palmer 仪器改由法国船运来之电。（二）议定研究生需交衣袋费一元五角。（三）赵君研究室中用之工作器具，交其购办。

又访徐志诚，谈研究生管理事。又草拟研究生取录通告及缴费

① 冀贡泉（1882—1967），字育堂，山西汾阳人。日本明治大学法学士。加入同盟会。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主事，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山西大学法学院院长、山西省政府委员。1930年在国民党反蒋派北平扩大会议上被推为中央委员。阎冯联军失利后，遭通缉。1932年任山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38年赴美国寓居。抗战胜利后返国，任天津大学法律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及山西省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② 徐民谋，浙江绍兴人。魏晋之夫婿。原为杭州英文专修学校校长，时在山西太原任教职。

表(另详),即交招考处付印,并告会计处。

晚,在赵学海室中闲谈。萧达来,筮陪之。

八月四日 星期二

上午,作函致章昭煌聘为赵元任先生助教,月薪60元。先细陈情形,征询同意。函由赵寄叶企孙转交。

下午,郑之蕃君来。

是日校改《戏剧原理》稿第一二章完。

八月五日 星期三

晨,刘朴别去。上午十时,至赵元任宅,与赵君及其夫人谈。十二时返。

下午写信,办公。

四时,张可治偕其新婚夫人,又吴钦烈君同来,参观。宓及庄、蔡陪之。五时,即去。

晚,赴郑之蕃君宅中谈。徐志诚君亦在。

八月六日 星期四

是日整理《学衡》稿件(校改《黑暗时代》译文)。

上午,陈铨^①来。此间一二优秀学生,如张荫麟、陈铨等,亦皆不愿习文史之学,而欲习所谓实际有用之学科,以从事于爱国运动,

^① 陈铨(1905—1969),名大铨,字涛西,四川富顺人。清华学校1928年毕业留美,奥柏林大学文学硕士。德国卡尔大学文学博士。回国后,在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出版长篇小说多部。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德文教授。1940年在昆明与林同济、雷海宗创办《战国策》半月刊。1942年去重庆,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兼中国青年剧团编导。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同济大学德文教授。1952年后在南京大学任教。

服务社会。甚矣，习俗移人，陷溺之深，竟无有能脱离污泥而克自树立者。哀哉！

兼办招考处退还考生相片等事。

八月七日 星期五

仍校改《黑暗时代》译文。

上午，潘承圻来。由校中蔡正招待午饭于工字厅，并有吴兴业、施秉珪（北京友邦仁寿公司经理）在座。潘以函曹校长托荐事，及其二妹之婚事相托。

八月八日 星期六

是日校改《黑暗时代》一文，又写信。

9A. M. Informal Talk to the Students, Yamen. ①

晚八时，安立绥②来，约至同方部与学生会谈，到者约十一二人，围坐小室中，所谈系各种杂题，十时毕。

是日，刘朴复来。

八月九日 星期日

是日校改《黑暗时代》译文，毕。

晚，陈熹③、陈鸿宾④来。宓招待晚饭，陪谈。宿工字厅。

① 工字厅。对学生的非正式讲话。

② 安立绥，字靖侯，甘肃靖远人。清华学校1927年毕业留美，南卡罗来纳军事学院学士。曾任兰州甘肃学院教授，甘肃天水警察专员。

③ 陈熹，字绍平，福建闽侯人。清华学校1917年毕业留美，哥伦比亚大学理科硕士。时在上海盐务稽核所任职。

④ 陈鸿宾，字肃庵，河北滦县人。清华学校1921年毕业留美，哥伦比亚大学文科硕士，时在武昌粤汉铁路管理局任职。

八月十日 星期一

晨,刘朴别去。上午,发出《学衡》44期稿。

下午三时半,偕钱端升乘火车(头等)入城。至姑母宅中,硕兄未
在。赴烂漫胡同,送款与胡子靖公。复归姑母宅中。

晚饭后,观诸儿演电影戏。学淑疮已将愈,甚活泼快爽。

八月十一日 星期二

晴。上午九时,至东长安街长安饭店 Astor House Hotel 访君
衍表兄,并遇康宝志,以《学衡》二册赠之。次至苏州胡同取定做皮
鞋。二家以 Jim 为优(六元五角)。遇沈祖伟夫人于途,约访。

归姑母家午饭。午后二时,至太平湖饭店访李协君,并遇其义
妹。三时,至琉璃厂翰藻斋刻职衔章。又归姑母宅,而母忽偕子高由
上海来(宣将与必算帐耶)。

五时,偕心一至东城王府井大街敦厚里二号,访沈祖伟君及其夫
人,进冰点。七时归。宿姑母宅中,仍观诸小儿演电影戏。

八月十二日 星期三

晨,乘八时二十五分火车,赴天津。十一时许,抵总站。遇汤用
彤君^①(并遇胡光麇),而柳公^②等失约,不至。乃偕汤访其戚某于
货税局。

次至日界新旅社,缪、郭^③来,必请西餐。二时,同至老车站群

① 汤用彤时在天津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教授。

② 指柳诒徵(翼谋)。

③ 缪凤林、郭斌解,时与柳诒徵同任教于东北大学。

贤旅馆，晤柳公，略谈。柳公先辞《学衡》社总干事，继复任之。此来殊无关系，颇悔奔波，不外寻常交际而已。

六时，汤请宴于菜羹香，刘文海亦到。九时，归旅馆。十一时半，送缪、郭上火车，赴奉天。乃归群贤旅馆，与柳公同室寝。寝甚迟，而蚊虫众多，颇倦苦。

八月十三日 星期四

晨偕柳公乘九时十分火车入京，汤送至站。十二时抵京。宓请宴于宣南春。柳公招徐韦曼来，议拥胡任东南大学校长事。盖柳公仍热心此局，不愿久留奉。宓之计划，亦只可废止而已。

二时，至宣外大街华兴馆剪发。四时，乘人力车回校。晚，浴。

天津谒柳翼谋先生，即席呈赠。八月十二日。

奇才磊落数公多，半载重逢意若何。

阅历人情知险怪，坚持正义挽颓波。

龙潜北海雄吟啸，凤去南天笑网罗。

辽左今来形胜地，群贤领袖壮山河。

八月十四日 星期五

上午，赴招考处、庶务处、会计处接洽事件。（陈寅恪有函来，购书殊多且难。）又访王静安先生于西院。

下午四时，与张仲谈。五时，访赵元任夫妇，同访新婚之王祖廉君。在赵宅食螃蟹，又晚饭。归来即寝。

在美始意，每月百馀元可足用，今得 300 元，不足应付。每月汇 100 元至兰州，而父处仍困窘时甚，多来责言。上海母处，更少点缀。甚矣，宓之苦也。

八月十五日 星期六

阴雨。闷损，懒于作事。

下午，五时，胡子靖公来。(一)译件。(二)命胡徽居清华从密读书，而未及碧柳事。

晚八时，附乘胡公汽车入城。至姑母宅中，共心一宿。与学淑顽耍。

八月十六日 星期日

晴。晨九时半，邵祖平来，谈不甚洽。邵去后，即偕周光午赴琉璃厂，取印章等件。次访黄节先生，于其宅中，谈选诗事。座间遇陈焕章先生，谈颇久，约互相赞助经营之事业。次至廊房头条颢英西餐馆，密请午膳。次至苏州胡同，光午定制皮鞋。至中央公园门口，送光午回校。遇谢求灵君，约至公园中坐谈，进冰点。

五时，访林损^①君于按院胡同65号，未遇。又访瞿国眷于其宅，亦未遇。即归姑母宅，而君衍表兄复请密至中央公园游谈，在来今雨轩晚饭。十一时，归陈宅宿。

八月十七日 星期一

晴。晨七时，挈学淑至正阳旅馆见罗清生妹丈^②，并晤原颂

^① 林损(1890—1940)，字公铎，浙江瑞安人。少年随陈黻宸读书。时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席。1927年春，赴东北大学任教。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离沈阳。1929年继续在北京大学任讲席。1934年回乡。抗战爆发后，在家从事著述。

^② 作者二妹倩曼于1925年1月与罗清生结婚。



周、张天才君^①。偕罗至姑母家谒晤诸人。十时，偕罗访 Winter 于协和医院。

十二时，至清华同学会，陈熹请宴于东华饭店，遇沈光苾等。一时，偕罗至西直门，乘火车回校，导观各处。五时，罗别去。晚，早寝。

八月十八日 星期二

刘纪泽^②请假半月迟到，未准。张铭慈请自费来校研究，未准。又试卷发还，未准。

Miss Mabel E. Waln, Chin Wang Tao c/o Mrs. Goddard Customs House^③ 求荐任东北大学英文教授。

八月十九日 星期三

上午，邱仲（儒宗）来访，在此午饭。下午三时别去。

上午 10—12 时，在图书馆偕赵元任编查书目。

晚，与 Winter 谈。复 Y. Mussin^④ 转来俄国学术会印件及公函，以研究院章程寄之。

八月二十日 星期四

宓前于七月初，力疾草定研究院室中设备装置。乃庶务处延宕

① 张範村(1888—)，字天才，广东南海人。美国康奈尔大学农科硕士。历任东南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及中央大学教授，广东农林试验场技正，教育委员会编纂，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技正，农矿部设计委员会委员，中央模范林区委员会委员兼技术科长。

② 刘纪泽(1901—)，江苏盐城人。1925 年自东南大学考入清华学校研究院，1926 年毕业。

③ 马贝尔·E·汪女士，秦皇岛海关，高达德夫人转。

④ Y. 穆森。

久之。及今方始着手，致开学之日，未能齐备。哀哉！又庶务处遇事驳回，或延宕，殊感不便。

是日，承胡公子靖命，译明德学校开办高级中学理科之延请庚款董事会给费之件为英文。下午乃毕。

四时，访陈达，未遇，见其夫人。又访王静安先生，谈。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晴。上午见李仲华，电话允设法，以银行改用。

十时至十二时，偕赵元任在图书馆编抄书目。见丁绪宝^①。

午后一时，访庄泽宣。

晚，与 Winter 谈。

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阴，有雨意。晨七时，偕周光午乘火车入城。访邱仲君，取得其诗文稿，殊不佳。次访姜忠奎，得稿一件。次至东城东四牌楼八条胡同 30 号汪宅，访汪荣宝取稿，决携归抄写。次至青年会进午餐。

下午一时，访林损于其宅。谈久，甚佩其人。此真通人，识解精博，与生平所信服之理，多相启发印证，甚慰。

三时，访杨宗翰，谈。六时半，同至西车站食堂，赴王祖廉夫妇之宴。

十时，散，即归姑母宅。与心一同寝。

^① 丁绪宝(1894—)，安徽阜阳人。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硕士。曾任东北大学物理系教授。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阴。大雨。晨八时起，至西直门，候火车甚久。雨不止。十一时半抵校。

(一)邵祖平函胡先骕，慰宓之罪，语多虚造。此人骄傲而猜疑，宓以厚道待之，反见谗害。胡惟事偏袒，且斤斤于江西人之诗，于宓多所责怨。宓为《学衡》，忍辱含垢，惟明神知之耳。

(二)宏度函碧柳，疑宓无信往是绝彼，于宓多所责怨。实则宓近两月中，寄七八函，均为明德门房扣留不送。宓劳心周密，每无结果。哀哉！

(三)学生陈铨，作文驳宓论婚制。晚间招之来谈。清华新派之对宓攻诋，此其开端矣。

夕，胡公子靖来。是日，倦甚。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晴。上午(一)与招考处、会计处、注册部，接洽学生报到之各事。(二)复吴其昌^①函，保荐侯堉^②，无法特取入校。

晚七时，赴全绍文君宅中招宴。

九时半，访新到之 Jameson^③ 君，住北院 14 号。

① 吴其昌(1904—1944)，字子馨，浙江海宁人。清华学校研究院 1926 年毕业。曾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北平考古学社、中国博物馆协会及北平禹贡学会。历任广西容县中学教员，南开大学及辅仁大学讲师，清华大学专任讲师，北平图书馆特约编纂委员，武汉大学教授。

② 侯堉，字芸圻，安徽无为入。清华学校研究院 1928 年毕业。后任安徽安庆大学文学院教授。

③ 翟孟生 Robert D. Jameson 罗伯特·D·詹姆森(1895—1959)，美国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硕士。曾任爱德荷大学、格林乃尔大学、芝加哥大学教授及蒙柏里大学、伦敦大学讲师。1925 年 8 月到清华学校，任旧制部英国文学教授。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晨,(一)福建德化县教育局保送蔡尚思^①来入研究院,其友李君导之来见。告以不能收入情形,并介绍见静安先生。蔡寓北京椿树上三条永春会馆。

(二)谒校长(甫归自北戴河)。(1)陈寅恪,准预支薪金二千元,又给予购书公款二千元。即日汇往。(2)章昭煌准即聘为赵元任助教,月薪60元。(3)梁任公室中木器,伤庶务处供备。(4)考生备取二名,可即收入。(5)训育委员会不必加入,但可旁听。(6)《大藏经》即催购。(7)经费预算独立,实难办到。购书宜整开书单,呈由校长核准伤购。(8)陈述庶务处设备情形。(9)陈述编制书目经过。(10)附陈刘师舜事。

下午三时入城,访毛彦文女士于裘家街28号及余家街,均未值。归姑母宅。

晚九时,毛女士来谈。是夜,宿姑母宅中。

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昨夜十一时许,姑母厅中东墙,圯其一堵。因之惊忧,辄夜无眠。与心一计议,仍决为省钱计,不住清华,仍附住姑母宅中。俟明年农团款终,再为安家之计。心一力主如此,殊感之。

晨九时,偕心一至元兴店买衣料。

十一时,午饭后,奉姑母、母及心一、学淑、一谏乘汽车来校,导观

^① 蔡尚思(1905—),福建德化人。北京大学研究所肄业。先后任教于上海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武昌华中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49年后任沪江大学代校长、副校长、教授。高校院系调整后,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副校长。

各处。下午三时别去。吴兴业来。

五时，在工字厅，参观刘廷凡君婚礼，并赴宴。九时散。卫士生归校。

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上午，王国维先生来，同至图书馆阅书。

十二时，朱君毅来，日间在此用膳。下午，同游观各处。

三时，王正基来。

晚，陈启天、王希曾来谈。陈主国家主义，宓以祛去偏狭之见语之，谈甚久。

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上午，徐中舒^①（以馆至中秋）请假一月。不准（上海新重庆路四号）。蔡尚思又来函，请特别收录。不准。李鸿樾^②来函，恐迟到，请宽限数日（浏阳筱墅塋）。未复。

见李仲华，欲住朱彬元旧居之室，不成。遂决住西客厅。

见瑞光，为寅恪支4000元事。

下午二时至六时半，开训育委员会，通过《大学部普通管理规则》。

六时半，赴陈达招宴。

晚，与王国维先生谈。

① 徐中舒，安徽怀宁人。清华学校研究院1926年毕业。后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② 李鸿樾（1895— ），字玉林，湖南浏阳人。清华学校研究院1926年毕业，研究古文学。后任教湖南长沙中学。

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晨,九时,乘海甸公共汽车入城。至按院胡同,访林损君,取得文稿。座中见戴家祥,求为旁听生,未准。

独往宣南春午饭。次赴东城米市大街北京公寓访俄人(大阪外国语学校教师)聂斯克 Nicolas Nyvsky^① 君,赠以研究院章程及《学衡》,谈二小时。聂君研究东方文字及 Folklore^②。近治西夏文,偏于考据,然颇爱旧中国也。

购物,五时,乘公共汽车回校。

晚,七时,宴客于工字厅(十元)。客如下:曹校长夫妇,王祖廉夫妇,曹霖生夫妇,张彭春,李冈,赵学海。

八月三十日 星期日

上午,访王国维先生。

下午,校阅《学衡》稿件。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晨,徐志城来谈,草定《研究院学生管理规则》。

(一)Mussin 又寄来俄国学会印件,复一函。(二)凌独见请额外收入,并为旁听生。复一函,不准。(三)吴其昌家长来信,请假四五日(足气)。准。(四)蔡尚思请给明年准考证,未给。

见李仲华,催设备事。赵元任来,谓 Dictaphone^③ 需 1000 元,决

① Nicolas Nyvsky 尼古拉·聂斯克。

② 民俗学。

③ 录音机。

购。赵万里^①到校,代陆维钊^②。

见全绍文,主研究生亦加入课外作业。

下午,见瑞光。定以 1000 元先汇陈寅恪。俟下月半。

2—4 会议新生报到手续,校长室。碧柳来。

6:30 P. M. 郑之蕃君请宴(本宅)。

九月一日 星期二

(一)蒋传官^③以父丧请假一月。准假两星期,九月十九日止(衡阳桑园,惠丰)。(二)王竞^④以病请假十日。准,至九月十六日止(长沙古风凰台,六号)。(三)程憬^⑤以母病,请假十日。照准(安徽绩溪,旺川)。

约学生数人,来晤碧柳。胡徵来。戴家祥来。

见校长。(一)住西客厅事,照准。惟仍由职员会通过,以重形式。(二)英文职衔,准用。(三)以赵万里代陆维钊职务,批准。(四)潘承圻托谋事,允为留心。

① 赵万里(1905—1980),字樊云,别署云宣,浙江海宁人。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毕业。1925 年任清华学校研究院助教。1928 年后至北海图书馆,任中文采访组组长和善本考订组组长。1929 年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任教。北海图书馆改建为北京图书馆后,历任编纂委员,购书委员会委员,善本部主任,研究员兼善本特藏部主任。

② 陆维钊(1899—1980),字子平,浙江平湖人。父早逝,由祖父抚养成人。东南大学史地部 1924 年毕业,留校任《史地学报》编辑。1925 年至清华学校研究院任助教,旋以祖父病重南归。及祖父事已,欲回清华,而赵万里不肯让出,遂在松江女中教书。1942 年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副教授。1945 年以后,先后在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任教。1960 年调入浙江美术学院,后创设书法科,招收书法研究生。

③ 蒋传官(1891—),字桂筠,湖南衡阳人。清华学校研究院 1926 年毕业。

④ 王竞(1897—),字啸苏,湖南长沙人。清华学校研究院 1926 年毕业。后久任湖南大学教授。

⑤ 程憬(1902—),字仰之,安徽绩溪人。清华学校研究院 1926 年毕业。

下午,作函复陈寅恪。

四时至六时,赴新生招待委员会(旧德育指导部),议定新生报到详细节目。

九月二日 星期三

(一)河南淇县第二小学校等公团,来公函(致院长)攻讦余戴海^①之奸情劣迹,请除名。置不复。原函交学监阅过,存文案处,呈校长核办。

上午,及赵君赴图书馆。与顾君谈编书目事,仍推诿不干。访王国维先生。

下午,访笄远纶,为主任室房舍事。

晚,与 Winter 等谈。

九月三日 星期四

徐中舒又来函,请假至九月二十日。照准。

陈寅恪预支薪千元,按 1.76,合美金五六八元一角八分。花旗银行支票一纸,由会计处取来,寄柏林,寅恪收。No. 25/7587。

下午,陈拔^②来见,索补保证志愿书去。

王庸^③电话,托代觅保证人。

① 余戴海(1892—),字环宙,河南淇县人。清华学校研究院 1926 年毕业。后任河南焦作中福公司秘书、焦作工学院教授。

② 陈拔(1900—),字晓岑,江苏海门人。清华学校研究院 1926 年毕业。后任江苏海门中学高级部国文教员。

③ 王庸(1900—1956),字以中,江苏无锡人。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5 年入清华学校研究院,1927 年毕业。1931 年任北平图书馆舆图部主任。1936 年起,任浙江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1950 年任南京图书馆特藏部主任。1954 年调北京图书馆任舆图组组长,兼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晚，王静安先生来。与碧柳谈。

赋赠碧柳兼送入秦

重逢乍别此京华，十载劳生未有涯。
照眼兵烽轻险阻，填胸浩气辟龙蛇。
荣枯易地同兹梦，秦蜀连疆何处家。
独惜热中颁白叟，吾情不谅自伤嗟。（指胡子
靖先生）

九月四日 星期五

晨作书，上校长。请购王国维先生所开研究甲骨文字及敦煌古物应用书目。均天津贻安堂发售，共价三百六十四元八角。宓面谒校长谈此事，允交图书馆购办。

上午十时至十二时，在校长室开会，议开学礼节及各人演说辞内容。

潘承圻来，在此午饭。

下午，徐志诚来，议定研究院普通规则。附说明一纸，并以稿呈校长核准。由学监部照发。

三时许，偕光午乘火车入城，至松坡图书馆（石虎胡同），见于震寰君，为《学衡》抄稿。次至姑母家。

六时，请碧柳、光午、胡徵及心一、学淑至宣南春宴叙，以饯碧柳。又至陈宅谈。九时许，碧柳别去。宓未送，即宿陈宅，共妻寝。

九月五日 星期六

晨，六时起，至西直门，乘汽车。复由海甸步行回校。撰开学日《英文演说辞》，呈校长当面阅过，付印。

是日，新生入校，报到注册。命卫君司研究生事。

张天才来。钱崇澍君请午饭。

王静安先生来。

(一)杨鸿烈^①请假至九月十九日。未准,限九月九日到校。

(二)闻惕^②请假一月。未准,限九月十九日到校。(三)姚名达^③请假二星期,未准,限九月十五日到校。

与徐志诚议决,除特准假者外,凡九月十五日以后到校之研究生,概不收留,从严办理。

又晤徐志诚、杨寿卿,排定研究生寝室(另表)。

赵元任君交来 Dictaphone 说明书。

晚,余日宣来,议新生体弱有疾,如何处置事。函请校长召集会议。

九月六日 星期日

是日,仍为新生报到入学之期。

与曹霖生接洽研究生习体育事(结果另录)。

与张彭春、余日宣及李冈接洽事。结果,决令三生退学(明年仍可来校)。(一)李绳熙^④(皮肤病,传染)。(二)闵文瑛^⑤(眼疾,肺

① 杨鸿烈(1903—),云南普宁人。1925年自北京师范大学考入清华学校研究院,1926年毕业。

② 闻惕(1901—),字惕生,湖北蕲水人。1925年自两湖师范考入清华学校研究院,研究古文字学。1926年毕业。

③ 姚名达(1905—1942),字达人,江西兴国。1925年自上海南洋公学考入清华学校研究院。1926年毕业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兼特约撰述。1934年起,任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教授。1940年改任中正大学史学系教授。1942年5月,校内发起组织战地服务团,任团长;7月7日在江西樟树镇与日军搏斗,旋遇害。

④ 李绳熙(1902—),字念祖,河南林县人。清华学校研究院1926年毕业。

⑤ 闵文瑛(1903—),辽宁沈阳人。

病)。(三)裴学海^①(同上)。宓面告之,三生无异议。宓代校中草拟公函,发交三生收执,以资证明。(著作及所交费,均退还。)

未录取之考生顾敦儒来。杨鸿烈来,未入校。

张歆海兄弟来,在此午饭。

下午,姚名达来电,文云“姚名达准到,乞留名。”自赣州(?)发。周传儒请假数日,至九月十五日止。未准,准至九月九日止。

晚,王镜第^②来。在赵学海室中谈。

九月七日 星期一

赵邦彦^③请假二日,照准。

梁思忠^④来,为任公住室事。

谒校长。(一)王国维先生,由文友堂购来《知服斋丛书》二函,二十册(值四十元)。批准。发交图书馆收入付价。(二)赵元任君请购 Dictaphone 及留音片二打,值约七百〇四元。批准,交庶务处购办。

必住西客厅之事,决定。庶务处定月租为十元。是日起,赵学海等六人,仍与宓共食,即在西客厅必住所,每月约费十五六元云。

下午,偕陈、赵访朱彬元夫妇于西院。

① 裴学海(1898—),字会川,河北滦县人。清华学校研究院 1928 年毕业。后任天津中学教员。

② 王镜第,字美生,浙江开化人。1925 年自南京东南大学考入清华学校研究院,1926 年毕业。后在国民政府立法院编译处工作。

③ 赵邦彦,字良翰,浙江诸暨人。清华学校研究院 1926 年毕业。后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员。

④ 梁思忠(1907—1932),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之第四子。清华学校 1926 年毕业留美,威斯康辛大学学习政治,联邦野战炮校习陆军。回国后,在陆军任炮兵上校。1932 年以腹膜炎病死于上海军中。

九月八日 星期二

晨六时起,撰《开学日中文演说辞》(稿另存)。

十时,王静安先生来。十一时,梁漱溟来。

正午十二时,宓在工字厅宴客(10元)。客如下:(一)王国维。(二)梁启超。(三)梁漱溟。(四)赵元任。(五)李济。(六)戴元龄。(七)赵万里。(八)梁廷灿(未到)。(九)章昭煌(未到)。(十)卫上生。(十一)周光午。

下午一时至五时,在宓室,开研究院第一次教务会议,议决各事,以第二、三号布告发表。

晨接心一函,知陈宅房屋又坍一次;心颇戚戚。然办法已定,改之终有不便也。

九月九日 星期三

阴。晨早起,浴身。八时至十时,赴主任室,督视卫君等布置一切。又办理杂事多件。

十时,至大礼堂,行开学礼。宓坐前列,居校长之右。秩序单另存。宓以研究院主任资格演说。演辞另录(多日念念于心之事,至是乃释,尚不失仪注)。十一时半散会。

晨,邱仲来,未及招待。

下午,王静安先生来。

三时至五时,在后工字厅开研究院全体茶会,介绍叙情。宓主席,各教授演说。宓宣布各事(另有记录)。

夕,吴其昌来见。

晚,在 Winter 处谈。

九月十日 星期四

天将曙，大雷雨。深以心一等为忧，惟即移居清华，实有不便。辄行反覆，不能成寐。

上午，由西客厅筹备处，迁至第一院主任室。值天雨，多所不便也。郑奠来，在此午饭。

下午，办公。日来事务纷繁，几不暇给云。

陈寅恪来函，无要事。

(一)叶德辉书出售，易培基函静公探询。以此事函上校长。

(二)请校长以英文证明函与陈寅恪。(三)上校长函，呈报本年度研究院经费预算大纲。

九月十一日 星期五

2P. M. 校长室——职员会议。

九月十二日 星期六

10A. M. 课外作业部——大学规程委员会。

下午一时，胡公子靖来，校长未见。托代求加给大陆银行房屋一间，俾胡徵居住事。偕胡公乘三时半火车入城，至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晤黄建中(离明)谈。郑奠、黄文弼作陪，郑君请茶点，复请西餐。

七时，至陈宅。雨。举室尽出，心一亦出观剧。宓愤极走出。遇张歆海，至忠信堂，杨宗翰在此请宴。宓心中痛苦，略坐辞出。再至陈宅，心一旋归。宓俟学淑入寐，乃徐言其非。心一泣，盖自知其过也。

九月十三日 星期日

夜中宿陈宅。晨起，与姑母谈。晴。读《钱大昕年谱》。

十时，至琉璃厂文友堂，晤王静安先生及赵万里君，为校中购书（另有详帐，共费二百二十四元五角六分）。在薄玉堂及中华书局等处细行检阅。王先生请在青云阁玉壶春午饭，进果面。

下午，又在琉璃厂购书。四时，必先乘人力车回校。

自京乘人力车回校，途中口占

(一)宝马香车多贵游，清秋佳日聚芳俦。

谁怜踽踽一孤士，阅世劳生有积愁。

(二)何必寻山事远游，秋郊如画静无俦。

风和日丽林峦美，略洗填胸一段愁。

(三)无补此身沧海游，终伤学道寡朋俦。

依依回首十年事，少壮何来如许愁？

九月十四日 星期一

8—9上《翻译》课。9—10上王先生《古史新证》课，听讲。

是日，研究院一律上课。

谒校长，(一)昨日所购书，请批准。(二)代胡公致辞，请加给大陆银行房屋一间，为胡徵居住。校长不允，是也。

徐志诚来，为罗伦十二日不请假，强行出校事。宓下午招罗伦来谈，仍倔强。

〔是晚，研究院学生集议，(一)欲建议，请将管理规则改宽。(二)欲院中给与博士、硕士头衔。〕

晚赵万里来，细述陆维钊之身世情形。决即永远留赵，命陆不必来此。所谓两全其美也。

九月十四夜梦醒枕上作

碌碌从公信有之，真情汨没赖谁知。

死生师友酬恩泪，洒向深宵梦里时。

九月十五日 星期二

9—10 上《翻译》课。

下午，与王、梁诸先生会谈。三时至五时，偕王、梁、赵三教授谒校长。提出研究院购书特别办法数条，得核准（该件于九月十八日正式批准）。

六时半，校长请宴于工字厅。

晚，与叶企孙谈。

九月十六日 星期三

9—10 上王先生《说文练习》课。

10—12 听梁任公对本院学生演讲《指导之范围及选择题目之方法》。语多浮泛，且多媚态，名士每不免也。

上午，郑麀君来。校长传见，为郑君事。宓谓应先定郑君在校中之位置，旁听自可随意为之。

下午，见瑞光，示以《研究院经费大纲》，催陈寅恪款，并约定加给陈寅恪为研究院购书之款（二千元），于十月十日以前支领汇出。

晚，偕孟宪承君访梁任公于其宅。

九月十七日 星期四

9—10 旁听赵元任教授《方音学》课。

李济来，要求（一）购买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 Anthropology^① 全套，值千元。（二）Calculating Machine^②。（三）人类

① （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期刊——人类学。

② 计算机。

学西书。宓未即允，俟后商酌。

在赵元任家午饭。

下午三时至六时半，赴临时校务会议。仅叶企孙兼课案，讨论至三小时之久。馀多未决也。

下午，见校长，为罗伦事。宓谓罗伦可仿照胡敦元办法。但若在研究院为正式学生，则须恪守规则。

晚，偕朱斌魁访朱彬元夫妇。

九月十八日 星期五

上午，王芳荃^①来。汪吟龙^②来。罗伦来，告以昨条陈于校长之二办法。

瑞光来。(一)陈寅恪购书及预支薪金，续汇三千元(连前共四千元)支票二纸。(甲)25/7673 凡美金 563.38 元；(乙)25/7674 凡美金 1126.76 元，合共美金一六九〇元一角四分。均花旗支票，由宓处汇去。(二)《图书集成》(小字)一部，共二百馀套，瑞光经售者，索价七百元。(三)以校长批准之《研究院预算大纲》示之。

下午，谒校长，呈报研究院购书办法。(本前日所谈)批准。(惟赵元任之二千元，仍入今年账)。

三时，赴训育委员会，为学生游行事。

四时至六时半，赴学生会组织问题讨论会(后工字厅)。校长至

① 王芳荃，字维周，湖北江陵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武昌文华大学学士，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曾任宜昌圣公会学校、如皋师范学校、日本东京志成学校、武昌文华大学教员，汉口青年会商业学校校长。时任清华学校注册部主任。后任东北大学教授。

② 汪吟龙，安徽桐城人。清华学校研究院 1926 年毕业。后在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服务。

宓室中小坐。晚间谈。吴其昌来。

九月十九日 星期六

李绳熙来，持协和医证，病愈。经校医李冈复验，准入校。

十时至十一时半，赴训育委员会。默许学生于下星期一起赴京游行（所谓九七纪念者）。

赴图书馆，晤顾子刚，说明购书及借书办法。

下午，蒋传官来电，续假一星期（九月十八日起算）。

晚观电影，名曰 Nero^①。

九月二十日 星期日

本日留校未入城。昨晚杨永清来，借宿西客厅东间，今晨款以早餐，并与周旋。旋李冈亦来，谈黄监督等惨死事及此案之经过。

是日在图书馆，翻阅《通报》等，作王国维《中国近二三十年中新发见之学问》篇注解。费二三日之力云。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一）蒋传官又来快函，续假，言定九月十四日起程（衡州第三男师）。

（二）姚名达（赣州，江西省立第二女师）续假，准于三星期内到校（九月六日起算）。

（三）李绳熙在协和治病，昨经李冈验准入校。是日由校长批准，令即进校，重新报到上课。

^① Nero 尼禄(37-68)，罗马皇帝。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晨,发出《学衡》45 期稿。

9—10 上《翻译》课。

蒋传官自汉口来电,续假一星期(九月二十日起)。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6:30 Yamen 华员公会聚餐。

4:00 Science Hall^①, 2121 旧制教员会议。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2 P.M. 校长室——Staff Meeting^②。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下午三时,偕李璜等入城,乘火车,五时抵陈宅。王正基君来访,谈一时许。晚宿陈宅。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明日为母五十寿辰,以校务羁身,故于今日预祝。晨九时,赴林损宅,谈,并征稿。十一时,归陈宅(途遇萧纯锦)。拜母寿,行跪拜礼。又与姑母家人周旋。

十二时,必请母及姑母全家,宴于宣南春。

二时,诸人往观剧于天桥。必独归校。乘人力车,至西直门大街

① 科学馆。

② 教职员会议。

一百二十五号，访萧一山于其宅云。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1—4 P.M. Library—Conference on Chinese Cataloguing^①。

4 P.M. Yamen—研究院茶会。

九月三十日 星期三

雨，颇寒。 8—9，作《青年镜序》^②一篇，并婚礼十元，寄凌其埏。

9—10 上《说文练习》课。

十时，偕戴超^③谒校长，陈明研究院协助图书馆编制中文书籍目录事。校长允加派书记二人。

1—2 上《翻译》课。3—4 赴演讲委员会（在课外作业部）。

晚 7:30—10:00 上梁任公《中国史》课。

十月一日 星期四

晴，颇寒。 晨，作《水龙吟》词。

水龙吟乙丑中秋。寄怀宏度、碧柳、赞虞等及冀谋先生。

举头又是中秋。萍踪浪迹流光易。荷池送晚，桂枝凝露，楼台浸水。风景依稀，重临如梦，十年前事。只世尘羁绊，

① 图书馆——中文书籍编目会议。

② 《青年镜》为凌其埏所著伦理小说。

③ 戴超（1888— ），字志馨，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毕业，依阿华大学哲学博士。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图书馆主任，北京图书馆协会会长。时为清华学校图书馆主任。1928 年任中央大学图书馆馆长，次年任该校副校长。

情源涸塞。全不是，当时意。碌碌从公可耻。最惊心
学思荒矣。姍姍俯仰，和光含默，行非吾志。芳草天涯，飘
零师友，此愁难寄。问何年杯酒，优游共处，论文章理。

章昭煌欲移居古月堂或学务处，予为一再言之于李仲华，不成。
实亦无足重轻，而章仍来渎扰不休。

下午，研究生余戴海、刘纪泽等二十人，星期六日参观古物陈列
馆及京师、北大两图书馆，命卫君士生为办理各件，并命卫君率领前
往。

梁任公作《李夫人安葬告墓文》，拟登《周刊》或《学衡》。为录登
《周刊》。

晚，编稿。

十月二日 星期五

是日为中秋节。上午，十时，乘火车入城，至陈宅。见姑母及家
人，并祀祖，均行跪拜礼。宓责一讷之无礼（然事后殊悔其不是），以
其执塾扶学淑也。

午，宴于陈宅。下午二时，偕心一、学淑至中央公园茶叙。为
晤会汤用彤及其母、妻等，又顾泰来及其夫人也。又晤其他相识之
人。

夕，仍宴于陈宅。

晚，读《吴诗集览》及《两当轩诗集》等。晚十一时，先寝。姑母等
犹布散果点也。

十月三日 星期六

上午，在陈宅，未出门。

下午二时，赴报子街聚贤堂袁复礼^①君婚礼。遇相识之人甚多。

四时，归陈宅。旋又赴中央公园，晤汤用彤、向哲濬、叶企孙、王正基等。又遇李濂镗、吕湘^②二君。六时，王正基招宴于西长安街竹园南饭庄。九时，归陈宅宿。

十月五日 星期一

6:30 P.M.—Yamen。宓宴客：戴志骞先生、夫人，王文显、庄泽宣先生、夫人，何林一先生、夫人，Mr. Winter, Mr. Jameson, 钱端升，张敬海。

十月六日 星期二

2P.M.学监部——房舍委员会。

十月八日 星期四

下午，领到会计处交来汇陈寅恪购书款二千元。按 1.78 合，得美金一千一百二十三元五角九分，花旗银行支票一纸 No. 25/7790。

① 袁复礼 (1893—1987)，字希渊，河北徐水人。清华学校 1915 年毕业留美，哥伦比亚大学硕士。1921 年回国，任北京地质检查所技师，1923 年在北京大学兼课。1927 年参加中国科学界与瑞典斯文赫定等人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赴蒙古、新疆等省作地质、考古工作五年。1932 年起，任清华大学地质系教授兼系主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地理地质气象系教授。1946 年复任清华大学地质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 年改任北京地质学院教授。后任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教授。

② 吕湘 (1904—)，后名叔湘，江苏丹阳人。东南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任中学教员。1936 年赴英国留学，就学于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图书馆学科。1938 年回国，任云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开明书店编辑。1950 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 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

由本处附函中挂号寄去。

夕,与庄泽宣合宴新教员(费五元八角)。故欧美同学会之约——8:30 P.M.欧美同学会 H. Y. P. Smoker in honour of MacMurray, Am. Minister.^① 未及赴。

十月九日 星期五

晨十时,李思纯(哲生)来,以《仙河集》一卷见示。吾友一年中成绩如此,殊可欣慰。下午三时,别去。

四时,赴国庆纪念会于礼堂。

六时,在高等科食堂与学生等共食,以申庆祝。晚,有俱乐会及游行、烟火等。迄未赴,早寝。

十月十日 星期六

是日,终日在 office 编理《学衡》稿件。晚六时,发出《学衡》46期全稿。

晚,写信。拟广告四则,及各地干事名单等,呈柳公核办。

十月十一日 星期日

晴爽。上午九时,偕光午步至海甸。遇研究生余戴海,同乘公共汽车入城。偕光午游北海公园,在濠濮间茶社进餐。午后一时,游清宫,涉历而已。然以时促,且误择路线,故西区未及游观云。三时,乘人力车返校。

晚六时,赴盛梦琴^②君招宴,座客有校长,及胡仁源、朱我农等。

① H. Y. P. 斯莫克尔(设宴)招待美国公使麦克默里。

② 盛梦琴,时任清华学校旧制部日本语教授。

九时散。

十月十二日 星期一

晴。 终日整理《仙河集》稿。

是日，光午赴西山。

晚，访 Winter 及 Jameson 君，谈至十时后始归。

十月十三日 星期二

是日，终日整理《仙河集》稿。

正午，光午归来。夕五时，毕事。

十月十四日 星期三

晴。 上午在 office 整理《学衡》稿件（《中国文化史》）。

午，接电话，知母于明晨返沪，遂决入京。

下午三时，乘火车入京，至陈宅。傍晚，母及姑母归来。君衍兄之如夫人亦归京。

晚，为母收理行装。陈宅赠物甚多。

十一时寝，诸人犹为麻雀戏也。宓与母殊无多言，甚觉不亲密，不自然，然亦无可如何也。

十月十五日 星期四

晴。 晨起，偕姑母全家人等，送母至东车站火车上。母与于小姐等同行。八时半，宓先辞去，即乘公共汽车回校，已十时半矣。

料理杂事数端。

下午，接宏度书，慰藉之中，仍为责备之辞，且仍逼宓登广告声明《说部流别》为商务函授讲义。而柳公亦来信，竟谓《中国文化史》决

不登,命将已发稿追回。宓日来辛苦,一腔希望,结果如斯。柳公无信已极。狗献媚于主人(指特为柳登广告等),主人乃一足踢中其要害。而疲马方驾重车,上峻坡,御者乃痛鞭之,使倒毙。今宓之苦类是哉。……夕,苦极,竟欲投荷花池,了此残生,而脱苦恼。勉强自制。

晚6:30赴Yamen华员大学会宴,饮酒甚多,又弈棋。寝甚迟。

十月十六日 星期五

校长命编制赵、陈二教授所购西书书目,以备呈交董事会,力持原案。

上午9—10上《说文》课。10—12开本院第二次教务会议。故训育委员会未及赴。是日议(一)研究室规则。(二)奖金。均从缓。惟(三)出版,决定学生缓办。教授分出三种丛书,自由行之(另详)。

下午1—2学生王竞等来见,要求王、赵二教授加授(一)《古韵》(二)《广韵》二学程。又余戴海等要求添制徽章。

2—4校长室,Provisional Senate^①通过各种办事规则及校务会议选举法等。

5—6在Jameson室中用茶点,叙谈。

晚八时,赴普通科师生茶话会。宓演说《普通学问与专门研究之关系》。遇学生数人,谈久,甚赞文言而诋白话云。

十月十七日 星期六

校长处函聘宓为《清华学报》编辑员。

昨学生等所请求事。与王、赵二教授商谈结果,(一)王在室中随

① 临时校务会议。

意讲授《古韵》研究法数小时，详情后定。(二)《广韵》等为赵之学程中所已有，下学期当以全学期或三分之二之时力注之，故毋须另加。……即召王竞来，告之(彼又请发讲义)。

召何士骥^①、王庸来，与谈《学衡》事。二君皆允为力，何尤热心。

《仙河集》整缮方完，而李思纯忽来函索稿不登。宓苦甚，只有强不付还，伪言已发出，难追回。原稿当奉还云。

三时，乘火车入城。四时半，至新华医院(西皇城根)访黄建中君。谈至六时，黄文弼来，由黄建中君请宴于大陆春菜馆。

九时，赴陈宅，宿焉。

宓此星期本无事，而欲乘暇为《学衡》联络求稿，故入城奔走云。

十月十八日 星期日

阴，风。甚寒。晨，与君衍兄略谈。附乘其汽车至按院胡同，访林损。谈至一时(下午)，乃归陈宅(取得《伦理正名论》前半，归)。购红薯食之，以当午餐。

三时出，至松坡图书馆，取抄件(《仙河集》)。旋即乘人力车归。约六时，乃抵校。

按林损处之司书生，抄写文稿，极工整，每千字工资仅一角二分；而于震寰君乃索价二角五分，诚为过昂。今后当另觅抄写人也。

十月十九日 星期一

8—9 上《翻译》课。

宓住西客厅，八月份房租定为五元。自九月起，十元。

^① 何士骥，字乐夫，浙江诸暨人。1925 年入清华学校研究院。1926 年毕业后，在北平研究院服务。

午,十二时半,郝更生^①请宴。座中有 Gray^②, Forkes^③, 及校长等。宴毕,又谈至三时,始散。

下午三时,入办公室。何鸿烈^④以 Hazard^⑤介绍,欲撮译《宋元戏曲史》。宓允为介绍于王静安先生,以资指导。

因姜忠奎君之招(留京仅二三日,有稿件投《学衡》),遂于四时半,乘人力车入城,至庆升公寓。晤姜忠珪,招兄归。乃同至张正仁家,用酒膳。宓以姜之劝,与张复言归于好。十时,至陈宅,宿。

十月二十日 星期二

晨七时,乘电车至西直门,乘火车回校。途中匆遽,竟将昨晚姜忠奎君所赠之王莱友像,遗落于人力车中,荒疏如此,敬慎何在?后此当切戒之。

9—10,上《翻译》课。梁廷灿昨日到校。《图书集成》退回33函,备查。交购贻安堂第二批书目。订定“请图书馆购书简单办法”二条。

下午,函黄节,请任《李杜诗集》讲师。张仲述之意也。刘永济寄来《文学论》30本。

三至四时,课外作业部,赴规程委员会末次会议。

① 郝更生(1899—1975),江苏淮安人。美国春田体育学院学士。1923年回国,历任中华大学、东吴大学、清华学校、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体育教授、系主任。1932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体育督学,兼国民体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先后主办第三、五、六、七届全国运动会。1949年去台湾,策划恢复“中华体育协进会”及“中华民国奥林匹克委员会”。1970年退休。1975年10月9日被摩托车撞伤,12日病逝。

② 葛瑞。

③ 弗吉思。

④ 何鸿烈,字一公,浙江永嘉人。清华学校肄业生。

⑤ F.S. Hazard 赫则德,清华学校旧制部美籍教授。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8—10 在图书馆阅书。

闻惕来信，请续假十日。照准。

下午 1—2 上《翻译》课。3—4 课外作业部，赴演讲委员会。

柳公函来，《文化史》仍不允登载，欲商务出版云。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上午，校长催索前所交预备之西书书目。

函复南开大学，购定李济所用之人类学书籍一批，值美金一七五元一角九分。

见瑞光，为汇英国书款事。

下午 3—4，在旧礼堂，为普通科学生演讲《文学研究法》。空疏虚浮，毫无预备，殊自愧惭。张仲述结束之词，颇含讥讽之意。宓深自悲苦。缘宓近兼理事务，大妨读书作文，学向日荒，实为大忧。即无外界之刺激，亦决当努力用功为学。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

四至六时，赴《学报》编辑会议。

晚六时半，宴陕西同乡新旧学生于工字厅。到者八人，费八元馀。

晚，Winter 等来，听李济弹琴。

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上午草拟上校长函。托为九月十五日，请校长核准，拨款四千元，汇给陈寅恪购书，并详本校不可不多购西人所著汉学及东方学书籍杂志之理由。又附赵、陈二教授已购及拟购之书目二种十纸。……此件为备校长转呈外交部当局阅看，以无靳本校购书之经费耳。

下午二至四时，职员会议议决，房租仍照收。

五时后，与 Winter 散步校外河干，谈近顷所感所遭。

十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上午，学生吴其昌、刘盼遂^①等来见，请准刊发研究院杂志一种，由学校担任经费，以表现成绩而资宣传。宓晓以不必发刊之理由，告以教授会议之意旨。谓俟商之各教授，再复。

下午三时，乘火车入城。至石驸马大街太平湖饭店九十二号，访李思纯。而汪懋祖亦来，乃同至宣南春，用酒饭。由李君出资。

晚八时，偕李君至西安饭店访葛丽英女士 Miss Elizabeth Green 美国人民援华会代表(因童锡祥特函介绍)，谈一时许。九时，至陈宅后，宓即电话知张歆海、函知李璜君往见，并为觅妥适之居处云。

姑母未在，与学淑嬉戏。十一时，寝。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晴爽。晨九时，访黄节先生于其宅，劝其就清华讲师之聘。仍不允。荐其门弟子李汉声^②（后门内，南月牙胡同十三号）白代。又称张鹏翮(友鹤)之诗及其为人。盖黄先生“落落张生意万寻，……”之诗，即赠此君者也。张君又系陕西同乡，能琴。因即赴后孙公园朝邑会馆访之，并索阅其诗稿一册，黄先生所批改者也。

① 刘盼遂(1896—1966)，名铭志，字盼遂，河南淮滨人。1925年入清华学校研究院学习。1926年毕业后，先后在河南中州大学、河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古典文学。

② 李汉声(1897—1949)，字沧萍，中岁以后以字行，广东潮安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入北京大学，受业象山伯强(汉章)、钱塘张孟劬(尔田)、顺德黄晦闻(节)门下，1923年毕业。任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教授。1928年随黄晦闻先生回粤，任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广东省顾问。1945年后，任教岭南大学。

十一时半，在石驸马大街太平湖饭店访李思纯，并遇心一及学淑。约同赴北海，游观终日。在漪澜堂西餐。复乘舟渡湖二次（太液秋波）。遇奚伦等。四时半，各散，别。

必乘人力车回校。六时许，抵。

晚读书，闲谈。译诗一首，题曰《死别》Tickell“Colin and Lucy”^①。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是日学生入城游行，为争关税自主。宓在办公室编稿。

上午以请购西文汉学书籍之说帖，面呈校长，备转呈外交部。

访张仲述，以黄节终不来，以（一）李汉声（二）李思纯二人荐，张君拟细酌。

以《册府元龟》等书，交图书馆购买，值230元。

下午，编稿。接中华复函，《学衡》续办一年。自49至60期止。正式函已至。各期均发排，喜甚。

晚何士骥来，索得蒋观云诗。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9—10上《翻译》课。

下午，函庶务主任，措词颇强，请于西客厅内间，仍换用上年较大之火炉（旋即付八、九、十月份房租二十五元）。

藻玉堂主人王君来。以梁意，将拟退之书多种，仍购入。

下午4—6时，在工字厅，开研究院第三次茶话会，议决不办杂志，各生著述，积多，则出丛书。诸生发言，有持正者，亦有可鄙者。

^① Thomas Tickell 托马斯·蒂克尔（1685—1740），英国诗人，文学家。其所写“Ballad of Colin and Lucy”民谣（科林与露西）1720出版，为一首爱情悲剧故事诗。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晨,庄来谈校事。

以复向藻玉堂购入之书,送图书馆,计七十六元馀。

与王、梁各教授谈告诫。

下午 1—2 上《翻译》课。

2—4 赴房舍委员会,拟议下年房舍分配办法。

4—5 学生王庸、吴其昌、程憬等七人来见,请求学校废止请假办法,准研究生自由出校(并函学监请求)。宓与理论再三,仍不省。宓乃答以俟呈校长,交训育委员会讨论后再复。噫嘻,研究生志趣卑下,不专心力学,殊负本院之目的也。

晚,发出《学衡》47 期稿。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晨,译 Christina Rossetti's "Remember"^①《愿君常忆我》为五言古诗。

上午,与王祖廉谈。谒校长,未及谈。昨事,决由训育委员会讨论。

下午,办杂事。

夕,偕朱、赵二君赴罗邦杰^②宅看木器,盖罗以丧妻而宅空,宓欲移家来清华,机不可失矣。

① 英国女诗人 Christina Rossetti 克里斯蒂那·罗赛蒂(1830—1894)之《愿君常忆我》诗。

② 罗邦杰,广东大埔人。美国密西根矿业学院学士及矿业工程师,麻省理工学院及哈佛大学硕士。时任清华学校旧制部数学教授,后任清华大学工程系教授兼管技术部事务。

晚,听梁先生演讲《印度之佛教》。

十月三十日 星期五

晴。晨八时,偕赵元任乘人力车入城,参观学校。先至弓弦胡同,访郑奠君。郑君约下午招待。乃至东四头条燕京附设华文学校 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校长不在,晤 Porter, Hummal 等,导观图书馆及教室,又谈述其教华语之法。

十二时,赴欧美同学会用午餐。一时,再访郑奠。由郑君导至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参观,并由容庚^①、魏建功^② 诸君引导说明,见古器及档案之属。

三时半,访王捷三^③ 于亮果厂七号,未遇。又赴赵君寓所。又访其戚庞效敏医士,即乘人力车回校,已五时有半矣。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晴。上午办杂务。访张仲述,谈近二小时。所谈系本校大体

① 容庚(1894—1984),字希白,广东东莞人。1922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1926年毕业,任教燕京大学。1946年赴广州,任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② 魏建功(1901—1980),江苏海安人。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曾任江苏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教员,朝鲜京城大学讲师,中法大学教授。1929年起,任北京大学助教、副教授及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0年后任国立编译馆专职编辑,中法大学,西南女子师范学院教授。1946年赴台北,主持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1948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先后兼任中文系主任及副校长。

③ 王捷三(1898—),陕西韩城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归国后,任督办河南军务署机要秘书。北伐时,任国民军联军南路军少将秘书长。北伐军攻克南京后,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并任首都女子法政讲习所教职。1930年任考选委员会特约编纂。1939年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46年当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方针,及研究院各种问题。

下午三时,乘火车入城(迟刻)。至陈宅,略盘桓,即出。六时,至前门外,肉市全聚德酒馆,赴清华华员大学会宴。盖今日之游乐,乃该会所主办也。七时,偕郑、郝二君,步行至香厂新明剧场,偕清华同人观剧(杨小楼、余叔岩等)。

十二时半,毕。即至陈宅,与姑母及心一谈。心一以罗宅新丧,不愿居住其屋。且为吾侪省费计,则仍以往陈宅,每月可省数十元。况姑母家人,相处亦甚洽,故决仍住城中姑母家。在明年暑假以前,不移居清华云(明日归校,则婉复罗君)。与学淑嬉戏,三时始寝。

十一月一日 星期日

晨九时起。十时,访朱师晦。未遇,以《并州集》留交。晤胡徵,谈时许。归陈宅,为姑母拜寿(五旬),即在陈宅午餐。

下午一时半,胡徵来。同出,步行,至中京畿道,访席鲁思^①君,未遇。访邱仲(新皮库胡同九号),遇之,以文稿诗稿交还。邱君托予为代谋职事,否则于日内出京。宓答以清华无望,京中友人处可代询。

三时,仍偕胡徵至西单牌楼大街亚东牛乳饼干铺内小坐,进乳茶果点。谈至四时,乃乘人力车回校。

Mr. & Mrs. A. Heinz "At home", 4-7 P. M.^② 托言在城中,未归,辞不赴。

① 席启勋(1896-1966),字鲁思,湖南东安人。1916年长沙明德中学毕业后,自学经史。1925年任武汉高等师范学校讲席。后又在武昌大学、衡阳船山大学讲学。1928年至湖南大学任教十年。1937年任蓝田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1946年起,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1966年逝世于武汉。

② A.海因茨夫妇定于午后4-7时在家中会客。

十一月二日 星期一

上午 8—9, 上《翻译》课。

11—12 校长室, 赴训育委员会。论及研究生请取销请假规则事。宓主张法律不改, 但实在办法, 可以通融。学监徐先生亦同意, 遂决定如此。

下午一时, 学监徐先生来, 商定研究生请假通融办法。(一)保证人一次来信, 以后例假及星期六日(可一次)均可外宿。请假在舍务室办理。(二)平日外出, 赴学监部请假。如准, 则保证人之信可俟后补。

四时, 校长招往。以收房租事, 委员查复。报告中有将西客厅收回, 不许宓住之一条。须在职员会讨论云。

晚七时半至十时半, 赴西院 14 号, 朱彬元夫妇请宴于其宅中。

十一月三日 星期二

昨晚至今晨, 为委员会提出宓之住室事, 颇愤懑。非缘俗情, 亦非恐移他室。盖以此间同人, 目光如豆, 不思大体, 徒求小节, 相忌相嫉, 行类妇孺。纵能使宓移居, 又何伤于宓之学业? 然到处如斯, 才高志大之人, 忍辱含垢, 若无所容足。不亦悲哉?

上午 9—10 上《翻译》课。是日起, 室中生炉火。

下午 1—2 邱椿^① (大年) 来(永光寺中街 14 号)。

晚 7—11, 赴庄泽宣夫妇招宴于工字厅。

^① 邱椿(1897—1966), 江西宁都人。早年留学美国、德国。1924 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 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 厦门大学、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 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 中正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十一月四日 星期三

上午,梁任公对学生演讲,戒以贪利图名。

阅《翻译》卷。

赵元任在欧购仪器,尚欠 C. F. Palmer 三镑八先令之款,送交会计处支付(汇票)。

交图书馆,定 Journal Asiatique^① 等四种。

下午 1—2 上《翻译》课。

萧一山来谈。藻玉堂来,加购二书。

湖南教育司来文,致本校。蒋传官等五生,每人每年准给津贴百元。

赵元任作仪器桌三件,裕源木厂承办。

邱仲电话辞行。

晚 7—10,赴 Mr. Malone, C. B. 招宴(西餐)于其宅。

十一月五日 星期四

上午,作《拟专门科西洋文学系课程表》,庄君囑也。

正午,同侯厚培^②等宴萧聿斋(送行),并新来接替之此间大陆银行主任袁力侗。

下午二时,胡徵导席启鵬(鲁思)来。相见甚欢,倾心畅谈。六时别去。

晚,校阅《审安斋遗稿》。

① (法语)《亚洲杂志》。

② 侯厚培,湖南长沙人。上海复旦大学商学士。时任清华学校研究院职员。

十一月六日 星期五

上午, 缮就《西洋文学系课程表》。

下午, 2—4 职员会议, 讨论收租与否, 决暂改租, 随后另议办法, 仍由校长相机施行。

4—6 全校大会, 范静生先生演说: 师友情谊。

六时半至九时, 陪宴范先生于工字厅。

十一月七日 星期六

上午, 校阅《审安斋遗稿》。

李仲华电谈梁廷灿住室事, 议定由宓请示校长, 特许, 批准。

下午三时, 乘火车入城, 至陈宅。五时晚餐。七时, 君衍之如夫人请赴开明戏院观孟小冬等剧。姑母全家及宓妻女均往, 十二时半归。晤之颖。

十一月八日 星期日

天气晴和。 上午十时, 出。至西单牌楼, 路东, 德古斋修理表盖。十一时, 访姜忠奎于庆升公寓。同出, 访席启勋君。失道, 未得其寓所。乃赴大陆春午饭, 由姜君作东。午后二时, 乘火车回校。

3—6 校阅《审安斋遗稿》, 完。即寄君衍兄。

晚 8—9 王文显君来谈西洋文学系课程。

9—11 访 Winter 与 Jameson, 谈校中杂事。

十一月九日 星期一

8—9 上《翻译》课。

陈寅恪函, 十二月十八日, 由马赛起程。

上午,徐敦璋^①来,言葛丽英女士本星期六来此演讲(政治学会约),希望学校招待。

十一时,谒校长,(一)梁廷灿特准住学务处。(二)葛丽英可由学校招待。(三)宓仍可住西客厅。

2—4 赴西洋文学课程筹备会。

4—6 与张歆海谈。又同访赵元任夫妇与梁任公。梁提议,拟令学生创办“模拟国会”,于寒假中举行。嘱宓商之诸君。

体育部函,召诸生,补验体格。

南开之人种学书,已寄京(汤用彤带来),由图书馆取得。

十一月十日 星期二

9—10 上《翻译》课。

上午,作本校上中美文化基金董事会陈请补助款项事,第七条整理中国固有学术。

下午,四时至六时半,校长室,开第一次校务会议。

晚,校阅《学衡》稿件。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三

阴。大雾。微雨。是日以欧战停战纪念,校中放假。上午,在办公室编校《学衡》稿。王静安先生来谈。

下午,仍编稿。至四时,偕赵学海、陈隼人访 Mr. & Mrs. Malone,即在其处用茶点叙谈。六时半,归室中。天大雨,衣尽

^① 徐敦璋(1904—),字元率,四川垫江人。清华学校1926年毕业留美,1931年获威斯康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至瑞士日内瓦大学研究国际法。回国后,任四川大学法学院院长兼政经系主任。

湿，且污。

晚，托陈隽人为妹夫罗清生代谋职事。陈谓当函绥远、张家口及燕京三处询探。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四

请图书馆购《浙西村舍丛刻》(二十二元)。

询悉庶务处为陈寅恪所留之住室，为学务处二百零二号。

10—12 开研究院第三次教务会议(另有记录)。

课外作业部来询，遂定“研究院学生会”之名，以制牌悬挂。

余岱东介绍外部许同莘(溯伊)拟售书一批，值三百一十八元，送来样本，暂存。

下午，作本日教务会议记录。

晚 7—11, Mr. Pollard—Urquhart 招宴(西餐)。校长亦在座。饮各色西洋名酒，至八种之多。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五

晨，草拟研究院明年预算大纲。

10—12 开研究院第四次教务会议(另有记录)。

下午，作本日会议记录。张仲述来谈，以纪录示之。

学生曾远荣^①，求函李俨^②代借中国算学书五种。即办。

① 曾远荣(1904—)，四川南溪人。清华学校 1927 年毕业留美，习算学，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并在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研究。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算学系教授。

② 李俨(1892—1963)，字乐和，福建闽侯人。唐山路矿学堂肄业，后考入陇海铁路局，在该局工作四十余年。曾任陇海铁路局副总工程师。1951 年被聘为《数学通报》特约编辑。1955 年调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主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中华复函,《学衡》一、三期有缺,竟收宓款,以抵上年社中购 39 期之账,且以零数充邮费。强取截夺,无理矣。

夕,与王静安先生谈校事。

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六

许同莘书,购入三十二种,计 105 元。交图书馆办理。

拟上校长函,请向外部索铅印御制诗文集(康熙至咸丰)。

与王祖廉谈童锡祥事。

十二时,政治学会徐敦璋君邀陪 Miss Green 及童锡祥午宴。

下午,偕童锡祥乘汽车,至颐和园。未入览,即乘汽车入城。至松坡图书馆,又至师范大学,介绍童见梁任公。宓即出。至潘家河沿三原南馆访刘滋庶(润民)。刘君请宴于宾宴春酒馆。继至姑母家,坐谈。晚八时别去。宿陈宅。

7P. M. — Yamen: College Dinner to meet Miss Elizabeth Green(未赴)。

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日

晴。晨九时,吴庸(伯坚)来访。十一时,出。至西单牌楼德古斋,取修理之表。次访李思纯于太平湖饭店。同出,遇卫士生,以考留学官费(浙省)事,请假三星期,赴杭。允之。李君请宓宴于西长安街四时春饭馆。毕,即乘人力车回校。二时许,抵。

下午,校阅《学衡》稿件。

晚,读书。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一

晨 8—9,上《翻译》课。

作明日校务会议研究院提案二条之说明。访王祖廉,谈童锡祥

事。又汽车归校中付账。庄泽宣来。

下午,以西泠印社书目、梁所圈出者,交图书馆购买。庄来。

闻惕以京汉路断,来电续假。

晚 7:30—11:15 赴 Mr. Hazard 在其宅中请宴。西餐,甚丰。客皆平日研究西洋文学诸熟人。夜深始归。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二

晨 9—10 上《翻译》课。

与王静安先生议明年招考选考科目。

姚名达请代致北京大学史学讲义,托何士骥为致之。

学生履历表格印来。

蒋善国与杜钢百互相告讦,为借书事略有争执。宓调解劝告之而已。

方壮猷^① 送观古堂(叶德辉)藏书目来,备查核。

4P. M. —University Senate Meeting(2)。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三

晨,庄泽宣来,谈及曹校长将赴英国,拟荐张彭春自代,而张继任,恐校内发生冲突,难以和衷共济。故拟设法抵制,并推陈锦涛^②

① 方壮猷(1902—1970),湖南湘潭人。清华学校研究院 1926 年毕业。曾任中央大学历史系讲师。1934 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东方民族史。1936 年回国,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1950 年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1951 年兼任中南图书馆馆长。1955 年任湖北省文化局局长。1958 年任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65 年任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② 陈锦涛(1871—1939),字澜生,广东南海人。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清法政进士。曾任清廷度支部副大臣,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总长,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广州护法军政府财政部长,西北银行经理,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国民政府币制委员会主席。1938 年 3 月,出任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财政部部长兼兴华银行总裁。1939 年 6 月在上海病逝。

来任校长各情。必以张继任，苟能捐弃嫌怨，礼贤下士，开诚布公，则亦幸事。如其不能，则外方继任之人，似范源廉为宜。必本不喜卷入世网，故此事亦拟不参与。惟静待自然之变迁。即张任校长，如竟不能相容，则亦只有另求枝栖，自行所志而已。呜呼！世事之多变也。

张仲述来，谈普通科国文课程事。

下午 1—2 上《翻译》课。

2—4 赴训育委员会，无要事。

晚，赴图书馆阅书。

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四

图书馆主任来函，报告刘纪泽十六日下午四时，在馆不肯走出，与馆员冲突事。必先复一英文函，慰藉之。而拟另谕刘生。

10—12 开研究院第五次教务会议。议定招考办法等，另有记录。

下午，学监徐志诚来。谈（一）罗伦又擅自出校。（二）研究生仍不服请假规则，欲纠众违抗事。即同往见校长，并与张仲述同集议。议决（一）由校长警戒罗伦，并行惩罚。（二）学校先事通融让步，改用门证，准学生（研究生）无课时自由出入。

又与张仲述谈国文课程须研究院教授担任者。

陈达来，谈及校事。

夕，与叶企孙、钱端升谈校事。在其处晚饭。

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五

晨，庄泽宣来，谈校长继任问题。同人之不赞成张者，有（一）范源廉（二）周诒春（三）郭秉文诸说。必以（一）为宜，（三）决不可。

十一时，访梁任公于其宅。谈拟推范源廉为校长事。梁颇赞之，允先询范意见。

是日李济始上课，讲《人文学》。

徐志诚来，言研究生并无反抗学校之意。经已向王庸等解释明白。星期六改用门证，得持此出校，只须保证人一次来信即可。

瑞光来，送来（一）付伦敦 Prof. Daniel Jones^① 英金三十五镑支票一张(25/2015)，折合国币 \$ 308（此为购 Maître Phonétique^② 杂志全套）。（二）付伦敦 C.F. Palmer 书店英金三镑八先令支票一张(25/2014)，折合国币 \$ 30.17（票费在内）补赵元任购书除欠，清。二者皆花旗支票。

夕，罗世真来，宿宓处。借钱，未许。

赵万里开单购金石之书，约值四百元。

《隶释》等书交购，34 元。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上午，办杂事。

庄来，告以梁允劝范事。王国维先生来谈。

王文显来，持其所定之西洋文学门课程表相示。大体甚是，细节则殊有可议也。

下午，与罗世真谈。其人藏头露尾，殊为可疑。二时半，与罗君步行入城。至西直门，彼乃坚欲复返清华，宓乃独入城。至前京畿道十一号尹寓，取席启鵬取去之《学衡》（席已赴鄂），缺 40 及 42 期。

五时，至陈宅。得童电召，乃出。至王府井大街访沈祖伟于其宅，述校中情形。校长问题，将来拟托其从中为力。次至东华饭店，童锡祥请宴。袁同礼、叶企孙亦在。毕，偕童至清华同学会谈，述校事。童劝我（一）如范可成，可加入活动。（二）如范不成，可置之不

① 丹尼尔·琼斯教授。

② 《法语》《语音教师》。

问。勿明示反对张君意。

十时半,归陈宅。室中无火,颇冷。而学淑哭闹,寝未安。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晨九时,至南池子汤宅,晤汤用彤。旋童锡祥、叶企孙来,共谈。

十二时,宓至瑞记饭庄,赴袁力侗请宴。

三时,至陈宅。谒秦绍观先生(望瀾)于其宅(下斜街24号)。午睡,未见。四时,与光午同行,至西直门车站,沿铁路步行回校。

梁任公来约,五时往访。知范源廉以师大之故,故不就本校校长,而主张改组董事会,约周诒春回任。又梁任公谓至十分必要时,彼自身愿任校长,但以事简而不妨学业为前提云。

晚,吴其昌来谈。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8—9上《翻译》课。

9—10庄泽宣来,并招陈达来,谈校长事,知周诒春亦不就。二君拟具呈外部董事会,为抵制之计。宓自拟不列名,听其自然变化可矣。

10—11招罗伦来,告以记过一次,并晓谕百端。而罗态度倔强,无悔改意,且谓任凭学校开除。又不承认徐先生为学监,不肯有所接洽云云。

11—12在专门科筹备处会议大学科、专门科国文课程。

下午,发出致 Prof. D. Jones 及 Palmer 书店函,并支票,均寄去。批购许同莘第二批书,五种,还价96元。

史国刚来,托选《清华周刊》中之小说,以备出丛书云。

3—4张歆海来,谈校长事。

4—6 会议西洋文学门课程。与张、庄谈校事。

晚，赴庄宅。又偕张访梁任公、王文显，梁愿任校长。王谓此事全系于外部当局之意思云。

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9—10 上《翻译》课。

11—12 在北院六号，与张、庄、陈、钱、叶^① 协议校长事，拟由同人表示，推(一)范(二)梁(三)周(四)王文显(五)马寅初^② 等为校长。即起草中英文宣言。在其处午饭。

下午一时许，偕张敬海乘人力车入城。先至张宅，次至北海(团城)财政整理会，谒周诒春先生。代表同人之意，请其回任清华校长。周坚不允，以一家生计为重。并云，已发难收，经费竭蹶，事不易为。又荐(一)余日章^③ (二)王景春^④ 为校长。谓同人可派代表谒颜惠

① 指张敬海、庄泽宣、陈达、钱端升、叶企孙。

② 马寅初(1882—1982)，浙江嵊县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1915年后，在北京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并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教务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第一、二、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二、四届常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5年起，提出控制我国人口之主张。1957年发表《新人口论》。

③ 余日章(1882—1936)，湖北黄冈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1911年回国，执教于武昌文华书院并兼任附中校长。1912年起任黎元洪秘书，《北京日报》编辑，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兼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顾问，收回山东铁路运动会干事，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会长，中国评议会会长。

④ 王景春(1882—1956)，字兆熙，河北滦县人。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博士，习铁路运输管理。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参事。1917年任京汉铁路局局长。1919年以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出席巴黎和会，嗣任中东铁路会办、督办。1925年任英国退还庚款咨询委员会委员。1931年任伦敦购料委员会委员兼总干事。1949年迁居美国加州克拉蒙特，从事《国音汉字罗马化之汉英字典》工作。

庆,请其便中言于外交总长,当可有效云云。四时半,辞出。仍乘人力车回校,六时抵。

晚8—9得柬招,谒梁任公。梁甚愿就校长,询校中内情甚悉,但拟以余绍宋^①任机要主任。又云此事如决办,宜得仲述同意。又云,胡适可聘来研究院云云。

归后,觉连日奔走校长事,殊无味。此席恐终为余日章所得。我等劳碌,何益?即梁就职,且招胡来,是逼必去。张任校长,其不利于宓,尚未至此也。大好时地,不能安居读书,奔走何苦哉?宓乃爽然自失矣。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晨,9—10庄泽宣、陈达来,谈校长事。庄主马寅初,而陈赞成余日章。宓拟不再有所为。庄等仍议拒张之策。庄劝宓见曹表示。宓始终未往。

赵元任室中,棚塌,召匠修补。学生代表王庸、刘盼遂来见,请赵元任教授免考。

下午1—2上《翻译》课。

2—4赴训育委员会于校长室,议案无关重要。罗伦事,宓主照章办理。四时后,罗伦来,向宓解释前日之横直态度。宓慰之。彼谓以后平日不再出校,以免向学监请假云。

夕,庄、陈来,谈校事。李慎言来见,准其住宿一宵。

^① 余绍宋(1883—1949),号越园,浙江龙游人。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学习法律。曾任北京政府司法部参事、修订法律馆编纂、司法部次长,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法政大学、广东中山大学教授,国民政府外交部高等顾问,浙江省第一、二届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副议长,浙江省通志馆馆长。1947年冬,当选为行宪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病逝。

晚，访叶企孙。又赴图书馆。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下午，童锡祥来，同赴王祖廉处。阅《翻译》课卷。

晚，赵学海来，嘱译中英文辩论题目。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晨，办理李济上课杂事。

晚，七时，赴 Miss A. M. Bille^① 招宴。座中有其女客 Mrs. Hahman^② 言谈如泻，历述其游览世界事。

7:30P.M. 华员大学会(工字厅)。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上午，读书。公事无多。

下午，一时半，偕诸君合乘汽车入城。将至西直门，车坏，停。至三时半，另车来迎，乃行。至清华同学会，访童锡祥，因妹病，即将回川。

宓谈至五时半，辞去。步行至宣南春酒馆，宓请宴。客为李濂镗、姜忠奎、张正仁、李思纯(费五元)。九时散。宓至姑母宅中，宿。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晨起颇迟。十时半，至庆升公寓，会同姜忠奎、李濂镗同往西长

① Miss A. M. Bill 毕莲女士。美国人。美国斯坦福大学学士、硕士。曾任斯坦福大学助教，富拉顿学院英文系主任。曾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研究。1923年1月到北京清华学校任旧制部英文教授。后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教授。1942年在美国檀香山去世。

② 哈曼夫人。

安街长安照像馆,照像。李君邀也。

十一时,赴太平湖饭店访李思纯,并晤熊正理。旋与李君至大陆春午饭,筵作东。即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夕读书。晚访 Mr. Winter 谈。时乱方炽,倒戈成习。赤化革命,其祸何极?忧心忡忡。校长问题,拟不过问矣。

今日 12M. 北京,西四牌楼,广济寺——罗邦杰为其已故夫人诵经,素席招宴(已辞谢)。又 12M.——陈桢^① 请宴(Yamen),已辞谢。

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一

8—9 上《翻译》课。

梵文《入楞伽经》请图书馆购买。

陈寅恪来函,归期展缓。

上午,张歆海、钱端升来谈。

夕,与庄泽宣同访张歆海。

晚,赴图书馆。

十二月一日 星期二

9—10 上《翻译》课。

下午,整理公案及各种文件。

3—6 赴校务会议(3)。又与张、庄略谈教育方针。

^① 陈桢(1894—1957),江苏邗江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时任清华学校大学普通部生物学教授。1927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29年复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直至1952年调北京大学任动物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3年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主任,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57年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

十二月二日 星期三

下午 1—2《翻译》课。忘记，未上。

致函 Babbitt 师。

四时，钱端升来。又赴钱处谈，至晚饭时。

晚，赴图书馆。

十二月三日 星期四

昨藻玉堂送来之书，选购数种，交图书馆。余君电述藻玉堂曝蔽情形。约以后查过之书，以盖章为凭，前事均当磋商价目。

下午，复 Miss Nancy L. Swann^① 信，可于城中晤谈。拟著中国古来能文学之女子事略，可先写一节略来。当为供给中国旧籍中材料。

撤换本院校役王忠，派潘增玉继任。

4—6 赴科学馆 220 号——旧制教务会议，图书经费及课程。

晚，赴图书馆。

十二月四日 星期五

上午，翻阅闲书。

下午 2—3，赴职员会议，谈钱端升《清华学校》一文。

夕，4—5 司秋沅^② 来访（甘肃狄道人，字瑞汝，一字庸帆），考察教育。又向《陇右公学》募捐，宓捐《文学论》一本。

① 南西·L·司旺女上。

② 司秋沅，字庸帆，甘肃临洮人。清华学校研究院 1927 年毕业，后任甘肃学院图书馆主任兼教员。

十二月五日 星期六

晨九时,偕王国维、赵万里乘人力车入城。至琉璃厂在文德堂、述古堂、文友堂,为校中检定书籍十餘种(交图书馆购买)。

下午一时,至东安市场森隆饭店午餐,宓作东。然后分散,宓在东安市场购杂物。

三时,至华文学学校访 Miss Swann。允为归校代作一应用书目寄来(其人殊粗鄙)。

四时许,访 Miss Green 于礼士胡同,未遇。次访顾泰来于其宅。留晚饭,并出留音戏曲匣娱客。惟其家友人二桌,作麻雀戏。宓直待至七时许,不能再待,乃辞出。至司法部街华美菜馆进西餐,即赴姑母宅中宿。

十二月六日 星期日

晴。大风。晨十时,赴席启廌宅取所遗《学衡》。次访林损于其宅,谈二小时。归姑母宅中,午饭。

下午一时半,访黄建中于新华医院。谈至四时,乃出。乘人力车回校。途中风极烈也。

十二月七日 星期一

2:20 P.M.——第一院草场——《年报》照像。

十二月八日 星期二

9—10 上《翻译》课。

与王静安先生商定日前入城选购之书,交图书馆。

在赵元任家午饭。

命章昭煌抄写李济之讲义。章不甚愿。既领去，复函封退回。必召之来，坚欲其抄写，争持久之，乃又领去。

张作霖败逃，奉天全局改变。大乱之中，东北大学谅已解散。汪、柳、缪、景、郭、刘诸知友，均想已出奔。宓之心爱书籍，不知归于何处，定遭毁灭。而所倚为志业根据地及一身之退步之东北大学今已消灭。可胜痛哉！

十二月九日 星期三

2P.M.(专门科)——新图书委员会。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五

连日撰编(一)研究院明年发展计划。(二)招考办法。(三)预算。提交校务会议。

下午，李俨寄到中国算学书五种、十册，即送交曾远荣阅读。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六

上午，访王祖廉，谈校中杂事。

又访张仲述，以研究院计划等示之。谓俟校务会议讨论。

下午，在公事房撰稿。

晚，庄来，强邀加入反对张氏为继任校长事。又同访钱，未遇。同往陈达处，谈时许。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日

星期。天气极清爽。

未入城，拟有所述作，亦未能也。上午，阅杂书。

下午，发出《学衡》49期稿。

3—4 钱端升来,谈继任校长事。钱谓必加入反抗与否,与必前途均无关系。加入恐受人利用,不加入则为众所排斥,是两难之局也。

五时,庄泽宣来,邀赴北院九号。陈达来,叶、钱亦归,在其处晚饭。议反抗张君事,直至晚十时半始散。陈达拟出宣言,并决议明夕公请校长茶叙,表示反抗之意。庄等既欲抗张又不肯出面,欲请他人上前。此事必本不热心,虚与委蛇而已。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一

8—9 上课(翻译)。

十一时,张歆海来谈。

旋必往谒校长,谈研究院发展计划等。校长以将辞去,谓一切可俟缓后再议。又谓柳公在东南(大学)鼓动风潮,断不可聘其来此云云。必询以去职及继任事,答以未定。诸人原拟今夕公宴校长,或请茶会,表示反张之意,推必面约校长到会。必本允之。至是,不果约。

下午二时,赴北院九号,与张、庄等商定,公宴校长及茶会事取消,但昨拟宣言,仍发出,并登《周刊》。由诸人分途接洽签名云云。

晚,与朱君毅谈校长问题甚久。朱主张局外中立。

访陆懋德,未遇。

晚,又赴北院九号闲谈一次。

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二

9—10 上《翻译》课。

藻玉堂来,购定书若干种。图书馆通告,用款已达 5500 元。以后当暂不购书。

庄来,知签名者无一人。故宣言之举,即行取消。

十一时，往告张、钱。张（敬海）竟召庄来。又于下午，自偕钱往见张（仲述）直告以拟举梁任公或某某等为校长，张拒之。宓事后始知，深惜彼等之逞意气而愆事。张不惟不见信，且增嫌怨也。

下午 3—6 校务会议（4），研究院提案未及讨论。

6—8 陪茅以昇^①宴于工字厅。

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三

函上校长，请续拨研究院购书经费 1000 元，交图书馆入帐。

下午，1—2 上《翻译》课。

2—3 刘盼遂，王庸来谈。

5—6 以梁任公招，往。谈校长问题。梁愿出任校长，以（一）维持现状，（二）不改政策（出洋等），（三）尊重张仲述地位，为方针。宓拟即以调人自居，劝逼张仲述加入，一致推戴梁任公。既维持张氏地位，又免风潮。而宓亦为清华办一大事，见重于各方。似策莫善于此者。

六时，访叶企孙，叶赞成。

晚，访陈达及钱，二人亦均可。又拟招贺麟谈，询学生意向。贺因上课，未及来也。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四

上午，改缮庄所作上中美文化基金会英文说帖。

^① 茅以昇（1896—1989），字唐臣，江苏镇江人。美国加利基理工学院工学博士。曾任唐山交通大学教授、南京东南大学工科教授兼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天津北洋大学教授兼校长，杭州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国民政府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常务委员，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后，任交通大学校长，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铁道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九三学社副主席。

下午, 泽缙宓所作该说帖中(七)整理固有学术一段为英文。

第三研究室棚坍, 暂移王静安先生于第二研究室。

1—2 孔敏中来, 谈购书办法, 及藻玉堂舞弊情形。

校长处转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本月十九日12:30—3:30P.M. 招待团体参观之函。即转知学生。

3—4 贺麟来, 谈昨晚所拟之计划。彼甚赞成。

校长函派宓为招生委员会委员。

晚, 谒梁任公。(一)北京反基督教学生, 将以二十五日焚毁清华, 预嘱梁戒备。(二)以此, 梁与宓约, 校长事暂勿进行。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五

上午, 阅小说《春明外史》。

下午, 鲍明铃^①来谈。

作函介绍吴其昌等赴北大国学研究所参观。又介绍刘纪泽赴北大及京师图书馆参观。

医院检验身体。2—4 研究生十人, 经宓再三晓谕, 约定前往, 而本日竟不肯往。注册部约, 改期另验。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六

上午, 庄来, 嘱改正上中美文化基金会英文说帖之末段。又嘱代抄该说帖中文全部。

王静安先生来谈。

^① 鲍明铃, 浙江余姚人。清华学校1913年毕业留美, 耶鲁大学政治学士, 约翰·霍浦金斯大学硕士, 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后任教北平师范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钱基博^①投来《古文辞类纂解题》稿，及诗一首。

下午一时，偕刘崇鋐^②君，乘人力车入城。三时，抵姑母宅中。旋胡徵来，谈至晚。六时，乃邀胡徵及陈之黼表弟，至华美西餐馆晚餐。步归姑母宅中宿。

晚阅《春明外史》二册，完。皖江张恨水著。其书仿效《花月痕》，而明显流利过之，写北京之秽事，多有所指。读此书，但觉首都社会，竞争激扰，人欲横流，瞬息千变之状，如旋风暴雨，如虎狼蛇蝎。实不异读 Balzac's Old Goriot^③ 等书也。

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日

晨起迟。十时，至惜阴胡同李宅，访李濂镛，取所赠同照之相片。又阅其所为讲义，并议定选辑攻诋新文学之论文，刊为一集。宓任筹款，而李君任编辑。

十二时，归姑母宅中，午饭。下午，小憩。四时，出。至西直门，乘人力车回校。途遇潘敦来访，未及谈叙。

校长请在其宅中便餐（西餐），偕李济同往。7—11，餐毕，复共校长夫人、何林一夫人为麻雀之戏。宓胜，然初非计值者也。

①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颐泉，号潜庐，江苏无锡人。时任清华学校大学普通部国文教授。后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务主任，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中大学（后改为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② 刘崇鋐(1898—)，字寿民，福建福州人。清华学校1918年毕业留美，哈佛大学文学硕士。时任教于清华学校大学普通部历史系。抗战爆发后，任西南联合大学副教授、教授。抗战胜利后，复返清华大学任教授。1948年冬，应傅斯年邀去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1973年退休，复应东吴大学邀往筹划及主持新成立之历史学系。1979年再次退休。

③ 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1799—1850)的《高老头》(1834年出版)。

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8—9, 上《翻译》课。

闻惕自汉口来快函,以筹款未足,不能即刻到校,先祈容恕。原函送学监部。

下午,藻玉堂主人来。购书事,另见帐单。

晚,访 Winter。又访钱端升,谈。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是日冬至节,校中放假。迄未入城,本意留校自读书,并编辑《学衡》。乃因校中上中美文化基金会请款呈文及附件,过期须交送,不得已,赶办此种公事。在公事房终日,作中英文《研究院发展计划》等。

下午四时,偕朱君毅步行至成府,在荣华祥购洋糖(费五元)备送王文显、赵元任之女孩,为圣诞节礼。归途失路,至六时始抵校。

查良钊来,在叶、钱处陪同晚饭。

晚,翻译研究题目及课程表等件。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下午 1—2 上课。

2—4 赴训育委员会。

托图书馆连带代必向伦敦 Blackwell^① 书店购书,约值七八十元国币,言明由必收到发票后,直接付款。

是日,自晨八时至晚五时,均在办公室,赶作《研究院发展计划》及其他各种文件,备送呈中美文化基金会者。庄来数次。

① 勃莱克维尔书店。

以打字机缮印各项英文文件，亦自为之。

晚，读书。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晴。自晨八时至夕四时，均在办公室，赶办送呈中美文化基金会之各项文件。昨所作《研究院发展计划》，因庄不谓然，遂另作一过，另缮。并作研究院 1926—1929 预算，均缮成中英文。连日劳忙，于是完工。以视任教员者，其闲适至可欣羡矣。

陆懋德来，自荐为研究院教授。旋又自往见校长，谓校长允彼在研究院授一课，增给月薪五十元云。

志成印书局来，以梁、萧^①《中国文化史》讲义交付该馆承印，一切如旧。梁之《文化史》每页一元五角，萧之《通史》，每页一元，给与纸单为凭。

以洋糖送给王、赵之女孩。赵还赠女帽一顶。

城中暴徒学生，扬言此数日内焚烧本校。本校设种种警备，如临大敌。宓被派守护研究院寝室。是夜彻夜伫立巡行。宓虽寝亦未安，备不时惊起也。

晚，访梁任公，已入城去矣。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是日校中放假，宓未入城。在公事室中，编理《学衡》稿件，自晨至晚。

晨，招待查良钊早饭。王静安先生来谈。

是日为耶稣圣诞，极为萧索。校中仍严为警备，派教职员，分班

① 梁启超、萧一山。

日夜巡察。是夜寝仍未安。

钱基博君赠诗贺年，依韵奉和一首

道高文益贵，交浅味偏醇。

感子情何厚，相看世已沦。

寸心悬日月，万劫数艰屯。

长夜终须旦，花开盼早春。

晚，何士骥来谈。

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晴。上午写信。办杂事。学生谢星朗前晚十一时，留女宾四人，在寝室中度宿。决由学监出示，严禁再犯。并面予谴责。

10—12 访王祖廉谈。陈隽人托代为警备值班游行，允之。及往，却无事也。

下午及晚，编理《学衡》稿件。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是日大风。上午整理《中国文化史》稿，本章竟。

正午，在工字厅，陪 1920 级同学陈同白^① 君饭。

下午三时，杨宗翰来，相见甚欢。六时，同至北院九号叶、钱二君处，必备饌(菊花锅，六肴)共食。

晚，仍与杨君谈。杨君劝宓明年勿自辞研究院主任职，而以和平渐进之方法，吸引同志，厚植势力，以图有益之建设云。

^① 陈同白(1900—)，广东中山人。清华学校 1920 年毕业留美，华盛顿大学理科硕士，习水产。时任浙江省水产试验场场长。

杨君宿此。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8—9 上《翻译》课。杨宗翰君来，盘桓。

下午，杨君别去。闻惕到校销假，来见。

会计处送来赵元任在巴黎 Paul Geuthner 书店^① 购书结欠，目今偿清之款，一·八六八·八〇佛郎，按 1470 折合，计国币一二七元一角三分，支票正张一纸 Banque de Indochine^② 支票 3994 号，副张仍送回会计处（原函 Oct. 15）13 Rue Jacob, Paris^③。

徐志诚来，示谢星朗函，语多狂悖。商定告诫之法。

接讣音，知王鸿韶之夫人刘念劬女士不幸病逝。回忆昔年，不胜伤感。

晚，卫士生回校，销假。谈此行所为之事。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8—9 谢星朗来。留女宾事，彼谓（一）清华生一向如此。（二）以为不报告，亦可。（三）觅杨不遇，杨知而不为设法。又谓士可杀，不可辱。学校职员亦当受惩罚云。

武昌 Central China Christian College 校长 B. Burgoyne Chapman^④ 致曹校长函，荐其学生某来此研究国学。代拟复函（英文），欢迎投考。面呈校长。

11—12，访徐学监，谈谢星朗事。

① 保罗·热内书店。

② 印度支那银行。

③ 巴黎雅各路 13 号。

④ 基督教华中大学校长 B. 柏哥因·奇普曼。

12—1, 谒校长。(一)拟明年改梁为讲师。(二)陆懋德兼任研究院讲师事。(三)推荐 Miss Green 为英文教员。校长谓柳公亦可聘来。又谓研究院当收保送来校之特别生云。

2—3 访戴超。戴君告以国立图书馆成立之经过甚悉。瀛文斋来。

4—6 校务会议(第五次), 报告梁任公兼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长事。

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三

晨, 复庄士敦函(英文)。以所拟明年招考各件, 送余日宣。

研究院学生来函, 不肯应赵元任先生《语音学》考试。又来函, 求梁任公著之《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讲义。

4—6 研究院茶会(4)。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四

晴。午饭后, 乘人力车入城。至西直门内黄旗马圈四号, 访王鸿韶(真吾), 吊其夫人之丧, 未遇。乃至姑母宅中, 欢叙至晚, 得诗一首。

阳历除夕, 宿陈宅, 有怀伯瀾姑丈

用柳翼谋先生宿外家感赋诗韵

咫尺回旋处处痕, 十年旧梦记寒温。

吟诗惯诵南帆句, 接席谁开北海樽。

泪尽衰时伤老辈, 行违至道怅顽髡。

一门雍睦无穷乐, 三世提携如许恩。

同治九年丙寅

民國十五年

一月一日 星期五

晴，大风，甚寒。 上午八时半，至府右街东红门一号，访张炽章(季鸾)。张君现任陇海铁路会办。必以刊印讥评新文化论文为一集之事，求其捐募印费二百元。张君慨然允之。又遇李博(约之)亦住其宅。次至石驸马大街太平湖饭店，访李思纯(哲生)，议定由李君函章行严，约会谈。

归姑母宅午饭。下午，访秦望澜先生(绍观)于其寓，拜年。因病未见。次访姚华先生(茫父)于莲花寺，拜年。未见。见姚鑒君，谈少顷。次访胡子靖先生(元倓)拜年，并晤胡徵及胡珉，谈时许。次访萧纯锦君(叔綱)于烂漫胡同43号，谈时许。

归陈宅，阅《广陵潮》小说。

一月二日 星期六

晴。大风，仍寒。 上午访李濂镗君(杏南)于惜阴胡同三号，拟刊印之讥评新文化论文，由李君定名曰《白雪集》。

归姑母宅，午饭。是日为君衍表兄生辰，特备肴饌。

下午，王鸿韶君来，未久谈。又胡徵来，闲谈至晚始去。

一月三日 星期日

晴。 上午拟访汤用彤，途遇李君濂镗云云，乃即至庆升公寓，访姜忠奎君(叔明)慰其悼伤徐树铮氏之哀情。姜君述徐氏被刺情形甚悉。已而陈焕章(重远)^①、李宗裕(仲侃)亦至。

^① 陈焕章(1881—1933)，字重远，广东高要人。1904年甲辰科进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1912年在上海与沈曾植等发起组织孔教总会。曾任《孔教会》杂志、《经世报》总编辑，总统府顾问，安福国会参议院议员，北京孔教大学校长。1927年赴香港，先后创设孔教学院、孔教中学，自任院长、校长。

正午，归姑母宅午饭。下午与表弟辈弈棋为乐。

是晚，姑母家人自制西餐共食，儿辈犹攘点缀其间，殊有趣云。

一月四日 星期一

晴，下午阴。大风。晨，十时，访王鸿韶君于西直门内本宅。王君出示其所撰挽其夫人联，如下：

弹指数年华。犹忆朝坂结褵，渭城滞迹，京门暂驻，鸡塞相从。长育荆榛之区，历经患难之境。入秋以后，逐尔宿疾缠绵。仅三旬南去，未忍生离。胡遽然脱屣尘寰，迢递望仙乡，太息莫留鸾鹤影。

浮生悲幻梦。回思长安负笈，沪淞从戎，鄂渚驰驱，榆关作战。攀跻岩壑之间，出入锋鏖之下。解甲而还，方期餘生共守。算千里归来，竟成死别。不堪是临危苦语，殷勤托幼子，凄凉如听杜鹃声。

其夫人刘念劬女士，昔年读书吾家。为父之学生。宓请真吾将此联抄出，寄呈父阅。真吾多情人也，抄时，泪湿纸墨矣。民国八年，真吾完婚之日，曾有诗二首，题曰《有感》在其稿中，昔年亦曾写寄，今录下：

有 感 王鸿韶

廿年心事有谁知？百辆才迎一皱眉。

博得壮怀增懊恼，枕衾红泪夜深时。

岂是蛾眉惯恼人，英雄心事太清真。

红颜旧史思量遍，肯为闲情误好春。

邀真吾同出，步行至阜成门外慈慧寺中，在其夫人之棺前，鞠躬为礼。又步行入城，至六部口香满园酒馆午餐，叙谈一切。下午，又至真吾宅中少坐。取其诗稿置怀中，乃乘人力车回校。

柳公来函，下学期不赴奉天。近顷事变纷叠，宓亦不敢再有所布画图谋，一切听其自然而已。惟《学衡》干事一职，柳公复以相诿，宓决再兼任。盖他人决无如宓之耐苦而热心也。欲求无废事，非以身任之不可矣。

一月五日 星期二

在校办公如恒。上午拟召集研究院教务会议，而诸教授未到齐，遂止。宓以赵君元任，已以日前之言告张仲述，乃于下午访张仲述，谈研究院事。宓虽赞成研究院以高深专门研究为目的，而主兼办普通国学，至专门科国学系成立之日为止。张君则主绝不容纳普通国学。二人议不合。

下午4—6，校务会议开会（6），议研究院各提案，而张仲述一力推翻。其结果，通过。此后研究院只作高深专门研究，教授概不增聘，普通国学亦不兼授。于是宓所提出之计划尽遭摒弃。而研究院之设，仅成二三教授潜修供养之地矣。张君之意，是否欲将研究院取归己之掌握，将宓排去，固不敢言，而其一力扶助赵、李二君，不顾大局，不按正道，则殊难为之解也。

宓是日在会中，未与力争，知其不可挽回故也。

一月六日 星期三

晨作函，上校长。作成而未发，原函稿录下：

校长钧鉴。窃宓志在研究著述，不乐行政事务，早在洞鉴之中。一年以来，承命办理研究院事，以至诚之心，将就各方，屈己求全，幸无陨越。惟自念学业日荒，著述中辍，殊觉无以对己，亟应改轍，还我初衷。况研究院宗旨无定，计划难行。主任一职，不过侍应教授，编写文牍，虽非傀儡，伊同机械，纵日夕费时费力，不敢畏劳，而所能裨益学校者，固极微细也。按照现时改定计划，研究院事务极简，主任一职，下年尽可不设。即必需主任，亦可以研究院教授一人（赵元任君最宜）兼任。无论校中拟如何办法，下学年请准宓卸去研究院主任职务改任教授。如能在研究院自行研究兼授英文文学课程，俾得一方为学校尽其所长，一方裨益自己，实为私幸。即万一学校无相当之功课，则愿请假一年，暂时另谋枝栖，亦所甘心。但决不续任研究院主任职事。今距暑假尚远，所以即行渎陈者，望钧座早日遴选继任之人。在此半年中，宓自当忠于所职，遵承校务会议及教授会议之决议，从事计划执行，决不参加己意。如继任之人早已觅得，则关于下年计划及应筹备各事，并可由宓时时与其人接洽也。专此，即请日安。

此函词意均不妥。未及发，而校长召，即往。校长以昨日校务会议所通过者，恐有不妥。嘱与本院各教授商议，或请校务会议另议此案，兼办国学教师训练之事，亦无不可。多所更张，恐致外界之讥评也。

下午，张仲述来，意在疏解昨日会中言词之激切，然主张仍不异昨也。

下午4—6，赴教育方针委员会会议，议专门科课程。毕，与王文显君谈。

晚，访王文显。彼谓校中经费拮据，已成不了之局。曹若去职，继任者改革之第一步，必裁撤研究院。研究院既将被裁撤，更何必苦心筹划，与人相争。为宓计，宜勿与张仲述、赵元任二人失和，使其无疑忌我之心。而后徐向曹要求教授位置之保障，则风波至时，宓一身有着落，不致虚悬落空也。云云。宓按王君实爱宓者之言，令宓爽然自失矣。

次访梁任公。梁先生颇赞成普通国学之议，决于明日会中讨论。又访钱、叶^①二君谈。

一月七日 星期四

是日上午10—12开研究院教授会议(6)。赵、李力赞校务会议之决案。王默不发言。独梁侃侃而谈，寡不敌众。宓亦无多主张。其结果，即拟遵照校务会议之办法，并将旧有之中国文学指导范围删去，专作高深窄小之研究。难哉！

下午，召王庸、刘盼遂来，以校务及教务会议之决案告之。

近两日，校阅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卷八)译稿。

一月八日 星期五

仍校阅译稿。

夕访孟宪承，谈。

决撰意见书，以宓之所主张，提出校务会议。不行，即辞职。庶几光明磊落，否则人将不解，以宓为毫无宗旨办法者。且佻佻倪倪，寄人篱下，欲全身读书而不得。故决采取积极之态度，无所怵怯，无

^① 钱端升，叶企孙。

所谦逊，以与张、赵^①辈周旋矣。

晚，访梁任公，极赞成国学研究院之议。且谓如校务会议所定办法，下年彼将脱离研究院云云。

一月九日 星期六

晴，日来殊和暖。上午，发出《学衡》50期稿。

下午5—7，访 Winter，并与 Pollard—Urquhart 同谈。

又访叶企孙，在其处晚饭。叶君甚赞成宓之撰发意见书。归后，即着笔。十一时寝。

一月十日 星期日

晴，和暖。上午8—12在室中续撰《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完。凡四千餘言。稿另存。脱稿后，倦极。

下午1—6访 Winter 谈半日。殊多趣味，惜不能一一记。宓拟作英文自传，题曰 Confessions of a Chinese Student^②。以叙吾生之经历感想，并映射中国近数十年之变迁等。当以简明诚挚之笔出之，不矜不饰，当不少爱读之人也。

一月十一日 星期一

晨访庄泽宣，以《意见书》稿示之。彼主张删去中间数节。

张敦海来谈。

十一时，谒校长，略陈《意见书》中之意。请其于下星期二召集校务会议，加开临时会，俾以宓之意见提出讨论。校长允之。

① 张彭春(仲述)，赵元任。

② 《一个中国学生的自白》。

正午，赵元任夫妇请宴于其家。为陪荷兰人戴闻达君 J. J. L. Duyvendak, Professor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Leiden (Leyden), Holland^①。毕，至赵君研究室，观语音学仪器。3—5 由宓陪戴君游观校舍。宓与谈中国新文化及共产等问题，并赠以《学衡》一册而去。

钱端升来，亦劝宓辞去研究院事，或兼任教课，以资过渡。与王文显君之意同。

晚，至北院九号谈。叶君来。

一月十二日 星期二

上午，删改所撰《意见书》。与王国维先生谈，彼亦主张专题研究。研究院内外如此，事不可为矣。

下午 2—3，李思纯(哲生)来。

3—6 校务会议(7)议决他事。宓声明已请校长召集临时会议，陈述一己之意见。

六时半，赴普通科教务会宴集。毕，又在该教务会旁听，直至十时后，始散。在会中，与陆懋德谈。陆君极主张专门科另辟国学系，研究院不得兼摄，且诋梁任公。盖陆欲任研究院教员，宓未即允诺，故转而为此主张也。

一月十三日 星期三

晴。 11—12 访孟宪承，以《意见书》稿示之。盖已遵从庄泽宣

① 荷兰(莱登)莱登大学汉学教授 J. J. L. 戴闻达。戴闻达 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 扬·于利乌斯·洛德维伊克，德伊芬达克(1889—1954)，荷兰汉学家。1912 年来华，为荷兰使馆通译生，后任副通译官等职。1918 年回国后，任莱登大学汉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曾同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合编《通报》。

之意，删去第二段一长段。而中间字句之激切者，亦皆改过。对于赵、李，无直接讥讽，然诋斥张仲述之意，则甚明显云。即付卫、周二君抄写备油印。

下午1—3赴招考委员会。3—6赴训育委员会。所议事均无大关系。散时，孟君相与叹曰，碌碌此中，日夕赴会，光阴销磨，事过境迁，了无成绩，亦无实益，徒觉数年时逝而人已老耳。可胜惋惜哉！

以《意见书》示梁任公。梁以长函复宓，极表赞成。且谓校务会议如坚持原议，则彼下年即辞去研究院之教职云云。此函本预备发表，拟即一同油印，分送校务会议诸人。

晚，在图书馆翻阅杂书。

一月十四日 星期四

晴。上午，求王国维先生及李济君，各以其意见写出若干条。二人大率主张研究院应作专题研究，不授普通国学，但对于校务会议通过之裁撤普通演讲及以津贴招致学生，则不赞成云。

11—12赴专门科，会议中国文学历史组课程。并与庄、孟二君谈研究院事。庄力劝宓勿言辞职，至少仍主持研究院事至民国十六年，则彼可聘宓为专门科教授，而逃脱张氏之势力范围。至《意见书》可不必提出。盖庄以唇亡齿寒，故只求宓长在研究院，互结同盟，以抗张氏，而免遭吞并。此其用意之所在也。至孟君则谓无论如何皆可，张氏多行不义，亦必自败云。

原拟今日上午，重开研究院教务会议，旋止。

下午3—4，谒校长。谓宓之理想，研究院宜办普通国学，但目前实际办法，或即维持研究院之提案，但聘教授一人，以作结束。校长主张专门科宜办国学系，在专门科成立以前，则由研究院代办。又谓校中重要职员，皆有意见。彼仍竭力调和，故约宓与张、庄二主任于

明晚在其家晚饭(此局旋以他故,于次日取消),俾开诚会谈,竭释误会云。

得梁任公函,4—5即往谒。梁谓仲述顷来解释,日前校务会议并无反对研究院现今办法之议。意者各方均有误会。既如是则梁昨之长函亦请勿发表云云。宓以张鬼域其行,既窃闻梁之不满于彼之所为,则急往解释,一若宓所告梁乃一面之词,未可凭信者。且即系误会,亦何不访宓面谈解释,而只求梁之谅解?此所谓釜底抽薪,盖其视梁重,视宓轻;只求梁之不助宓张目,则宓势孤力微。理之所在,及事实如何,概不论焉。

5—6,访陆懋德。彼仍坚持专题研究之说,并力诋王、梁二教授之为人。

晚,与朱君毅谈。朱劝宓不必与张争。《意见书》亦可不发表,而另以委婉和平之法,求校长界宓以教授之职事。盖即王文显及钱端升二君之意也。

连日以此事牵缠,殊愤郁不快。念人生如驹过隙,百年一瞬。事业正多,学问当务,而乃消磨光阴于此等无味之小政潮之中,激切播荡,殊为何来?此等不良之境地,径走而去之可也。故中夜于枕上决定,明日即谒校长,陈明本意,无论研究院办法如何,下年定必辞去研究院职务,如不能得为教授,则径离去清华,亦所不恤云。

是日奉父谕,知已就马师长之聘,为参议,月薪三百元。不日即赴金胜县云。

一月十五日 星期五

晴。 上午,阅学生译稿。

陆懋德来(或系张氏授意),以调和疏通自任,并谓研究院有包办专门科国学之嫌疑。又研究院教授薪金过丰,故遭人反对云。宓

拒之。

下午 1—2, 与王祖廉谈, 示以油印(已成)之《意见书》。王谓现时曹校长极力调和张氏与各方。如调和不成, 则张氏或将去职。故(一)宓宜力持原议, 不可自行让步。对于张氏, 不必畏惧其势力。(二)张既以并吞三科而归一统为目的, 故宓只宜抵抗, 决不可自言辞职。辞职则适堕他人计中矣。

2—3 赴职员会议, 言填写预算表格事。

3—4 谒校长, 以油印《意见书》示之。校长谓可以发表。宓又陈平日办事之毫无私见, 及为赵、李等竭诚赞助之实情。并述张君仲述之似乎有意破坏研究院, 及其越职侵权之不当。校长谓彼常专务调和, 俾校中各重要职员皆能达其心愿之目的, 而一二年后, 不至如今之以一二人之去留而摇动全局云。

4—5 赴全校大会, 听美国关税会议首席代表史陶恩氏 Silas Strawn^① 英文演说。

晚 7—10 赴戴超君及其夫人(挪威人, 名 Julie Rummelhoff Tai^②) 招宴于其家南院七号。西餐。

一月十六日 星期六

晴。风。晨, 办理李济君赴山西考察古物介绍函件。又译编王国维先生英文履历等。

11—12 发出油印之《意见书》, 分致校务会议诸君。又梁任公十三日致宓长函, 亦付油印, 一同分送。此函梁君虽嘱勿发表, 然并其第二函亦出示人, 可征中间事实变迁之真相。宓与梁君, 均可不负责

① 西拉·史陶恩。

② 朱丽·鲁迈霍夫·戴。

任也。至王、李二人之意见，前已请其各写出数条，当汇交校务会议诸君传观云。

日来以研究院事，颇郁郁，易受刺戟而愤怒。故庄君等劝宓于休沐日外出消遣，忘却此事。是日下午二时，乘人力车入城。至庆升公寓，访姜忠奎君，并约李濂镗君来。二君询及，故以校中情形大略述说一遍。并以《意见书》示之。

四时半，至姑母宅中。拟走访严庄（敬斋）^①于新月社，未值，遂止。与颢、颢等戏。晚，早寝。

一月十七日 星期日

晴。上午10—11访李济于米市胡同34号本宅，送交函及薪金。又赴甲寅周刊社，知此间但司发售，不问他事。归姑母宅中，午饭。

下午三时，乘人力车回校。郁郁之意，仍无所倾泄，不得开展。计惟有奋力读书，以自解慰而已。五时抵校。

晚，与陈隽人、朱君毅闲谈。陈君自述其昔年苦学之经历及管教诸弟之方法，饶有趣味，亦可作小说材料也。

一月十八日 星期一

晴。上午撰《学衡》广告，登《甲寅》周刊。由光午言于甲寅社之杨完生君而送登者也。

赵元任来，谈《意见书》事。赵君主张以研究院为大学院，先办国

^① 严庄（1889— ），字敬斋，陕西渭南人。美国密西根大学理学士。曾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国民政府工商部参事兼工业司司长，实业部劳工司司长，矿业司司长，监察院监察委员，监察院甘宁青区监察使、江苏区监察使。

学，久后乃设科学。又言及己之地位似应在大学部。宓答以授课之事，可以自由变换。教授地位，则当以聘约为准云。

王静安先生来，检定书籍。

下午 5—6 访钱端升及张歆海于北院。六时半至七时半，在工字厅陪徐志摩君晚宴。又与诸君至礼堂听徐君演说《文学与艺术》。九时别去。

9—11 与朱君毅、孟宪承谈。

一月十九日 星期二

晴。上午办公如恒。召刘盼遂来，以油印之《意见书》示之。旋学生刘盼遂、程憬等四五人等来见，询对于研究院办法。彼学生之所注意者，不外学位毕业等。惟要求（一）勿改名为国学研究院，（二）聘请教授须得学生同意，则殊使宓为难。上厄于强有力者，中不合于教授，下沮于学生。宓虽欲不辞职，得乎？

王鸿韶（真吾）派高护兵持函来，假款偿债，即日赴洛。宓即以百元付之。

下午 2—3 陆懋德又来，言调和折衷办法，主聘教员一人。宓敷衍而已，无结果而去。

3:00—7:30 赴特开校务会议（8），乃由宓特请校长召集，以复议研究院发展计划者。宓之《意见书》，及梁任公第一函，先已油印送达诸会员。宓并以梁之第二函，及各教授、讲师开具之意见，报告于众，并传观。而张仲述似与梅、赵^①诸君先有预定之计划，故于初开会时，虽由校长表示前次校务会议议决之案，实嫌过于粗率，使宓为难，故代表校务会向宓道歉云云。继将是日所已通过者，逐条复议。然

^① 指梅贻琦（月涵）、赵元任。

其结果，必乃完全失败。张仲述等乘胜直进，仅庄君与之力抗，又孟君略示讥讽而已。必虽坚与争辩，亦属徒然。盖首先通过（一）研究院之趋势，在变为大学院。俟大学院成立之日，研究院即归并其中。（二）缘起及章程中，“国学一门”等字，仍存，不删。（三）章程第三条，“其目的……”云云，以下，全删去。由上第（一）条，则研究院之性质及发展之方向，已与必所持之国学研究院之说完全反背。后此所议原提案各条，均属细节。虽亦力持，夫何裨益？盖大势已去，本旨已乖，只得承认失败而已。若论所通过之各细节，实与一月五日所通过者相同。复议结果，无异从前。则以校务会议全为张仲述所操纵故也。孟君在会中询必对此结果意见。必答以与一月五日所通过者，在百步五十步之间。又必以一月五日会毕后必所作之详细记录，逐条读出，询众意见，是否有误？张氏惟不承认“缩小范围”四字。外此，则与众共认必所记者为精确无误。

会毕后，张仲述复招必谈，言彼此可不必存意见，清华终是中国惟一乐土，愿勿有他志云云。必答以校务会议既如此通过，必对于研究院办法，自不当再生异议。惟一己之进退，乃另一问题，此时且不必说云云。

会散时，已七时半，而研究院学生，方定于此时聚集候必报告。必疲困已极，乃作束改期，然后自行晚饭。孟宪承、朱君毅来谈。孟谓昨闻梁任公改变态度，知其中必有作用，已预料必必失败也云云。必决和平辞职。孟君极赞成之。

9—10 访叶企孙，告以校务会议结果。叶亦谓必当辞去今职，徐观后变云云。

一月二十日 星期三

晴。 上午，作教务会议记录。

10—12 研究院学生聚集教室中。宓往谈话。宓但详细报告两次校务会议通过之案，及历次教授会之所讨论决定者，而不略加批评，亦不露宓一己之意见。学生复质问宓若干事，宓一一答之。彼学生之所志非高，又多赞成专题研究。固无操纵或利用之心，即管理应付若辈，亦殊不易，益使宓决然有去志矣。

下午 1:30—4:00，赴招考委员会会议(2)。

4—5，仍办公，检定书籍等。钱端升来谈。

遇 A. Heinz 先生，约明晚在家晚饭(西餐)。

晚 7—9 访 Winter 谈。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晴。 上午，办公如恒。

10—12 开研究院第七次教务会议。日昨校务会议所决定者，诸教授乃皆赞成。宓亦不更表示意见，但如彼辈所决定者，按步讨论执行而已。

下午，1—2 作函，上校长，辞去研究院主任之职。文如下：

校长钧鉴。窃宓志在研究著述，不乐行政事务，早在洞鉴之中。一年以来，承 命办理研究院事，以至诚之心，将就各方，屈己求全，幸无陨越。惟自念学业日荒，著述中辍，殊觉无以对己，亟应改辙，还我初衷。且按照现时情形，研究院主任一职，不过侍应教授，编写文牒，虽非傀儡，伊同机械，纵日夕费时费力，于己有损，于校无益，况……

由起处至此一段，宓持示庄君。庄君力劝宓删去，径用以下之原文：

日昨校务会议二次通过研究院趋向及发展计划，与宓所怀抱之理想，及始初对于研究院之希望，适相反背，已于意见书中详细陈说。若更长此尸位，恐至溺职，且一己之感情亦必甚苦。为此恳准宓下学年卸去研究院主任职务，改任教授。明知职员聘约原只一年，校中下学年未必即委宓续任，而必于此时声请者，为使钧座知宓辞意坚决，早日物色妥当继任之人。在此半年中，宓自当忠于所职，遵承校务会议及教授会议之意旨，依次执行，不妄参加己意。然一俟钧座将继任之人遴选有定，则宓可从早与其人接洽，按步交代，庶下学年研究院各事筹备妥善，不致临时移交，不相衔接也。专此即请日安。

3—4 在校长室，会议萧一山待遇问题。其实此事亦由张仲述作主。到会者惟聆彼发表主张而已。

会毕4—5即与校长谈宓辞职事。宓自陈辞意坚决。校长始则挽留。继谓近顷之事，当局应有保护之责，乃使宓吃亏而出于辞职，殊为歉仄，义当挽留。惟若宓以处境困难，不乐勉强，则亦可顺从宓意，许宓辞职。若他日情势有变，校中需宓为助，宓当不厌再出任行政职务也。又谓某方气焰过盛，众皆怨愤，拟即严重警告，或加抑制云云。某方即指张仲述。事势多变，莫可穷究也。宓既与校长谈过，是晚即将辞职之函发出，送达校长。

昨晤 A. Heinz 先生，约今夕七时晚饭，而径诺之。顷始忆及，尚有他约，乃作书谢之。他约者，盖宓与李仲华等六人约定今晚七时公宴此间大陆银行主任袁力侗(同人)于工字厅，故必须到场。是晚来客尚有大陆银行职员周、孔二君。十时始散。

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晴。大风。晨办公如恒。辞职书上后，校长处即来复函，词意含糊，照例挽留。无足重轻也。

10—12 在教室中与研究院学生谈话。学生对于研究院发展趋向等，概不注意。而惟靳靳于学位及资格之取得。(一)欲以现今之研究院作为正式之大学院，取得毕业文凭。(二)欲于他年应考游美或出洋游学，而以研究院证书即作为毕业文凭，而证明其已有大学毕业资格，可以一体与考或径许升学。(三)欲得学士学位，或更高之硕士学位。彼辈询宓意见。宓当直举所见以告。以为但叙事实，且日后操纵之权，原不在我。我从局外立言，自抒所见，初亦何足重轻，乃不意宓竟以此而触怒于若辈。若辈不察事实之难行、理论之不可，而一若我之意见主张，即足制定未来一切者，遂欲起而攻宓，实为宓之所不及料也。

十二时半，方用午餐，学生吴其昌来见，宓不及接待（几于无退食之暇）。

下午 2—3 吴其昌复来公事房密谈，始知学生等将有大不利于宓之举。始学生对宓无恶感，及宓前者为赵元任教授年终考试事，宓在茶话会中与学生辩论甚久，晓以应考之理由，而学生遂不满于宓。及日前宓以去就争研究院事，学生对宓感情略好。乃前日与今日两次会谈，学生以诸事询宓意见，宓直举所知以告。而学生遂大愤怒，以宓为固执己见，凡若辈所要求者皆不许，而有反对宓之举动。于今日午饭后集议，议决向宓提出严重之警告书，并要求数事。倘再不允，即明发宣言，攻击宓立即去职云云。

吴君之意，劝宓甘言敷衍，一切姑皆允从，以缓和若辈之空气。

吴君去后，3—4 王庸来，所谈亦同。且以避嫌故，不敢独来见

宓。呜呼，学生之骄横倨傲，于斯已极。为之上者，悉心奉承，已触其怒；若宓直言招怨，复何所怪？宓本不乐以研究院事自累，今因此风潮而得卸仔肩，亦无所吝。惟事之最不幸者，宓方与张仲述等抵敌，业已以力争研究院发展计划之故，践吾《意见书》之所言，上书校长辞职，此故十分光明磊落。今于此时，学生风潮忽起，迫宓去职，不特授张仲述等以隙，证明宓之无能且溺职惹祸，而尤足使众人咸知宓因被学生攻击而去。至宓辞职之真因，磊落光明者，乃全为此所掩，而众皆忘却，或不及见矣。夫研究院创始之日，弊端已见，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然去后犹遗污痕，其事纵小，无殊身败名裂，不能自白，此则宓所最痛心者也。

是日接父谕，知己赴金积县马师长营次，途中寒至冰点下五度云（一月五日，已行至靖远）。

5—6 与孟宪承、朱君毅谈。孟君劝宓乘学生风潮未起之时，速即向校长辞职，以本学期之终，为一结束。如得请，则学生有所举动，在宓卸任之后，与宓无干矣。宓并可建议于校长，就研究院教授中，公推一人，或委派一人，如赵元任，为研究院名誉主任。宓既已将下年招考之事，均已计划通妥，其他皆零星照例之事务，自无不可脱身而去者矣。朱君则以趋避非当，不如以学生情形，直陈于校长，请示应付机宜。如校中不准宓辞，则当始终如一，协同负责云。宓以朱君之说较善，拟即从之。

晚谒校长，未值。

10—11 学生何士骥来，密报学生今日下午开会情形，及对于宓之恶感。惟据何君所言，若辈似不如吴、王二生所述之激烈。苟以甘言虚词，答复而安慰之，当即可消弭而归无事云。无论如何办法，宓对于清华之办研究院，实不能不谓失望。而今之所谓专治国学、修行立名之士，其行事之不可问，盖有过于新文化之党徒也。

是日发放校役年节(半年来)赏金,计(一)校中公份三元。(二)吴延增三元。(三)谢文隆二元。(四)潘增玉一元。共九元。

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晴。晨与卫士生谈,且君劝宓用朱君毅之言,且并可以学生要求情形,直往与张仲述商谈。

十时,见庄泽宣。庄君力劝勿辞职,又勿以学生举动陈报校长,而当使校长知宓之辞,全由于意见不合,而非应付困难,被迫而退也。且以庄与张歆海、王祖廉、虞振镛等,将于今日正午宴校长,告讦张仲述。故宓决暂勿以宓之事参入,遂未往见校长。校长来招,亦托故未往见云。

下午 1—2 偕朱君毅等乘汽车入城(本不愿如此耗费,以碍于情面,故随众而行)。宓至烂漫胡同,访胡徵君。因胡君招宓往故也。

3—4 至姑母家。又至琉璃厂中华书局,见其经理周支山(天津人),约定此后凡持宓签名盖章之函,来该局购《学衡》者,一律以六折计价。宓又嘱其将《学衡》陈列于明显之处,乃取得上海中华总店寄来之《学衡》1—40 期六份,至姑母宅中寄存。

4—6 访姜忠奎、李濂镗二君于庆升公寓,谈研究院事。李君又邀宓至西单牌楼滨来香西茶馆,进牛乳及糕点,乃别。宓归姑母宅中晚饭。

晚 7—11 胡徵来,为作校中文课,有所请问。又谈著作小说一部,写京中贵家女子生活。宓力赞之。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晴。晨,在姑母宅中盘旋游戏。

午饭后,乘人力车回校。

庄泽宣来(4—5),告宓以昨午宴校长密谈结果。知校长已于前日径直告张仲述,劝其辞职,拟派往欧美游学,藉此下台。校中则逐渐改组,以庄继张云云。夫以张君在校内声势之煊赫,及校长倚畀之隆重,而忽至失和去宠,至于强迫其辞职离校,而此事乃发于俄顷。甚矣,人事之多变,而局势之不可长久也。意者,校长初已决然赴英,乃荐张自代,张无感激之热忱。及校长决留校,张若甚缺望者,此其见弃于校长之真因也。而且反对张氏之人甚众。校长欲去之口,图以全局委张,已则立可脱身;则既不能,今决留,亦遂不得不去张以悦众。斟酌于二者之间,实逼处此。庄君言之如是,实情当亦不甚相远。今当张氏之败退,如庄君等,固甚欣喜,而宓则窃为惊叹而忧戚。宓夙与张氏争持,然感于人事之无常,世情之可畏,故为此耳。

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晴。风。 办公如恒。上午,修改研究院章程及招考各件。拟谒校长,未果。

下午,研究院学生公函至,要求二事:(一)普通演讲,下学期即改为选修(意在避免赵元任之功课)。(二)确定研究院毕业资格,可入大学院,并可考留美。

2—3,刘盼遂、王庸来,谓除公函所要求二事外,并代表学生口头要求毕业文凭上用“清华大学大学研究院”字样。此为全体开会通过者云云。宓当晓以大学二字不能加用之种种理由。但谓毕业文凭中之文字,可俟从长审议云。

卫君士生亦屡往与学生私人谈话,解释宓之为,而消弭彼等无理之怨愤,风潮似可平息矣。

藻玉堂来。《甲寅》未将《学衡》广告登出。

晚,阅《翻译》班课卷。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晴。上午 10—11 开研究院教授会议(8)。诸人以碍于赵元任情面，咸谓普通演讲下学期仍为必修。遂据以回复学生。至其公函中所要求之第(二)事，则命卫君士生代拟稿答复，圆通敷衍，浑括承认，而绝不负责。盖今之学生，喜人以狙公之术对之。苟以诚意相待，直言相告，则怒而为仇矣。

下午 2—3 赴训育委员会。

3—4 召刘盼遂、王庸来，告以教授会议结果。刘谓愿上赵元任课者只有二三人，下学期仍定为必修，恐有不堪之结果云云。

4—6 赴校务会议(9)。本校最可伤心之事，厥为糜费耗财，而不能聘得优良教员。有学有识之士，如张孟劬、柳翼谋先生，及汤用彤、楼光来诸君，不获受聘。而纨绔流氓式之留美学生、毫无学问者，则来者日众。而校内各方又皆横生意见，各殖势力。对于高士，则妄加阻碍，而不使其来前；对于庸碌之小人，则不厌成全，俾其人到此为吾私党。于是清华之人才，遂成江河日下之局矣。

二时，遇校长，略述学生方面之要求。校长谓不可允从，并约明夕公宴。

晚 7—10 孟宪承、朱君毅来谈。孟宪承君述其与校长之谈话。知近顷庄君等利用必等之辞职等事以攻张仲述，而校长亦颇窥察各方之用心，曾斥责张氏，太不和众。并谓以吴宓之正直无私，且其意常欲转任教授，不乐在研究院；汝何必勾结赵元任等，设术以倾挤之。张自承彼始终主张统一，取消研究院及专门科之独立，归彼一人统治，乃彼之政策，今既不行，愿以相让，请庄君为之云云。明夕之公宴，即为解决张及庄等之关系。依孟君之推测，校长夙以息事宁人、调和各方为职志，此次是否左张右庄，殊不可知。庄君争闹既激，则

姑以教务主任一席畀庄，而庄是否能支持得下，则在庄之自为之矣。其于张，亦未必有去之之心，特稍戢其威势。他日者，苟庄等均试之而败，张再起以行其所谓统一，亦意中事耳。

校长既深明宓之为人，研究院局势之困难又如此，故宓目前当静以观变，而暑期后决必改任教授矣。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晴。是日研究院学生复有公函致宓，长约一千二三百字（闻系徐中舒撰稿）。责宓处事过严，不容纳学生要求，不为学生向校中力争各项。而近顷两次谈话，尤不能婉词敷衍，而直陈所见。故大致学生之不满，对宓甚多反感。兹更要求将昨函所提出之第（二）项议案，提出校务会议明白规定云云。该函词意多不逊，且其屡次函宓，皆自称“敝会同学”，尤为骄傲不通。

必接此函后，命卫君士生代为拟复，词意简短，于其对宓表示愤懑之处，纯然置之不理。仅云研究院地位，既于章程中明白规定。至游美考试资格一层，俟校中议定此项考试章程时，宓当代为陈请取求云云。此函去后，学生对宓之感情遂趋和缓。一场风波，竟尔平息。明日，王国维先生，复招一二学生来，为宓疏解，于是涣然冰释。甚矣，人性之不务高尚而喜无事自扰也。

晚7—12 校长请在工字厅公宴。宴毕团坐，校长命座中各人，各述办事之困难情形，及对于校事之意见，而校长自执笔记之。诸人以次陈词。多隐约含蓄，无所表示。对于张仲述，有卫护之者，如余、杨是也。有讥诋之者，如孟、庄是也。卒至张仲述，张君自为解释，颇有屈已求和之意。略谓近顷校中常有不安静之空气。此种酝酿，（一）由校长去职及继任问题，实则我决无敢为继任校长之心。今校长既决不去英国，此层自更消释矣。（二）谓我常图谋排挤庄、吴二君去

职，而兼并专门科、研究院，合而为一，归我统治云云。我亦决无此心，望大众同心协力，勿再疑议横生，散布流言。我并已陈明校长，愿以普通科让庄君兼管云云。

宓是夕本拟不发言，因微醉不能自持。张君词毕，宓乃起言：宓已于日前提出辞呈于校长，下学年决不续任研究院主任一职。实以此职似甚清简，而所处地位异常困难。教授非由宓荐，校中各方，如国文教员等，种种揣测仇怨。而尤苦者，则校中体制未立，权限不明，时来越俎干涉之事（此指张仲述）。自去年筹备时初订章程，以迄最近否决提案，无时不受别部分之压迫。且宓以诚心待人，而人以权术对我。如近今之事，虽云否决议案，乃校务会议所为，然该会议中人，如陆懋德，则以欲为研究院教授而不得，乃怨宓。如赵元任，则不谅宓待彼之诚心厚意，而横生疑忌，而专反对宓。其他在校务会议与宓作对之人，殆亦皆如陆、赵二人，各挟私心，以破坏为能事（凡此均指张仲述）。校务会议其名虽美，其实则如此，故宓所处地位至为困难。虽欲长此支持，甘为傀儡，且有不容之势，与校无益，于己甚苦，故决于下年辞去此职云云。

此时电灯已熄，秉烛续谈。宓言攻诋张仲述甚烈，故宓甫毕词，张君即起为答辩。略谓吴君所言多有误会。如近顷校务会议否决研究院议案，并非我操纵其间。梁任公招我往谈，赵元任访我共议，我并未游说梁，亦未命令赵也。近顷流言孔多，如此类者，不一而足，我心甚愤苦。此与我之道德名誉有关，望彼造流言者，速将确实证据来源指出；否则，我不干休。我来清华，提倡俭朴，以教育与平民接近，今所志不行，局势如此，去之亦无所顾惜。但污我令名，则所不能受云云。张君言时，以足击地，颇极激昂慷慨之意。宓亦为之肃然动容。

时已十二时一刻，即散会。既出，宓复与全绍文君立月下谈片时。知张仲述曾于本日下午招全君往谈，并向全君刺探宓之意见及

举动云云。

寢后，久不成寐。念宓初无与人为仇之意，惟此次倒张运动，竟以研究院事件及宓之辞职，用为导火线，作为张氏大罪状之一，则宓所不及料，而亦无术洗清者也。平心而论，张君仲述实有胜过诸人之处，允称清华办事惟一人才。但其对宓亦无诚意，徒事封殖兼并，不免自私。又学问匪深，疑忌贤明绩学之士，实其所短。宓本无推倒张氏之意，且亦不愿见校中有此风波。然自去年到此以来，局势所驱，情事所积，宓之卷入与张氏为敌之党，实亦不得不然者也。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宓庸碌，愧未能。直至此，则更不能完全置身事外，而不与敌张氏者敷衍。语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盖若出身任事，卷入政治，则局势复杂，不能完全独立自主。其结果，不得不负结党之名，亦不得不为违心之事。近一年中，在清华办事，所得之经验，殆如此而已。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晴。风。倒张诸人，欲再向校长迫切陈辞，以达其使张仲述离校之目的。遂由张歆海出名邀请，宴校长于城中。昨夕，庄泽宣、王祖廉先后来，力劝宓加入此宴。宓姑允之，而意仍未决往也。迨昨晚既无意中与张仲述开衅，乃决前往，一观究竟。

十一时，乘人力车入城。至六部口香满园酒馆，由张歆海作东。一时，校长来。诸人到者，为徐志诚、虞振镛、庄泽宣、钱崇澍，再则张歆海及宓而已。席间，校长自言，已决去张。昨晚之公宴，为使张得知各人对彼之意向而已。校长又谓本月二十二日，校长以宓之辞呈示张仲述，责彼以不能和众，不惟不克继任校长，且使校中常多风波，予殊为失望云云。张意殊愤愤，谓合并三科，统一为治，乃彼始终抱定之政策。至彼对人强硬，敢作恶人，乃事先所约定，与校长联为一

体。今兹受责，诚所不甘云云。二十三日，张即函校长，请下学年辞去现任各职，专任教授。校长未复。二十五日，张询校长，何以不复？且谓校长如以此事提出董事会，则当许彼莅会陈词云云。今者，予（校长）意已决，将于本星期六，陈请于董事会，将张免职，即日离校，并给半年薪金，外加一笔旅费，听彼赴欧考察教育，或赴印度游历，如此下场云云。以上皆校长所宣布者，诸人亦无多言。

四时，席散。宓赴姑母宅中，略为盘旋（心一率学淑外出，未见）。

五时，乘人力车回校。途中念此次张氏去职离校，如竟成事实，则实为权臣威加于主者之普通下场。各方反对虽烈，然已司空见惯，久已无足重轻。此次去张，纯由校长自决。而校长之为此，必自有不得已之原因。或缘大权旁落，恐驾驭为难；或张竟有图谋去校长而代之之举动，为所觉察，故而出此。诸人之谗言，以及宴会表示，不过适凑其机，校长亦乐于俯从而利用之耳。钱、叶诸君，亦如是揣测也。

六时抵校，钱君（端升）来。Winter 来，晚饭。

晚，阅改（翻译）课卷。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晴。风。 办公如恒。以五十元汇呈爹，缪君凤林婚礼，送贺仪银八元。

下午 4—6 开研究院第五次茶话会于工字厅，纯为年终俱乐。学生多人唱歌，奏乐，说笑话，述故事等。王国维先生背诵八股文一篇，宓亦诵辛词一首，以同助兴。欢欣而散。征之近事，研究院诸生殊幼稚也。

晚，读书。

一月三十日 星期六

晴。大风。 上午办公。

是日本拟不入城，留校读书治事，而因不胜朱君毅当众之怂恿，约同乘汽车，不得已，乃于下午同乘汽车入城。宓至长安饭店(王府井大街南口)访君衍兄，未遇。次乘人力车，至喜鹊胡同三号访福开森先生 Dr. John C. Ferguson。谈半时许，以所著书二册见赠，并拟登《学衡》。次访黄节先生于其宅(高井胡同八号)，未遇。

五时，至姑母宅中。始知今晨心一尚睡，未起，而令学淑独出，至女仆房，登炕，倾跌，堕于煤炉上，灼臀；而学淑自滑下至地，致臀尖之皮均在炉沿刮去，犹能步行至心一房中哭诉云云。宓大为伤悲。

晚8—10 胡徵来谈。寝后，学淑以臀痛，夜间屡醒，哭不止。宓意良不忍，虽责心一，亦无可如何。是夜睡眠极短。念日来在校，以种种事故，形劳神苦，诸友如钱、叶等，均劝我离校入京，迁地散心，求乐自养。岂知到京乃遇此苦。宓责心一，谓宓生平习性，虽一纸册、一书面，犹矜持爱护，用之数载，不使沾染一些墨痕污点，而心一何乃于学淑玩忽如此。平日宓遇学淑行近洋炉，或攀登桌椅，辄以身作障，或用手扶持，以防危害。今心一以管理将护学淑为专职，何可听其独出而自酣眠。昔在南京旧事，历历在目。若某次某次，均以心一不听宓之警告之故，致使学淑跌伤。宓虽明知其将跌伤，而亦不能如意防止，宓实痛心。今兹之事，尤为可惨。学淑心思灵慧，精神周到，实有乃父遗风(今日宓询之，彼言不痛，以慰我而卫心一，可见一斑)。又喜读儿童画报，日晚不倦。宓诚恐其他日以勤学而好思虑，致身弱多病，亦蹈我之覆辙，故常嘱心一加意护持，乃心一始终粗疏，无术改变。及宓责之，则抱儿哭泣，益伤宓心。愤极自念，宓之与妻，非不能恕。心一甘居陈宅，一切听宓调度，是其贤淑之处。然而宓于为夫之责任，亦已全尽，金钱则供给足用，值星期则晤会伴寝。比之今世之人，不为无良。若心一于我，(一)不能谈论文学，了解我之诗思逸情。甚至以我之日记、文稿等件，亦视为不足重轻，而锁置南京，不为携

来。(二)不能襄助事务,办理家中各件,致宓以惮于一身独劳、废弃正业之故,而不敢移家至清华园居住。友人之不知者,常有责言。岂知我若移家清华,则凡购买木器什物,布置墙壁窗户,管理仆役,添购薪炭,以及预备菜蔬肴饌,种种琐事,皆非必亲自注意不可。忙劳实不胜矣。(三)宓性本不长交际,而心一更不如我,且不用心习学,故不能为宓助,且为宓累。而屡致友朋询问,须宓掩护支吾,中心实甚难受。总之,宓对于家庭及亲友各方,常欲笃重伦常,尽我之完全责任。而校中公务及《学衡》全局,尤使宓日夕劳心劳力,一身担当。凡此刺激劳苦,心一均所不问。我之所以交托心一而责望于彼者,学淑而已,兹乃有焚臂之事。不知心一将何以对我乎?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晴。风。晨晤君衍兄,略谈。

下午1—4赴南横街二十号袁同礼(守和)君招宴。遇英人贝纳特,副领事, E. S. Bennett, H. B. M. Consular Service 字子仁,因往观奉直之战,断足,故不良于行。席散后,叶君企孙约同杨宗翰赴北海公园观士女滑冰。宓半途而止,与杨宗翰同访姜忠奎,未遇,乃归姑母宅中。

晚饭后,与颢、颢等嬉戏。9—10将寝,而学淑创痛,哭甚。宓伤感种种(见上记),至不能忍,乃辞出,至东养马营四号杨宗翰宅中,借宿一宵。并与杨君谈校中事,至十二时,方寝。其室中颇冷,益念清华之舒适也。

二月一日 星期一

晴。晨,用早饌,而杨君犹未起。乃于九时半,不别而行。乘人力车回校。车夫自言家资素丰,十四岁,读过四书五经,逃荒至京,……

遂尔流落。聆其言论，于伦常道理，及人生责任，见之甚明而服之甚笃。中国平民，实为最优。为政作恶之士大夫，及新文化教育家，诚罪恶之尤者矣。此车夫又曾读中国小说甚多，能述《留东外史》中之故实，且云“温文尔雅”云云。十一时半抵校。

奉父谕，知已抵金积县。函寄该县第七师师部。

下午，在办公室办理杂事。藻玉堂、瀛文斋均来。

晚，6—10叶企孙招便餐，陪杨肇嫔(季璠)。谈京中学校情形。

二月二日 星期二

晴。静居校中。上午在办公室校理光午所抄宓之诗稿。下午，仍在寝室中为之。

自兹以后，校中多事，宓常在京中，诸凡扰乱，故日记缺而未写。积之愈久，补成愈难，遂不图补成全篇，而但记一二重要事实于下。

二月三日 星期三

晚陈隽人来谈，述其所闻此次校中攻倒张仲述之内幕。据云，发纵指使，运动勾结，且使校长能听从其言者，实皆曹霖生一人，而外间初不知也。

闻校长已与张仲述决裂，准张氏辞职。张氏今日方在寓宅收拾行李，即刻离校云。念及年来相处，及其中风潮，免死狐悲，为之慨然。

二月四日 星期四

晨张仲述携眷离校(或云即赴津，或云尚住京中活动)。

下午闻学生集会，议挽留张氏，并对校长有所质问。盖旧生与张

氏感情颇好，平日视张为清华惟一理想人物。而今晨张临行时，复召学生代表六七人至宅中，慷慨陈词。故学生为所鼓动，均义愤填胸，思乘机一逞云。

晚，学生张荫麟、贺麟来，谈张氏去职事。未毕，而各方学生代表黄恭寿^①、李忍涛^②、程憬等四人来，言将全体一致挽留张氏。对必有所质问，必逐条答之如下：（一）此次张氏去职，实情未悉。然必由于校长之自决，非缘他人之包围攻诋。盖若谓王、庄等包围校长、攻诋张氏，则其事已二年馀矣。何以均无效果，而独成功于此时耶？故谓必由于校长之自动。至校长何以必须去张，当必有其极不得已之理由，故乃出此。（二）与张作对之人，乃教职员中之大多数。至其何以作对，则用心各不相同。有因个人私仇，争权夺利者；亦有因办理公事，主张不同、意见不合者；有暗向校长谗谮，各方挑拨者；亦有于会议场中，明示反对，而初非有中伤之心者。若必则后者之例也。对于张氏，宓亦有两层之批评。（甲）张氏喜为矫情之过举（如自请减薪，以杜绝他人之加薪是），故使人常疑其虚伪，而不敢开诚布公，推心置腹，以相合作。若必即此类中之一人也。（乙）张氏乃一极精明强干之能办事之人，决非优柔巽懦、立道行德之君子，亦非和平退让、不谙世务之书生也云云。宓所言者，皆系实情。乃过日学生发表宣言，引用宓说，竟将宓之言大为改变，一若必极懊丧于张之去职，而盼其回校。吁，大误矣！宓但虑学生等视宓为诡随之人，初

^① 黄恭寿，浙江诸暨人。清华学校 1926 年毕业留美，弗吉尼亚陆军大学习陆军。

^② 李忍涛（1904— ），云南鹤庆人。清华学校 1926 年毕业留美，弗吉尼亚陆军大学学士。本宁堡步兵学校毕业，习军事；芝加哥大学毕业，习历史。1930 年至 1932 年去德国习军事。回国后，任南京中央军校军官教育总队区队长，军政部步兵队长及国防设计委员会军事专门委员。

既与张作对，及学生留张，复转而亲张，以求自己位置可保，不诚卑污之尤者耶？

学生代表去后，宓至北院钱、叶二君室中，亦有代表在焉。校中之大风潮，遂从兹作始矣。

是日下午4—6，偕朱君毅散步至海甸，购买糖果数事。乘人力车而归。

二月五日 星期五

晴。晨九时，庄君来。宓即乘人力车入城，途遇李濂鏗君来校。宓先至教场头条姑母宅中。学淑创伤在日人原田医院诊治，仍常时痛哭。

十二时至宣南春订座。一时至北京饭店访庄士敦先生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相见甚欢。庄先生邀宓进西餐于该饭店食堂，旋赴其室中叙谈。庄君述清廷内情及去岁清帝溥仪出宫及赴津之经过。

3—4 访锡予于其宅中，并晤其兄颇公先生(用彬)。颇公先生对《学衡》推销事，愿尽力赞助。

归姑母宅中晚饭。晚，至内城杨宗翰宅中宿。

是晚校中风潮大起。学生开大会，挽留张仲述，又将不利于反张诸人。以反张之人，就其事迹之轻重，立意之公私，人品之高下，列为三等，凡十一人。其中(一)元凶三人，王祖廉、庄泽宣、徐然。(二)次凶五人，全绍文、曹霖生、虞振镛、陈达、蔡正。(三)陪凶三人，张敬海、钱端升、吴宓。通过后，即聚众前往包围校长住宅，迫校长签约，允行三事。(一)迎张氏回校。(二)斥退王、庄、徐三主任。(三)改良学校，裁员减政。校长悉允之。次乃包围王、庄、徐及曹霖生之住宅，并游行，唱口号，加以辱骂，迫王、庄、徐对众立允辞职。宓因情形如此，得报，遂决久住京中，以避风潮焉。

二月六日 星期六

晨，清华风潮，已见之报纸。

访林损先生，同赴首善医院视黄建中君病，盖为张我华之汽车轧伤故也。

至姑母宅中午餐。下午，访胡子靖先生。又访萧纯锦君。

六时，至宣南春，筵宴请汤用彤、查良钊、瞿国春、冯友兰、叶企孙、杨宗翰、汪懋祖、李思纯、以上均到。袁同礼、邱椿、顾泰来。以上未到。九时席散。宓仍偕杨宗翰至其宅中，宿。

二月七日 星期日

晨访姜忠奎。至姑母宅中午餐。

下午三时，至北京饭店，引杨宗翰君见庄士敦先生，并晤其友英人某君。所谈略与昨日同。5—7 庄君邀宓等即在该饭店听音乐。

归姑母宅中晚饭，即宿焉。

二月八日 星期一

上午十时，至中央饭店访薛桂轮君。旋汤用彤君来。薛君外出，久不归，乃偕汤至东华饭店陈熹君宴席中同餐。为陈君等述清华风潮内幕。连日报纸所登者，皆张仲述一方之宣传，校长一方之答辩，则殊不成章也。2—3 偕汤同访，又在东安市场购物，归姑母宅中晚饭。宿。

居京多日，殊少读书（Louis T. More “The Dogma of Evolution”^①），常与颉、颃、颛等嬉戏。心既不属，又不能回校，致诸事废弃，殊郁郁也。至访友及其他琐事，不能一一记矣。

① 路易斯·T·穆尔《进化论的教义》。

某日上午,至中华书局购《学衡》。旋赴香厂新明戏园后身京师税务监督公署,访梁家义(巢生)君,送给《学衡》1—47期整份(购买),谈甚欢。梁君谓当介绍与章士钊君及《甲寅》经理彭君一谈。

二月十三日 星期六

是日为阴历元旦,姑母家照例有一番热闹,及祀祖、拜年各种礼节,不必细述。

周光午来,述校中情形。

10—12 访张季鸾于其宅(府右街,东红门一号)。《学衡》大批购买及推广宣传经费,张君允函吴鼎昌君,可望捐五百元云。

一时,至烂漫胡同,谒胡子靖先生,拜年。邀胡徵、周光午君,出至瑞记饭馆便宴。三时,归陈宅。

二月十四日 星期日

晨八时,至太平湖饭店,邀李思纯君同出,在某铺进牛乳。旋同赴校中。李君即宿此,明日乃回京。下午2—3 李君谒王国维先生,以所著《新元史学》请正。

5—7 谒校长,谈近顷风潮。同至其宅中,适 F.F. 会中人,游西山归,在此憩息,并茶会。久久始去。宓与校长谈时许,七时归室中。

晚,访庄泽宣,并晤徐志诚。

二月十六日 星期二

张仲述去后,所遗《论理学》一课(课本用 Walter Lippmann^①

① Walter Lippmann 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

“Public Opinion”^①），校长与诸人商，拟请赵元任教授。命宓往说赵君，恐其为张仲述负气而不肯出力也。

是日下午，宓乘人力车入城，径访赵元任夫妇于景山东大街寓宅。赵君竟允诺。宓乃赴姑母宅晚饭，并宿。

晚，君衍兄邀赴游艺园，并率诸弟同往。乘汽车。

二月十七日 星期三

雪甚大。晨十时，如约，偕心一、学淑乘人力车，至景山东大街，访赵元任夫妇于其寓宅。十二时，赴南池子前绦库胡同三号汤宅，拜年。午餐后，心一侍汤老夫人等打牌。宓及颇公、锡予兄弟等，游所谓和平公园，即清室之太庙也。

四时，宓独归。访白敦庸^②于石驸马大街中美文化基金会，述清华风潮经过。希望彼以北京清华同学会书记之资格，偕诸人出任调解。而白君谓此事当俟校长自了结之。我辈暂只从旁察视。又日前清华同学会所作之英文宣言，白君亦不愿发出。宓遂未深言。

归陈宅。卫士生来见，谈校中风潮，及研究生态度。又《甲寅》周刊经理彭毅振之。来见，宓与谈《学衡》实况。彭君劝将《学衡》收回自办，交第一监狱等处印刷。发行之事，彼愿助力。宓婉谢，但谓为稳妥持久计，以仍旧倚赖中华为上策也。

晚，心一归甚迟。

① 《舆论》，为李普曼最有影响之著作，出版于1922年。作者在此书中，含糊指出，公众现今无法合理判断公众事务，因为宣传工具要求速度及简略，公众所闻只有标语口号而无内容。

② 白敦庸，四川西充人，清华学校1919年毕业留美，芝加哥大学学士，习经济。

二月十八日 星期四

上午回校，编发《学衡》51期稿。

王庸来谈。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晨九时，贺麟、张荫麟、陈铨来，言昨晚学生评议会议决驱逐曹校长。定于今晚八时开大会，报告全体学生。如经全体认可，立即暴动施行。为今之计，惟有密报校长，速行（一）允许王祖廉、徐志诚去职。（二）准庄泽宣请假半年，专门科主任由校长兼代。（三）裁撤机要部及课外作业部，调任全绍文为学监主任，兼斋务主任。（四）表示实心改良学校，与民更始之意。以上各项，应由校长速出布告，以平众忿而安众心。此诸事行，则大多数和平之学生，皆不至附和，且可出而明言维持，免为少数激烈学生所挟持。同时，校长可于今晚八时，召集全体学生，报告张教务长去职经过，以夺去学生开大会之时间，亦缓兵之计也。盖学生会所拟办法，将以四十八小时之哀的美敦书，送达校长。除三主任及联彼机关外，并要求经济公开等，为校长所万不能承允者，然后以此归罪校长而驱逐之云云。故贺君等密报宓，欲宓速言于校长，当机立断，以免迫近眉睫之大祸。

宓乃于十时径谒校长。校长方浴，且早餐，并将入城宴会，及闻宓言，大惊，遂亦不复入城。即召何林一、王绍曾、戴超、邹峰雋等会议，从贺麟等之议，立即草拟布告，用上列之（一）（二）（三）等办法，交文案处发表（全绍文不就学监部主任之职，自辞职出校。此二三日之后事）。于是风潮遂得平息。宓等即在校长宅中午饭，又议校中各事，至下午四时方散（是晚学生会亦遂未开）。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是日校中开课。(昨之布告出后,风潮竟得结束,安稳开学,亦幸矣!)

晚 8—11 校长召集全校教职员大会于科学馆 212 室,报告此次张仲述去职,及风潮经过情形,并议善后办法。众议改组行政系统,实行教授治校。当场两次投票(复选法)举定梅贻琦、钱端升、孟宪承、戴超、陈达及宓六人,连同校长,为宪法起草委员,起草本校组织大纲。

自翌日起,该委员会每星期开会数次,每次辄三四小时以上。经两星期,而全案告成。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是日为阴历元宵节。晨乘人力车入城。至德国医院访梁任公,问病,并述校中风潮经过之实况,兼送梁廷灿(病在城中)之薪金。任公允致函研究院学生,劝其勿再掀动风潮,静心读书。

宓出至北京饭店阅西书,为校中择购数种。十一时半,至六部口香满园酒馆, Winter 如约至,并偕 Pollard—Urquhart 来。宓请宴。毕,各散。是夜,梅兰芳演《天女散花》剧于开明戏院。Winter 等将往观,约宓同往,宓辞之。

至陈宅,姑母等多外出。宓于夕间往访汪懋祖于其宅(梁花园西夹道六号)。汪君约宓任师范大学英文系主任,宓辞之。归途,赴《甲寅》周刊社,观灯谜。

返陈宅,晚宴。毕,诸童稚燃爆竹火花,并张灯若干种于院中。宓得诗一首,“银烛华筵映月明,喧喧爆竹动春城。……”云云,已录《诗稿》中。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上午访梁家义于其寓宅（大川淀19号，在南半截胡同之南端）。因其夫人病甚重，呻吟床蓐，故未及久谈，即辞出。

归姑母宅午饭。下午回校。

三月六日 星期六

晨入城，因李协到京，招往。九时，至太平湖饭店，访李协、刘宝锷二君。又访李思纯君。十一时许，访张敬海于其家。敬海自沪归，而病。谈时许，乃归姑母宅中午饭。

下午，偕心一赴宣武门绒线胡同口和顺公号购绵袍料。毕，归陈宅。仍郁郁，乃径回校。

是日所以心境恶劣，因委员会起草《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已竣功。该大纲中，竟将研究院取消。仅于各系中设研究教授及研究生。此乃钱端升之意，宓亦甚赞成。惟念去年三月六日，研究院中、英文章程，方在大学筹备会中通过，而今年此日，复在委员会之《组织大纲》中取消之。由我作成，复由我手破坏。我乃如杀身自焚之蚕儿。因力顾大局，希望全校改良，协赞钱、孟诸君，并愿以身作则之故（裁并机关），乃自在委员会中，将研究院主任之职位取消。如此高尚之心，谁复谅解？然此弥可伤悲也矣。

是晚，遂得诗《弹指一首》，曰“弹指楼台似梦中，……”云云。（录存《诗稿》中）即感此事也。第三句“罡风劫”指学校风潮。第四句“玉女宫”指研究院（本院教授、讲师合计五人）。燕子、蚕儿，皆自指也。

三月七日 星期日

居校中。近以到京后所作诗，油印，分致亲友。

碧柳来函，述困苦状，遂汇款三十元助之。

《学衡》大批购买，半月前函往商说，旋即得复，允办。计二百整份，需款 1125 元。

〔补〕二月十日晚，在姑母宅中，招潘敦来，以代售《学衡》之事相托。同至中华书局购 46 期二十册，交潘君携去。宓邀潘君至颍英番菜馆西餐。乃预算失误，囊中钱不足，不能付账。乃由潘君出半数，以凑足云云。

三月八日 星期一

是日起草委员会开末次会议，《组织大纲》全文通过。并译成英文，公布。

公布后，各方之不满意者甚多。而研究院学生，以研究院裁撤，并入各系，尤为愤慨，集矢于宓。以宓身为研究院主任，应为研究院力争独立，不问其他，尤不当附和各委员之议。遂于日间派代表来见，经宓为之疏解。言（一）此不过三数委员之意见，大会未必如此通过。君等尽当致函教职员大会，陈述意见。不必视此为已成之法律。（二）宓之列席，系以教职员之资格，宓为委员，乃以个人被举，并非以主任资格，代表研究院者。故宓在委员会中，有言论自由之权，而亦不能以宓之附和诸委员，遂谓研究院自身承认取消独立也。总之，宓乃以个人资格，加入委员会，为全校筹划至计。委员会并非如巴黎和会，为列国外交代表，互争权利之地也。此言申说再三，而学生等不省。当八日委员会开会时，研究院学生吴其昌、杜钢百到会请愿，言辞态度，已甚顽梗骄横。

三月九日 星期二

上午 10—12 时，研究院学生，请宓在 117 教室中谈话，质问委员

会何以不遵从研究院学生意见。宓答以已再三考虑，仍觉原案不误，且不悖于学生请愿之主旨。方壮猷、汪吟龙等，对宓略有辩驳。会散后，遂即酝酿，对宓有不利之举动。

三月十日、十一日 星期三、四

十日，宓又与代表谈话一次。是日，研究院学生代表往见曹校长。校长答以委员会之主张，我并不赞成。当以我个人之力，使该条不至通过。君等放心可也。

研究院学生得曹校长此言，犹以为未足，必欲向宓泄忿。遂于十一日晨九时，由吴其昌、杜钢百持公函(哀的美敦书)在主任室晤宓。略谈数语，即留函而去。函中大意，谓“先生身为研究院主任，而不为研究院学生谋幸福。同人等何贵有此主任？先生学问能力，是否能胜主任之职，今亦不必明言。惟愿先生即日引退，以免恶声之加。同人等不胜迫切待命”云云。宓见此函后，立即决定辞职。因即草上校长一函，文如下：

校长钧鉴，顷接研究院学生会来函，原函附呈。请即准许宓即日卸去研究院主任职务。窃宓自知学浅才疏，本难胜研究院主任之任。受命之初，固辞不获。一年以来，黽勉从公。处事则忠勤自矢，对人则坦白无隐。即前者为研究院下年发展计划，在校务会议抗辩争执，事后亦幸蒙各方谅此真诚，许为毫无私心。此次全校教职员大会，举出委员六人，商定改组计划。以宓之愚，认为教职员之举此六人，乃望其竭忠尽智，一秉大公，为全校共策长治久安之计。而非望其代表某方，各顾私利，磋商条件，为外交式之谈判也。又以为宓之责任，在本诸良心，精思熟虑，为清华全体图谋，不当计及如何见好各方，如何邀名沽誉，如何保

持私人地位及骈枝机关也。简言之，宓之列席，乃以一教职员之资格，而非以研究院主任之资格。况是日研究院教授均被邀与会，焉能谓宓独断孤行？宓在委员会中曾声言，研究院之事业及工作，宓以为非但须维持保存，且当极力扩张。至于研究院之名义及机关，则宓以为无足重轻，尽可斟酌制宜云云。此乃宓良心之主张，故始终负责赞成委员会通过之改组办法。盖谓此办法于研究院实际毫无损失，且行政上较为便利。宓之为此，固非不忠于研究院也。况此种计划，不过委员等六人之意见及希望而已。采择施行，尚在教职员大会，何得遽谓研究院已取消？又宓固为研究院主任，然何能以任此职之故，而遂无作良心主张、自由言论之权哉？本年一月下旬，研究院学生，于开会时有所质问。宓答曰，研究院毕业，未必即能与大学院同等。又设宓身为考试委员，不能即予君等以留美资格。宓以直言据理答复，而学生等来函指责，谓宓即心中如此主张，亦当作圆滑虚伪之答复曰：我当为君等尽力争之云云。今兹宓竭忠尽智，以为清华学校谋，并为研究院谋，而学生等又来函指责。其意若谓宓当循私，当为一部分人争权利，当图见好于学生。至若校中全局如何奠定，各部纷争如何免除，则另自有人负责，非我份内之事。呜呼，此宓所不能为也！宓平生志业，亦久为 钩座所知。一年以来，舍长就短，勉任行政，牺牲一己之学业及身心之快乐甚大，期为学校稍尽微力而已。又思讲明国学，以造成正直高明之士，转移风俗，培养民德，藉符宓夙昔之所想望。经此一年，宓之所感受，亦不必言。而宓之不乐长任研究院事，则久已自有决心。今兹学生来函逼责，宓固当不必置意，惟既已主张改组，应以身作则，以期贯彻。且为消生纠纷，免生波澜起见，务恳 钩座即日准宓卸去研究院主任之职。此职或另委人代理，或由研究院教授互

举一人任之，悉由 钧裁。宓之去职，固坦然自适，毫无所吝也。专上即请日安。

此函系针对学生来函，加以辩驳。旋嫌其过长，乃改作如下：

校长钧鉴，顷接研究院学生会来函，原函附呈。请即准许宓即日卸去研究院主任职务，不胜感幸。窃宓自知学浅才疏，难胜此任。受 命之初，固辞不获。一年以来，舍长用短，勉任行政，于一己之学业及身心之快乐，牺牲甚大。原期为学校稍尽微力；又思讲明国学，可以造成正直高明之士，改善俗尚，培养民德，藉符 夙昔之所想望。经此一年，宓所感受，都不必言。而宓之不乐长任研究院事，则久已自有决心。此次担任改组委员，曾于开会时声言，研究院之事业及工作，宓以为不但须维持保存，且当极力扩张。至于研究院之名义及机关，则宓以为无足重轻，尽可斟酌制宜云云。此乃宓良心之主张，自谓于校中全局有益，而于研究院无损。乃学生来函责难，此种误会，本可不必置意，惟既已主张改组，应以身作则，以期贯彻。为此谨恳 钧座，即日准宓卸去研究院主任之职。此职或另委人代理，或由研究院教授互举一人任之，悉由 钧裁。宓之去职，固坦然自适，毫无所吝也。专上即请日安。

此改作之函，即于本日下午一时缮就，封呈校长。另抄一份，以研究院主任室名义，送交研究院学生会，俾其知晓。

闻是日上午，吴其昌曾持研究院学生会致宓函之底稿，往见校长，请将宓径即免职云云。又研究院学生谓若宓恋栈，即将封锁研究院主任室云云。（或谓彼辈之意，拟迎胡适来为研究院主任，以便与

校中接洽要求，较为得力，而在外间名望较大，为毕业生荐事求职，亦较优势云。)然宓自辞职书上后，即不再赴研究院，而在西客厅住室静居读书。

是夕，研究院学生复撰印《宣言》，攻诋委员会，反对研究院之归并各系，力主维持独立。吴其昌等，亲持该《宣言》到处向人分送。

是日，有美国 Princeton 之 Conklin^① 教授(即 Louis T. More 所攻诋者)在此演讲。宓亦往听。校长终日应酬陪伴，异常忙碌。故至晚七时，始得见校长于私宅。校长照例慰留，但谓至必要时当准辞职云云。

晚八时，教职员大会，宓未赴。闻研究院学生曾将逼宓辞职之哀的美敦书，油印，带至会所，拟俟宓到会时，即分散与众人，以辱宓。幸宓未往，故未分散该件。而是晚会中，则有研究院大多数学生前往示威，并强欲拥入会场。后派余永梁^② 代表，向众演说。全体犹立门际监视(有如昔年北京公民团之包围国会)。会中秩序既乱，攻诋委员会之人(各为私利)至多。而校长又无诚意，故意破坏延宕，一面又使诸委员受谤。自今日起，每星期开会二次，每次亘三小时。直至四月十五日始毕。宓每次皆到，以无关个人，均不悉记。

三月十二日 星期五

晨起，在荷花池畔，往来散步。即景感怀，得诗(五古)一首。题曰《荷花池畔行吟》，录入《诗稿》中。

十一时，李协、刘宝鐸二君来访，即在室中与 G. D. 诸人一同午

①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之康克林教授。 Edwin Grant Conklin 埃德温·格兰特·康克林(1863—1952)，美国生物学家，因研究人类进化闻名。

② 余永梁(1904—)，四川忠县人。由东南大学考入清华学校研究院，1926 年毕业。

饭。下午，命卫士生导二君游观校舍。李君欲见唐得源^①，察其为人。乃柬邀陕西同乡诸学生来此，与二君会谈。来者三四人，略备茶点款之。四时，二君别去。

赴西院朱彬元宅茶叙，进果肴。议1916级庆祝事。

三月十三日 星期六

上午入城，至姑母家。而李协、刘宝鐸二君亦来，午饭。

下午三时，至协和医院，晤梁任公先生，候病，并叙述必辞职情形。且请其对于研究院事，勿为吴其昌等所怂动，以一面之虚辞，骤行发表主张。

五时，出。访顾泰来，未遇，留柬于其家。次至崇文门内购物。次至中央饭店，访洪深，未遇。乃回姑母家晚餐，并宿焉。

三月十四日 星期日

阴。大风。上午十时，赴庆升公寓访姜忠奎，并招杨宗翰来，为二君述说校中近况及必辞职事。二君皆以塞翁失马为言。

十二时，至北海漪澜堂，赴顾泰来约西餐，宴洪深及欧阳予倩，敬海亦在。

下午二时，出至西直门，共清华学生数人，乘长途汽车回校(自虹桥下，步行)。

三月十五日 星期一

辞职书上后，校长复函慰留。乃于是日上午，再上校长一函。文如下：

^① 唐得源(1903—1992)，陕西西安人。清华大学教育心理系1929年毕业。曾任西北农学院院长，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陕西省教育学院兼职教授等。

校长钧鉴，顷奉三月十三日复示，殊深感激。惟宓此次辞职，于己有益，于校无损，立意坚决，下情业已详细面陈，务愿即日明令布告，准宓辞职。此后宓若专任教授，而仍兼支为主任时之薪金，于心有愧。故并愿 钧座将宓薪金酌量减少，以符教授待遇，而免糜费之讥。在宓亦可无疚也。专上即请日安。

三月十六日 星期二

次晨复面谒校长，请（一）明令免职。（二）减支教授薪金。并拟就布告底稿，校长照准。并将原稿改易，加入侯君一层，即行公布。文如下：

研究院主任吴宓先生，函请辞职，立意坚决，应即照准。所有研究院主任职务，暂由本校校长兼理。派侯厚培先生帮同接洽事务。吴宓先生专任教授。此告。

此通告初未粘贴各处，仅在研究院学生寝室外粘贴一份。宓俟之二三日，与文案处一再争闹，乃始正式公布，粘贴于各处。惟原件发表后，宓立即抄录，作为研究院布告第 24 号，贴主任室门口，以作宓去职之正式表示。又函达并抄送庶务处、会计处、图书馆等机关知照，以资交代而明责任。宓又于数日内，将研究院各项文件编理清楚，交代给侯君厚培。自是宓遂不再赴研究院办公室矣。

是晨会谈时，校长拟将宓之薪金减为二百八十元。但下学年亦只此数。宓过一二日，即去函允诺。于是自四月份起（至明年七月止），宓每月实领薪金二百八十元。宓当时只急求卸责，且免物议，故未争持，而即承诺此数。友人以为颇吃亏。比较去职之王、庄、徐^①等，实确。宓

^① 指王祖廉、庄泽宣、徐志诚。

之不善自谋，到处悉然，可胜悲叹。然宓今只授课三小时，下年亦当不逾九小时。而清华又有种种权利，退步以思，亦可知足而无吝也矣。

前月陈茹玄来函，聘宓为东南大学文科主任，兼外国语文系主任。胡先骕亦来函劝驾。顷又由朱君毅处转来一电致宓云：“请任东大文科主任，速电复，以便电汇旅费。逸凡。”宓以《学衡》事为重，居此既安适而多暇，则决不思他迁矣。故即函陈、胡二君，辞而谢之。

是日又得电话，悉柳诒徵先生已到京，遂于下午四时半，乘人力车入城，至教育部街首善公寓。柳公外出，坐待久之始归。宓邀柳公至香满园就餐。柳公述不满意于东北大学情形，固属实情，而柳公亦未免气盛。宓对于东北大学之事，拟不再作主张矣。

十时，至姑母宅中，宿。

三月十七日 星期三

晨起，出城，乘长途汽车回校。

三月十九日 星期五

自是日起，以执政府门前枪杀学生惨案，放假，停课。二十八日起，复续放春假一星期，直至四月十二日始上课。

在此假期中，校中多故，学生互争。当局召集临时教职员大会，举出委员十人，宓亦在内，应付此局。继又以近畿战事，设紧急委员会。又草拟对外宣言，表示对惨案之愤慨。又追悼韦杰三^①大会。凡此均经参与。然与宓一己无深切之关系，故不悉记。

^① 韦杰三（1903—1926），广西蒙山人，清华学校大学普通部学生。1926年3月18日，清华学生参加天安门反抗八国通牒国民大会，旋又随众到国务院请愿。段祺瑞唆使卫队肆行凶杀，韦杰三中弹牺牲。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上午入城，至首善公寓，访柳公。又至姑母宅中。

正午，至撝英番菜馆 1916 级公宴，议庆祝事。

下午二时，访黄节先生于其家，谈时许。又访林损于其家。旋再访柳公。六时，在宣南春宴柳公及林损。

晚宿姑母宅中。（明晨即回校。）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下午五时，校中开会毕。附乘周永德^① 汽车入城。至马神庙北京大学西斋访潘敦。《学衡》收据册及宣言、广告等，交其在志成印书局印制（费九元）。七时，宓邀潘敦在东安市场森隆馆吃饭。

晚访柳公，以所撰《学衡杂志五大特色》等稿，与柳公共同删改。将终，柳公忽谓如此不妥。其理由谓“汝愈诚，人愈疑汝伪”。宓愤极，以为今世中国人竟如是之奸诈耶？然宓对于《学衡》事，只求顾全大局，尽可牺牲己见，以及己之辛苦劳绩。乃议再酌。

归姑母宅中，宿焉。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上午，访柳公。决以昨件示杨宗翰、姜忠奎，代为审酌判断。访姜，未遇。即归姑母家午饭。

下午一时，至庆升公寓与姜忠奎谈。姜君亦谓不必自赞，免为大雅所讥。乃将原稿割删，只登《简章》及《要目》而已。四时，回校。

^① 周永德（1893— ），字公亮，浙江杭州人。清华学校津贴生留美，南加州大学经济学硕士，清华学校工程学系主任，后任上海华安人寿保险公司华北区代表。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星期,在校。校长招,茶叙于其宅。到会上人。委员所定《组织大纲》,校长意欲全行改变,委任教务长,又拟分设各科。殊无明白之诚意。且拟多聘“名人”来为教授(如张一麝等)。诸人复随意妄行举荐,至堪慨叹。

会散后,灯已熄。月明如昼,与孟宪承散步,谈校事。以为解人难索,前途无望,今兹游谈,无殊“凹晶馆联诗悲寂寞”之情况也。

一时,始归寝。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上午,陈铨来谈,甚久。

《晨报副刊》绮青所撰小说《如此家庭》,甚佳。又撰《江亭恨》,其中人名皆影射。金秋颀即刘春霖^①,余慕欧即徐枕亚^②。又书名《金桂魄》即《玉梨魂》。其他谅均有所实指也。

梁实秋(治华)在《晨报副刊》所作评论新文学一文,似颇受白璧德师之影响。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始译 Hoernli “Matter, Life, Mind, & God”^③ 第一章,至四月十二

① 刘春霖(1872—1944),字润琴,河北肃宁人。1902年壬寅科举人。1904年甲辰科状元。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毕业。曾任福建提学使、直隶法政学校提调,南洋女子师范学校监督。1912年后任北京大总统府秘书,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

② 徐枕亚(1889—1937),名觉,江苏常熟人。虞南师范学校毕业。善韵语,喜作诗,南社社员。曾任上海《民权报》编辑,中华书局编辑,《小说丛报》主编,发表言情小说,为鸳鸯蝴蝶派主要成员。著有《玉梨魂》《雪鸿旧史》等。

③ 霍恩里《物质、生命、精神与上帝》。

日乃毕。

四月一日 星期四

晚于枕上作诗一首。起，于黑暗中摸索写出。诗录《诗稿》中。

四月七日 星期三

晨入城，至姑母宅中。十时半，访梁家义于京师税务公署。十一时半，赴中华书局付款，换回支票。即归姑母家，午饭。

下午二时，访柳公于首善公寓。李思纯亦来，即同赴西安饭店，观邵祖平与郭伯珍女上（郭同女）婚礼。四时毕，仍返柳公寓所。

是夕柳公招宴于宣南春。宓归陈宅，伴心一及学淑同往。晚九时，归陈宅，宿。

四月八日 星期四

阴。大风。晨七时半，胡徵来，即同出，至清华。胡徵居一日，于明晨别去。

四月十二日 星期一

近日战事逼近京城，人心不安，炮声隆隆，重以飞机在空中抛掷炸弹。必在校读书治事如恒。惟念心一等居京，不自料理，而以委诸姑母表兄，殊属不尽一己之责任。然非如此，不能静居读书作文，孰其谅我哉。

四月十四日 星期三

是夕，与朱君毅等拍网球。又在曹霖生宅中茶叙。

四月十六日 星期五

北京政变后，城门关闭数日。近郊多兵士满布。是日，奉军马队追击国民军，战于海甸之北，离本校甚近。逾一二日，海甸、成府等处，皆为奉军驻居，居民颇受兵扰害。与清华有关系之人家，皆移入校内居住云。

作《由个人经验评清华教育之得失》一篇，登载《清华周刊》校中成立纪念日。之特刊。

四月十九日 星期一

汪兆璠函，聘宓为东北大学英文系主任，月薪奉大洋四百元（现银三百元），劝暑假后即往，情词恳切。然宓不能赴奉，盖此间尚可安居，为编辑《学衡》计，殊便利，未可率尔移地也。

下午，梁任公招往，谈今夕选举事。

张歆海来，以现任北京大学英语系主任，欲聘宓为北京大学英文文学讲师，每星期五、六、日，上课四小时。宓姑漫应之。

晚，8—11赴教职员大会，投票选举梅贻琦为教务长。陈达等及宓七人，为评议员。前途困难及风波方多，任此殊无益于一身也。

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晨九时，偕李济及赵元任夫妇同入城。宓至姑母宅中，相见各致慰问。

午饭后，访柳公于首善公寓。三时，同柳公访姜忠奎于庆升公寓。四时，又同访潘敦于北京大学西斋，未遇。至景山书社观书，旋遇潘敦于途中。

五时许，同柳公至汤宅。汤用彬君招宴，萧纯锦亦在。座中并有

刘成禺^①等，谈洪宪轶事颇多。席散后，与柳公步行返西城。宓归陈宅宿焉。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阴。风。 上午未出门。十时，潘敦来，接洽代售《学衡》事。

午饭后，出至西直门，乘人力车回校。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下午3—7，在科学馆会客厅，开第一次评议会。宓被举为评议会书记，又被派为出版委员会主席，辞之不获。既为书记，每值开会，编造记录，颇为忙碌，又妨害吾之读书修学矣。

晚，在北院，与歆海等谈。

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下午1—2上课。2—3赴本年招考英文出题委员会。3—6赴第二次评议会。一日销磨尽矣。

四月三十日 星期五

校中成立纪念放假。午饭后，入城。至首善公寓，谒柳公。三时，中国大学学生伍剑禅等，来促柳公往演讲。宓乃出，访姜忠奎于庆升公寓。

^① 刘成禺(1876—1953)，字禺生，湖北武昌人。留学日本、美国，1911年回国。曾任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广州国会非常会议参议院议员，广州大元帅府顾问，广州大本营参议，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监察院监察委员，监察院粤桂区监察使，国史馆总编修。1950年回鄂，任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

五时，至姑母宅中。晚即宿此。遇胡微，约来访，未果。

五月一日 星期六

晨九时，访李濂镗于其家（惜阴胡同），即在其处午饭。下午，同访柳公于首善公寓。谈约时许，李濂镗辞去。

宓偕柳公及李思纯、叶企孙，同游白纸坊崇效寺，观牡丹，又观青松红杏图（柳公与李君，各有诗纪游）。遇刘崇鋮。五时，宓招宴于南半截胡同广和居酒馆。毕，步归陈宅，宿焉。

五月二日 星期日

晨九时，访杨宗翰于其家，谈至十一时。访林损于其家。

十二时，出至西直门，乘人力车回校，二时抵。是日竟未午餐。夕，徘徊院中紫藤花下，兼以昨宵所感，作诗一首，另录。

五月三日 星期一

下午3—7开第三次评议会，议决教员之任免多件。

在赵元任家晚饭。

五月四日 星期二

晨9—10上课。陆懋德来，谈萧一山事。

下午，王庸来谈。孟宪承来谈。

晚，卫士生来谈。

五月五日 星期三

晨作《游崇效寺看牡丹》诗六首，因柳公及李君寄诗索和故也。

下午4—8时，开第四次评议会。散会后，在室中独餐。

五月六日 星期四

晴。风。 上午写信办公。

午饭后，乘张敬海之汽车入城，至其宅中会晤。敬海介绍予往见凌叔华女士^①（瑞棠），前已约定。至是乘汽车同往。因时尚早，乃先赴东四传染病院访李济，知己迁出。次至史家胡同十二号访张耘夫妇，未遇。二时，至干面胡同 21 号凌宅，访凌叔华。而陈源^②、通伯、杨振声^③ 今甫，亦适至，即同在其处谈叙。其室中布置，精巧绝伦，茗点字画，无一不工。主人出新绘之故宫春社图便面嘱题，宓谦谢。又出册页嘱书，乃为抄录李思纯游崇效寺诗于上。四时半，宾主共乘汽车至崇效寺游览，牡丹已渐凋落，游人稀少。又在寺中茗叙。六时，散归。座中宓曾以昨所作崇效寺六绝示诸人。宓同乘汽车至菜市口，乃步归姑母宅中。

晚饭后，访李思纯及柳公，均未遇。又访杨廷杰西屏。于善华会馆。归姑母宅中，宿。

① 凌叔华(1904—1990)，女，原名瑞棠，广东番禺人，生于北京。1923 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开始发表小说。1926 年与陈源结婚。1929 年任教于武汉大学。1940 年起在燕京大学任教。1947 年与陈源一起出国，旅居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国。1954 年赴新加坡任南洋大学文学院教授。1961 年去英国，后寓居英国。1972 年以后多次回国。1990 年病逝于北京。

② 陈源(1896—1970)，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早年赴英国，中学毕业后，入爱丁堡大学，继转入伦敦大学，习政治经济学，获博士学位。1922 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29 年任武汉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第二至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 年 10 月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后任常驻代表。1966 年辞职，去伦敦休养。1970 年病逝。

③ 杨振声(1890—1956)，字今甫，山东蓬莱人。北京大学毕业，留学美国。曾任北京大学、武昌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山东大学校长。抗战时期，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第一至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复任北京大学教授。1952 年调任东北人民大学教授。

五月七日 星期五

晴。风。晨作《再游崇效寺，赋赠同游诸君》诗，仍七绝六首（另录）。均用昨日实事，分赠各人。

十时，访李思纯于太平湖饭店。而陈垣^①（援庵）先生亦至，谈久始去。而李君须出赴约，必乃归姑母宅中，抄写晨所作诗。

午饭后，访张敬海于其宅，以晨所作诗示之，令转致诸君。旋同敬海乘汽车至徐志摩宅中。又同至协和医院探李济病，见其状甚危。又陪敬海等赴义利洋行 E. Lee 崇文门内。购物。又至 Karatzas Brothers^②西茶店进冰点及杨梅等物，价甚昂，由敬海作东。又至前门，必独归姑母家。途遇张正仁，乃同步行至琉璃厂。又至清秘阁购笺纸等。旋归姑母宅中。君衍兄邀至泰丰楼便宴。座客有向迪琮、冯飞即冯实葵。等。宴毕，即归姑母宅中宿。

五月八日 星期六

晴。晨九时，访李思纯于太平湖饭店，审定近顷所为诗。十时，至大陆春便餐，必作东。十一时，访陈援庵于其家（西安门外大街 65 号），观其所藏由徐家汇抄来之明末清初基督教人著译之书多种。必携归其《名理探》一种，及《寰有诠》，均译亚里士多德之作也。更约于下星期再来，并与其公子陈仲义会晤，乃辞出。必别李君，乘人力车回校。

① 陈垣(1880—1971)，字援庵，曾用名星藩，广东新会人。时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 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 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54 年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② 卡拉查斯兄弟开的店。

晚访王静安先生。夕与孟君谈。

五月九日 星期日

阴。微雨。晨写信，读书。以昨所作诗一首，改易一字，寄凌叔华，并函谢之。

午，朱彬元来谈。下午，庄泽宣来谈。

五月十二日 星期三

下午 4—6 时，开评议会(6)。

晚，陈拔来谈。

五月十五日 星期六

晨八时，入城。访杨宗翰于其宅。杨欲树一帜，分润英国庚款，以补助吾辈志业，而拟推宓为领袖，以资号召。宓力陈其不可，谓事必不成，徒为人所攻诋耻笑耳。

十二时，偕杨君同至首善公寓谒柳公，即在其处午饭。已而邵祖平来。柳公出送客，邵乃责宓何以不寄 40—50 期《学衡》给彼。宓对以各期乃柳公由南京寄发，非宓所经管。邵谓宓故意不肯给彼。遂詈指宓为设词欺彼。宓质其有何证据，敢指宓为说诳。已而柳公来，排解之。按邵某屡加宓以横逆，其人固不足责，然宓以经营大事，困阻百端，至于受此等人之气，殊可愤可伤已。

二时半，至姑母宅中，偕心一及学淑出。至察院胡同 20 号汪宅，访汪懋祖夫妇，均未遇。乃至中央公园游览，并进茗点。其时芍药方盛开也。

五时半，宓独赴东单新开路 70 号访葛丽英女士(Miss E. Green)，未遇。次至东单牌楼南永兴洋纸行，购请客座位片。归姑母宅中晚饭，并宿焉。

五月十六日 星期日

阴。晨九时,访李思纯于太平湖饭店。十时半,访薛柱轮于中央饭店,并晤严庄。

十二时,至西安门外大街陈垣宅中,赴宴。柳公、李君及张荫麟等已先至。宴于同和居(西四牌楼)。毕,仍归陈宅茗谈。并晤容庚、容肇祖^①兄弟。

三时,回校。

五月十七日 星期一

下午3—7评议会(7)开会。

五月十八日 星期二

是晚7—10与朱君毅合钱本年出洋及回国之同人,计王文显夫妇、Hazard夫妇、Bille女士、郑之蕃、余日宣、陈隽人、陈福田诸君。

五月二十日 星期四

连日译书。是日下午,段茂澜^②来访。

^① 容肇祖(1897—1993),字元胎,广东东莞人。时就读北京大学哲学系。1926年秋毕业后,任厦门大学国文系讲师,中山大学预科国文教员,岭南大学、辅仁大学副教授。抗战初期,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赴香港,任岭南大学国文教授。1942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1946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52年任北京市文教委员会文物组研究员。1956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② 段茂澜(1899—1980),字观海,安徽合肥人。清华学校1921年毕业留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曾任天津电话局局长,兼在南开大学授法文及德文。1936年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先后任美洲司司长,驻澳使馆参事,马尼拉总领事。台湾驻法国“使馆公使代办”,驻巴拿马、菲律宾、象牙海岸及阿根廷“大使”。后在“外交领事人员讲习所”、东吴大学、淡江文理学院及中国文化学院任教。1980年在台湾病逝。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下午 4—7 评议会(8)开会。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是日翻译西洋文学系之课程表及各附件为中文。

晚 8—10, 观高二级演法文剧“Pathelin”^① 等, 甚佳。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雨。 在校。

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是晚 7—10 赴笄远纶夫妇招宴同人于工字厅。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是晚 7—11 华员大学会宴, 并议本会解散事。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下午 4—7 评议会(9)开会。

8—9, 赴旧制大一级留饯教职员之宴。

9—10 赴新大学生化装俱乐会, 丑形怪状, 令人作恶。

是日评议会中, 议聘柳公来此之案, 无结果, 未通过。

^① 《巴特兰》, 法文剧名, 中世纪法国笑剧。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晨八时,偕叶企孙入城。宓乘电车,访李思纯于太平湖饭店。同访柳公,未遇。至女子大学,遇之。

宓至姑母宅中。十时半,再至首善公寓柳公处,而李思纯、叶企孙、杨宗翰、熊正理均在。宓乃邀柳公及诸君同至宣南春便宴。特约陆懋德来,与柳公晤会。宓于宴毕,费七元。至李思纯寓所坐谈。三时,同至首善公寓。杨宗翰又来,遂同送柳公至东车站,上京津火车(南归镇江),时四时半也。

宓及杨宗翰至北京饭店观书,并由杨君邀用茶点。七时半,同至金鱼胡同海军联欢社赴 Harvard Club of Peking^① 会长钱方軾^② 君招宴。宴毕,复议会事。十一时散。宓归姑母宅中,宿焉。

五月三十日 星期日

晴。晨九时,至欧美同学会访段茂澜,未遇。即访葛丽英女士于新开路寓宅。(W. Prohme, Tel. E. 3998)谈至十二时,始出。

至中央公园,赴陈宏振之约,至西车站食堂,进西餐。毕,同陈宏振、汪泰基、瞿国眷至北海游览,在漪澜堂茗坐。遇汪懋祖、李璜等。与李璜沿湖行一周,谈。

六时,归姑母宅中晚餐。晚八时,胡徽来,步行至中央公园游谈。至十时始归。

① 哈佛北京校友会。

② 钱方軾(1886—),后名雋葵,字俊葵,江苏武进人。北平大学肄业。美国哈佛大学硕士。1912年归国。曾任中国银行汉口分行主任。云南盐务稽核分所所长,北京盐务稽核总所文案,盐务署参事。1923年任北京政府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署长。1928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参事兼盐务署署长。1934年以后在内政部禁烟委员会任职。

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上午九时，偕心一及学淑同出，至乌利文修表。

十时，至协和医院，为心一挂号五元。并由 Maxwell^① 医师检验身体，备将来在此中生产也。

十一时半，至东安市场森隆饭馆，约冯友兰来共餐，为荐碧柳于燕京事。冯君担任询商进行。又约定同荐刘奇峰于中州大学。一时，冯君邀至其家（后门内，后局大院，二号甲）见其妻及妹淑兰（昔年宓在美时，湘如三姊欲介绍与宓为友者也）。

三时，宓独赴北海松坡图书馆赴梁任公招茶会。席间，梁请张君励（嘉森）^② 为研究院学生演讲。又请宓演讲，对宓颇加奖饰之词。宓述道德二元之说。四时，参观松坡图书馆内部，并照像（存）。葛丽英女士来，宓介之见任公，约期再谈，宓为翻译。

五时散。宓偕研究生赵邦彦、黄淬伯^③ 等回校。八时抵。

① 马克斯韦尔医师。

② 张君励（1887—1969），原名嘉森，号立斋，上海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翰林院编修。辛亥革命后，组织民主党。曾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国际政务评议会秘书长。1933年与张东荪等在北平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历任国社党中央总务委员会总秘书，第一至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民族文化学院院长，民盟中央常委。1946年参加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同年8月国社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为民主社会党，退出民盟。1947年任民社党中央主席。1949年去印度。1951年去美国，曾任旧金山《世界日报》社论撰述。1969年2月23日在美国旧金山逝世。

③ 黄淬伯（1899—1970），江苏南通人。清华学校研究院1927年毕业于。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后在青岛大学、中央政治学校、重庆中央大学、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大夏大学、南京临时大学、南京东方语言专科学校等校任教。1949年任华东革命大学文化教员。1950年任南京军事学院教员。1952年11月起，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六月一日 星期二

昨晚,向哲潜来。宿此。今晨,饭后别去。

夕,6—10赴赵元任夫妇招宴。因李济病后移居此间也。十时后始散。

六月二日 星期三

夕访 Winter 谈。

晚8—10出版委员会(1)开会于宓室中。

六月四日 星期五

晴。午饭后,乘人力车入城,至姑母宅中。

四时半,至东四头条燕京华文学校,赴该校邀茶会。到会者多所谓北京研究国学之中外名流。有戴闻达 J. J. L. Duyvendak、苏慧廉 William Soothill^① 及 Davis(of Pan-Pacific Union)^② 等之演说,又参观其图书馆等。七时,散。宓邀冯友兰、黄建中、陈宝镗诸君,至东安市场森隆馆便餐。冯谓燕京人已满,不能聘碧柳。

九时,归姑母宅中宿。

六月五日 星期六

晨九时半,访《甲寅》社彭毅及杨完生,均未遇。至莲花寺,晤姚鼐,始知姚华师寿辰为明日,非今日。乃归姑母宅中。

① 苏慧廉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威廉·爱德华·苏西尔(1861—1935),英国借我公会教士。1882年来华,在浙江温州、宁波传教。1907年为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1914—1918在欧洲做青年会宗教工作。1925年被英国政府派为中英庚款委员会委员,次年来中国调查。回国后任牛津大学汉文教授。

② (泛太平洋联盟之)戴维斯。

下午二时，中国大学学生秉珪（湖南）、何柱彬（广东）来迎宓至二龙坑中国大学燕风社演讲。题为《文学与至诚》“High - Seriousness” in Literature（简稿另存）凡二小时。听者约四十人。彼社中人设茶点款待。

四时，至庆升公寓访姜忠奎，以所撰之《荀子性善证》一册见赠。六时，归姑母宅中。

六月六日 星期日

晴。晨九时，至莲花寺，祝姚华师寿。行礼后即出。至琉璃厂，装裱联对。

十时许，至新开路 70 号访葛丽英女士，而李璜君已至。二人谈话，宓为通译。

十二时，偕李璜至史家胡同 12 号张耘宅。张君夫妇留午餐，乃将朱君毅西车站之约辞谢之。

下午三时，回校。

六月七日 星期一

下午 2—4 西洋文学系会议。

4—6 教职员饯送本年游美学生茶会。

6:30—9:00 陕西同乡学生饯送出洋之李道煊^① 君便宴。

《学衡》1—50 期整份百份，由上海中华书局运京，久久不至。订购者来函催问，责难备至，宓异常焦急盼望。乃上星期五北京中华书局之函抵此（报告《学衡》大批已到），宓已入城。光午将该函拆阅之

^① 李道煊，陕西西安人。清华学校 1926 年毕业留美，斯坦福大学学习教育学。回国后，在陕西武功西北农林专门学校任教。

后，置于桌上，而不以电话告宓。星期六及星期日，光午在城中两日，甚多闲暇，相去咫尺，而不来陈宅告知宓。致宓在城中白费二三日之光阴。归后乃知《学衡》已到，又非待至一星期后不能入城办理。光午迟缓疏忽，漠不关心之咎，实难为之解矣。（碧柳昔年函宓，谓可继吾二人之后，追步圣贤者，少年中惟光午一人。宓望光午效宓之立身行事而不能，遑论圣贤哉！）于是宓分函各方，嘱杨宗翰赴中华运取（款先已付杨），又嘱其分送至潘敦、至心一处，而由心一处发函，由订购人至其处领取。乃宓大费心神时力，发纵指示，布署周密。而杨君逾二日始往取。取回家又不分送各处，致舛错紊乱，终致迟延。宓可谓白费心神时力，劳苦而终无所补也。

六月八日 星期二

是日下午，校长招往谈出版委员会事。

六月十二日 星期六

午后入城，因久不得人力车，故至三时始抵。

3—4 访姜忠奎于皮库胡同庆升公寓，请其评定稿件。

4:30 至陈宅，见心一等。旋赴太平湖饭店，访李思纯，未遇。在其处通电话于各处（均为《学衡》事），又归陈宅（陈宅电话偶坏半日）。知潘敦适来过。乃追潘敦至养马营恩宅，而潘敦又已去矣。

宓见杨宗翰，颇责其迟延误事。杨君初则自行提议大批《学衡》存放彼处。至是乃云不便存放，须赶一二日内搬出。宓心颇愤愤，乃出。

时天已晚，至东城，访汤用彬先生于其宅，未遇。乃留函，请以大批《学衡》存放其宅中。又访潘敦于北京大学西斋，又未遇。宓以一身劳苦奔走，孤危至此，人无负责助我者。不胜愤郁悲苦，几欲自戕其生。乃留函与潘敦。归至西单牌楼某牛乳铺进糕点，以当晚餐。

时已十时半矣。归陈宅，宿。

六月十三日 星期日

晨与袁同礼电谈，袁君谓国际出版品交换局可借作整理《学衡》之地。而石虎胡同松坡图书馆可以存放（汤用彬旋亦来电话，谓其宅中可存放）。

待潘敦至九时半，不至，乃出。拟访叶崇智^①，而遇潘敦于宣武门中。乃同至养马营杨宗翰宅中，偕同杨、潘二君整理《学衡》，杨宅之二仆助之。先除一室，将七大木箱中之《学衡》悉取出，缘墙按期（1—50）分类罗列。复又往来用手捡取，均配成1—50期整份。每整份用绳索扎束，以纸垫角，外书号数。

是日，由杨君备午餐。至下午八时，始略竣，凡所整理之《学衡》5350册。

偕潘君至长安春（西长安街）晚餐，由潘君作东。归陈宅，宿焉。

六月十四日 星期一

是日为端午节。晨九时，至甘石桥梁士诒宅，访叶崇智（公超，叶恭绰之侄）。叶君急欲来清华任教职。

十时，访李思纯于太平湖饭店。十一时许，黯然而别（今夕出京）。

^① 叶崇智（1904—1981），字公超，以字行，广东番禺人。美国赫斯特大学学士。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硕士。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1926年归国，曾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暨南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41年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马来亚专员、驻伦敦办事处处长。1947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兼欧洲司司长，外交部常务次长。1949年任外交部部长，去台湾。1958年任台湾驻美“大使”。1961年回台湾，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78年被聘为“总统府资政”。晚年潜心绘事。

归陈宅。祭祖，又对姑母行跪拜礼。午饭。下午2—4，访顾泰来于其宅（东单三条）。又拟访戴闻达，未值。乃归陈宅，休息。

六月十五日 星期二

晨九时，至杨宗翰宅，潘敦已至，乃复共从事整理《学衡》。仍由杨君备午膳，至下午三时毕。计1—50期四十八整份，仍装入四箱。约定由杨君送往汤宅寄存。外此十餘份，由潘敦带去，并交景山书社代售。又十餘份，则由宓以洋车三乘，运至陈宅。复以十整份送交《甲寅》周刊社代售。餘均度置心一室中。倦极，略息。

六时，胡徵来，同至中央公园游览，又至大陆春晚餐。与胡徵商定两家在西城合租一宅而同居，彼此皆甚欣喜。缘胡子靖先生，夙为宓所佩仰，其夫人亦贤。而胡徵之兄嫂皆忠正而有才学，断绝赌博等俗好，诚同居之良伴也。

晚归陈宅宿。君衍兄命勿觅宅独居。迁宅后，仍附庸于其家。意殊可感。

日前为《学衡》事，奔走劳苦，少人帮助。光午在京闲散逍遥者二三日，而不来为宓臂助，可谓疲顽自私已极。而不自知非，反向胡徵诉说对宓之怨苦，谓校中公务不多，而因宓派其做事甚多，致不获读书云云。宓闻之颇愤。夫宓惟以碧柳昔年之言，故常视光午为非常人，平日待之异常亲密，悉心教导，加以种种训练，教以做事之方法，待人处世之要道，以及学问之正途。而光午对宓本然无所表示，向仅谓其痴愚而已，今乃知其不堪造就也。清华环境移人，养成颓惰自私之风，不思奋发。光午到此一年，乃至如此，光午岂不思研究院位置，是谁所荐？当日招来之时，已言明为《学衡》社办事，且言薪金月只30元，今为50元。光午仍怨我耶？夫以光午之痴笨木愚，在社会任职，实属不易。今在清华，尚作怨天尤人

之语。岂不知如杨廷杰等，学问年事，远过光午，而求以 30 元月薪任研究院书记而不得。宓固非光午之上官，然光午之在清华，岂非依宓个人之势力，同为休戚，竟出怨言乎？且光午既与宓及碧柳为同志，则《学衡》乃即光午本身之事，岂宓之私事乎？（宓已屡告光午，如足下能为《学衡》撰译文稿，则宓决不敢以寻常琐事烦足下。）况宓一身操作之勤苦，远过光午。（宓六时起，光午八时犹未起。其他称是。）宓之年龄、地位、学问、名誉，皆远在光午上，而所请光午代办之琐事，不过宓所自操作之十分之一，光午竟不乐为之乎？宓尝告胡微，碧柳之于光午，犹生母之溺爱儿子，而儿子以能放纵怠惰也，特亲其母。而宓之于光午，则如贤明之继母，宁犯人之讥评，将前妻之子严行教导，俾其成材。责之愈切，其爱愈深，其贤明尤不可及。所恃者，子长成后，自然了解而感激。由今观之，光午之糊涂实甚（有如《三娘教子》之剧）。光午尚怨宓命其光午做事多，宓则恨光午假作痴愚忠诚，使宓枉费许多心血时力以教导训练之耳。平常所见之人，其行为恶劣，无与于我。惟以宓平生之志业、之希望，而碧柳所赞为惟一之追步圣贤、继承我辈之人，而乃如此，则不胜大痛于心耳！

归校后，发现许多小事，使宓对光午益失望。缘光午平日作事，如懒驴上磨，不鞭不动，但求省事，偷懒苟简，既延宕，又敷衍。宓临以威力，正言厉色，出以催促逼迫，乃有成事。此其费宓精神时间甚矣。盖其无热诚，无雄志，无自动之能力，无求悦于人之志愿，痴愚呆惰，既可怜，又可气者如此。此次光午急欲回家，公私均不合，亦不就商于宓。宓先期得知，即告以未行之前，须赶将某事某事，一一如何结束。乃光午虽由宓监督催逼，仍未了结各事，致宓多费时间，多生周折，其不负责而误事者如此。（一）《学衡》已到，不通告宓知。（二）在城中，不助我（二者已见前述）。（三）

宓之《书目》未编完，致已编与未编者混杂。(四)宓之书，不由研究院运送完结，而于己身离校之后，预嘱校役。致书籍图片，散失污损，凌乱分飞，不可一一计。(五)付志成印书局装订《甲寅》之支票，积之二十餘日，不交付，而临行(又不还我)带至城中，交唐泽森，为唐遗失。归来又烦宓通知银行，该支票停付。既费宓之时间，又失宓之信用。(六)张荫麟译文，毫不细心改正草字，以委诸宓。(七)亚氏《伦理学》未抄。(八)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危急繁忙，毫不相助。明知《学衡》整份到此，发寄需人，而掉首竟去。不知早回家二三日有何关系(对宓言免票云云，真是虚逛，有违司马君实之诫)。书记于此，他日当质之于碧柳及柏荣等也。

六月十六日 星期三

晴。晨八时，潘君来，宓邀之至西单牌楼牛乳铺用早点。以二十元付之，为《学衡》在各报登广告之费。

宓即回校，十一时抵。访陈达，以其招宓商去就之事也。

夕访 Winter 谈。

六月十七日 星期四

晚出版委员会第二次常会(另详)。

六月十八日 星期五

夕，评议会(11)常会。

六月二十日 星期日

雨。星期，在校。上午 9—11，王文显君招宓谈西洋文学系事，排定各教员应授之功课。宓不胜王君之邀劝，已允任代理西洋文

学系主任(一年)。计宓下学年所授课如下: C1 English Reading^① (二小时)。The Great Writers(Novel)^② (二小时)。翻译(三小时)。共七小时。所兼校中职务如下:(一)代理西洋文学系主任。(二)评议员。(三)评议会书记。(四)出版委员会主席。宓又托王文显君向校中提议,以西客厅为西洋文学系办公室,俾宓仍以五元之月租,得居于此(庶务处有逼宓迁出之意),而亦无人来同居为扰,方可读书办事也。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上午潘敦来,在此午餐。

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是夕 4—6 评议会(12)常会。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下午,小雨。校役吴延增常多请假。不得已,报告庶务处,加以戒饬,仍相安无事云。

晚 7:30—10:00 赴梅贻琦(教务长)招宴于其宅。

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是日为校中举行毕业典礼之期,宓以不愿见研究院学生毕业给凭(因被逼去职故),遂于晨八时入城。先至甘石桥,访叶崇智,未遇。以校中聘函留交。次至姑母宅中盘旋。

午饭后,访汪懋祖夫妇于察院胡同,告以清华或将聘汪君之事。

① 英文阅读课。

② 伟大作家选读(小说)。

遇萧纯锦于途，知汤用彤已赴清华。宓此来为觅汤君，商种种事，而彼乃赴清华，乃决在城中待之。

下午，雨，复晴。五时，胡徵来，同至虎坊桥宾宴春菜馆便餐，宓作东。晚九时，归陈宅宿。

下午曾访林损，未遇。

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晴。正午，偕陈之颐表弟至西车站食堂，宓宴请贺麟、张荫麟、陈铨三生于此。为贺麟饯送游美，余人作陪(七元)。一时始食，三时散。宓仍归姑母宅中休息。拟访诸人皆不在家。

晚八时，招徐英(澄字)^①来谈，约半时许，系初见也。夜宿陈宅。

下午三时许，接校长电话，以评议会晚间开会，促即归。宓乃即归校，而因张作霖入京，市中警蹕，自东至西，交通横被阻断。宓在西单牌楼，至广宁伯街一带，乘人力车，向北试行若干处，皆不得过。又遇余日宣君，亦不能回校。只得折归，宿城中。

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今晨起，撰《送贺麟君游学美国》七古诗一篇。

九时，访叶崇智于甘石桥，见之。叶索薪金240元，宓允为转达。宓访姜忠奎于皮库胡同，未遇。电询汤用彤，知仍未入城，乃即在西单牌楼二合轩牛乳铺，草草进午餐，然后乘人力车回校。二时许，抵校。而汤乃赴万寿山去矣。

^① 徐英(1901—1980)，字澄字，湖北汉川人。曾任教于安徽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后在上海文史馆工作。

天津来之杨绍曾、萧蓬、蒋廷黻、黄钰生^①四君(皆清华毕业生)留居校中数日,而庶务处乃以杨、萧二君安置于宓之住室,即西客厅之东间。然因其与宓共一室,宓之书函、日记等,未免为所窥见,且妨碍宓之读书静居,又动用宓之器物笺纸等。宓在此又须尽招待之责,极感不便。彼庶务处之为此,其有意挑拨侮辱宓,以强宓移出西客厅,亦意中事也。下午3—4,见校长于其宅。谈次,宓欲及此,而姑自中止。

4—6 见 Winter,彼力劝宓为激烈之抗争,以免再受侵袭。且谓中国人之怯懦畏缩,苟且隐忍,实亡国奴之特性云。宓深韪其言,乃于晚饭时,分致英文函于(一)校长。(二)李广诚(庶务主任)。措辞异常激烈强硬(颇悔其过甚),自言权利为庶务处侵犯,要求(1)本日晚九时以前,须将客人移往他处居住,或住校长宅中。(2)庶务主任须向宓赔礼道歉,并声明以后决不再如此。

二函发后,八时许,庶务主任李广诚来,向宓道歉认过。但请宓宽限,俟明晨乃移出,以免客人不便。宓允之。又谈下年此室之办法。

九时,访王文显,未遇。遇钱端升。钱谓此举应待诸客去后为之,以免开罪诸人。且今当自任招待,不许客人迁出,而以庶务处之用心,告客人知之。

宓回室中,时已十时半。接校长复函,于慰藉之中,劝宓平心静气。诸客皆毕业同学,勿令失望而去也。宓乃即刻分函校长及庶务主任,言宓所争者乃原理。原理既明,庶务处亦认错,则客人亦可不

^① 黄钰生(1898—1990),字子坚,湖北沔阳人。清华学校1919年毕业留美,芝加哥大学教育学硕士。回国后,任南开大学教授兼秘书长。抗战时期,随校迁长沙,筹办临时大学。1938年秋西南联合大学增设师范学院,任院长。1946年回南开大学,任校务委员兼秘书长。

迁出，宓当竭力招待，至其归去为止。且宓与庶务处之争执，亦不必使客人得知云云。（此函去后，次日庶务主任复有函来，言客人即不迁出，重申谢意云云。）呜呼，宓勘破一切，与世无争，且恭默自守，但求一室，幽静无扰，俾可自行治事、读书作文，乃阻逆横生，并此而不能得。宓之遇亦可云不幸矣。

六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上午十时，通电话至城中，知汤用彤尚在万寿山，乃即雇人力车前往。至万寿山大有庄，坡上十三号，梁漱溟讲学之所，见熊子真^①，知汤君适于半小时前起程入城，日内且即返津云云。宓往来追逐，莫由覩面，劳困失望甚矣。乃与熊子真畅谈，极洽。且深佩熊君之学识。

下午一时许，回清华。校长招宴，辞之。而乘人力车入城，途中颇热。至西单牌楼二合轩，以牛乳面包代午餐。毕，即至南池子汤宅。而汤用彤外出，与汤老夫人谈，又与汤用彬先生谈。直待至六时许，而汤用彤始归，即在其宅中晚饭。

晚九时许，归姑母宅中宿焉。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晴。上午及下午均未外出，心情疲懒。在姑母宅中，心一床

^① 熊十力（1884—1968），原名升恒，字子真。湖北黄冈人。曾参加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后，入南京支那内学院研习佛学。曾在北京大学任教。抗战期间，讲学于四川复性书院、勉仁书院。1944年入居正筹组中国哲学研究所筹备处，任所长。1947年返北大，参加中国哲学会。1948年7月，至浙江大学讲学。1949年春至广州；10月赴北京，任北京大学教授。1954年退休。1968年5月23日在上海逝世。著有《新唯识论》《十力语要》《佛家名相通释》《读经示要》等。

头，终日倦卧而已。

下午五时，至中央公园水榭，晤冯友兰君。又晤河南辉县人、中州大学文科主任安立磐（石如）。旋与汤用彤出，至西长安街、大栅栏、官马司十五号熊正理旧寓之宅看房，叩门未应。乃返至长安春川菜馆便餐，宓作东。

晚归姑母宅中宿。

六月三十日 星期三

晴。上午十时，同心一、学淑至协和医院检验身体，并视产科病房。十一时三刻，君衍表兄来，邀往东安市场四时春饭馆便餐。毕，及君衍至东四牌楼演乐胡同 39 号唐宅（唐文恺宅），欲察看其房屋（汤用彤介绍），而该宅早已租出，只得废然而返。

宓至金鱼胡同 Dr. Cornmack's Nursing - Home^① 视 Miss E. Green 病，以睡熟，未见。留片而行。

即归校。长途颇困顿也。四时抵，案头书信堆叠，处理至晚，不能完。甚矣，杂事之累宓，更无暇以读书也。

晚，王国维先生来谈。

七月一日 星期四

上午郝更生来谈。王文显来谈。胡徵电话来，拟偕友来此小住。卒未果来。

夕，向哲潜来，在此晚饭。晚，陪向访朱彬元夫妇于西院。终日疲于应酬，再则写信多封。如此枉费光阴，殊可惜。甚矣，欲求静居之难也。

晚，张荫麟来，拟回粤，假路费 60 元，允之。

^① 孔马克医生的小型私人经营的疗养院。

七月二日 星期五

上午，向哲潜辞去。杜钢百来辞，求书扇为纪念。乃书游崇效寺诗与之。

下午，胡徵偕其友龙灏来，款以冰点及晚饭。

晚，贺麟、张荫麟来。以60元付张君。陪胡徵等游谈。

七月三日 星期六

连日天气甚热。晨起，眩晕欲呕。每年此时。辄以操劳及失望而病。今岁其不能免耶？

下午，如恒。胡徵等于下午别去。

七月四日 星期日

予之孤危，以今年暑假为甚。《学衡》事，无一人热心。即柳公亦不撰稿。而事务方面，光午回家，潘敦赴西山，杨宗翰赴南京。凌其堪寄出之《学衡》1-50期整份，诸人均未收到，纷纷来函责备，忙于应付。宓既劳忙辛勤，又孤郁痛苦。家庭布署，且无定算。呜呼，难哉！

近日在校，无可与谈。惟常访 Winter 与 Pollard-Urquhart 等，间一谈而已。

七月五日 星期一

在室中编《学衡》稿。又赴图书馆查书。虽热，不顾也。

晚，访朱彬元于其宅中。

七月六日 星期二

仍编《学衡》稿。终日未出室门一步。

七月七日 星期三

晨，发出《学衡》五十六期稿。而下午一时许，即接电话，知陈寅恪已抵京。乃即乘人力车入城，至西河沿新宾旅馆5号，访陈寅恪，未遇。乃赴姑母宅中盘桓。

夕五时，再至新宾旅馆，与陈寅恪谈，告以清华种种情形。又邀之至香满园饭馆晚餐。

晚十时，归姑母宅中，宿。

七月八日 星期四

晨八时，由电话中，知潘敦方移居西山。即至景山东街，北京大学西斋，地字十一号，晤陶方葛。乃潘敦所托接办《学衡》事者也。四川人。次至北京饭店购 The Works of Charles Lamb^① 一册，送陈源及凌叔华为婚礼，交该店寄送。

十时半，至新宾旅馆，与陈寅恪合乘汽车回校。抵校，进午餐。陈君即住西客厅。

下午，陪导陈君至研究院游观。又至赵元任宅中叙谈。四时，同谒校长于其宅中，进冰点。六时半，陪导陈君访梅贻琦，未遇。至赵元任宅中，晚餐，并进瓜果。

晚九时，陪导陈君访王国维先生。

七月九日 星期五

是日陈君入城。杨绍曾、刘崇鋮来。在北院钱、叶二君处午饭

① 《查尔斯·兰姆作品集》。查尔斯·兰姆(1775—1834)，英国散文家。

(西餐)。访张准^①，见之于化学室，谢其由南京带来之二箱。

四时，至 Winter 处，与 Winter 及钱君合访 Pollard-Urquhart 君于成府，观其新居，进茶点。复于八时步行回校。

王国维先生，又李济、刘崇鋮，杨绍曾来访陈君。张准来，未久坐即去。

日来叠接南京胡先骕、宓宓有函，言在清华不受人知重。陈茹玄来函，聘宓至东南大学任外国语文系教授，月薪 240 元。是夕，又接卢锡荣^②，陈茹玄、程其保^③ 自上海来电，文曰“歆海决主西文系，望兄决即返校。晋侯、逸凡、其保。”宓复以快函，婉陈不能应招前往之情形。

碧柳久无消息，宓等异常忧急。奉天东北大学虽来函聘定(月薪现金 210 元，九月一日始)，而碧柳在西安音信不通，不能外出。宓向叶企孙假得 50 元，欲汇给碧柳以作路费，而邮汇、电汇、银行汇均不通。宓在京中，求君衍兄设法拨转(由西安亲友拨付)，亦不能办。徒

① 张准(1886—1976)，字子高，以字行，湖北芷江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留美期间，曾同任鸿鹄组织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1916 年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金陵大学、浙江大学任化学系教授。1929 年任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主任。1937 年后，任中国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主任。抗战胜利后，回清华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清华大学化工系主任、副校长。

② 卢锡荣(1893—1957)，字晋侯，云南陆良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学。1924 年归国。时任东南大学文科主任。1928 年任云南省政府委员、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后任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政治系主任、中央大学政治系主任、国民政府内务部司长。1955 年任上海文史馆馆员。

③ 程其保(1895—1975)，名琛，号解秋，江西南昌人。清华学校 1918 年毕业留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博士。1923 年回国，先后任东南大学教授，山东齐鲁大学教务长，中央大学教授兼教育学院院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中央政治学校教授，西康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48 年当选为立法委员。又奉派出席巴黎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年会，并任该组织教育处副处长。1949 年赴美国汉诺威大学任教。1975 年 5 月 29 日病逝于美国纽约。

唉奈何！是日接碧柳夫人何树坤来函，即以五十元由邮汇交碧柳之父定安先生，以备家中度用之需。他人阔绰、舒适而快乐，宓及宓之友独困苦厄穷憔悴，何悬殊若是？而宓之独力奋斗精神，凡人知之，凡人赞之也哉？

七月十日 星期六

连日酷热，昨夜大雨，今日稍凉爽矣。

上午，陪导陈君寅恪访刘崇鋐、杨绍曾。

下午，陪导陈君参观图书馆。又访李济，并晤庄泽宣。

晚，访钱、叶二君于北院，遇之于途。

七月十一日 星期日

微雨。 上午，王文显来。

七月十二日 星期一

阴雨。 上午陪导陈寅恪参观图书馆。是日在钱、叶君宅中用西餐。每日三餐，一元二角。夕，大雨。晚，复往。校长来，钱、叶等与谈校中事，多所主张。

暑假中，诸种杂务，无人为助。而如上海凌其垵君发寄之《学衡》整份，竟久久未曾寄到。及到而又多缺漏重复，不但受人责备（梁君协等来函切责），且耽延时日，往来寄递，多耗邮费。伤哉，宓办事之难也！

七月十三日 星期二

晴。 晨王静安先生来。

卜时，偕寅恪入城。宓至姑母宅中，时值午餐。

下午二时，偕心一及学淑至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前茶叙。徐英及胡徵均因宓之招来谈。又冯友兰来，取王静安先生讲稿。又先后遇李维国、段茂澜等。五时后，散去。

宓独坐，待至六时许，陈垣来。七时，陈寅恪来。宓请二君用西餐(六元)，为使寅恪得与陈垣谈其所学，且入清宫参观也。

晚十时半始散，宓归姑母宅中宿。

七月十四日 星期三

阴。雨。晨九时，至庆升公寓，访姜忠奎。十时，同至太仆寺街谒柯劭忞^①先生。又归姜君寓所，进午餐。

下午，偕姜君访李濂镗于其宅，谈至夕六时，始归姑母宅中。(陈、凌婚礼，未往，以胡适等在座，多所不便。)晚，胡徵来。

七月十五日 星期四

半阴晴。上午九时，访叶崇智于甘石桥梁宅，为聘任教员事。十时，乘人力车回校。

下午，谒校长，面致叶函。又写信，办杂务。

七月十六日 星期日

昨午见校长，校长将赴沪，车已在门，谈及西洋文学系事，谓

^① 柯劭忞(1850—1933)，字凤荪，晚号蓼园，山东胶县人。1886年戊子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1900年随光绪帝赴西安，为政务处行走。后任湖南学政，国子监司业，贵胄学堂总教习，翰林院日讲起居注官，撰文待讲。1906年赴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任贵州提学使、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资政院议员、典礼院学士等。1914年北京政府成立清史馆，任总纂，后兼代馆长，参加编写《清史稿》。1925年任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委员长，主持撰修《四库全书提要》。1928年任故宫博物院理事。

对于聘任教员，毫无成见，无论如何皆可。又谓将函请宓为该系主任。宓力辞。乃今晨忽接校长英文函，略谓“闻足下甚愿为西洋文学系代理主任，甚幸。顷已函知 贵系诸教授”云云。宓以此函太无着落，出语离奇。夫王文显君离校一年，代理主任如何产生，在法律上殊无根据，亦未确定。前者评议会以此事交教授会决定，而教授会开会未成。故今之代理主任，只能作为校长委任，暂行职务，俟下年开学时，再由本系正式推举。乃今校长此函，既未明言王文显特函举荐，亦未确示校长委任之意，但云宓愿任此职，一若宓希冀得之而自攫以为己有者。（又该函中言顷已通告 贵系教授诸君云云。及宓询之诸人，乃并无此事。）夫代理主任一职，本如鸡肋，况宓既卸去研究院职，降而为此，夫何希冀之有？事繁心劳，无有些须酬报，又岂愿为？校长此函，殊令宓愤懑，遂决定不就西洋文学系代理主任之职，该系之改良与退步，宓均不负责。且以宓所注意之事较之，该系之前途，实不足重轻者矣。

是夕 5-6，访梅教务长，将王文显所送来之功课表等件，悉交付梅君，并力陈不愿为西洋文学系代理主任之意。且谓如相迫过甚，当效政界中人，走避于京中而居焉。梅谓既尊意如此，决不敢再来勉强。梅又与宓商聘叶崇智及张歆海事。梅欲与叶以 220 元之月薪，宓未置可否。

晚访 Winter，以此事告之。Winter 谓为本系计，仍以宓为代理主任为宜。但当以术取得校长之明白委任状，再由本系公举投票以确定之，则一切名正言顺矣。钱端升君则谓宓不就此职为失策云。

七月十七日 星期六

夕，赵元任夫妇来视寅恪病。

晚，王国维、李济来。宓访王文显，谈西洋文学系事。

是日,自晨至晚,评阅本年招考新生(大学一年级)英文试卷,约150本。

七月十八日 星期日

晴。诸事纷扰,未能作文治事。上午,凌其峻来。正午,在叶企孙处陪凌君午餐(西餐)。下午,复陪凌君访陈达、朱彬元等。又在戴超宅中茶叙。至五时,方别去。

凌君携来凌其垲函,为宓所寄发之《学衡》1-50期八整份,竟费去邮费至十二元四角之多。而所寄者,或重复,或缺略,错误迭出。致来梁君协等诸人之责言。且往返补费,耗去邮费更多,(据凌其垲来函,谓由己未经手,而托其家人为之,致有此错。)使宓痛心。夫宓之办事,布置周密,计算精细,徒以诸人助宓不热心不负责之故,致生种种错误及损失。所托之人,几无一人不负宓之使命。呜呼,何宓命之舛而《学衡》前途之不顺利如此哉!

七月十九日 星期一

阴。是日读哲学书。宓所拟读之书至多,所当用功之学问,不可一一计。而哲学则向未研究,不得不急起直追。虽年龄地位如此,而始补作初步入门者之工夫也。

七月二十日 星期二

阴。微雨。寅恪入城二日,夕始返。寅恪到后,常多谈话,又为之料理诸种杂务,故多日未能读书治事。宓生之舍己耘人,因循迁就,皆此类也。

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自去年以来,宓寄妻女于姑母家中,月奉姑母津贴30元,迄今

年，虽饮食居处未为舒适，而宓则脱然无累，颇觉其便。现因姑母家中人口增多，亲戚多来寄居，殊行拥挤。且宓妻不久即将生产，益不能容。而姑母家迁居之议，久而未成。家中尤知小见之人，又时有讥讽诋謔之事。宓环顾内外，知非迁出独居、自立家庭不可。遂托胡徵君在西单牌楼一带，代觅适宜之居宅，并约定胡徵同居作伴，为宓之客，一切房饭费均不令出。胡徵亦甚欣然，奔走数日，昨夕来电话，言已得数处，须速看速定，否则无及云云。宓乃于今晨八时入城，至教场头条陈宅。

十时半，胡徵来，乃偕胡徵、心一、学淑同出，先至西单牌楼亚北西点铺，进牛乳点心，商定办法。次乃出至（一）白庙胡同十号甲。（二）郑王府西夹道六号。（三）堂子胡同内，背阴胡同 22 号。各召租之房，一一察看。或以租价过昂，或以屋宇隘陋，均不可居。

时已正午，心一、学淑乃归陈宅。宓邀胡徵至长安春午餐。下午，又同往察视（一）西长安街大栅栏，官马司十五号熊正理旧住之宅，已租出。（二）西长安街华园浴室隔壁之房，似尚可居，但索价三十八元，许以三十元，弗应。又由胡徵与主事人接洽二次。旋探知此宅为凶宅，乃作罢论。是日又同胡徵至（三）报子街 27 号视察，亦不合，乃别。仍托胡君访寻。

宓访任鸿隽于石驸马大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未遇。知己回寓宅，乃与电话接谈。即归姑母宅中。

七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晨在姑母宅中，与君衍表兄谈住宅事。君衍劝宓不必觅宅迁居，俟彼家迁居时，当共觅大宅而分租合住。宓漫应之。

下午 2—4，赴京师税务监督公署访梁家义谈。梁拟作《立国本

原论》，以实《学衡》。又拟邀京中同道友人，常共聚谈。又 Babbitt 师及 More 先生之书，梁君均已购来阅读，可喜也。

五时，至琉璃厂中华书局，欲以《学衡》杂志社名义购《竹简斋二十四史》一部，而援各校图书馆购此书例，得 85% 之折扣价（即 64.60 元，按原价系 76 元），卒得其允许。归陈宅。夕七时，君衍兄招宴于五道庙街春华楼，而大雷雨，归路甚泥泞矣。

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晨八时许，至按院胡同 65 号，访林损君。谈次知林君以经济困难，将于日内送眷南归温州瑞安原籍。下年独居于此。林君知宓情形，遂邀宓来共居，并愿以木器什物及厨中用具等一切见假。宓得此意外机缘，一切均便利，殊自庆幸。林君委其门人孙海（怒潮，湖南宝庆）为代表，磋商详细条件，乃招孙来晤面。

正午归姑母宅中。下午，招胡徵来，同至虎坊桥亚北茶铺，进冰点，详告之，并商定各事。委胡徵为商谈之代表。4—5 谒黄节先生于高井胡同宅中。5—6 访徐英于草厂八条北口汉阳会馆。归姑母宅中晚饭，宿焉。

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阴。晨八时，胡徵来，偕同宓及心一、学淑，至按院胡同林宅，访林损君，视察住宅。决定林君仍居上房，宓家居两厢，而客厅等均两家公司用。林夫人以病未见。

心一等赴他处。宓偕胡徵至新皮库胡同 15 号中国大学第一寄宿舍，引见孙海。宓访姜忠奎于庆升公寓，未遇。乃步行至宣武门，复步归西长安街，至长安春，候胡徵来，同饭。知与孙海谈判结果，我方愿出 $\frac{3}{4}$ 或 $\frac{2}{3}$ 之租金及杂费（如电灯、电话等），而林君方面坚不

允，必欲两家平分，各出费之半。又与胡徵商定，胡子靖先生到京后，与之商谈，俾允胡徵来住宓宅之办法。十二时，归陈宅，休息。

下午二时，访黄建中于西安门内石板房 27 号。四时，访李沧萍（名汉声）于地安门内，慈慧殿，南月牙胡同十一号。相见谈叙甚欢。李君人颇热诚，愿赞助《学衡》事，谈至晚七时许，乃别。

宓驰至北海漪澜堂楼上，是日宓与叶企孙在此合宴客（西餐，费约十一元），客如下：张准、赵石民、凌其峻、袁同礼、余泽兰、陈宏振、瞿国眷、刘崇鋐、汪泰基。未到者，钱端升。原约六时半，以宓故迟。十时散，微雨。同至京师图书馆参观。宓即回姑母宅。于巷口遇胡徵，言子靖翁明晨不能到京云云。

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半阴晴。晨九时许，胡徵来，言已与孙海晤谈，仍执两家各出半费之说云云。十一时，至长安春菜馆。已而林损来，坚执半费之议，遂即如此决定。是日正午，宓在长安春为林损及黄建中饯行，并约孙海及胡徵。

午饭毕后，已下午二时。宓即至西直门，乘人力车回校。五时抵。雨。料理杂务，并寄发《学衡》53 期。

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是日阴，微雨。晨，浴身。八时，附乘王静安先生之汽车，入城。先至北池子袁励准^①宅，少坐。乃至东四头条燕京华文学校。

^① 袁励准（1875— ），字珏生，北京人。1898 年戊戌科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京师大学堂提调，工业学堂监督，甲辰会考同考官，南书房行走，翰林院侍讲，清史馆纂修。

九时半,王静安先生演讲《中国之尺度沿革》。宓随同听讲。到场者并有马衡^①、徐鸿宝^②等。十一时,毕。宓先辞出,至东安市场北门内东亚粤菜馆,赴黄节先生招宴。座客除林损外,并得晤杨树达^③、孙人和、刘毓盘^④子庚,北京大学词学教授。等。二时,散。

宓访 Miss Green 于金鱼胡同孔大夫宅,知已迁协和医院。时大雨片刻,即乘电车返西城,至姑母宅中,休息。

五时,至琉璃厂中华书局付款六十四元六角,购得《二十四史》一部,运归陈宅。四川人罗少愚君旋即来访,谈半小时,询碧柳情形。罗君住汉园公寓,在北京大学旁。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是日居姑母家,坐待迁居之期,殊患寂郁。

上午十时,得胡徵电话,知子靖翁已抵京,约明日下午接洽。宓乃于十一时,至后门内,甬月牙胡同,访李沧萍。谈至下午四时,并在其处午饭。宓细述《学衡》社中情形,而求李君担任《诗录》编辑。李

① 马衡(1881—1955),字叔平,浙江鄞县人。曾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又兼任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考古教授。1925年10月,主持故宫博物院古物馆。自1934年起,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并兼任全国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

② 徐鸿宝(1881—1971),字森玉,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曾任学部图书馆编译员,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京师图书馆主任,北平图书馆采访部主任,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图书馆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上海市博物馆馆长。

③ 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号积微,湖南长沙人。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时改任清华学校中国文学系教授。1937年任湖南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3年改任湖南师范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④ 刘毓盘(1867—1927),字子庚,别名椒禽,浙江江山人。清末举人,服宦陕西。辛亥革命后任教嘉兴中学。1920年任北京大学教授。著有《词史》。

君允诺，但谓宜分途再谒黄节先生一次，请其担任选诗。如黄先生仍坚执不肯，则当自任之云。

宓至下午四时始归姑母宅中。归途访袁同礼，未遇。

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上午询悉林损行期略改迟。

下午二时，胡徵来，言已以与宓同居之事，稟商于子靖翁，翁极端赞成云云。

晚8—10时，赴烂漫胡同，谒胡子靖翁，为胡徵住宓家事。子靖翁允从所定办法，并致感谢之意。宓又与翁谈其他之事。先是宓与胡徵惟恐翁不之许，至是乃释然。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晴。上午八时许，胡徵来，同步行至按院胡同，访林损。知定于明日下午起程。又悉原雇之男仆，已辞职径去。宓等方虑其为非，心窃幸之。九时许，同访孙海于中国大学寄宿舍。次至西单牌楼亚北西点铺，进牛乳点心。宓乃归姑母宅。

下午潘敦来。

七月三十日 星期五

晴。上午携《学衡》1—50期二整份，以人力车载之，至东厂胡同西口十号电话东局四六四四。郭宅，面交汪吟龙（代售）；又至南月牙胡同，面交李沧萍（赠送），每处各一整份。即归陈宅，午饭。（归途访袁同礼，未遇。）

下午大雨，三时雨止。乃以二人力车，载行李若干，至按院胡同65号寓所，而林损已去，胡徵已来。孙海亦在。孙旋外出送林行。

夕，孙所觅之仆人(兼包伙食)杨松山来。傍晚，孙归。宓即偕胡徵出，在长安春晚餐，商购各物。宓旋至姑母宅，更以三人力车，运载行李衣箱等，至按院胡同寓所。胡徵旋亦至。

是夜，即宿于此。诸物凌乱尘污，未遑布置也。

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阴。大雾。晨八时，偕胡徵外出，在西单牌楼二合轩进乳点。即至东城王府井大街一带，拟购木器，而殊少价廉物美者，卒无所得。遂以此事及裱糊房屋等事，均委之胡徵，而宓至西直门，乘人力车回校。

夕，晤章寅及朱君毅。

晚七时，章寅招宓及朱君毅宴于其宅。南院十二号。

八月一日 星期日

是日在钱、叶二君处用西餐一日(一元二角)。宓平日极思节俭，只以不胜友人之怂恿，往往舍己从人，而致糜费。此后当自作主张，力趋坚定，其无益之聚会，及非必要之应酬游宴，一概婉词谢绝。既省时间，且省钱财，又致心安也。

是日料理杂务，未能读书。

赵万里来。

八月二日 星期一

晴。近日南口一带战事较烈。清华园中，常闻重炮隆隆之声，连续不绝。晨得胡徵电话，即时入城。

十一时，至姑母宅中。已而胡徵来，即同至长安春菜馆，邀请胡徵之从兄胡崧字彦华，财政部办事员，来此便宴。饭后，同至骡马市大街，虎坊桥西某木器店。选定木器，大小凡六件。由胡崧与之磋商

价目，卒定为 50 元。次至虎坊桥亚北西点铺，进冰点。又询胡崧以购诸物处所及价目，旋别去。

宓及胡徵赴京华印书局印名片。又至大栅栏一带购物，均由胡徵带归寓所。宓至姑母家，晚餐，并宿焉。

八月三日 星期二

晴。上午九时许，以人力车三载运行李至按院胡同寓所（是日起，开伙食），即在该处午餐。下午，至姑母家。三时，以人力车四乘，二乘心一、学淑及女仆郭氏乘之先行。馀二乘宓乘之，并载什物，至按院胡同寓所，是为迁居。裱糊已竣，馀事一二日内亦均完备。

晚即在寓中，与心一、学淑共食，并宿于此焉。

夕，陈氏诸表弟（颐、颢、颔）送什物来。君衍表兄亦来。

八月四日 星期三

阴。晨偕胡徵至东安市场购杂物。又在王府井大街一中商行购案头电灯，均由胡徵携归。宓至南月牙胡同，访李沧萍，以《诗录》稿件悉行交付。李已见黄先生，而欲宓再求黄一次，然后彼乃任之。

时已正午，宓乃归按院胡同寓宅（归途又访袁同礼，未遇）。行至南长街南口，忽遇刘树梅，邀至其家（保安寺十五号，极近按院胡同）午餐，并晤其夫人。下午二时，偕刘君访汪懋祖，未遇。

夕，姑母率表妹及一纳等来寓探视。

晚，汪懋祖来。

八月五日 星期四

晴。晨八时，访袁同礼于南长街九号寓宅，为锡予所托事。

袁君命宓代拟函稿(另存),而以全国图书馆协会名义,函达国内各图书馆,介绍购买《学衡》1—50期整份。宓付邮资一元,由彼处代为印发。九时半,谒黄节先生于高井胡同寓宅,谈至十一时。宓力求其担任《学衡》诗录编辑,并奉以全权。而黄先生以精力已衰,推辞不肯。后仅允代劝李沧萍担任此职,并助其评定,代决疑难。宓乃辞出。即至南月牙胡同,访李沧萍,未遇,留函达意。时已正午,宓饥疲且甚,而李君之戚王韶生以诗稿呈阅。宓仍为细阅一过,乃归按院胡同寓宅,以饼饵当餐。已而罗少愚来,别归蜀。允为推销《学衡》1—50期整份。又李濂镗来,并见心一。代售去《学衡》一整份。

此次移家费用列表如下:

木器,六件五十元。裱糊房屋,十五元。芦帘四扇竹帘三副十元。桌上电灯,连装置费八元。裱糊书架,二元。浴盆,三元。修理炉灶,添置厨房用具,及其他杂费,二十二元。第一个月,包饭伙食,二十六元。厨役工资,四元。

以上移家费用约 110 元。第一月伙食等 30 元,两项共计 140 元。

八月六日 星期五

晴。午饭后,阴,将雨。出至西直门,乘人力车回校。

郝更生来。晚大雨。

八月七日 星期六

晴。在校未多读书,料理杂务。上午访王文显,送别。又访

钱、叶二君。晚访 Winter，教之围棋，即在其处晚餐。

归校后心神不定，颇念室家。诸事懒为，殊自嫌也。

八月八日 星期日

阴。小雨。读书。午，庄译宣来。

夕访朱君毅。晚，偕朱君毅同访王静安先生。

八月九日 星期一

阴。雨。是日细读刘古愚太夫子《烟霞草堂文集》，多所感发。古愚太夫子之精心毅力，其一腔热诚及刻苦实行之处，宓自谓颇似之。愿更奋勉，而有所进焉。

晚访 Winter。

八月十日 星期二

阴。是日亦无所成事。仅复张孟劬先生一函。

晚七时半至十一时，与刘崇鋐合宴庄泽宣夫妇、戴超夫妇、郝更生、朱君毅于戴超宅，西餐。为庄君夫妇及郝更生君饯行也。宓本已饯庄君夫妇，兹以不忍却刘崇鋐之邀，故复有此局。此后决意节省，非不得已不请客。凡事自己立定主意，坚决不移，不随人转。且专计我之真实利害，对人则婉辞而悦色，不必以力助人，而以不以言或容开罪于人也。

现决迁出西客厅，住郝更生室中。（一）每月可省租金五元。（二）免同人之嫉忌。（三）一室中，我得独居，不为人扰。室外喧闹，则我静心自不闻之。（四）减少交际及城中客人来此住宿之招待等。至此举不无有利而害亦随之。（一）减缩我之势力范围，及在校中出群之声望。（二）小室拥挤狭隘，读书办公不便。（三）与同人密处，时来相扰，常闻喧闹。（四）无专用之仆役，可供指使，又无西式之盥漱

室。虽然，天下事利害相结，未有纯利而无害者。既决迁移，则无庸忐忑；况幸福原于内心，奋发要视吾力，则予之快乐及著述成绩，未必即以迁移居室而受损也。

八月十一日 星期三

晴。晨整备物件。上午10—12时，赴招考委员会会议。所议者皆极琐屑，计算分数之新方法等。其实所议之案，片言可决；但凭分数，可定去取。乌用往复周折，哓哓费辞焉？况考试科目，本不能得真才；学术标准，尤宜另订。自思宓之思想见地，所可以报效学校者甚多，而学校皆不能用。宓亦不得有施展之地。乃学校之所用宓者，则不外如今晨之招考会议，聊备一员，兀坐闲话。呜呼难哉！

会毕，梅教务长就宓谈西洋文学系事。校中既不许张歆海返任教授，梅君又以私意聘定张杰民^①。舍金玉而用瓦釜，此系之事，尚足值宓之费心哉！

午饭后，入城，至按院胡同65号宅，与家人小住数日。

八月十二日 星期四

晨，访瞿国眷、汪懋祖，均未遇。

下午四时，偕学淑至姑母家，进陕西面食，又与诸表弟嬉戏。晚饭时乃归。

八月十三日 星期五

晴。下午，刘雨若来。届时，并招罗少愚来。

^① 张杰民，字石豪，河北昌黎人。清华学校毕业留美，哥林纳鲁大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26年秋到清华学校任西洋文学系教授。

晚,杨宗翰来。宓告以中华将以黎锦熙^①为编辑长之消息,恐其藉故停办《学衡》。相对忧愤,计无所出云。

晚,周光午来。

八月十四日 星期六

晴。 阅李涵秋著《战地莺花录》小说,凡六册。

夕杨宗翰来,邀至长安春菜馆晚餐,饮酒。

夜中大雨。

八月十五日 星期日

晴。 晨八时,至南月牙胡同,访李沧萍,为《学衡》诗录稿事。李君拟介绍其同道之良友数人与宓。俟其到京,当先后求识。盖屈己求贤,广结同道,固宓之夙志,而未敢一日懈怠者也。

正午,归寓宅。阅李涵秋著《侠风奇缘》小说,凡六册。二书并佳。李君之小说,善于描写,能 exhaust the dramatic situation by accumulating illustrative incidents.^②即金圣叹所谓那辗法也。然其书之短处,则往往事变太奇,绾合太巧,虽足悦人心目,动人感情,而不足满人之理性。即 melodramatic^③而非真正之 dramatic^④。又其理想非甚高,摹仿前人小说(《石头记》、《水浒传》、《花月痕》等)之处亦太多,

① 黎锦熙(1890—1978),字劭西,湖南湘潭人。语言学家。湖南优级师范学堂毕业,早年参加同盟会。1946年参加发起九三学社。曾任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学院、湖南大学教授,兼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

② 用堆积许多描述性的事件来耗尽该戏剧情景所能产生的一切可能效果。

③ 通俗闹剧的。

④ 戏剧的。

亦其所短。然其书实足动众，不可谓非具有力量之作家（又善用时事）。盖小说作者而非小说名家，犹 playwright^① 与 dramatist^② 之区别耳。

八月十六日 星期一

晴。 复阅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夕，刘树梅来，谈甚久。晚，汪懋祖来。

刘树梅君述挽联数则，以其奇趣，录之，备入小说。亦《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类也。

（一）无名氏挽孙中山联云（此联用玻镜装成，悬于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前，时孙中山歿后，停柩社稷坛，挽联千百，张挂四周，游人吊者，盈街满巷，民国十四年春季也。）：

拚将老骨销王气；死不甘心作帝妃。

（上联指拟葬孙氏于明孝陵。下联指以西洋医术保存尸体，供人展览。此联讥刺甚深，词意老辣，而外若美其推翻帝制，故隽妙。）

（二）刘树梅挽孙中山联云：

赤手空拳，除数千年专制，造亿万里共和，功烈远过华盛顿。

鞠躬尽瘁，为五族人自由，作十馀载北伐，危难何止武乡侯。

（三）刘树梅挽邬溥光联云（邬为刘之旧同学于湖南中路师范者）：

① 剧作者。

② 戏剧家。

到死谁与亲？辰沅馆前石版。

毕生何所好？小河街上烟枪。

(四)刘树梅挽朱进联云：

与其合汙，不如早死。

况已闻道，何必大年。

(朱为贪财，兼课过多。刘尝劝其节劳。朱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此联盖讥之也。)

(五)刘树梅挽本年三月十八日执政府门前枪毙之学生云：

无论爱国作奸，总是邦人子女。

独此官妖学孽，原无父母心肠。

(持平之论，惻隐之言。)

(六)萧汝霖登泰山顶联云：

一日无心出。

群山不敢高。

(萧为湘之狂士，近为当道所杀。)

八月十七日 星期二

晴。晨复阅刘鹗著《老残游记》小说。

周光午来，在此午饭。光午之不称职与其负宓之处，已详记于前。彼此次回乡二月，宓不得已，《学衡》转托凌其皑等由他处发寄；因之，错误糜费，所受经济损失极大。且宓之《观堂集林》等书，存置于研究院，均为光午忽弃而失落。彼不惟不引咎自责，且强言宓已寄

赠他人。又光午归来，毫无为宓补作诸事之意，而但怨清华之不增其月薪。呜呼，冥顽自私如此，深负宓培植教导之心矣。顾碧柳乃以企慕圣贤，继武吾辈许光午，于以见碧柳知人之不明。且由是可知愚蠢冥顽之人，不必即为忠诚力行之士；而奋发有为，乐道行义，要非高明而具智慧之人不能办也。智慧即道德，苏格拉底之说，于兹得一解矣。

下午姑母来。

四时，至石驸马大街西首，后王公厂，九号，闵宅，访闵孙蕸君(字元召，江都人)，李沧萍君所介绍之同道良友也。谈一时有半。闵君恂恂恭谨，不多论议。宓详告以《学衡》种种。闵君之父，为国务院秘书闵尔昌先生(字葆之)，能诗，是日未见。次赴西长安街101号《世界新闻》编译社(电话南局四九二八)，访该社经理粤人陈劭南君，以草就之《学衡》发售广告一纸面交，并酌改数字，以登《世界新闻晚报》，盖由李沧萍介绍，而免收广告费者也。六时半，归寓宅。

昨读李涵秋之《侠风奇缘》小说，中有金娉娉之《病中吟》四首，虽格调不高，而个中情事甚为哀感顽艳，故录于此。仍宓十馀年前，录珊珊女史和王渔洋《秋柳》诗之情意也。(一)万芦吹絮落寒烟，金菊屏山照绮筵。钗影珠光花似海，碧波何处着神仙。(二)秋水瞳人剪一双，酒催红晕上腮庞，分明已向心头嵌，更检香囊喂夜庞。(三)香桃瘦尽不成花，年纪惊心到破瓜。罗衫压损枫叶叶，风云大陆我无家。(四)凉雨吹云过北廊，瓦花疏紫不禁霜。金炉冷透相思字，更拨残灰划玉郎。

八月十八日 星期三

晴。明日为姑丈逝世三周年禪祭之期。晨起作感怀姑丈诗，仅得绝句六首(俟另录)。而吴永权(君毅，住旧刑部街南沟沿十五

号,电话西局二七九一)来访,为成都大学聘各科教授事。与吴君固素未识面也。吴君述其所撰挽姚玄琴女士联云:玉树已先摧,方嗟咏雪才难,又见孤星沉晓雾;高材谁与匹?从此幽芳自赏,不知天壤有王郎。姚玄琴女士为姚华师之侄女,毕业京师女师校,擅才华,能诗,择嫁甚苛。年二十八,竟歿。数日前事也。姚华师有二女,均富才情,一已嫁,一未嫁,均郁郁早死,故联语云云。红颜命薄,才人不遇,婚姻多舛,福慧难兼。伤哉!

十时许,偕心一、学淑及女仆,同至姑母家。而家人均已赴寺中。乃即往下斜街长寿寺(妙光阁)姑丈柩前(设有灵位)拜奠。复与君衍兄谈。旋即归陈宅午餐。困倦甚,返寓宅。赵万里导浦江清^①(荐为陈寅恪助教)来。赵先去。

夕六时,宓宴浦江清于长安春菜馆。胡徽同往,步归。

是夕接祥弟函,知情曼妹于八月九日生产一男。至十一日,发热。以女医邹邦元息忽来迟,竟于是夜12:45时逝世。明日复得妹丈罗清生及爹函,述详情。宓于接祥弟函之夜,即成挽联,以写哀伤。联云:廿四载一现昙花,看君情妹。福相丰隆,何意月黑风寒,棣华遽折,因果一作迹象。全空,肠断江南。最念我双亲,渺渺天涯,相对哀伤何如也(一作何遣也)。六百日(实只560日)才圆一作谐。好梦,正尔恩情洋溢(一作共道恩情美满),岂期瓜成蔓斩,玉树先摧。翁姑未渴,魂飞粤(岭)峤。谁怜彼孤鸾,茫茫宇内,出门惆怅竟安之(一作安归)。此联词多未洽,尚待修饰也。

^① 浦江清(1904—1957),字君练,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1922年入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1926年毕业,由作者荐为清华学校研究院助教。1929年改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助教,后升讲师。1937年任长沙临时大学中文系教授。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改任北京大学教授。

八月十九日 星期四

晴。晨九时,至姑母宅中(心一等宿此)。同姑母家人至长寿寺拜祭。毕,必先归陈宅。又祭,如仪。

午、晚均在陈宅与宴。来客不多。见宓二十年前两月受业之师王玉书(麟编)先生。

晚十时,独归按院胡同寓宅。

八月二十日 星期五

晴。晨,闵孙奭来(回拜)。徐英来。

午,瞿国眷来,托荐东北大学教席。又托介绍赵元任夫人传授防止受孕事。

下午一时,至什八半截胡同东口42号,谒覃寿堃先生(孝方)。

又访李濂鏗于其宅,商为《大公报》及《国闻周报》投稿事,谈至五时始归。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晴。晨九时,出至西直门内黄旗马圈四号,访王鸿韶,得悉半年来情况。宓询军界情形,又在其处午餐。

下午二时,别归校。夕,入浴,又整理室中书物。

晚,王静安先生来。

真吾(王鸿韶)录示其近作若干首。录如下:

月下广场散步,慨然赋此。

明月有情还照我,好风无恙又吹人。

青天碧海馀孤影,剩水残山着此身。

过眼昙花留恨事，撩人春梦悟前因。
飘然径欲生双翼，飞入云霄无片尘。
(评曰，苍凉深曲，一往沉痛。)

夏夜即事四律

小隐城西百虑空，纷华涤去返鸿濛。
绕屋夏木多馀荫，当户秋声尽好风。
向晚红妆争汲水，盈场绿草乱鸣虫。
城头月落人归后，又听清歌起院东。

无补时艰只自嗟，又将鸿爪寄京华。
已闻雀鼠悲同尽，重振旌旗愿竟赊。
北海豪情须纵酒，南园小坐且浮瓜。
归来尚有依人鸟，娓娓清谈散万花。
北海、南园，皆遣暑茗坐之地。

历尽危机百患侵，惟知书剑返空林。
盼消残暑愁淫雨，为羨闲云减壮心。
灯火欲阑星落落，汽车初断夜沉沉。
知音剩有红妆感，触绪苍茫泪满襟。

踪迹劳生暗自怜，无端儿女又情牵。
相逢夜月应同梦，小别城郊似隔天。
空听鼓鼙思将帅，只餘慷慨报婁嫪。
伴人惟有钟声响，欲拂吟笺已黯然。

灯下漫成一绝

宛转灯前万念回，心非蜡炬亦成灰。
盈盈一水何时渡，红泪无端落酒杯。

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晴。 写信。整理书物。

夕潘敦来，授《烟霞草堂文集》，使读之。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晴。 写信。整理书物，一一分类皮藏。既省地位，且便检寻，一劳永逸。以后当不再使其凌乱也。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半阴晴。 午前仍整理书物。

宓对于光午，业已完全失望。此次归校以后，不惟无急思补过之心，且宓交办小事，费时不过一二分钟，而乃迟之数日。其拖延凌乱，致使诸物遗失，破坏宓之办事方法。宓交光午办事，口说指画，催促询问，所费之时间，比宓自己动手作此事，且远过之。故决此后不再使光午为我作事。而我对光午，亦以寻常朋友视之，不再特别出力提携教诲。甚矣，得人之难也。是晨致函光午，促其将各件悉交还宓自办。彼又迟之半日。再催，始交。对于宓函，亦漠不置复。方谓从此可以偷闲已耳。何尝有热诚为公，及图报知遇之心哉！

昨得汪悉鍼电，即复一快函。碧柳事请其斟酌，如何解决，悉可。原电文曰：“碧柳何日来奉盼复。”今日又函田毓端同州。石韦元陇县。二君，托其设法访寻，并就近接济碧柳，保护其离陕。未知有效否也。

晚，得张季鸾函，嘱为《大公报》及《国闻周报》投稿事。宓决尽力以为之。

晚，访王静安先生。又访浦江清君。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晴。晨读书。近日心意疏懒，屡欲作文，未成。

下午一时，陈寅恪归自杭。为助理杂事，一时忙乱。又来客，未能读书治事。

晚访赵元任夫妇，并陈寅恪在其宅中闲谈。

立论之标准：(一)全(二)通(三)宜。

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阴。昨日尚热，今则寒风飒飒，凄然其为秋矣。

上午，陪陈寅恪赴图书馆。访王静安先生及侯厚培于其宅。

下午，偕陈寅恪游圆明园。至海晏堂遗址，检得琉璃砖瓦破片，携归。入浴。

七时，同至赵元任宅中晚饭。晚，又同访李济。寅恪将寄居赵元任家。宓约李济来居西客厅东间，以免他人之插入致宓不便也。

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晴。八时，乘人力车入城(每次来往，各付铜元100枚)。至西直门内，黄旗马圈四号，访王鸿韶于其宅。待之起床，乃同至按院胡同寓宅。十一时，进午餐。刘树梅来，谈久始去。

下午二时，偕心一、学淑及王鸿韶、胡微同至北海公园游览。在漪澜堂外进茗点。五时，诸人各自归。宓偕胡微访李沧萍于南月牙

胡同，为《学衡》诗录稿事。旋即回按院胡同寓宅晚餐。途中步行甚多，左足指创，甚痛也。

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晴。晨潘承圻来。陈寅恪来。又徐英来。

午与胡徵谈，并阅胡徵所撰小说。

晚，全宅除老杨（厨夫）外，均外出，仅剩宓一人。心一等赴姑母家，拜老姨太太寿，至晚犹不归。宓大患孤寂，以为有家如此，来京何乐？反不如留居清华，可读书治事也。遂留束于案头，词颇决绝，自出。初拟访杨宗翰，继乃改赴西单牌楼，在亚北西茶食店，进冰点。原拟就旅馆宿一宵，明晨即回校。至是，反复思维，情绪纷杳，约一时之久，此意乃止。遂复返寓宅。心一等犹未归来也。胡徵劝宓勿再有此举动。意固是，然宓之情怀，孰能知而谅之哉？

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晴。晨八时，潘承圻来。乃与偕赴南河沿欧美同学会，盖中国工程学会在该处聚集，得晤旧相识之友多人。十时，随同该会会员，同游总统府之中海、南海。由西华门入，遍游一周，由正门出。时已过午，凌其峻邀同杨承训至西车站食堂，进西餐。遇 Winter 于车站门外。下午二时，散。宓归寓宅。

晚访君衍表兄，为荐杨廷杰任其家西席事。又访杨廷杰于善化会馆，未遇，乃归寓宅。

八月三十日 星期一

晴。晨九时，钱端升来，谈校事。又李沧萍来，谈甚久，言陈劭南等有志为大事，可相结纳。又述黄节先生之经历，深至推崇。又言

杜诗“熟精文选理”之理字，即文学批评之原理之谓。又理乃脉络之义，即一文一诗中，各句各字，皆必连络照应，成为一气是也。又凡六朝人所为诗，凡写夜景，首句必言月色或灯光如何；凡写山水，首句必说明我所立足之地何在。总之，一起必将观察点及立足地著明，以下所描绘叙述者，均不离此点观察之所得，一丝推衍而出，丝毫不杂不乱。于阮谢之诗可证。此皆后世效颦堆字之诗人所不解者也。

午饭后，至姑母家。访君衍兄，略谈。即访杨廷杰于善化馆，告以君衍兄拟聘为教读之条件，杨亦自提出意见。宓往陈宅，告知君衍兄。决定由君衍兄明晨往访杨，直接商定。宓乃复访杨，以此复知。三返陈宅，进茗点。

约近下午三时，乃至北海漪澜堂，晤潘承圻，及其妹潘令华、二十六岁。潘懿则，二十三岁，均肄业燕京大学。其弟潘牧仲。交通部任事。谈约一小时。又游步一周，乃散归。盖潘君托宓介绍二妹婚事（拟以令华介绍于叶企孙君），故特有此会，以使宓得与其弟妹相识也。归寓宅，晚饭。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晴。晨读吴梅《顾曲麈谈》。

午饭后，乘人力车回校。暑中七十日荒废已尽，从兹当加倍勤奋用功，治事读书也。

归校后，招浦江清来，为某事。又招光午来，与开诚细谈，婉曲劝导。光午默无他言，愿如旧助宓治事。

中华书局来函，以局中罢工，久未解决，致《学衡》亦停顿而不能出版云。虽懊丧亦未如何也。

九月一日、二日 星期三、四

初归校数日，竟不能有所事事。仅能料理杂务，写信若干

封，赴诸人宅中晤谈，及与新聘教员之旧相识者周旋。又与 Winter 及 Jameson 围棋。此心殊患放逸。甚矣，弛纵之易而收敛之难也。

寅恪迁往赵元任宅中居住，宓仍旧独居。

九月三日 星期五

晴。 上午，胡徵来，在此午饭。下午归去。胡徵是日曾婉劝光午省悟，与宓谅解。而光午但以讥讽鄙夷之辞色为痴笑，曰：吴先生既不为研究院主任，何得更命令我，使我为之服役云云。胡徵谓如此无可救药，不必再冀其省悟，亦不必再期其帮助各事。呜呼，宓于光午之事，所痛心者，非我失一助理杂务之人，乃彼见解如此卑狭，不明远大之事理，殊负宓向日委曲教导，期望向上之一片心血。譬之情场失意，同此苦况。碧柳知之，何以自解？而清华环境之移人亦已可惊，痴愚恭谨之周光午，到此一年，乃成为怠惰刻薄之人。是知孟子所言大丈夫之三标准中，惟富贵不能淫为最难几及者矣。

下午 3—6 时，开第十三次评议会。

九月四日 星期六

阴。 上午 10—12 时，校长召集西洋文学系全体新旧教授、讲师开会，谓王文显去时，曾荐宓为本系代理主任，而宓未肯就。兹应由众公举，云云。当即举定宓为西洋文学系代理主任。宓知势不能推辞，即就职。与同系诸人，讨论系中分配功课、预算、研究室之原理，并声明受任于匆促之际，时日已迟，开学在即，诸事未谙，尚希谅解云云。诸人与宓感情均尚洽，惟 Danton 素号暴横，故当时即有责难及讥讽之语。陈福田君被举为本系书记。按校中诸事颞颥，当局

既不以诚待人，而注册部、庶务处等事，又一味迟延推诿，营私害公，使热心办事之人，加倍烦劳而无功。宓今兹就此代理职，明知对宓个人，有百害而无一利，然既在清华，又不能辞。甚矣，人生之不得自由自适也。

下午，在 Winter 处弈谈。

晚在室中凝心致志，改编本系教员课程表，及预算、研究室分配等之草案。中惟教员课程表最难。缘王文显既派定各人功课之后，又私许 Jameson 等以专授某课，且有函为凭，以致前后不符，内外舛错，故排置至为不易。本系缺乏教员，校中当局不早聘定，张歆海则拒其归，叶崇智则靳其薪（均见前）。而教务长聘定张杰民，亦从未与本系之人商酌。及今开学在即，乃以诸事委之于宓，使独当难关。彼校长、教务长于星期六、星期日，则或入城家居，或在此宴乐而不见客。宓虽急欲与商补聘教员之事，而亦不能。难哉！此清华园，即腐败中国之小影，而亦恶劣之人生之小影也。

九月五日 星期日

阴雨。上午，仍筹划本系事。

下午访 Danton 夫妇。Public Speaking^① 一课，幸得解决，改为 Oral English^② 由 Danton 夫人^③ 担任教授，双方议定。此次宓改编课程，大旨在使各教员均得略事轻减，分得其所欲授之功课一二

① 《演说》课。

② 《英语口语》课。

③ 谭唐夫人，美国人。美国高琪大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哲学博士。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文及文学导师，高琪大学导师，伯纳大学德文教员，斯坦福大学德文教员，里特大学德文助教。时任清华学校西洋文学系教授。

种。必借此交欢于各人，得其援助；则系中虽有一横暴之徒，或尚可抵抗或制伏也。

近得刘宏度(永济)函云：“奉 手片，诵新诗，七月七日赠陈寅恪诗。殊幽怨。人生乱世，而欲有所作为，安得不低头？安得不堕溷？惟望以文史自娱，以天命自遣，不消极，亦不过于急进；庶有曲肱饮水之乐，而无失时不遇之悲也。”下略。又云“平时学道读书，满拟临事不至失措，乃一旦小小吉凶之事，即足以夺其素养，可见知行一致之难。”均可为宓座右铭也。

九月六日 星期一

阴。 上午 9—10，开西洋文学系会议。宓主席，宣布改编课程，分配预算，指定研究室，二人一间。及其他琐事。众均无异议。当场又由会众通过，聘陈源为本系教授。宓又派定各项委员。散会后，即谒校长、教务长，陈源聘书旋即发出。宓以校中当局既力阻张敬海之来，陈源则荐书盈笈，当局早有聘用之意。若宓则目前惟求本系缺乏之教员从速聘定，则宓职务上之难题解决，虽未免有负敬海，然亦力不从心。至于陈源为胡适之党，他日将不利于宓与否，今不能知。即使宓被倾轧以去，亦可见得吾党存心大公，彼辈严持门户，是吾党道德上之胜利。今且望陈君之不至于此也。

下午办理系中琐事，来见之人甚多，均不一一记。

张昌圻^① 来两次，允为代谋本校职事。

① 张昌圻(1903—)，后改名张弘，字弘伯，四川富顺人。北京大学哲学系1926年毕业，考入清华学校研究院，研究先秦伦理思想，1929年毕业。后赴法国里昂大学研习伦理学。

九月七日 星期二

晴。是日仍办理本系各事。现暂以西客厅为西洋文学系办公室。惟庶务处殊可恶,所需电话及书架、屏风等物,延宕不给,必至费时费力,写信口说,一再索讨,乃得之。又复有其一而遗其二,致宓种种不便,多费精神。宓耗其时力于此等事,殊为不值。而且不如昔在研究院,有指挥一部分之全权。此系之职务,殊累人也。

又是晨始发见《专集研究(二)》,为教务长所裁去之功课,乃本系必修科目,必不可裁。宓当时亦不应忽略。然此时各教员功课已重新编定,无别法,只有由宓自任教授。此亦办事人吃亏处也。

晚八时,赴教授会议(校长于宓被举为西洋文学系代理主任事,亦未向众报告)。又赴茶会。

九月八日 星期三

晴。晨以改定之功课表,交注册部发表。

10—12时,校中行开学礼。

下午1—2时,上课(翻译)。学生五人,其四人皆上年之旧生。

迟至下午,注册部犹未将改定之功课表发表,学生选课者皆不知。宓急不能待,乃手自抄写西洋文学系改定功课表(并请浦江清代抄一份),而径即张贴,学生乃得知晓。此注册部之不尽职责,而增宓之烦劳也。

晚,李惟果^①来。陈寅恪来。又学生章熊^②要求以陈福田改授

① 李惟果,四川成都人。清华学校1927年毕业留美,加州大学学士、硕士,主修西洋史、国际公法;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任四川大学教授。

② 章熊(1906—),天津人。清华学校政治系1929年毕业留法,入巴黎大学学习公法,1932年获硕士学位,继在该校研究市政。

他组英文，勿授彼等。宓拒之。

是日午，潘敦来，在此午饭。宓询其愿在此任助教或书记职事否？潘敦不愿，拟仍从熊、梁二师学。翌日，潘敦来函，有云：“惟先生人事倥偬，终日罔宁，似未免以琐务而累大业，窃为高贤虑之。”又荐其同学川人席朝杰君二十岁。为宓之助理。拟即试用之。

九月九日 星期四

晴。 是日仍办理本系事务。

11—12 上课。下午，与 Smith^① 谈。

夕，陪唐钺至南院，访陈寅恪。拟以浦江清调为西洋文学系助教，而增其月薪。寅恪不愿失去浦君，乃止。

晚，寅恪来。又梅教务长来，谈甚久。

九月十日 星期五

晴。 上课，再则办理本系事务。与 Jameson 谈。本系人多事杂。每有所商，必须应付，故费时甚多。

夕，君毅告宓以程其佳向其借去二十五元事，谓可作小说材料。

九月十一日 星期六

晴。 仍办理本系事。因新大一英文甲、乙、丙各组，须改为同时上课，故功课表又须经一番改动，费时费心。然而昔者为何不

① E.K.Smith 施美士，清华学校西洋文学系美籍教授。美国威斯林大学学士、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及协和神学院肄业生。历任威斯林大学图书馆副主任及教授会副书记，威廉·狄克逊学校拉丁文及英文教员、明尼苏达州中央高等学校英文主任教员，俄亥俄州立大学拉丁文教员。

排在同时，而待今之繁难更改，此则注册部之咎也。且改排课程时间表，本注册部之职务，而今悉以委诸本系。至若助教、电话诸端，则教务长与庶务处又靳而不与，致宓办事倍增烦苦，宓甚愤之。

下午 3—4 时，陈源、杨振声偕钱端升来。陈源拟即就清华之聘，而尚牵于北大之关系，未遽决。宓告以讲师之办法，待其自择。袁同礼亦同来。

晚在钱、叶二君处，与袁及钱昌祚等谈。钱对宓有所规劝。大约谓办理校中及本系各事，不必处处认真，不必因小事忧急或动气。至于重大之事件，则决定后必实行。向校中所要求者，亦必得到乃止。以上皆忠言也。

九月十二日 星期日

晴。在校。上午 Jameson 来，急欲寻觅其他二教员，决定新生甄别考案，乃余人皆入城。宓殊感其勤奋热心。宓之对于本系事认真者，不特本性如此，且以本系多外国人，欲一洗中国人办事颓废腐败之积习，营私玩忽之弊端，而毋使外国人谓全中国人皆一丘之貉耳。乃校中各方则不能合作，奈之何哉！

今后宓当以下文为座右铭：（一）不贪小，不省小费，不注意小事。（二）不着急，不求近功，不忧事之难办。（三）不动气，忍辱，黜忿，忽视末节。其必不可不爭者，则以世俗之手段压力临之。总括之曰，注重读书与作文，而轻视办事及应酬，则庶可寡忧寡悔矣。

下午三时，业师王玉书（麟编）先生，偕同邑岳幼民来游。宓导观校中各处，并进果面。五时别去。宓周历中等科等处，顿忆宓初到清华就学时之情境。又忆十二岁时，受业于王先生之景况，不胜今昔苍茫之感矣。

九月十三日 星期一

晴。上课办公如恒，不悉记。

是日楼光来到校，课程表复有改动。晨，走告教务长之秘书，言庶务处若不来装设电话分机，则必决于今日下午四时召集本系会议，辞主任职。请以下午四时为最后限期。下午复促之，于是宓之室中乃装设电话。

下午，潘敦偕其同门（梁漱溟之弟子）川人席朝杰来，年二十二岁。即荐为宓之书记者。宓与谈之后，决即试用之。

夕，在温德处进茶点，并围棋。

晚，在寅恪处谈。

九时后，大学第二年英文丁组学生三人来，要求撤换陈福田。宓坚持不允。该生等词颇激暴，然其后亦竟安然上课云。

九月十四日 星期二

晴。校中于上星期函聘陈源为西洋文学系教授，至今尚未得复。宓以排置功课，备极困难，一人不来，全局牵动。乃托钱端升入城探询陈源真正意向。是晨，钱君归，言陈源决不能来任教授，但或可任讲师，而功课及钟点，必须如何如何云云。宓以此种条件，事实上断难做到，不如舍陈而另聘教授专任。粤人黄学勤者，宓本年荐之于奉天，汪悉诚始则觅教授（英文文学）甚急，及与黄君磋商条件，迁延未决，径聘他人，来函告宓。宓即函汪，请速电或函黄告知，阻止其行。而汪乃不遵行。致于昨日午饭时，宓忽接黄电云，愿即如前议就东北事，行即北上云云。宓即函汪电黄阻止其行。在理宓当径即电黄。但宓为友朋谋事择人，费时费力已多，目前用款甚多，电费实不愿担负。而如汪之迁延不肯电黄，实属误之至矣。

晨 9—10 谒校长。10—11 谒教务长，商定二事。(一)由清华即去电，聘黄学勤为本校西洋文学系教授，月薪 250 元。(二)校中聘书记一人，助宓办理公务及个人杂事，月薪暂定 35 元(仿赵元任之书记之例)。拟即以席朝杰充任。其他不悉记。

下午四时，在宓室中开西洋文学系会议，宓备茶点款客(费 1.60 元)。结果，议定(一)添聘法文教授一人。(二)不用陈源与黄学勤，而另就北京聘请英美之女教员，充任其事。当时荐者二人，拟即物色探询定夺。众议既如此，遂以电话告知持电稿入城候命之校役，致黄学勤电勿发出。

夕，戴家祥率大学一年级新生夏鼐^①(翼夫，浙江瑞安)拟入西洋文学系。来见。

晚，陪楼光来谒校长于私宅，以本日本系会议结果告之。

九月十五日 星期三

晴。晨以昨日本系会议结果，告知教务长之秘书。遇 Danton 谭唐，强鸷与谈，大肆其平日之狂妄，并痛骂张歆海。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士大夫之卑小忌嫉心肠，乃较儿女子为尤重也。

上课如恒。

下午二时，晤梅教务长。于本系议决聘教员事，颇觉为难，谓当与校长详商。先是宓以校中未得陈源正式函复，而径舍之而另聘他人，未免有伤情面，拟于今日入城访陈源，(一)表示劝任教授。(二)磋商讲师条件。(三)二者皆不能，则告以从此谈判中止，另聘他人矣。如是似较周到，而叠电城中，均未得陈源踪迹所在，乃止。

^① 夏鼐(1906—)，字翼夫，浙江瑞安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1931 年毕业。与清华大学 1934 年历史系毕业之夏鼐(浙江永嘉人)同名。

夕，王静安先生来，久坐。

七时，赴校长宴请新教职员之晚宴于工字厅。十时散。陈寅恪、楼光来、唐钺三君来宓室中小坐。连日天气渐寒，荷叶焦黄，馥香犹在，桂花新开，馥味尤浓，殊足赏也。

九月十六日 星期四

晴。上课如恒。近日本系中杂务纷纭，日夕忙于与诸方接洽，直少读书之暇，作文更不能言。哀哉！

下午，以前日所拟致黄学勤电，略加修改，仍即由校中发出。先探询其能于何日赶到，然后再定聘请与否也。

下午，陈寅恪、赵元任等携蒯寿枢来室中小坐。即昔年在兰州陷害父之仇人也。

晚，8—11 赴教授会议，举定赵学海、朱君毅二人为评议员，以补孟宪承、陈达之缺，亦可见一蟹不如一蟹矣。

九月十七日 星期五

晴。上课如恒。晨，大学二年级英文丁组学生四人来，仍请撤陈福田。宓依然坚持不允，最后谓当与本系诸教员会商，方能决定。（晚间又接该组学生公函，列名者十四人，所言者亦系此事。宓复函答词并同此。）

11—12 见梅教务长，亦主张不当因学生之要求而撤换教员。

下午，旧制部《小说》班学生翟楚等三人来，请撤换该班教员 Pollard Urquhart 而以楼光来代之。宓不允，谓 Pollard - Urquhart 先生于小说研究甚深，所读之书极多，故群推许之，而请其特授《小说》一课，何可更换？如君等必欲退课，三数人尽可自由行动云云。

晚，7—9 赴学生欢迎新教员及新学生之会，设于大礼堂前草场。

九月十八日 星期六

晴。上课如恒。上午九时，与陈福田谈。陈谓丁组中与彼不和而鼓动撤换之学生，不过三四人。此事实无足重轻，迟数日当完全消灭云云。宓遂决定不复撤换，亦不必于本系会议中讨论，且看学生对宓如何耳。

十时半，乘人力车入城，至养马营恩宅，访杨宗翰。

一时许，至按院胡同寓宅，知父已随师部迁往固原。黄中定^①来。四时，访姜忠奎于庆升公寓。姜君于日内将赴中州大学任教职。

五时，至姑母家。为访杨廷杰，商馆事，未遇。在姑母家晚饭，晚八时归。杨宗翰来，谈久始去。宓倦而思睡，不能支矣。

九月十九日 星期日

阴。晨九时，访姜忠奎，告以开往河南之火车情形。

十时，至东单牌楼新开路十二号周宅（电话东局七五）访朱传霖^②，同至大方家胡同（内务部街东口）内，芳嘉园三十二号（电话东局三〇四六）访黄中定（锐）并见其夫人（比利时人）。次至蜡库八号，访赵祖欣（少侯）。二人皆有人荐为清华法文教授，故寻访面谈，以资考察，而后决定也。赵君邀宓及朱传霖至东安市场森隆饭馆午餐。

下午二时，即乘电车直至西直门，改乘人力车回校。

夕与温德及楼光来弈谈。

① 黄中定，名锐，江西玉山人。曾任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及北京中法大学教授，时将就任清华学校西洋文学系教授。

② 朱传霖，字雨润，江苏武进人。法国巴黎法政大学外交系毕业，曾任浙江省交涉公署咨议。时任清华学校西洋文学系教授。

九月二十日 星期一

阴。 宓以西洋文学系教员虚悬，课程未定，非速行解决不可。恐黄学勤一时未必能来，即来，而若学生挑剔，不受欢迎，则宓无以对学校，且无以对黄君，不如就近设法。乃于昨晚细研究各人课程表，拟以黄君所授课，分配与各人。聘杨宗翰为讲师，授大一级读本与作文，合四小时，时间适为星期三、五日上午八时至十时。馀八小时，则分请邱椿、刘师舜、温德、翟孟生等担任，庶可即日上课，而校中亦省经费。此意与各人略商，即于今日上午十时，见梅教务长言之。梅极谓然，且拟定杨宗翰之月薪为一百二十元。

十时半，偕 Winter 入城（人力车资特给一元），至东安门大街东兴楼酒馆，宓请宴（费五元），并邀黄中定及杨宗翰来。Winter 与谈之下，知黄君法文纯熟，颇胜任。宓即露敦聘之意（此宓请宴之目的也）。杨君知讲师之邀，亦甚喜。三时散。

宓至东长安街电报总局，欲发电与黄学勤君，阻其来。文曰“清华聘约取消，仍留粤。宓。”而囊中钱不足。乃访顾泰来于东单三条寓宅，假款。再往，乃将该电发出。

五时，归按院胡同寓宅。汪懋祖来。

晚，杨廷杰来。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阴。 是日中秋。晨八时，拟访李沧萍，而东路电车拥挤，乃改访王鸿韶于黄旗马圈寓宅。奔，谈，并诵其诗稿。

十一时，至姑母家拜节，即在其家午饭。

下午二时，访杨廷杰于善化馆，未遇。乃将君衍兄聘任教读之关书留交，即归按院胡同寓宅。

夕，设便宴于室中，并邀孙海、林尹及胡徵共宓家人同餐。诸人饮酒至五斤之多。

晚，在院中进果茗，坐谈。宓得诗一首，另录。十时，寝。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阴。晨七时起，即回校。九时前抵。欲谒教务长，不得值。

十一时，始得见校长，述聘教员及讲师事，校长大不以取消黄学勤聘约为然，谓如此办法，对于黄君，殊属轻侮，宜速补过。况黄君昨日已有电达宓，文曰：“即来，准九月底以前到校。”为期非远，自以仍聘黄君为是。乃共拟电稿，文曰：“第二电取消，清华仍聘公，望速来。宓。”（以上来往电，均英文，兹译意。）而讲师之议，杨宗翰之聘，遂复作罢。此次实宓之咎，校长言之甚是。宓办事热心，而责任心重。因之，常过于着急而办法太多，率尔反复，欲速则不达，或且债事招怨。此实宓之大病，嗣后当力求专一镇定，不轻改辙。

11—12 上课如恒。

下午一时，大一英文丁组学生代表三人又来，询陈福田究竟能否撤换。宓答以原理事实均不能，彼等谓最后办法，只有自请退课，牺牲学业而已，即去。宓旋晤陈福田，彼仍主张不改动，任学生自退。

三时，见梅教务长，即将与校长共拟再聘黄学勤之电发出。

3—6 赴评议会（14）议决聘黄中定，而舍赵祖欣。又议决聘黄学勤。散会后，复与梅教务长谈。（一）陈福田事，梅仍主不撤换。（二）聘席朝杰为书记事，宓强行要求，使梅与校长不得食言。梅卒允如前议。

晚陈寅恪来，谈及《现代文化》一课，校内校外，至无人愿来担任。宓颇愿自任讲授此课，而辞去代理西洋文学系主任职务。然校中既不来邀，亦未必准辞，只好作罢。宓到清华，长羁身于行政事务，而未

能多授功课,使学生知我服我。舍长用短,不得享清闲高雅之生活,而日与小人俗子角逐齟齬,不亦哀哉?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晴。 上课如恒。晨,席朝杰来。宓命其暂归,缓后再来就职。

下午四时, Winter, Pollard - Urquhart, 楼光来来弈谈,进茶点。

晚,六时半,赴教职员公会第一次聚餐大会(费五角),直至晚十时半始散。清华中人,光阴之消磨,社交之繁多,皆此类也。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晴。 上课如恒。

下午,作《立论之标准》一文,甫成一页。而4—6被邀赴系主任会议。杂事过多,文思难就,有如此者。

宓已得校长交来校中公函,聘席朝杰为西洋文学系办公室书记,月薪35元。惟观席君所写日记及其为人,恐不胜任。而教务长日昨曾言学生中贫苦求事者多,请宓择一用之。遂拟就学生中挑选。由教务长处送来马全鳌^①等四人,均于晚八时来此。宓当分别中英文,各予简单之考试,令作复函一通,写小楷数行,结果甚佳者无之,宓遂踌躇不能定云。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晴。 上课如恒。上午与注册部接洽法文教员功课等事。

下午2—3,梅教务长来谈,谓陈福田所授大二(丁)组英文,学生

^① 马全鳌(1905—),字季廉,湖北襄阳人。清华大学经济系1930年毕业,曾任天津《大公报》编辑。

虽退去多人，然由教务长去函，表示陈教授嗣后当改良教授法，则全班即可上课，此事可告结束。又决定以邱椿授大一英文作文(甲)，俾黄学勤可略减轻云。

夕及晚，作文。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阴。大风。荷叶尽拔，池中惟剩秃秆，柳亦瘦黄。今日狂风猎猎，秋意深矣。晨作《立论之标准》，十时脱稿，即发出(《国闻周报》)。

十一时，黄中定(新聘法文教授)来。

下午 3—5 陪黄中定游观校中各处。

黄中定君不能英语，拟以汉文教授。自愿兼任第一年法文(甲)班教课，每星期十六小时，不嫌其多，俾得改换课本(拟用《法文初范》等书)。宓乃从其议，以温德之法文(二年)一班改归朱传霖教授，而以 Winter 腾出之暇时，专办 French Club^① 事务，以求授课及公务之平均。是晚，乃以此意走访朱传霖及 Winter 商之。朱赞成而 Winter 则否，谓黄君用汉文教授，尽可不必改换课本，原书(Fraser & Squair^②)英文部分不多，黄君不难预备也。此议遂暂搁置云。

是夕，接黄学勤复电，云即日起程来校。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阴，风，颇寒。晨八时，席朝杰来，意在就任书记职事。宓思校中虽已发来聘函，准宓用书记一人，然必所用之人，确能助宓办事，则校中之钱不为虚给，而宓纵受人指摘，亦属值得，否则徒拥虚名，毫无

① 法语俱乐部。

② 弗雷泽及斯夸尔著。

实效。窃以席君朝杰，不惟文章工夫太浅，且字体不正，抄写多误，纵其人忠勤敏慎，既不长于文墨，实难助宓得力；况席君性情，偏于事功一方，非能与宓长久共处而互有裨益者，不如径不发生关系之为愈。宓以此之故，乃于席君之来也，直言以告之。席君亦自知不宜，力请此事作为罢论，遂即归去。宓决暂用学生二人：(一)马全鳌。(二)刘心铨^①。每人每星期各六小时，是晚前来排定时间。自明日起，即来室中任事。虽其能助宓之处甚少，拟先就此敷衍，俟物色得人，再请校中聘为书记可也。

10—11 约请法文教授温、朱、黄三人，来室中开会，商定授课钟点等均不更动。黄君仍用原定之课本，但以国语教授，翻译亦用国文，不用英文。因闻学生不愿更改课本，昨晚之办法，遂未再提起云。

上课如恒。下午2—5开评议会临时会，审查预算。西洋文学系本年度购书费2500元，兹经削减为1500元。馀不悉记。与朱君毅、楼光来等散步。楼来，以茶点款之。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阴，微雨，甚寒。黄中定君是日上课，宓陪导至讲堂，由朱传霖君介绍焉。

是日神志倦怠，无所成就，仅办杂务而已。

夕，邱椿来，谈颇久，议定邱君担任旧大一(甲)班《英文作文》课。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阴。雨。上课如恒。

^① 刘心铨(1904—)，四川富顺人。清华大学经济系1929年毕业，曾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下午4—6在室中召集西洋文学系图书委员会，讨论本系购书办法。Danton等亦皆顾大局，不专为德文等部分要求，差强人意。议决购书以西洋文学分期研究为主，先拨千元用之。余不悉记。宓以茶点款诸委员。

晚，七时，赴李冈君招宴于其宅。席散后复纵谈，至十时半，始散。饮白兰地及啤酒。倦怠思睡，即入寝。

九月三十日 星期四

晴，颇和暖。晨得胡微电告，心一于昨晚八时零五分产生一女，促宓速归视。宓疑产妇有他故，颇怦怦忧急，即于八时入城（人力车）。十时，抵按院胡同寓宅，知母女均健好，姑母住此间照料。昨日下午二时发动，五时，日本女医高桥氏来，八时产出，时陈宅诸女眷均在侧。宓对心一致爱慰之意，小儿虽系女而非男，仍拟命名学文。

十一时，至姑母宅中。缘君衍兄今午宴客，为所聘西席杨廷杰君（宓所荐）上馆，请宓作陪，故与宴（学淑亦居陈宅）。

二时半宴毕，即归按院胡同寓宅。四时，出。至西直门，步行回校（沿铁道）。途遇姚名达，遂结伴同行云。

十月一日 星期五

晴。上课如恒。下午编稿。晚访 Winter 谈。

代叶企孙撰挽本校（旧制）学生周明群联一首，如下：

英才早夭，事本寻常。好学慕颜回，方当弱冠之年。忆课室问难切磋，依稀昨朝，长存师生夙谊。

大器晚成，胡令摧折。奇思比牛顿，未著发明之绩。念神州学术显晦，苍茫来日，岂独戚友伤心。

次日，校中开追悼会，叶君之联，乃经叶君自改削者，非尽必所撰之原文也。

十月二日 星期六

晴。上课如恒。下午一时，乘人力车入城。途中，车夫二十六岁。为述兵队驻扎此处情形，及其家中景况。据云，父母已老，二兄于役奉军，驻扎南方。家有二嫂，藉彼一人供养，故日以拉车为事，期尽家庭之责任，而本良心以作事，必非失误云云。必深喜其言之正直而合理，以为断非狡诈之文人学子所可及，遂多付车资以奖励之。

乘电车至地安门内，南月牙胡同，访李沧萍，直谈至晚。李君富于情感，接待殷渥。

六时，至按院胡同寓宅，宿焉。

晚阅胡徵君所撰小说，又为宓述全书预定之内容。直到三时，始入寝。

十月三日 星期日

晴。晨九时许，谒黄节先生于高井胡同寓宅，谈时许。十一时半，访张鹏翮于前孙公园朝邑会馆，未遇。归按院胡同寓宅午饭。

下午二时半，至北海公园门口，立待久之，Winter 乃与楼君至。遂同入，至董事会，祝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之礼。梁任公主婚，致训辞。晤相识人士极多。又得读钱稻孙所译但丁《新生》二曲 Dante's "Vita Nuova" 以为贺礼者。

五时，礼毕。叶崇智君邀同 Winter 至东城，王府井大街一五二公司楼上，进西式茗点。二君于美国现今文学极熟，所论滔滔，宓多不知，殊愧。

六时，散。宓步行至西单牌楼。途中见一貌似商人者，欲挤上电车，台上立一兵，挥手令其由车之他端上。此人不省，兵大怒，以皮腰带为鞭，追而痛击之。其同在车上之后约五六人，皆随此兵下车，追击此人。此人忍痛无言，几遭拘缚以去，卒乃逃逸。兵始汹汹上车而去。宓观之殊痛愤，顾亦未敢出为排解。通国中横暴残忍之事，视此何啻千百之多且甚，但皆非宓所亲见，故亦径漠然不觉。乃知能为国民谋幸福而解危难者，必已身久在水深火热中之人，若宓者固无望也。旋乘人力车归按院胡同寓宅，宿焉。是夜，寝仍迟。

是日为孔子圣诞。

十月四日 星期一

晴。是日校中放假，补昨日圣诞节也。晨，出至西直门，乘人力车回校。十时抵。得季鸾书，即撰《孔圣诞日谈话记》一篇。（仿Plato's Dialogues）约万言。明日晚，稿已成，更撮录《学衡》各期中关于孔子之名论。因少人代我抄写，故至星期六正午，始能将稿寄出焉（备登《国闻周报》）。

十月五日 星期二

晴。是日宓本无课，因将诸种杂事一概搁置，专心撰《孔圣诞日谈话记》，至晚告成。

下午4—6，赴《清华学报》编辑会议（高等科，旧行李室）。

十月六日 星期三

晴。上课如恒。

下午2—4，赴招考委员会。毕，偕朱君毅赴校外散步。

晚，章寅来谈。

十月七日 星期四

晴。 上课如恒。

下午3—4,赴评议会(15),无甚要事。

4—7,赴招待燕京大学教职员之茶会于工字厅。又在操场观拔河之比赛,见所谓谢冰心^①女士者。

十月八日 星期五

晴。 上课如恒。

上午十时,吴家象(仲贤)来,宓导之参观校中各部,又陪待午饭(\$1.50)。下午二时半,别去。宓即赴演讲委员会。

六时,至高等科食堂,赴国庆纪念师生聚餐。

晚在室中,抄整所撰文稿。而朱君毅有男女客来,遂以宓之卧室,让与君毅之客,女学生二人同住。而宓则赴刘师舜室中,住宿一宵。至明日上午十时,始得归宓室焉。

十月九日 星期六

晴。 是日校中放假(国庆)。上午编校文稿,直至正午十二时,始得寄出。

下午一时半,拟步行入城,仅挟书一册。行至火车站附近,忽遇叶崇智因 Winter 之招来,遂与同归清华园,在北院 Winter 室中盘桓。又同陪导游观校内各地。四时,至宓室中小坐,进茗点。

^① 谢冰心(1900—),原名婉莹,福建长乐人。女作家。燕京大学毕业后留美,入威尔斯雷女子学院。1926年毕业回国,曾任教燕京大学。第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6年赴日本,1951年回国。1979年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1988年任该会名誉主席。

晚，在 Winter 室中同晚饭，西餐，进 Benedictine^① 及 Vermouth^② 诸色酒。叙谈甚欢。

十月十日 星期日

阴。晨微雨。八时，乘人力车入城。九时，至西直门内，访王鸿韶于其寓宅。父拟送眷来京，已有成议。但由包头至京一段，须人往接。兹闻火车已通，王君并慨然愿任接眷之事。九时半，偕王鸿韶至大帽胡同，金家大院 188 号，访刘洒英^③、刘雨若兄弟。先见雨若，洒英出，因甚忙，故另约会谈。宓即归按院胡同寓宅，午饭。

下午三时，偕胡徵掣学淑，至北海漪澜堂，茗坐。四时，王鸿韶来。五时，刘洒英来。六时半，宓设宴于漪澜堂内款待之（七元）。刘君慷慨谈国事，颇动人。因共矢戮力前途。刘又邀王同赴川鄂，加入战事，从事练兵，王允之。

晚九时，回按院胡同寓宅。学淑已酣眠，挈抱以行。归寓后，周光午已在，因留其下榻于此，明晨别去。

林损函宓，欲借三百元之巨款，不能应。又爹爹大人命汇款二百元前往，皆适值宓无餘货之时，殊伤怀也。

十月十一日 星期一

晴。仍放假。上午，阅胡徵所撰小说。瞿国眷来。

① 本尼迪克特甜酒。

② 味美思酒。

③ 刘洒英（1896— ），四川南川人。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历任上海《救国报》编辑，重庆中学、川东师范学校教师，西南公学校长，东林煤矿公司董事长，四川省参议员。抗战胜利后，任青年党中央常委及秘书长。1948 年任《新中国日报》社董事长、国民政府经济部顾问、代理政务次长。1949 年去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下午写信。二时,谒姑母于其家中。三时,偕胡徵赴北京饭店游玩,又至中央公园谈叙。归按院胡同寓宅晚饭。

连日游耍,殊耗时也。

十月十二日 星期二

晴,旋阴。晨七时半,出。至西直门,乘人力车回校。

料理杂务。

下午2—6,与陈寅恪、楼光来谈,并至虹桥及燕京大学等处散步。抵成府之荣华祥西式食品铺,楼君购洋酒以饷宓等。

十月十三日 星期三

晴。风。上课如恒。

下午4—6赴学系主任会议。

十月十四日 星期四

晴。上课如恒。

下午2—4在室中召集本系英文教员会议。4—6赴教授会议。

十月十五日 星期五

晴。大风。上课如恒。

昨今两日,校阅浦江清《现代文学论序》译稿。

下午二时,罗世真来。盖已白痴人收容所中释出,飘流京中,栖身无所,实同乞丐。宓于四时后陪之游览,并招待晚饭。

晚八时,卫挺生来。偕罗、卫二君同访陈寅恪及梁任公。晚,二君宿此间。

是日上午,黄学勤来,昨始到京。

十月十六日 星期六

晴。上课如恒。上午整备浦君译稿。

下午,读吴梅村诗。4—6,又晚7—11,在 Winter 室中,与 Winter 及叶崇智、楼光来谈。

十月十七日 星期日

阴。大风。晨起,闭户,撰作浦译《现代文学论序》前按语,十一时毕。剪发。

午饭后,黄学勤来,正式入校。宓详告以一切情形,并与楼君陪其游观校舍。

夕,楼君来谈。晚校稿。

十月十八日 星期一

晴。大风。上课如恒。

上午,陪导黄学勤君上课。又介绍黄君见校长。

下午4—6,赴曹霖生活别茶会。又在 Winter 室中与叶崇智等谈。

晚访黄学勤及黄中定,谈。钱端升来。

十月二十日 星期三

晴。上课如恒。

下午,见梅教务长,谈 Smith 续聘事。拟先延宕至下学期。梅告我(一)高三乙班英文作文学生,不赞成谭唐夫人之教授法。(二)新大一甲班学生,有赴慰黄学勤者。

5—6 在后工字厅,开西洋文学系师生茶话会(1)。梅亦到,宓主席,谈叙而已。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晴。上课如恒。

下午4—6赴评议会(16)。又与梅谈谭唐夫人及黄学勤事。先是昨晚谭唐夫人来访,出高三乙班学生致彼英文函一通相示,劝其改良教授法,勿以幼童待学生。今晨上课,发还默写卷,学生又不遵命行事。宓于本日午饭后,被柬招,赴谭唐宅,与彼夫妇商谈一次。至反对黄学勤者,闻尚有新大二班,亦往梅处赴愬云。

晚拟定改换功课表之法。拟请黄学勤专授英文作文,每星期八小时,以改文为主。毋须多用言词,可以藏拙。而其功课门类及钟点,则拟与楼光来及 Smith 互换云。因袖此办法,访 Winter 商之。又访楼,亦得赞同。乃即在楼处召张企泰^①来,询问黄上课情形。据张云,新大二丙班之大多数人皆无不满于黄之意。乃即决定暂不更动。一切维持旧状,以待事变之来,再作应付之计云。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阴,午晴。大风。上午9—10旧大一英文作文乙班代表温联忠^②、沈惟泰^③来。言该班作文,须注重口说,而黄学勤先生英语

① 张企泰(1908—),浙江海盐人。清华大学政治系1929年毕业留法,1933年获巴黎大学法科博士学位。曾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官员。

② 温联忠,四川南溪人。清华学校1927年毕业留美,俄亥俄州立大学教育学硕士。

③ 沈惟泰(1906—),字岱如,江苏嘉定人。清华学校1927年毕业留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研习政治及外交。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专员。

不流畅,发音多错误。故该班业已罢课,请从速另聘教授云云。又往见教务长,所言亦同。宓再三劝说,不省。

10—11 上课如恒。

十一时,汪兆璠来,在此午饭,并导观校舍。下午二时别去。

午饭前,见梅。梅主张学生再上课一星期,俾黄学勤得展其所长,而校中当局及本系得以考察云。宓赞成之。

下午四时半,赴古月堂四号室围棋研究会,到者寥寥。宓之意本为寻觅李奎耀君,谈其所投与《学衡》之稿事,已而观李君与纪根基君对弈,至六时后始散。

晚,6—10 赴熊庆来^① 招宴于工字厅,钱、叶来。

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晴。晨,上课如恒。

9—10 召旧大一乙班(英文作文)学生代表温联忠、何鸿烈来,劝其上课。俾于此星期中,由系中简请二三人,至黄君课堂中旁听,以决定黄之胜任与否,及学生反对之理由究否充足。该代表等坚持不肯上课,后卒允转达其班中同人。温联忠言中,且有黄君发音不正确,恐同学再上其课一二小时,即将受其传染之毒,而英文反以退步云云。学生之刻薄激横,可见一斑。与此等政客学生周旋,诚苦事哉!

^① 熊庆来(1893—1969),字迪之,云南弥勒人。1914年赴巴黎留学。获蒙柏里大学理科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数学系教授兼主任。1926年任清华学校算学系教授兼主任。1931年去巴黎研习函数论,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仍任教清华。1937年8月起昆明,任云南大学校长。1949年赴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会议,遂留巴黎研究数学。1957年回国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函数论研究室主任。

10—12 与 Jameson 及 Danton 谈黄学勤事。又与 Jameson 围棋。

十二时半午餐。又接梅函，言学生反对 Danton 夫人事。午饭后感思潮迸集，异常痛愤。念吾独何辜，不得在清华专为教员，享安闲之福，优游自得，读书作文；而乃连年羁于行政之义务，任劳任怨，备受痛苦。长此不变，则生涯有何乐趣？有何价值？吾宁改赴他校，专任教课，或即暂赋闲家居，不强如在清华园之天堂乐国中，独为受苦之罪人也哉？念及此，遂径作二函。（一）致 Jameson 转达西洋文学系同人，宣告辞职，请众另举人继任。（二）致梅教务长，请转商校长，为宓定一办法，如不准宓即日脱卸本系代理主任职务，则宓宁甘请假一年，或径辞职。宓顷即入城，不再来校，专居城中以候消息云云（二函均英文）。函写就，即伤役分途送交。时已下午二时半，人力车不得（众皆早赴城中玩乐去矣）。宓遂赴铁路步行入城，而以思感繁遽，身心疲敝，竟无勇气走过西直门火车站北之铁路木桥，绕道村落中。入城乃乘电车至前门外施家胡同北京旅馆十号访汪兆璠君，谈甚欢。汪告我故事数则。关于留学生之婚姻者，可入小说。六时半，汪邀宓及其同寓之张君至正阳楼宴叙，食羊肉火锅，饮酒不少。

宴毕遂别。宓归按院胡同寓宅。心一已能起床，小儿亦佳，略慰。念今日所发二函，辞职离校，固为失计，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即强求脱卸主任职务，亦有临阵脱逃、自全一身之嫌。此事将益纠纷破裂，不可收拾，而黄学勤君更无人为之助。宓安可负校负友？乃决毅然自悔。即晚草就二英文函，仍分致 Jameson 及梅教务长，明认今午之函中所言之非是，谓今仍回校续办本系之事，对于此次风潮，竭力应付，无所惶怯，以求解决，而不存退避之意。辞职之事，于风潮平息后方可行之云云。（此二函，明日回到校中之时，即刻派人送交。）

十一时寝。

十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晴。晨八时半，至琉璃厂直隶书局等处，欲为宏度购《文心雕龙讲疏》，寻觅多家，竟不能得。乃自购《吴诗集览》一部。五元五角。又至南柳巷分销处，购《国闻周报》。

九时半，至姑母宅中，拜寿。盖是日为姑母寿辰。宓虽欲在此间吃饭欢叙，而以牵于校中之事，竟不得不舍之而谋早归。萧纯锦适来姑母家，知柳公翼谋已抵京。又晤宓所荐之西席杨廷杰君。

十一时，访柳公于石驸马大街 96 号女子大学宿舍，未遇，留柬达意。即归按院胡同寓宅。

午饭后，即归校，二时抵。访黄学勤，慰之。

夕，楼光来来谈。又，高三英文作文乙班学生代表何义均^①、祁开智^②来见，陈述其对于英文作文教授改良之办法。宓允为转达 Danton 夫人，又告以英文作文各班之内容及教授法，现本系已派定委员三人专事研究，通体筹划。至迟两星期内，即可议决采用，公布实行。故现时即有不满意之处，不久自然改革，不必过事吹求云云。

大一(乙)班学生代表温联忠、何鸿烈，约定今日下午来告宓以开会结果。故宓早归以待之，而竟未来。可知其仍坚持不上课也。

晚，八时半至十时，在室中开西洋文学系会议，为学生反对黄学勤而罢课事，系中同人态度激昂，咸不直学生之所为。结果，议决以下列四条送达教务长，请执行。(一)同人认黄学勤君之才学，足以教授现有各班而胜任愉快。(二)以上课仅一日乃至一星期之成绩，决

① 何义均，湖南澧县人。清华学校 1928 年毕业留美，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学士。后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

② 祁开智(1906—)，字伯达，湖北潜江人。清华学校 1928 年毕业留美，哈佛大学物理学硕士。后任天津南开大学教授。

不能判定教员之良否。(三)大一(乙)班学生并未予黄学勤君以机会以展示其才学。(四)本系同人,不愿判断同系教授之优劣。况黄君甫上课,尚未与学生欢洽熟识,教授未有定程,更不易判断也。云云。总之,本系同人意欲坚持黄君仍旧上课,且反对教务长派人赴讲堂考察判断之议者也。

先是本系会议之前,函招高文源^①来,询其班(大一〔乙〕)中学生态度。高谓此次罢课,乃由三五激烈之领袖酿成,愿上课者颇不乏人。学生既不强硬,本系及学校方面,似不应让步,以失威信云云。高君又约定,常来此密报消息。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上课如恒。

下午3—4见梅教务长,谈黄学勤事,无结果。梅意颇迟疑,谓黄君既确有缺点,强迫学生上课,恐不易办云云。

4—6与Danton谈。终日费时于此类谈话,心颇厌之。

晚,高文源来,谓该班今晨有七人上课。观黄先生言词艰涩,异常痛苦。恐上课终难办到。宓宜图自全之计,毋使学生集怨于宓之一身云。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上午十一时半见梅教务长,决开西洋文学系会议,而请梅君到会协同商议。宓之为此,以使梅君知本系同人之真意,并非宓欲成全黄君,鼓动同人坚持上课。亦感于昨晚高君之言而为此耳。

^① 高文源(1905—),字味根,陕西米脂人。清华学校1927年毕业留美,入密西根大学理科硕士,习心理、生理。回国后,任北平辅仁大学教授,北平师范大学讲师。

下午 2—4 在室中开西洋文学系会议，梅教务长亦到会。讨论结果，从 Smith 之提议，将大一(乙)班英文作文，分为两种，各一小时。一为 Written Composition^①，仍由黄学勤君教授；一为 Oral English^②，由 Smith 君教授。其他黄君之课，均如旧不改。此案立即通过，送达教务长执行。

4—6 赴大二级师生茶话会，学生纷纷有所陈说，闻之心滋不怍。以今日学生浅薄之见解，骄横之态度，不特教育难于收功，即为教员者亦难于自处矣。

晚，王静安先生来。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上课如恒。

晚，高文源来，言该班学生已开会通过不上课，非撤换黄学勤不可云。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大风，甚寒。是日编发《学衡》57 期稿。

上午 10—11 大一(乙)班学生代表温联忠、曾远荣等三人来，谓该班学生与黄先生感情已伤，此后相处一室，诸多不便，故决不上课云云。宓谓此事非宓一身所能主张，一方须本系同人公议，一方由校中当局解决，宓仅为居间之机关而已，云云。

晚访钱、叶。入浴。

① 书面(笔头)作文。

② 英语口语。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上课如恒。

读韦杰三离婚记，多所感触。韦之所为，乃今世少年之通病。其实韦之见解思想，无往而不错误。乃今之学生反奉韦为模范，尊以烈士，是何偏谬之甚哉！

3—4 校长招，往见。校长主张对学生让步，将黄学勤大一（乙）班功课，改归他人教授。盖校长素畏学生，力主敷衍。必谓当商之同人。

4—6 本系英文作文委员会开会，遂以校长之意转达同人。因即议决，询当局之意，（一）黄君大一（乙）班英文读本，改由 Pollard - Urquhart 君教授。（二）黄君大一（乙）班英文作文，改由 Smith 君教授，但黄君须助 Smith 批改他班学生之作文课卷，云。惟此系本系代当局所筹之办法，其主张及执行之责，须由校长及教务长负之。晚，即通知校长、教务长，旋即照行。于是学生反对黄学勤之事，遂即如此解决焉。

晚 6:30—8:30，宴陕西同乡学生八人于前工字厅（费八元馀）。

9—11，在 Winter 室中，共学生数人弈，并进茶点。

十月三十日 星期六

晴。上课如恒。

上午十时，乘人力车入城。访李沧萍于南月牙胡同，并在其处午饭。见黄公度手校诗稿抄本，并谈李君婚事。

下午二时，访柳公翼谋于右驸马大街 96 号，未遇。乃归按院胡同寓宅，则（一）学淑日前又被热汤壶之灾，致左脸上至眼下及颌，前抵鼻梁，后达耳根，悉灼黑。今已褪皮，犹不忍见。（二）寓中用款，手绌不

清，致被厨夫欺蒙。宓以此二事，殊愤懑。责心一，徒自增痛苦而已。

四时，访柳公于国立女子大学，同至中央公园春明馆坐谈。六时，归按院胡同寓宅。

晚 8—10，杨宗翰来谈。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晴。上午 10—12 赴太平桥 48 号李郁(心庄，福建人，交通部科长)宅中。盖梁家义等发起为讲学之会，每周一次，是日作始。到者有王文豹^①(绍基，前司法次长)，尹国镛(交通部员，席启闳之内弟)、陆懋德等。由梁君讲研究经书之标准与方法等，至十二时半。李君备午餐，宓以有约辞出。归寓宅，则刘泗英、王鸿韶二君坐待。乃同至西车站食堂，并偕胡徵。是日宓以学文满月而宴客。客为陈之硕、之颖、之颢、之颢及杨廷杰、李炳乾(健甫)，再则王鸿韶及胡徵(费十三元馀)。

饭毕，客散。刘泗英来，谈甚久。四时，及刘、王、胡三君至中央公园，观菊花，并由王君约照像(存)。

六时，偕胡徵归寓宅。晚，与胡徵谈作小说之事。

是日代陈之颖君撰联，挽其同学陶廷琛(献卿)联云：

有志于农工商业，将欲富国辟财，利用厚生，胡遽英年摧折。忆共砚分灯，切磋琢磨，感旧怜才，同声一哭。

其人乃孝友仁者，正期修身示范，化民成俗，奈何中道分

^① 王文豹(1873—)，字绍基，湖南长沙人。日本东京警视厅学习。归国后，任京师警察厅处长，内务部参事，京师市政公所捐务主任。1914 年任北京政府司法部监狱司司长，曾兼署司法部次长，代理司法总长。后任北平燕京大学、北平大学讲师，民国学院法律系主任。

离。剩慈母贤兄、孤孀幼子，伤神吊影，何以为情？

十一月一日 星期一

阴。晨七时二十分，乘电车及人力车回校。昨晚与胡徵谈作小说之法，因及朱君毅及毛彦文事。途中就昨晚所谈之意作诗一首，假托题目，录下：

代友人题《沧海珠》说部

覆雨翻云孰使之，罡风吹折夭桃枝。
青梅竹马馀前梦，碧落红尘感后期。
憔悴为郎终怨毒，聪明绝世误情痴。
三年一掬同心泪，恨不相逢未娶时。

十一月二日 星期二

上课如恒。

下午，金岳霖^①来，欲荐俞大维为哲学教授。迄久欲推荐汤用彤来此，此愿终难达矣。

下午四时，赴演讲委员会。

五时，谒梁任公，托其代校中达意，请任可澄^②来此讲演。

①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湖南长沙人。清华学校1914年毕业留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时任清华学校哲学系教授兼主任。抗战爆发，随校南迁长沙、昆明。1946年，回北平清华大学任教。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文学院院长。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哲学研究所副所长。

② 任可澄(1878—1946)，原名文祿，字志清，贵州安顺人。时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总长。1927年去职后寓居北京。1935年任全国禁烟委员会委员。1936年任云贵监察区监察史。

十一月三日 星期三

上课如恒。

上午阅课卷。

下午 2—4 赴招考委员会。4—6 赴系主任会议。

6—9 赴陆懋德招宴于工字厅。

9—10 王静安先生及陈寅恪来此小坐。寅恪言曹校长已就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之职，年内即离校，并已电约郭秉文来接任清华校长。此意已告知戴、杨、钱、叶诸君云云。宓姑静以观之而已。

十一月四日 星期四

上课如恒。

下午 4—6 赴评议会(18)，所谈皆无关重要之事。大政方针，时局变化，固别有在。一校一国一世，同此现象也。

晚访钱、叶及 Winter。

十一月五日 星期五

上课如恒。

下午四时，黄华偕潘复^①之子侄二人同来。宓导之游观，并访楼光来，同至宓室中进茶点。六时别去。

晚朱君毅来，昨午亦曾来此，谈拟宣布与毛女士解除婚约事。

^① 潘复(1883—1936)，字馨航，山东济宁人。清举人。曾任北京政府全国水利局副总裁，靳云鹏内阁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督办，1926 年任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署财政部总长。1927 年任张作霖军政府内阁总理兼交通部总长。1928 年 6 月辞职，随张作霖离北京返奉；于皇姑屯被炸受伤。后被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聘为高等顾问。

[补]与黄华同来之潘复之子二人,其长者名潘耀齐,字俊生。逾二三日,投诗文稿来。其京寓在前毛家湾(西城)八号,电话西局 666 号。

十一月六日 星期六

阴。大雾。晨 8—9 上课。九时半乘人力车入城。途中大雾迷濛,行近大钟寺,得诗一首。如下:

雾迷云树见碉楼,红壁青松古寺幽。
移鼎不闻笳鼓沸,荷锄空望太平秋。
填胸一作异人。哀乐纷难写,中岁学行两一作
苦。未修。
寂寞长途来复往,息肩何日世缘休。

十一时,抵南月牙胡同李沧萍宅,即在其处午餐。并晤黄延凯,年二十四岁,岭南大学毕业。乃黄公度先生(遵宪)之令孙。黄君去后,沧萍为宓言,拟与延凯之姊黄真如女士现肄业女子大学。联姻,托宓为冰人,奔走商说。宓欣然担任。

二时,至金家大院刘泗英宅,候黄华来,共谈所事。宓力赞黄赴蜀中,与刘、童、王、吕协作。

四时,偕刘泗英至石驸马大街 96 号访柳公翼谋,未遇。旋至女子大学,遇之。在教员休息室中坐谈。宓晤萧纯锦及黄建中。五时半,刘泗英别去,柳公邀宓及萧君至宣武门内大街兰陵春饭馆宴叙。

晚八时许,别归按院胡同寓宅,与心一聚会。又与胡徵谈小说。直至将近午前三时,始寝。

十一月七日 星期日

阴。晨九时半，谒黄节先生于高井胡同。十时半后，方至前门外鹁儿胡同 39 号王文豹宅，赶上星期所成立之讲学会，即号为读经团者是也。王文豹，字绍基，长沙人，时务学堂出身，年五十馀，曾任司法次长。是日由彼主讲。大意谓中国立国根本在五伦，而主张保存中国之家族制度。复经众讨论。陆君懋德独主经济史观，力言生计而轻道德。为众所驳诘，宓亦与焉。众即在王宅午餐。

下午三时，始散。宓至北池子，骑河楼，华成公寓，访黄延凯，代达李沧萍求婚之意。黄君谓当与其姊再细商之云云。

四时，至北海公园漪澜堂前，与刘泗英、黄华谈，并有刘之友魏君在座。刘、黄专谈政局，商应付之法，及进行之道。六时散。宓归按院胡同寓宅。

晚晤孙海，出示林损函，二次向宓借款。宓允借四十元。又与胡徵办《学衡》杂务。十时寝。

十一月八日 星期一

晨七时起，急即乘电车、人力车回校，八时半抵。途中大雾，湿衣，如细雨之降。11—12 上课。下午办杂事。

下午 4—6 赴《清华学报》编辑会议。

十一月九日 星期二

上午拟在室中作文，而 Smith 君来，遂与同访黄学勤。又至图书馆，商英文作文各问题。又与钱端升谈。

下午，阅课卷。3—4 曹校长陪导钱方轼北京哈佛同学会会长。来宓室中晤会，只得陪待。同至赵元任宅中，并晤陈寅恪。4—7 赴系主

任会议。一日遂耗尽。作文读书,何从得一日半日之长暇哉!

晚,陈铨来。

十一月十日 星期三

晴。甚温暖。上课如恒。

下午 2:30—4:00 赴评议会(19)。

夕四时至晚十时,在 Winter 处弈棋谈叙,并在其处晚餐(西餐)。

报载西安围解,未知确否。即函上王幼农十伯,请托人探访碧柳消息,并拨付款项与之。亦未知能到否也。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四

晴。是日校中放假(欧战休战期)。

上午,在室中扁户撰《释中庸》一文,甫成半页,即受梗阻。十时,柳公翼谋来。必陪导柳公访梁任公、刘崇鋮、楼光来等人。午设酒饌,款柳公及叶企孙。

下午,王静安、陈寅恪、刘崇鋮等,悉来此晤柳公。又同至西园观杨希云所艺菊花,缤纷烂缦,至极美观。四时,柳公别去。而杨宗翰已先至。于是必复陪杨宗翰及楼光来,二次往观菊花。

夕略置酒饌,以款杨宗翰。晚,与杨宗翰同访 Winter。在其家谈叙至十一时,始归。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五

阴。小雨。颇寒。夕,室中生炉火焉。

晨,上课如恒。与杨宗翰谈。杨在此午饭,下午二时别去。

夕,4—5 潘敦来,谈时许。Danton 亦来谈。

晚,唐得源来,托办某事。因托唐函其家人在西安城中。访寻碧

柳，且拨付款项，由宓在此偿付唐君。未知能达到碧柳否耳。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六

晴。 上课如恒。

下午一时，步行至火车站。一时半后，乘火车入城。乘电车至西单牌楼，招胡徵出。同至南池子前缀库汤宅。汤用彬君外出，见其夫人。悉锡予近顷不幸之遭。《学衡》整份两大箱，又若干部，寄存汤宅者，由宓及胡徵以人力车运归按院胡同寓宅皮置。已近晚矣。

晚与胡徵谈。

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日

晴。 晨九时半，访柳公翼谋于石驸马大街 96 号寓所，略谈。

十时至大川淀 29 号梁家义宅，赴所号为读经团之讲学会。是日由李郁君主讲经学之各种问题。由梁君备午餐款待。复讨论至下午三时半始散。本会会员如下：（一）梁家义。（二）李郁，字心庄，福建人，寓西城太平桥 48 号，电话西局 2386。系交通部部员，亦曾留美。（三）王文豹，字绍荃，长沙人，前司法次长，现司法部监狱司司长，寓前门鹁儿胡同 39 号，电话南局 2168。年五十餘，时务学堂出身，留学日本。极痛恨非孝无父及自由恋爱等新说（是日购《学衡》1—50 一整部）。（四）陆懋德。（五）尹国镛，湖南人，南洋大学出身，交通部部员，寓西城屯绢胡同。年最少，为本会书记，担任记录之事。（六）吴宓。而是日由梁君新请加入者，则有（七）孙雄，字师郑，江苏昭文县人。寓宣外西砖胡同 38 号。电话南局 2074。年约五十上下，以经师自命。（八）刘异，字蕙农（《甲寅》周刊社评署名蕙字者是也），湖南衡阳人，住丞相胡同 36 号，农商部部员。

下午三时半，会毕后，即赴佛照楼，黄学勤夫妇居此。往访，而黄

君已返清华。(甚矣,黄君之忠于所职。伤哉,学生之不谅也。宓生平最感动于《左传》鉏麇刺赵盾一段文字,以其推崇忠于所职之人也。)宓乃即出至西直门,乘人力车回校。

晚早寝。近顷殊怠荒,不可不警惕振作也。

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一

晴。上课如恒。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二

晴。上课如恒。上午,撰《释中庸》文,未能成。

下午 2—3 潘敦来。

接中华书局来函,言《学衡》60期以后不续办云云。不胜惊骇失望。

3—4 赴全校大会。听教育总长任可澄演说。

4—7 在 Winter 室中茶叙,并与楼君弈,欲藉此以遣愁也。

晚 8—10 访陈寅恪,与谈《学衡》停办事。宓始疑系新聘之编辑长黎锦熙作祟,意图破灭《学衡》。乃据寅格言,黎尚在京,迄未赴沪就职。则今兹停办,当由中华营业不振、资本缺乏、印刷减缩之故。旋梅教务长来,向寅格商请教授。校中必欲聘傅斯年^①等以授中国文史,而必不肯聘柳公。不得不为本校惜,且为世局哭也。寅格并谓《学衡》无影响于社会,理当停办云云。旋寅格共梅至赵宅去。久候

^①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江西永丰人。北京大学国文学门毕业,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研究院及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1926年任中山大学教授,兼国文系、历史系主任,嗣又兼文学院院长。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所长。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评议会评议员。抗日战争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一至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一度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后又赴南京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1月,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在台北病逝。

不归，宓怏怏而返。

夜中久醒，不能成寐。怅念身世，感愤百端。以宓之辛苦致力，而世局时变，江河日下，阻逆横生。所经营之事业终于破坏，同志友朋，均受社会排斥，秉其学德志节，归于日暮途穷之境。可痛哭之事，孰有甚于此？且恐以宓之生性多感，又富诗情，从此将下堕于抑郁忧愤，如陶潜之饮酒，效阮籍之猖狂，即有所吟咏著作，亦同于浪漫派 Byron、Shelley 之怨愤，Lamb、Hazlitt^① 之琐细，成为世所摈弃、独善其身之人。而宓等之本志，则欲效 Matthew Arnold^② 之正大光明，平和刚健，为世人之导师，因势利导，顺水行舟。今后境遇如斯，志业全挫，岂不辜负初心也哉！但顾一身，著作诗文小说以自乐，不谈世事，不问实功，固宓之所好，然终不忍翫然为之耳。鸡鸣，乃复入寐。片时，即起。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三

晴。 上课如恒。

上午复中华函，询问停办《学衡》之真实理由。又函胡先骕君，请其赴沪调查中华实况，与之交涉，要求续办。并暗与商务印书馆接洽，询其愿承办否。

晚，六时半，在工字厅，宴西洋文学系英美教员及其眷属等（费十元馀）。客凡十一人。如下：Mr. & Mrs. E. K. Smith, Mr. & Mrs. C. B. Malone, Mr. & Mrs. G. H. Danton, Mr. & Mrs. R. D. Jameson, Miss Solon, Mr. R. Winter, Mr. A. L. Pollard - Urquhart.^③ 九时散。

① William Hazlitt 威廉·哈兹利特（1778—1830），英国散文家。

② 马休·安诺德。

③ E. K. 施美士夫妇，C. B. 马伦夫妇，G. H. 谭唐夫妇，R. D. 霍孟生夫妇，苏隆女士，R. 温德先生，A. L. 吴可谦先生。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四

晴。 上课如恒。

下午 3—4, 与 Danton 访赵元任, 商定下年功课。

4—6 赴教授会议。

晚六时半, 在室中宴西洋文学系中国教员, 凡十人 (费十元馀)。如下: 梅教务长、楼光来、陈福田、张杰民、黄学勤、朱传霖、黄中定、刘师舜、郑磨、邱椿。九时散。

途日, 因《学衡》停刊消息, 心殊沮丧, 懒于作事。是晚及昨晚, 饮酒均甚多, 且早寝。

上午郝更生来, 以所著《中国体育概论》(英文)一册见赠云。

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五

晴, 天殊和暖。 上课如恒。

下午 3—5 在 Winter 处茶叙, 并弈。

晚唐得源来, 请宓为保人, 向校中大陆银行借款百元, 四个月为期云。

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六

阴。 晨上课如恒。

九时半, 乘人力车入城。至南月牙胡同访李沧萍。彼对于黄女士婚事, 欲一言即定局。而以前途之审慎接洽为冷淡, 至欲从此中止。宓惜其未明世情, 力劝之。彼旋省悟, 仍托宓全权代为办理。十二时, 至骑河楼华成公寓, 访黄延凯, 代述李君之意。黄谓彼对于沧萍极赞成, 惟其姊与沧萍, 似应常多接晤, 方可从缓商定。此时殊不能言也云云。

一时，乘电车至西单牌楼，在四如春小饭馆进午餐。（是日未早餐，宓常如此。）二时，归按院胡同寓宅，知电灯竟为电局拆去电表，停止电流。因林损欠费一年不付。然林君日前尚领到 240 元，又借宓 40 元，乃不偿旧欠而悉数汇回原籍。宓既代出寓中房租等项，又不能享同居应有之权利，实为失算。甚矣，文人之不重行事，不顾他人之利害也。如宓之热诚急难，遇事牺牲，几何不处处吃亏也哉！

三时，偕心一挈学淑，访黄学勤夫妇于骡马市大街佛照楼旅馆，并晤其弟黄文治。黄君人甚诚恳，出佳美而值昂之果糖多种以饷。四时，同游中山公园。社稷坛之残菊犹如旧排列，而游客则几于绝迹矣。黄君又邀至春明馆茶叙。五时，别归。

晚，与胡微谈小说等。一时半寝。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晴。晨九时，访柳公于石驸马大街，留函。彼亦未赴陆宅。宓归按院胡同寓宅。十一时，至贵仁关十五号陆懋德宅，赴读经团之会。是日由宓主讲，略述 Babbitt 师之人文主义之学说。陆君备午餐款待。是日新增之会员有程清君，字伯嘉，江阴人，交通部员，极热心孔教，力主读经，并拟借张宗昌等武人之力，以推行此举。若此君者，于读经固热心，然终嫌迂拘锢闭，于其他之文化思想问题，则掩耳不欲闻。甚矣，真正通人之难得也。

饭后，宓与梁家义谈《学衡》停办事。梁君谓彼与黎锦熙极稔。知黎深恨《学衡》，必欲破灭之以为快。编辑长或系在京通领，破灭之举，亦或出黎君。若然，则无法挽回。宜筹备在京自办。渠当先与王文豹、彭毅二君谈商印刷经理之事，下星期再细计议云云。窃思自办极不容易，然若中华必欲停刊，此亦惟一之途径耳。

三时许，归寓宅。四时，出。久待，乃乘电车至西直门。因人力

车夫索价昂，乃复乘电车返西单牌楼。而车上拥挤之极，直至总统府，乃得下车。遂至四如春馆晚餐，时已六时。餐毕，至姑母家访问，而全家悉赴游艺园。仅之颖在，谈半时许。

八时，归按院胡同寓宅。十时半寝。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晴。晨七时起，出至西直门，乘人力车回校。

上午，上课如恒。下午读书。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晴。上午及下午，欲作文，未成，空费时间。如此者不知几许。及夕，乃得动笔。晚续作。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晴。上课如恒。

下午 4—6 赴评议会。

晚，在钱、叶二君处谈。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晴。上课如恒。

下午 4—5 西洋文学系会议。宓主席，说明下学年本系课程分配之计划，每人平均八小时，而提议聘张歆海为本系教授。同系诸外国人，与歆海感情多不洽者。然是日宓提出时，先示惠于各人，使均一满意，而以歆海之聘请为全盘计划之一部，故竟安然通过云。歆海本人并未来信，惟楼光来力促为设法。宓为清华惜才，故径为此。当局之反对，同系之怀疑，宓皆以身当之矣。

晚，在 Winter 处，共钱端升谈，直至就寝时始归。

李沧萍抄示黄节先生挽曾刚甫先生（习经）联云：

吟稿手亲抄，似粥饭僧（金冬心别号，事亦同），有女同传所授。

诗辞不算事，论猗移室，记公将死之言。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晴。 上课如恒。

下午一时许，拟乘公共汽车入城，而有人满之患，乃乘人力车入城。至石驸马大街 96 号，谒柳公翼谋，商《学衡》事。柳公亦无办法，仅议定（一）请中华书局修改条件（如给予现金津贴等），仍准续办。（二）托竺可桢代请商务印书馆承办，以柳公《中国文化史》归商务单本印售为条件。已而熊正理来，述南昌情形。悉熊正瑾^①（洛生）在美国已得疯疾云。

五时，归按院胡同寓宅。

晚与林尹、孙海谈。又与胡徵谈《新旧姻缘》之内容，商定数点如下：（一）李德培宦甘省。离甘后，即居京。（二）刘齐贤在甘先与李令芬相识，且共处二三年，时年约 13—16 岁，但未及婚姻事。（三）王福良于年暑假在京与李令芬聚首。刘齐贤至京之日，二人（王、李）业已订婚。（四）刘对李令芬，始终无爱情之表示，但中心藏之而已。（五）南京游宦一节取消。（六）刘父赴新疆只一次，在刘祖母去世之后，即宣统二年前后。（七）刘之外家表弟妹等，此外家或作为继室母夫人之母家。（八）王

^① 熊正瑾（1897— ），字洛生，江西南昌人。清华学校 1918 年毕业留美，康奈尔大学农科学士，威斯康辛大学语言文学硕士。曾任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浙江大学教授。

出洋后,李即携女至成都居。李歿,女乃赴湘。徐均如昔所定。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晴。读经团诸人轮值作东,是日为宓当值,预定肴饌(七元)于中央公园长美轩四号。十时许往,而梁家义已先至。梁君告宓以《学衡》在京发行事,王文豹仅允作函介绍,由宓与第一监狱办事人直接商谈。彭、薛二君,亦皆未即愿任经理。而李郁谓有某方愿出二千元办一《经学月刊》,可以经学附入《学衡》中,而求其以此二千元资助《学衡》社。遂招李前席共商。李意似不赞成,仅谓当转询前途。已而诸客毕集,餐后,议决以张文襄《奏定学堂章程》读经一章抄出,送达各大军阀,请其颁行遵办云。但送达之函,均不列名。读经团中人,其见解只如此。若《学衡》之用意及吾侪所持之道理,彼等固决不能了解也。

下午三时许,散出。过金鳌玉蛛桥(有诗一首,录稿中),夕阳城阙,无可与语,不禁凄惘。

访乐森璧^①于农商部街华兴公寓,未遇。访杨宗翰于其家,谈至傍晚,始归按院胡同寓宅。杨谓宜托人求章士钊向范源廉说项,以维持《学衡》。宓以曲折过多,故未照行。

晚与胡徵谈小说法程。宓现决仿 Goethe^②之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及 Wilhelm Meister's Wanderjahre^③两书之意,撰大小说一

① 乐森璧,字伯衡,贵州贵阳人。清华学校1913年毕业留美,耶鲁大学理学士,后至麻省理工学院习化学工程,哥伦比亚大学研习经济学。回国后,在上海新海关国定税则委员会服务。

② 歌德。

③ 《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及《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为歌德所著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前者完成于1796年,后者完成于1829年。

部,而分为前后二编,各一百回。前编曰《新旧姻缘》(一切如旧),后篇曰《人天梦影》(The Dream of a Shadow - Pindar)。前编写吾生(代表世人)三十岁以前之感情思想。后编则写三十岁以后之涉历闻见。前编为叙情诗式,后编为哲理之史诗式。前编写少年之感情,男女之恋爱。后编写天人之关系,及个人与社会之冲突与调和。后编第一回即由前编之末接连叙起,仍以刘希哲为主角云。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阴,风。晨七时,乘人力车回校。

上课如恒。

下午一时,陈铨导印度人 K. A. Ram (Nauskahro, Feroze, Sind, India)^① 及其友 L. P. Mengha^② 来谈。宓又导之见梁任公,宓为通译。直至下午五时始别去。此君乃干地(M. Gandhi)^③ 之徒,为宓述干地之设施。拟另作文记之。今中国绝少热诚而勇毅如干地之人。即于《学衡》之事,由宓之经验,亦可以卜之矣。宁不可伤哉!

夕与楼君弈。晚 6—10 偕梅、朱、陆诸人赴成府吴可读宅招宴。西餐,甚佳美,且有西酒数种。宓饮酒甚多。比来心意郁苦,无可发泄,辄思饮酒偷闲,哀哉!

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二

上课如恒。

日昨接中华复函,谓《学衡》五年来销数平均只数百份,赔累不

① K. A. 拉姆(印度,信德,佛罗兹,诺斯卡罗)。

② L. P. 孟哈。

③ Mahatma Gandhi 圣雄干地。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1948),印度民族运动领袖,在印度被尊为“圣雄”(Mahatma)。

堪，故而停办云云。宓乃复函驳之。大意谓(一)此所言销数不实。(二)销路不佳。实中华不尽力推销之咎。(三)若以时局而受亏损，宜维持此局而静俟转机。故仍求续办，但条件可以修改。即祈复示云云。

又函张季鸾，托其转商泰东图书局接办《学衡》，从梁家义之忠告也。越三日，得复函云，无能为力。

十二月一日 星期三

上课如恒。

近顷意态消极殊甚。念宓于《学衡》业已竭尽智力，而举世莫助，阻难横生。即社中同志，亦皆落漠，不问此事。宓如此牺牲，殊觉不值，似不若任其停办，而宓专心读书修养，并撰作吾心所好之诗及小说，不强似今之劳而无功，徒为人执贱役者耶？呜呼，自创办至今，《学衡》虽屡经挫折，而吾极端热心，始终不存他想。今兹乃有此消极放任之念，是宓之退步欤？抑《学衡》此次终必停办，先兆已萌，自然之机，无心之感，有不可挽救者欤？吾之苦痛，谁复谅之哉？

十二月二日 星期四

上课如恒。

下午3—6，赴评议会，所见所感，殊使宓增其愤郁。而枯索神思，消磨才气，固莫有如此等无聊而欺人之会议者也。

十二月三日 星期五

阴历十月二十九日。晨，8—9偕寅恪赴西院祝王国维先生五十寿。归后，上课如恒。

夕，六时，再赴王宅寿筵。九时，散归。

十二月四日 星期六

晴。日来颇寒。晨上课如恒。

九时许，乘人力车入城，至南月牙胡同访李沧萍。黄延凯亦来。宓即在李君处进午餐。

下午二时，至东安门大街志强印书局，印贺年片。又至东安市场及东单牌楼永兴洋纸行购颈巾及贺年片等。

三时，至皮库胡同庆升公寓，访姜忠奎。姜述由豫归途情形。又谓《学衡》无论如何，决当维持，不可令其停版。因劝宓访廉泉（南湖）^①转托廉君向潘复等说项，或可得其资助。

五时，归按院胡同寓宅。晚与胡微谈。

十二月五日 星期日

阴，大风。晨9—11谒廉泉先生，初至翠花街九号寓宅，知已迁翊教寺居住，乃谒之于寺。见于方丈之客室，二僧陪坐。宓述《学衡》实情。廉先生谓（一）当即函中华之印刷部长虞君，询其续办之切实条件，并劝其维持。（二）诸友好之经济均极困。经济援助，无可设法。宓亦遂未再深谈。

十一时，至西城屯绢胡同西口二十五号尹国璜（字仲容，湖南宝庆人，交通部部员，南洋毕业生）宅，赴读经团之会，并在其处午餐。李郁谓已询前途，愿按月捐助《学衡》款项数十元至百元，以为中华津贴之用。但宁愿少出现款（例如50元）不得杂志，而不愿多出现款

^① 廉泉（1868—1932），字惠卿，号南湖，江苏无锡人。清举人，曾任度支部郎中。民国成立，隐居未仕。钻研词章和诗，精于书画鉴别，收藏真迹甚丰。1915年将所藏元明清扇面千餘叶，携往日本神户之万柳堂别墅，展览后命名为南湖扇面美术馆。1932年病逝于北平。

(例如70元)而换得数百份之杂志云云。李君不肯告必此捐款之人为谁，但谓此人亦两榜出身，非武人。平日捐资印书，为数颇巨云云。

三时，归按院胡同寓宅，命心一以《学衡》1-50期整部赠送李郁君。与心一谈杭州储蓄款事，心滋不悻。即出至西直门，乘人力车回校。六时抵。

接王善佐来函，殊气愤。盖今年春夏之交，宓以不胜王善佐之请求，曾为中保，向君衍兄处为农团借款500元。约定本年十月底归还。近顷，该款到期，王欲展延续借。宓复函明白言其不能展期，请即归还，毋失信用。且允其将必应交之股款158元从中扣除。乃王君今日竟只以78元汇来。自作主张，取300元，续借一年。只还200元，又由此200元中，将宓之股款158元扣去，只汇来本金42元，利息36元，故得78元之数。既使宓对于君衍失信，又使宓以78元区区之数，而自行应付500元之借款。其苦宓实甚，而其自谋亦太巧矣。宓即复一函，谓如此办法，手段太辣，宓断不能承认。陈款必须归还，请于五日内即汇458元来。宓之股款不能再缴。且今即援许、吕例，退出农团。已缴之股款应作为借款，分期归还云云。

宓对于农场之事，久有悔心。一则我辈书生，本不图利，只图清闲安适。乃以农场之牵累，常奔走筹划经济之事。其害一也。农场经营无利，诸友离心。许则完全退出，并与王善佐决裂。吕则欲退者屡，亦表示消极。薛则不交股款，另有投资之事。故投资此中，不啻以金钱掷之虚牝。其害二也。此事由王善佐独力经办，他人远道无从稽查，有利且分配不匀，亏损更担任逾额。王君虽似精勤，然实苛刻。观于最近之举动，宓以忠厚热诚待之，而乃以如此巧妙苛刻之手段相报，可为寒心。宓之速即退出，实正当之办法也。此后不再与谋利之人共营资产。但凭吾力，自作自食，可矣。

十二月六日 星期一

上课如恒。

本星期中，专事编辑《学衡》58 期稿件。

十二月八日 星期三

上课如恒。

下午 3—7 赴评议会(22)。

晚 7—10 赴梅教务长招宴于其宅(南院五号)。

十二月九日 星期四

上课如恒。

夕赴朱彬元招，在其宅中便餐。客为 1916 Class 同人。晚又为麻雀之戏，至十时始归。

是夕 4—6 赴教授会。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六

上课如恒。

上午编稿甫竣，王静安先生来。

午饭后，一时，乘人力车入城。又乘电车，至西单牌楼，访柳公于石驸马大街，未遇。访姜忠奎于皮库胡同，取得其所代觅之朱子、陆子像，为《学衡》插画。

五时，归按院胡同寓宅，而林损已由原籍来京。相见之下，出示奉天东北大学来函(教员刘德成所写)聘为国学教授，月薪 280 元。林君甚喜，决即前往云云。宓颇惊诧。先是汪君兆璿，托宓于刘永济、林损二人中，代聘一人为东北教授，月薪 240—280 元。是时，林

久在原籍(温州),必即聘刘永济。刘复允,并向宓借路费100元。宓乃于十二月四日函汪君报告,并请由该校预支薪金100元,为刘路费。乃今东北大学又另有函聘林,是将置刘于何地?遂即于是晚密函(加快)汪君,略谓未得宓报告以前,不应另自与林接洽,此中恐有别情。今要求(一)刘永济必聘,不可失约。(二)或刘、林二人同聘,尤佳。此后关于聘林之事,亦请由宓一人接洽云云。

晚与林损谈。柳公来,谈时许,别去。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日

晨九时,至姑母家。主人均未起,待之。已而君衍兄以次均起,托宓转告杨廷杰,以馆地于本月底终止,不再续聘云云。宓以86元交君衍收。十时半,出至邮局,寄发《学衡》58期稿。即至后河沿一号(香炉营头条26号后门)程潜宅,赴读经团之会。即在其处午餐。程子伯度(电话南局四三五六),为康南海之门徒,收藏字画甚多。

下午3—4访黄节先生于高井胡同宅中,谈李沧萍事。黄先生不赞成男女交际,主可否宜速决。五时,归按院胡同寓宅。

晚与胡徵商定林君赴奉之后,则将此寓宅收归吾等独租。而宓家与胡徵之长兄胡牧^①夫妇同居,而以胡徵为内阁总理,办理寓中各事之计划。拟即按步进行云云。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一

晨七时许起,出西直门,乘人力车返校。

^① 胡牧(1901—1976),字彦尊,湖南湘潭人。胡子靖(元愼)先生次子。留学日本,入庆应大学习经济。回国后,久在大陆银行任职。抗日战争期间及胜利以后,在建业银行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参事。

接中华十二月七日复函，仍云不能续办，似已无商量余地。宓随即再去一函，提出二法，求其择一而行。（一）续办一年，月给津贴现金数十元。（二）续办半年，印完柳著《中国文化史》，不给津贴。未知其肯俯允否也。又商务印书馆，宓曾托向达转托竺可桢代询；柳公亦直接去函。均复云，不愿承办《学衡》。顷接李郁函，谓商务或有承办之意，询以前办理条件。乃以数年来与中华所订合同及办理实情，作详函，具告之。李君谓即转寄上海商务印馆当事人，以凭商酌办理云云。

上课如恒。

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三

上课如恒。

接汪兆璠本月十三日两函。（一）聘刘永济，月薪 280 元。预支薪金 100 元，即汇湘。（二）原拟同时并聘刘、林二人。今即附函托宓代邀林损，月薪亦 280 元云。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六

上课如恒。

九时半，乘人力车入城，至按院胡同寓宅。先是宓邀请李沧萍、黄延凯、黄姊真如及其友钟女士，于今日在欧美同学会午餐，并在真光观电影（藉此一会，与各人见面，然后便可执柯之意），而诸人均来函辞之。于是午饭后，乃与心一、学淑、胡徵前赴真光观电影，片名《故园情泪》The Old Homestead，三时至五时半毕。又至东安市场森隆馆晚餐。至晚八时始归。

晚与林损谈。又与胡徵谈。寝甚迟。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日

晨九时，访柳公于石驸马大街，以昨所作《贺景昌极新婚》诗六首，请其改之。柳公改如下：第三首第二句改为“道德能通儒释郎”。第四句改为“……世无俦”。第六首第一句改为“莫便鹿车怨胡沙”。余仍旧。宓所录稿中者，乃宓原作，故记所改者于此。又同柳公出至西单牌楼纸店中购物。

十一时，至太平桥48号李郁宅中，赴读经团会，并在其处午餐。

下午三时，归按院胡同寓宅。知刘树梅回京，将移眷他往，愿以其住宅相让，由宓续租（月租40元）。遂即与胡徵同至保安寺十五号，访刘树梅，并观其宅。大体说妥。归寓后，李沧萍、黄延凯来访，知黄君将回粤。

晚饭后，复与胡徵及心一计议，以兰州家眷来京无期，刘宅房屋过多而租金过昂，故决仍照原定计划，专租现寓之宅。将来与胡牧同居。故复函刘树梅，辞谢之。且函林损，委胡徵为全权代表，商办移交各事。

是夜十一时半，林损君命厨役杨氏煮粥。杨以林欠费过多，不听命，遂致争闹。杨请辞职，林等慰之于胡徵。胡责杨，杨决求辞职（明日，杨复愿在职，不辞，卒得林付给欠费若干）。直闹至深夜。宓等均惊起，不得成寐。宓与林君同居，林既不履行经济及其他之义务，且醉则多言，终夜不寝，命令无时。如此争闹，扰乱一宅之安宁。甚矣，中国名士之不可为训也。然林既不日赴奉，故当隐忍以全始终耳。

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一

阴，大风。颇寒。晨七时起，乘人力车回校。上课如恒。

接王善伦函，汇来款 300 元，以还君衍。而宓应交股款 158 元则扣去，且请宓勿退股。宓细思事已至此，即澈切退出，亦未能取回股款。诸友或且以为我反复卞急，徒伤友谊。故即复函，从王君之请，不退股。计已缴股款全额 2500 元。惟即以此次来函视之，王君为人，情感甚薄，与宓根本不同。此后一切慎为之，毋再自貽伊戚也可。又王君于前次来函之后三日，又续来一函。每月向宓借 60 元，为其家用，一年为期。岂以宓之多金，而思百计以取夺之耶！该函，宓置之不复。

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晴。风。上课如恒。

晨九时，冯友兰来。谈次偕往王静安先生等于研究院。又访梁任公于其宅（北院一号），谈翻译西书事。

十二时，陈寅恪来。宓方在室中与冯、陈二君用膳，方毕，而李沧萍、黄延凯二君如约来，乃另为治膳款待。

下午二时，陪李、黄二君访梁任公、王静安二先生。夕在室中以茶点，晚置酒菜以款二君。晚复谈。李君述黄节先生往年之行事，又述其昔年所撰小说等。晚二君宿工字厅。

是夕君衍寿辰，招宴于忠信堂。又杨宗翰招宴于其宅。均辞谢，未能赴。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晴。风。是日为冬至节，校中放假。早膳后，宓为购汽车票（1.20 元），送黄、李二君上汽车。九时，入城去。宓在室中任意读书。近顷殊懒废，不欲有所为。

夕，楼光来君来，弈。至晚始去。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晴。 下午 4—7 开评议会(23), 赴之。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晴。 上课如恒。

下午二时, 乘人力车入城, 至按院胡同寓宅。

晚与林损谈。又与胡徵谈。二时始寝。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晴。 是日各校均放假。

上午作长函, 上胡公子靖, 请命胡牧夫妇与宓等同宅寓居, 从胡徵之办法。

上午十一时, 赴姑母家, 周旋。以 300 元还君衍, 尚欠 150 元, 未付。

下午一时, 访柳公翼谋于石驸马大街, 未遇。即至长安春柳公招宴。座客有吴承仕^①等。三时, 宴毕。偕杨宗翰至北京饭店观书, 为校中代购数种。

五时, 至北京大学西斋, 访潘敦, 并见陶方葛, 嘱其向各家书店, 结算寄售《学衡》账。

七时, 至南月牙胡同李沧萍宅, 晤黄延凯及其姊黄真如, 及姊之

① 吴承仕(1884—1939), 字检斋, 又名砚斋, 安徽歙县人。清举人。举贡会考殿试一等第一名, 点大理院主事。辛亥革命后, 任司法部金事。1927 年辞职, 受业于章太炎门下, 专心研究经学及文学、音韵、训诂之学。与黄侃有“北吴南黄”两经学大师之称。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 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 并在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和民国大学兼任教授。创办有《文史》《孟旦》《时代文化》等杂志。

友钟令瑜女士(广东人,艺专校中国画科学生)。身颇而长,肌肤丰满,容色端丽,殊喜之。又晤李沧萍之诸弟(1.辛之 2.韶清 3.爱吾)。即在其宅中便宴(自烹制潮州菜,多虾蟹)。又久谈。晚十二时,始归按院胡同寓宅,宿焉。

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晴。大风。读经团辞未赴。在寓宅盘桓。

下午六时,至大栅栏厚德福饭馆,赴黄建中招宴。座客有黄侃(季刚)^①等。晚八时,宴毕。宓即归按院胡同寓宅,宿焉。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晨七时许,乘电车、人力车回校。得碧柳函多封。知西安围解,安居无恙,且《壮岁诗》已作成。甚为喜慰。

上课如恒。

夕楼光来来,弈,谈。

晚陈寅恪来,商燕京聘主持研究院事。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是日撰英文演说稿,未完。

夕在 Winter 处茶叙。

晚,朱君毅来。刘盼遂来。

^①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湖北蕲春人。早年在河南教书。三次东渡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曾在蕲春组织地方起义军。1914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1919年改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文教授。1923年7月,任佛教暑期讲习会讲员。1926年起任教于东北大学、金陵大学及中央大学。1923年,应聘为国难会议员。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上课如恒。

下午2—4赴招考委员会。

得刘永济电，文曰：“碧柳生还。东北教席宜从缓另议。电复。遵。济，勘。”宓殊急愤，即复一详细之快函，说明种种理由，促其仍速赴奉天，毋变计失约。

又接中华书局十二月二十三日来函。言《学衡》赔累过大(所开单殊未确实)，且时局如此，现正缩小范围，故不能续办。即以60期为止云云。又促付整份价款。

下午，吴其昌来。与刘盼遂均以《学衡》停办为可惜，劝宓维持，并愿赞助云云。

夕在Winter处茶叙，弈，谈。

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四

上课如恒。

是日续撰英文演说稿，仍未完。

下午4—7，赴教授会议。

接碧柳函，知父已到西安，碧柳已谒见，深相契合云云。甚慰。拟即前往西安省父。先招学生唐得源来，唐亦欲回家(在西安城中)。宓允予以旅费，约其同行。先托其在城中探听道途消息，以定进止云。唐君欣诺。

又接毛彦文圣诞节晚来函，所感极深。复一长函，并以前所作《代友题沧海珠说部》一诗写示之，且明释此诗之意。毛女士允以与君毅来往函件及昔年日记，供宓撰作小说之材料。宓拟暑假中赴南京阅看，并携往焦山，静居一二月，以资研究，而定结构云。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是日为阳历除夕，上课如恒。作函多封。

夕在楼光来处，适李冈来，邀楼赴其宅中晚饭，遂并邀宓。六时半往，便宴。九时半归，即寝。学生俱乐会，未赴也。

1927年丁卯

民國十六年

民国十六年一月一日 星期六

晴。 阳历元旦。天气至为晴爽。宓在室中续撰英文演说稿。

正午,陈寅恪来。缘柳公偕凌文渊^①、凌宴池^②共寅恪同游西山,在此午餐。寅恪就宓室中设便宴款待。诸客正午来。餐毕,下午二时别去。宓仍续撰英文演说稿,直至晚十时半成。约近六千字,题曰 Confucius, Confucianism, China, & the World of Today^③。

一月二日 星期日

晴。 上午九时,乘人力车入城(是日星期),至按院胡同寓宅。

十一时,至大川淀29号梁家义宅,赴读经团会。梁君设宴款待,议办经学讲习所事,无结果。

下午二时,访黄学勤于佛照楼。假款30元,代林损君垫房租也。又至姑母家拜年,旋归按院胡同寓宅。

夕六时,至崇文门内路东德国饭店 Hotel du Nord,赴黄中定夫妇招宴。其夫人为比利时人,操中、法语,善酬对。惜宓不善法语,颇惭愧;后此当力学之。座客皆校中有关系之人。用洋酒数种,所费甚昂云。

十时,乘电车并步行归。晚与胡徵谈。

一月三日 星期一

阴。 是日校中仍放年假。晨胡徵出示了靖翁来函,则谓胡牧

① 凌文渊(1876—1944),名庠,号直支,江苏泰州人。曾任北京政府财政部首席参事,两度代理财政总长。1927年去职,任艺术专门学校教授。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北京美术学校校长及南京美术学校、上海中华公学、泰州时敏中学校董。擅文学艺术,书画作品曾在北京及东京展出。

② 凌宴池(1893—1965),江苏海门人。久在大陆银行任职。以画名于时,兼工诗善书。生平搜致珍奇之墨甚夥。著有《宴池诗录甲集》。

③ 《孔子、儒教、中国与今日世界》。

将单身来京，牧妻回湘任教职，故不能与宓家同居一宅云云。

上午十时，偕心一、学淑、胡徵，赴国立艺术专门学校，观艺光社之图画展览会。即步归寓宅。

午饭后，刘树梅来，谈甚久。周光午来，并在此晚饭。林损来谈甚久。寝迟。

一月四日 星期二

阴。风。晨七时半回校。唐得源来，言在城中探得道途平靖，行者甚多，可以回陕。宓遂决回陕省父。即与唐君约定结伴同行。尚有北京大学同乡学生二人，宓允贷给唐君路费 50 元，又贷给唐君之友某君路费 30 元。当面付给唐君 40 元，令即往城中购买火车票（特别火车，二等，至石家庄）。又拟一电，致碧柳，文曰：“宓即来陕，祈候。宓，支。”交唐君在城中代发。

唐君晚间归来，云诸事交其友代办，一月十日可行云云。

是日在室中以打字机抄写昨所撰英文演说稿。至晚，仅成其半，而三指尖痛甚。乃函约邱君德培来，请其代为打写。邱君明晚即交来，并不愿受酬。

一月五日 星期三

阴。雪。宓既定回陕，目前必须了结之事甚多，赶忙办理。

上午 10—11 谒校长，请假，并请预支本月份薪金。

上课如恒。

下午，谒梅教务长，并与注册部接洽大考各事。

夕，访楼君光来，并 Winter。二君允代宓评阅大考课卷。Winter 对宓尤关切，宓心甚感之。

晚，君毅来。又钱端升来，颇劝宓勿赴陕，谓其事危险。宓谓当

三思。晚校改英文演讲稿误字。

晚,又补上星期六之课,讲 Don Juan 为 Modern Epic^① 之义。

一月六日 星期四

阴。雪。上午校改英文演讲稿误字。10—12 访 Winter, 请其将必所撰英文演说稿细读一过。窜改多处, 必甚感之。午饭后, 复照 Winter 所改者, 将该稿另涂勾勒一次, 费时不少。

下午 4—7, 赴评议会。

晚, 赶阅学生课卷, 并评定等第分数。以评议会记录交君毅代写。王庸、浦江清来。吴其昌来, 示代梁任公拟致中华书局函(请续办《学衡》)。

一月七日 星期五

阴, 雨晴。雪犹满途, 甚为泥泞。晨赶办杂务, 并出大考题目等。尚有中英文课程中之本系课程表及说明, 不及撰作矣。

10—11 上课如恒。

11—12 收拾行李。午饭后, 光午来送行。一时半, 乘人力车, 携行李包入车。至西直门, 换乘人力车, 至按院胡同寓宅。黄建中来。

夕四时半出, 五时半至东四头条燕京华文学学校 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晤冯友兰。即如约, 在该校演讲。即宣读日昨所撰之稿(题已见前), 直至七时许, 始毕。听众约 40 人, 皆西人, 妇人为多。晤校长 Pettus 及教员 Porter 等。Pettus 索必稿以去, 云将登载《北京导报》Peking Leader 云。该校赠必车马费 20 元。

必电谈, 知唐得源已将火车票买就。乘电车返, 在西单牌楼四如

① 《唐·璜》(拜伦所写的长篇叙事诗)为现代史诗。

春晚餐。访柳公于石驸马大街 96 号，而凌文渊亦在。谈及《学衡》事，凌君遂有相助维持之意，宓去后与柳公言之。

宓十时，回按院胡同寓宅。林损来谈。寝甚迟。

一月八日 星期六

阴。上午潘敦来，颇主张宓回陕，又欲为宓饯行，宓力却之。与步至西单牌楼。宓赴姑母家，姑母力阻宓赴陕。理由：（一）赴陕不必急急，见父可缓。既非为谋生求事，何必冒险。（二）岁暮多抢劫。而君衍兄电谈，亦劝宓勿往。谓详情须面谈。宓即在陈宅午饭。

下午一时归按院胡同寓宅。已而唐得源来，宓以 40 元付之（连前共 80 元），是为宓借与彼二人者。又以宓应携款 50 元钞票，交唐兑换现洋。唐去后，宓行止尚未决定。缘心一颇望宓勿往，姑母又阻之，以是颇忐忑。惟晨间与李瑞峰电谈，则谓可行。唐亦谓有人由陕来，风陵渡可过河，潼关且有车，不必过虑云云。夕间颇欲径止，拟稟父言不来。

晚 7—11 赴女子大学第二次音乐会于艺术专门学校，偕心一、学淑、胡徽步行而往，遇熟人甚多。

一月九日 星期日

晴。星期。上午仍甚忐忑。卜周易，得䷗之卦，亦不能解。十一时，君衍兄来，据云道路平靖，无危险。彼昨所言者，谓不必辛苦此一趟耳。但乘此时一往，亦佳。宓遂决前往，不再犹疑。君衍邀宓至前门外李铁拐斜街长春馆（陕西肴饌）便宴。毕，仍归按院胡同寓宅。

下午，姑母携表妹来送行。

夕写信多封。柳公来，周光午来，设便宴款之。八时许别去。柳公言凌文渊愿助《学衡》，在财政部印刷局印刷，且愿出资维持云云。

似《学衡》已有办法,当不至从此中断也。

晚,仍写信,又整备行装。携小箱一,被褥袋一。至十二时半,始寝。

一月十日 星期一

半阴晴。晨七时起。八时,胡徵送迄至西车站。遇唐君等,登京汉火车。十时,车行。……此下赴西安一行之经历闻见,均见《西征日记》(《西征杂诗》附)另册编存。

西征日记附诗注。民国十六年一月至二月。

西征杂诗“Descriptive Sketches Of An Inland Travel”or “Mr. Mi Wu’s Pilgrimage”(both titles from Byron) — A Chinese Poem, Composed of 100 Stanzas of “the 7- Regular”verse(corresponding to Spenserian Stanza in English), being an Account of my trip from Peking to Sianfu, Shensi, and back in Janurary and February, 1927, imitative of Byron’s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especially Canto III, in certain respects. —The result of an attempt to compose realistic and facile verse with great rapidity and almost at the moment when the impressions are being received. [《内地旅行的描述随笔》或《吴宓先生纪游》(标题源自拜伦)——由100首七律(相当于英文诗中的斯宾塞诗节)构成的中国诗篇,为我1927年一月二月从北京至陕西西安府以及返回北京的旅行报道,在某些方面,模仿拜伦所写《王孙哈罗德纪游》,尤其是第三篇章——这是试图极其快速地切实描叙、不务词章、创作诗歌的成果,几乎就在接受印象的一刹那时刻率易成章。]

一月二日 星期日

得碧柳书，知城围既解，父亦抵西安，并已晤谒。即决归省。因约清华同乡学生唐得源、杨汝金^①结伴同行。

一别故乡十七年，中间消息竟茫然。
锦衣玉食文明福，梗断萍飘骨肉缘。
乍喜严亲得暂聚，谁怜良友尚生全。
荆榛豺虎知无患，雪满关山快着鞭。

第五句“暂聚”原作“昵近”。

一月七日 星期五

是日入京，治行装。亲友中，姑母以下，均以岁暮时危，兵匪抢劫，劝止勿行。心一亦不欲予往，但云不敢劝阻。作一诗慰解之。

成事艰难谋虑多，心长世短恨如何。
垂堂未是千金子，覆辙宁惟九坂阿。
婉委香闺惜远别，飞扬壮志忍蹉跎。
平生自信福无限，两月归来共笑歌。

一月十日 星期一

半阴暗。晨七时起。八时半，胡微送宓至西车站。已而唐君

^① 杨汝金(1905—)，陕西宜君人。清华大学政治系1929年毕业，赴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研究。

等至,乘京汉特别快车,二等。(至石家庄,车费每人十元六角。)十一人共一室,幸在饭车中可坐息。车行极缓,又多停留。车中西餐颇佳(一元二角)。乘客陕人极多。某陕生不喜西餐,谓站台上铜元六枚之面,胜过一元二角之西餐云。

临窗如画景难名,洞室连车似蚁行。
积雪千塍明霁色,哀笳一响动荒城。
乡谈入耳皆归侣,异味先尝费制羹。
岁晚心闲绝百虑,息肩难得此游清。

晚七时,车停保定站外站内,共约三小时。

清苑河边厌久停,旅人兀对倦松惺。
雪沙映月连天白,老树夹途过眼青。
恍惚轮舟横碧海,分明烟篆绕螺屏。
泥人情景思前夜,笑雨京华酒半醒。

第六句谓车窗玻璃,水汽遇冷而冻,成种种花纹,如镂刻然。

末二句谓一月九日晚,与柳公及光午、胡徵等在京寓治酒肴共谈。此二句从黄仲则“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庭”化出。

一月十一日 星期二

晴。上午二时半,火车抵石家庄。宿正太旅馆(八角)。晨七时,上正太火车,三等。(至榆次,三元六角。)七时五十分开车。车行甚速,且一切整洁而有秩序。

山西境内,田畴整治,城垣壮丽,野无盗贼,途少乞丐,不得不归

功于阎督锡山也。

晓日曚曚逢胜景，奔车迅驶一开颜。
田畴覆雪同棋布，远树笼晴点赭斑。
好整能勤规国异，民安政举信公贤。
千层眼底飞旋过，蚌壳龙鳞山外山。

诗(六)(七)(八)均正太火车中书所见。

(六)之五句，糕谓 Chocolate cake^①，上层覆雪，形色似之。

末二句指民国六年美国落机山中之游。伯澜姑丈吊刘鸣伯诗云，“落机山前海水浑”。今用上。

平屋矮垣木作门，几家山坳便成村。
碉楼备战今犹古，土穴安居俗尚敦。
奇景如糕堪果腹，流泉含翠尽销魂。
壮游忽忆十年事，山外落机海水浑。

盘山缘谷似螺行，夹路巉岩壁削成。
络绎铃驼寻迹渡，参差古树倚崖生。
涧萦藻绿惊春早，雪压苗深卜岁荣。
境里桃源今世少，那堪举国尚连兵。

叠嶂连云无尽处，层岩通隧识工艰。
夹车青石间红石，透轨山环又水环。

① 巧克力蛋糕。

虎掷龙拿忘险隘，熊蹲黑卧尚峰峦。

神州一角完全土，莫遣兵戈入晋关。

下午三时，抵山西榆次县。宿天泰公栈。外出至林间居夕餐，早寝。

雇定人力车，由此至绛州，凡五六日，车费六元五角。同行者，除唐、杨二君外，尚有陈君廷选、长安。杨君永义渭南。均北大学生。王君殿荃韩城。师大学生。共六人。

一月十二日 星期三

晴。晨五时半，发榆次。乘人力车。

邑店鸡声杂笛声，晓星时共电灯明。

挽车应念民生苦，捷足端资驿路平。

迷望澹烟山谷杳，绕城残雪水沟清。

寒风料峭情无限，都市何人识五更。

细板长桥尚有霜，河名已与世相忘。

沙泥波印成鳞皱，冰块雪凝泛玉光。

碑刻巉岩明旨训，村居完整见围墙。

人间天上黄河界，一苇谁云便可杭。

注，阎督军所立碑刻之一云，“桀骜不驯，为野蛮人之根性”。

野店蔬汤亦自甘，何须蛋乳味同参。

试齐步伐成军侣，更学伶歌杂笑谈。

霜染貂冠成羽白，冰堆藻采绣巾蓝。

我今活泼逐年少，已改朱颜兴尚酣。

征途千里雪漫漫，耀日晶莹射眼酸。
蹴踏时闻玉屑响，纤纤常得粉图看。
苍烟野树微装点，断碣残桥太寂寒。
静极不逢一鸟过，安知人海有波澜。

五十里，朋镇，早尖。

二十里，太谷县。

五十里，祁县，城外宿。是日共行百二十里。其店甚劣。偕诸君入祁县城，觅饭店，几中煤毒。归店，八人共一炕，去炉火，勉强寝。

一月十三日 星期四

阴。小风。 五时半，发祁县城外。

月黑五更旅店门，半生才宿此荒村。
冲寒不觉衣裘重，枯坐还嗔笑语喧。
汽管煤炉福尽有，香衾锦帐梦难温。
西来几日应无悔，康健还凭造物恩。

五十里，平遥县，早尖。

下午，小雪。四十五里，庄浪镇，午尖。

四十五里，介休县城外，宿。住通义栈。是日共行一百四十里。

一月十四日 星期五

大雪。 晨发介休。

未能匝地球瑶尽，又见漫天碎玉飞。
 沟细路平车络绎，穹青野白树周围。
 羊肠峻阪须推挽，清磬深山欲息机。
 奇景豁心忘历日，太行雪拥缓行归。

四十里，山顶，早尖。

又四十里，灵石县城外宿。时仅下午一时半，以雪大，不能行。
 是日共行八十里。

行途忽近韩侯岭，何处难寻国士桥。
 吊古怀人同怅惘，空山密雪甚萧条。
 崖含煤质蓄财富，冰覆泉流泻水遥。
 野店荒邮灵石县，欲行不得度今宵。

注，陈伯澜姑丈《山西道中》诗云，“韩侯岭上冲残雪，国士桥头立夕烟。”此处用之。第三句怀人，即怀姑丈也。

一月十五日 星期六

半阴晴。 晨八时，发灵石。

四山环抱势如盆，驿路雪深失履痕。
 断续疏篱围野圃，蜿蜒危堞走云根。
 凭高猱犬迎声吠，埋土丰碑待客扪。
 更想昔年行旅苦，盐车峻阪度朝昏。

十里，张家店，早尖。

旁阴浑不辨西东，依谷回环一径通。
峻壁崇墉凭险势，飞楼尖塔矗虚空。
光明自异莱茵岸，封建如存中世风。
凿室因山仍穴处，太行千里想尧功。

注，莱茵河 River Rhine，参阅 Byron's "Childe Harold", Canto III, ——Castles on the Rhine^①。

五十里，南关镇，午尖。午后晴。

峰巔金雪夕阳明，谷口行来始见晴。
下坂车如舟顺水，归人心似箭离程。
蓝舆冉冉迎新妇，爆竹喧喧乐太平。
土俗民风随处异，聊将闻见写闲情。

四十里，霍州(今霍县)，夕尖。

又于月下行三十五里。八时抵石滩，宿。是日共行一百三十五里。

文化东南金粉气，风云西北玉关情。
久知安乐为身患，略识艰难赖此行。
丧乱干戈怀杜老，苍凉丝管爱秦声。
万山深雪朦胧月，却照旅人诗思清。

^① 拜伦的《王孙哈洛德纪游》第三篇章：莱茵河岸故垒。

太行之路能摧车，令我临观惨不舒。
 重载千斤厄骏马，鞭笞终古陟崎岖。
 盈方巨石横当路，没胫深沟陷辙渠。
 国道近连平且直，高低文野竟何如。

一月十六日 星期日

阴。晨六时，发石滩。

如画沟塍界岸坡，征途两日绕汾河。
 平铺白雪独流细，突兀黑山怪石多。
 络绎一行车后马，辘轳几处水旋磨。
 迷濛晓雾寒阴重，又似昨宵月下过。

十五里，赵城县，早尖。

四十里，洪洞县，午尖。见一台，扁曰“单父遗迹”。

六十里，平阳府(临汾县)城内，宿。决改道。

几日深山对雪霏，囊中消息断知闻。
 争雄共覆江南富，扼险应增河上军。
 末世春秋无义战，相煎莫豆诘奇勋。
 神州割据终残局，十万横磨莫解纷。

假仁行霸各为利，虎援狼贪未许讥。
 乱世莠言真理隐，横流物欲道心微。
 难从夷夏分文野，莫以弱强判是非。
 瀛海归来增怅惘，欲同野老径忘机。

纷纭万象现修罗，衰世人如着病魔。
将丧斯文甘作俑，已沉国运更推波。
笔诛自审成功少，舌蔽徒伤结怨多。
几载辛勤吾倦矣，便思息影老岩阿。

学舍终年不异家，初春水木更清华。
瓶梅冲冻著奇锦，残雪明湖映断霞。
案牍周旋伤傀儡，图书吟啸足生涯。
久居翻谓今游乐，马迹车尘诗兴加。

是日共行一百五十五里。

一月十七日 星期一

阴。晨六时半，发平阳府。

广漠平原尧故都，开关桥吏索资逾。
调同琴笛军笳奏，影似流星群雁呼。
不道旅情随日减，只愁诗兴出山无。
传闻未断风陵渡，便可扬鞭指解蒲。

十五里，早尖。

四十五里，汾城县史村，午尖。

步行上山，蒙城，夕尖。

六十里，曲沃县，宿。是日共行百二十里。

一月十八日 星期二

晴。风。寒。 另雇人力车行。至运城，四元。晨六时，发曲沃。王君殿荃别去，直趋大庆关，赴韩城。

五十里，聂口沟，早尖。

近望月圆向晓明，村鸡喔喔促人行。
轮冲碎雪如煎豆，弦震坚冰似拨箏。
河上途分失昨侣，山腰雾断喜今晴。
谷深日黯寒风厉，向午陞沟若许情。

午后，步行上山。雪消，泥甚，勉强步行。三十里，东镇，宿。

泥泞驿路苦难通，过午晴温雪尽融。
为避履胶踏雪上，更防土软践禾中。
当前真有埋轮叹，平地还须学步工。
忽忆繁华京洛道，广平辇路磨青铜。

晚，议久不决，卒留宿。

一月十九日 星期三

晴。 上午二时起，未晓发东镇。是日为阴历十五日。

为防身倦怯宵征，满月寒光比雪明。
早发急程乘冻合，戒途无畏喜尘清。
披裘柏树如人立，引电丝瓶似雁鸣。

颇爱舆夫兴致好，高歌呜咽晋秦声。

车夫唱吾乡所谓乱弹戏。三十里，闻喜县。

四十里，水头镇，早尖。二十五里，张良村，午尖。沿途雪融道滑，步行甚多。

二十里，安邑县，舜所都也。

才过尧都近舜都，千年治道数唐虞。
执中已判国民性，教孝端为政术枢。
竟许蚍蜉伤日月，难凭揖让化征诛。
水深土厚高原迥，想见辛勤授典谟。

名山巨浸经行处，治水当时著禹功。
绝世勤劳民共感，千秋俎豆祭常丰。
不明国史成欺罔，竟说前王等獭虫。
封禅莫讥方士技，诗人浪漫亦推崇。

浪漫诗人指拜伦。

十五里，抵运城，旧河东府，亦即潞村。初拟宿城内某棧，继宿中华棧。外出，至某馆吃饭。是日共行百三十里。

一月二十日 星期四

阴。 破晓，有诗一首，纪梦。未完，如下。将来或补入。

已共慈亲叙别惊，鸡声破梦晓曦暝。
亲知离散伤多逝，得失人间幻几重。

曾记蜂蛰欺樵风，又未鼋鼍拥神龙。

雇骡车行。至风陵渡，二车，每车五元，单骡。十时，发运城。

四十里，解州(今解县)，午尖。

四十里，虞乡县关外，宿。时为晚八时。是日共行八十里。

连朝尚在文明境，到此才为内地行。
一马挽车循辙陷，三人共载喜轡平。
崎岖坚块途长塞，震荡倾危手自撑。
莫怨迟迟日百里，艰难民物足伤情。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阴。仍乘骡车行。晨四时，发虞乡县。路多石，甚颠簸。

三十里，榆林村，尖。

中条遮路尽回环，碎石磨轮未易扳。
天际雪田疑巨水，山边涧道似重关。
团名保卫戈矛整，礼重婚姻伞扇班。
新政旧风同记取，弃舆缓步许心闲。

保卫团，每村皆有，于赵坊村见之。

五十里，韩阳镇，尖。值市集，途塞久之。

行近黄河岸。

日暮黄河近岸黄，沙滩斥卤见牛羊。
依稀此境曾经过，浩渺予怀感未央。

九曲溯源星宿海，千区襟带帝王乡。
文明祖国由来近，锡我族民名字芳。

三十五里，柯河，宿。旅店极不堪。

寒风瑟瑟夜难温，破屋无棚尚有门。
芦席土床随意寝，草烟马矢触人昏。
充肠幸得新炊饼，涤面惟餘老瓦盆。
寄语京华游倦客，此间滋味已销魂。

屠沽狙倭同栖宿，秽语鄙词杂怒嗔。
如此乡谈真逆耳，恨无仁术启凡民。
鸡虫生计逐蜗角，睥睨天骄识凤麟。
岂但围城同地狱，中原礼教久沉沦。

是日共行一百一十五里。

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晴。晨发柯河。十五里，抵黄河岸之风陵渡。上午十时，渡河。行李未检验。

土峡逶迤赴水湾，巍峨隔岸见潼关。
河流急狭浮冰块，云气苍茫断远山。
负贩喧呼争上板，吏军雄武慎稽奸。
纷争骂詈愚民态，投刺移锚顷刻间。

潼关,午尖。

昔年犹记题诗处,廿载潼关苦用兵。
始冀维新成改革,终摧纲纪启分争。
先机忍贵哥舒翰,殄寇难寻孙传庭。
共说一军秩序好,秦川驿路暂安平。

另雇骡车,至西安。二车共十七元。三十五里,华阴庙,宿。
入关,道中所见。

劫馀情况问如何,村落萧条暮霭多。
古庙农居存破瓦,屋梁门扇付樵柯。
行人襦被仍徒步,军士肩枪喜跨骡。
最是潼关繁盛景,承平犹似昔年过。

华山。

华山终古阅灵姿,邱壑神奇梦见之。
岳麓共传勋将冢,玉姜新诵美人诗。
日神不见锡天慧,黎庶还应拜旧祠。
落雁莲花何处是,十年兵火太陵夷。

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晴。晨六时,发华阴庙。五十五里,东柳子,尖。
道中再书所见。

络绎行人未是稀，芒鞋布袜健如飞。
夹途苍柏灰杨树，悬户青天白日旗。
劫匪深宵时截客，乞儿遮道每呼饥。
汽车路共骡车走，实用平权莫许讥。

华州城外见陈希夷碑及郭汾阳祠牌坊，甚相密迹。

希夷碑对汾阳祠，清节雄风想见之。
世乱宁甘彭泽隐，国危应诵南山诗。
丰功震主身能保，一梦千年觉后疑。
付与伶工传韵事，赌棋唱罢打金枝。

五十里，赤水镇，宿。

泥墙土炕屋无门，人畜同栖马矢浑。
骡卸羈街随意走，豕来客室享馀温。
喜张芦席遮空户，略御寒威炽炭盆。
旅宿如斯非久业，明宵应抵灊陵村。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阴。晨七时，发赤水。二十五里，渭南县，城中，早尖。

未见围城饥病苦，先尝秦地饼汤糕。
莼鲈风味儿时忆，华屋邱山梦里遥。
训俗三章白帖在，募兵几处红旗飘。
牙厘设税烟公卖，盈市喧阗近岁朝。

四十里，零口镇，午尖。

二十里，新丰镇。镇外有“鸿门遗址”碑，书曰“楚霸王与汉高祖相会处”。

今来重过新丰镇，却忆唐时折臂翁。
板荡陵夷伤国病，转输劫掠叹民穷。
鸿门高会碑犹在，垓下悲歌事已空。
健士朱颜习步伐，古今赢得几英雄。

五六句暗指民国十三年二次奉直之战，吴兵败，张冯会于天津。

七句谓入关所见国民一军，皆朱颜健硕之美少年。

入关，见汉唐诸陵。

国运中华想汉唐，武功文治两辉煌。
游经寰宇思宗国，识尽新猷爱旧疆。
石马玉鱼供盗窃，丰碑衰草阅兴亡。
千年埃及瞻金塔，一样巍峨对夕阳。

二十里，临潼县绕城而过。秦中诸县，以此为最残破。

想象繁华天宝年，骊峰高处接青天。
温泉喷溢无来客，村邑萧条绝灶烟。
锯末油渣食未饱，枯颜皴腹见应怜。
文明廿纪仍斯劫，闻说围城一泫然。

十里,斜口,宿。途中有匪追随,但无动作。

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晴。晨八时,发斜口。二十里,灞桥。

灞陵归客意如何,市集喧阗笑语那。
坊表已为流弹毁,长桥更见骑兵过。
横空晴雾连云际,中淤沙滩分水波。
枯柳夹堤摧伐尽,不缘攀折已无多。

二十里,抵西安。

日午森严见古城,名都千载此西京。
已行驿路三千里,来叙天伦七日情。
觐面应惊发种种,投怀恐有泪盈盈。
敝裘尚是严亲制,寒暑流年十五更。

城多炮毁遗迹。入城,至西北大学,见唐仰虞^①、陆燮钧^②。旋见碧柳,即寓其室中。

半年消息断围城,执手相看啼笑并。
是我送君来死路,惟天佑善信生平。

① 唐仰虞,字养愚,安徽含山人。清华学校1918年毕业留美,威斯康辛大学化学硕士。时任西北大学教授。

② 陆燮钧(1893—),字理成,江苏无锡人。清华学校1919年毕业留美,威斯康辛大学农科硕士,习畜牧。时任西北大学教授。后任江西农业院技师。

未妨骨相贫中瘦，却喜诗囊乱后盈。
连袂明朝京国去，两吴诗卷待斟评。

同碧柳至红埠街第七师司令部。谒父，叩见，并见赵世钰君及孟永寿益民。表兄。偕碧柳外出，就小馆中午餐。归西北大学休息。访仲侯夫妇于梁府街女子师范学校，未遇。再至第七师司令部，见父，及刘少梅君，外出晚餐。遇董司令恭(子敬)，董公福祥之孙。招饮于南院门兴顺楼酒馆，肴饌颇丰。又赴比邻鼎立商馆商人王子渔处，吸鸦片烟，谈话。董司令及陈司令叙说作战琐情，均入诗中。

壮士谈兵意气豪，鱼羹羊饌佐醇醪。
轻生贾勇擲孤注，横路伏尸填巨壕。
误信讹言终败绩，功成机运诩天骄。
巧同欧战两军士，炮火餘闲酬叙劳。

随父至第七师司令部，侍谈至深宵。即宿父室中。父容色丰腴，精神健旺，现任第七师参议，又兼任国民军驻陕联军总司令部(于右任先生)之秘书长。惟因马师长不送薪修，又另委参议，故有辞去第七师职事之意。且为诸故旧亲友，如孟益民、刘少梅等所包围，不但求谋职事，且索取巨金。父素性慷慨，已以二百馀元分与之，而诸人初无感激之诚意。父处境如此，故囊中已无一钱。必带来六十元，途中用去四十元，尚馀二十元。即以十元呈父。馀十元，则交碧柳与樊君济远，为日内伙食之需。归途旅费，殊未易筹也。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晴。 八时起，孟益民表兄来。仲侯及湘如三姊来。碧柳亦来，

樊君同来。在父室中啖牛肉。

午,同至梁府街女子师范学校仲侯、湘如室中坐谈。李贞白君来。夕,仲侯宴宓及碧柳于东大街之义仙亭,进稠酒。

晚归西北大学,在碧柳室中,晤西北大学教员杨祥荫、郝耀东、胡步川^①、穆济波^②等。又晤张丙昌君,宿碧柳处。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晴。晨起早餐,均碧柳与樊君手自炊理。毕,至父处(红埠街,第七师师部)。客甚多,并有该部参议康子辰等。正午,马鸿逵(少云)^③师长由咸阳归来,相见。又随父在其室中久坐。马议扩充第七师为二师一军,又持像片,商娶女学生某为妾。

一时,随父乘骡车至驻陕联军总司令部(旧省长公署)谒于公右任,时任总司令(援陕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于昨日下午抵此)。又于秘书处见胡平甫(均)舅父等。宓以诗记总司令部所见。

① 胡步川(1892—1981),名竹铭,字步川,浙江临海人。1919年毕业于南京河海水利工程学校。1922年应李宜之先生召,入陕西开创水利事业,曾任西北水功试验所所长,渭惠渠管理局总工程师、代局长。1949年以后调水利电力部水电设计院水利史研究所,任所长。

② 穆济波(1892—1978),字孟默,四川合江人。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先后任教于四川师范学校、东南大学附中、西北大学、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四川省教育学院、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女子师范学院等校。曾任南通中学校长,四川省图书馆副馆长。

③ 马鸿逵(1892—1970),字少云,甘肃临夏人。回族。兰州陆军学校毕业。早年加入同盟会。时任国民军联军第八军第七师师长。后任第二集团军第四军军长,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宁夏省政府主席,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1949年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未就任。旋去台湾,后赴美国就医。1970年病逝于美国。

重门深户密枪排，毡帽灰衣又布鞋。
司令长髯严道貌，将军屠狗对椎埋。
文书堆案徵粮秣，宾客盈堂求职差。
幕燕巢乌情岂异，纷纭却共闹衙斋。

三时，独至东大街之南，社学巷，南口内路东第二家，访陈贞文表妹(旧呼五妹)，并见其子女三人。所谈及所感，均以诗写之。

独来深巷访红妆，绕膝先惊儿女行。
昔别君犹垂发女，良缘我似负心郎。
蓬门生计新欢好，电影楼台旧梦长。
惘惘餘情何可说，但询亲友叙家常。

凄凄断续语如痴，心事万千炉火知。
缥缈前尘思更苦，艰难此世欲何为。
不闻彩凤随鸦叹，终有落茵堕溷悲。
最是玲珑花解意，横波秀靥尚儿时。

谈叙二小时，深为凄惋。五时，其夫朱匡英(子光)归宅。朱君年三十一岁，父之干儿，长安人。现任此间电报局职事，月薪五十元。久不发薪，甚为艰窘。其父在甘任候补知县，近顷病歿兰州。

五时，归西北大学。碧柳与樊君陪宓外出就餐。又送宓至钟楼。宓由鼓楼北行至红埠街第七师司令部。父外出未归，宅内暗黑。宓乃至女子师范学校仲侯处坐谈。十时，湘如归。乃借手灯，再至父处，侍父略谈。晚宿父室中。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晴。晨，随父乘骡车至西仓门粮秣总监公署，谒张少云世叔（蒲城张公云亭行志之哲嗣），时任粮秣总监，兼盐务局局长，未遇。父与程君久谈。别后，必在桥梓口小馆中早餐。次赴南桥梓口甘露巷，刘宅，访美玉二姊。昔于其嫁之前夕见之，今则四十以上人，俨然老妇矣。儿女三数人，已十五六岁。姊夫刘文卿，华州人，现任财政厅科长。家中规模一切，较陈氏表妹之与人合居小宅者远胜过之。又为表妹伤矣。

正午，归西北大学。唐得源等诸君来访，适在。

樊君导宓至义顺园洗浴，费二小时。

夕，偕碧柳至文庙（柏树林）府学碑林参观。至兴龙街太史第，谒李孟符世伯（岳瑞）及李寿璜君（仲吕），谈至晚八时，始别归。至西北大学，宿。

日暮循途柏树林，劫馀文庙气萧森。
泮宫倾圯随人住，碑室昏幽似墓深。
石上大唐经尚在，行间景教字难寻。
抱残守缺知谁事，国运衰微欲废吟。

为谈戊戌泪沾膺，一老岿然似定僧。
早岁词章名翰苑，惊人掌故记春冰。^①
于戈丧乱身经久，风月湖山管未能。
两世通家小五义，廿年犹记此堂登。

① 《春冰室野乘》，为李孟符（岳瑞）所著书名。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晴。早饭后，偕碧柳、樊君至南院门，欲印《西征杂诗》，而书局之人不允。乃至红埠街第七师司令部，父已公出。乃至女子师范学校，在仲侯、湘如处坐谈至夕。

乱后相逢一泫然，承平公子记从前。
玉堂锦帐神仙侣，豪竹哀丝玳瑁筵。
花木园亭来雅客，温柔敦厚定诗篇。
重吟湖海梅村句，富贵风流散似烟。

童稚情亲二十年，切磋引导赖君贤。
兵戈沪淞联吟社，风雨京华抵足眠。
千卷图书供啸傲，满城桃李并婵娟。
沧桑历劫寻常事，珍重挥毫诗一篇。

必以二诗赠仲侯。又阅仲侯新旧诗稿。午后同出，在钟楼东食柿面团及太后饼。又至西北大学，夕餐。

晚，偕仲侯至兴隆巷，赴李孟符世伯及李仲吕君招便饭。闻仲吕谈围城事甚详。

见说前情不忍听，围城八月苦生灵。
负隅双虎恣残虐，入釜群鱼泣血腥。
逼餉真成敲骨髓，搜粮直欲尽囊瓶。
当头炮火兼饥馑，地狱人间我未经。

八时，辞出。偕仲侯至红埠街司令部，父仍未归。乃至女子师范学校，与仲侯、湘如谈至深宵，即宿其处楼上。湘如昨述省议会刘玉俊设计骗娶该校女生张树坤事，可入小说，姑记其名于此。

一月三十日 星期日

晴。晨起，急至红埠街司令部，值父将外出，匆匆一面。宓仍至女子师范学校，仲侯、湘如以早膳款宓，见王自治及聂□□二君。

十一时，独步行，过九府街、陈家巷、万寿宫、洒金桥、北桥梓口、南桥梓口、土地庙什子，

廿载游踪到海涯，重临如梦感年华。
未移庭树犹前景，最乐长安是我家。
课诵辛勤伴夜读，择邻往复载晨车。
朗温李密陈情表，侍养无缘涕泪加。

儿时朝暮经行处，里巷街衢识旧名。
入塾途长今觉短，访邻宅在旧多更。
虎衙栢比诸连帅，甲帐云屯十万兵。
残害秦民成异物，积薪厝火虑危城。

豆蔻当春艳似霞，两姨姊妹共韶华。
绛衣锦带学伶步，窄袖蛮靴吹玉笳。
路判云泥成隔世，巢空莺燕竟无家。
波瀾古井深深水，比目连枝愿已除。

而至夏家什子，访王智辉表弟（原名耀祖，字穉晦），谈甚久，并见其新

娶之夫人。智辉谈围城详情，及出城事。又及季盾派人暗杀等情，为之骇然，以一诗赠之。

义举人称国手王，传书几度继围墙。
为民请命忘身险，救死不贖笑尔狂。
竟忍钏鹿贼骨肉，可怜叔宝少肝肠。
如君遭遇多艰阻，努力精思足自强。

归西北大学。晚饭后，偕碧柳、樊君访李协君寓之。于其宅(红十字会内)，而刘含初亦来。宓旋独赴红埠街第七师司令部，而父未归，不便留候，乃急走归西北大学，以天黑则路径莫辨也。

晚与西北大学诸君茗谈。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晴。晨起即至红埠街第七师司令部，见父。父旋即外出。宓与刘少梅君略谈，即出。至东大街竞爽医院，访胡景晋君子恒，谈半时许，知王日新君已于十月围城中病故。

归西北大学，李协君来。王智辉来。唐得源君等均来。

晚餐后，偕碧柳等至南院门图书馆，观昭陵石马，六骏仅存其四，余归美国矣。

晚，归西北大学宿。

二月一日 星期二

阴。早餐后，偕碧柳至鼓楼北化觉寺巷清真大寺游观，又登鼓楼。归西北大学。

清真大寺访回碑，求篆精严天宝遗。
气象盛唐昭日月，弥纶宗教统华夷。
合群尚武同欧种，脱屣浴身见旧规。
殿宇堂皇金碧古，可堪鸽粪满阶墀。

是日为阴历除夕。晚饭后，偕碧柳至红埠街国民联军第四路司令部办公处(第七师新改名)谒父。是晚宓即宿父处。父至马师长室中俱乐，宓早寝。父四时始寝。

忆曾冠带祀明禋，土地龙王与灶神。
香烛纸钱陈酒醴，寒梨修脯奉尊亲。
团圞夜饭全家福，爆竹春联一岁新。
戎马仓皇伤此日，西京旧事尽成尘。

喧阗遑杂往时同，寒重阴深夏历终。
兵火残生人草草，年关急债事匆匆。
心闲客里一身乐，粮尽劫餘万姓穷。
布被棉衣持入市，问谁涕泣念哀鸿。

二月二日 星期三

是日为阴历元旦。下午雪，实霰。晨起，多人来拜父年。十一时出，遇碧柳等，同访(一)唐心源、唐得源(肋子巷二号)；(二)石书润雨琴。(女子中学)；(三)李协(红十字会园)拜年。均未遇。

十二时，宓独访陈贞文表妹于社学巷十五号宅中，坐至二时，始出。宓谓将来有机缘时，愿助朱君外出就事。又以父命，与诸儿银币十元。宓索表妹玉照，允以后寄给宓。归西北大学。

寂寥餐舍似清虚，几日常同良友居。
共洗杯盘斟旨酒，自炊麦饭煮园蔬。
焚香扫地足吟啸，几净窗明见整舒。
到处行踪添诗料，杜陵千载意何如。

全生托命事仓皇，乱里人心多反常。
以怨报恩能死友，乘机攫利尚屯粮。
自携女乐为欢会，笑指民饥死路旁。
千古圣王垂礼教，今来何故费周章。

夕为马师长代撰追悼阵亡将士联，如下。

伤君竟殉国难。披甲持戈，茹苦含辛，解西安八月坚围，救民于
倒悬水火之中。莫挂陈椒，齐道捐躯成壮举。
愧我忝握兵符。同袍共列，出生入死，行东来千里长途，作战于
荒原风雪之际。惜才念旧，只餘热泪洒重泉。

碧柳亦作二首，马师长卒用碧柳所作。由宓携至红埠街师部。
晚在父处宿。

二月三日 星期四

晴。晨八时，至西北大学，早饭。上午，石书润来，谈甚久。述
家况、精业公司及陕西教育界情形。又学生分共进、进步二党相争等
等。刘国安来，前任第三中学校长。

下午三时至五时半，赴张丙昌(午中)招宴于其宅(西仓内四十六
号)。连日以诸友招宴，颇有新年旧风。

六时，至红埠街师部，适父在八家巷十二号胡氏九舅（德舆）宅中宴叙。宓即命马弁导往，见胡氏八舅母、九舅及舅母，及六姨等。

九时，随父归红埠街师部。父每夜均陪马师长打牌，寝甚迟。宓作诗若干首，先寝。

元旦雪阴主不祥，春回浩劫正茫茫。
饥鸦觅食栖难定，冻雀危身远欲随。
客里杯盘供笑语，乱中日月去堂皇。
承平景象难回首，雨顺风调乐未央。

二月四日 星期五

半阴晴。晨八时，至西北大学早饭。唐得源来。

下午四至六时，赴王智辉（耀祖）表弟招宴于其宅（夏家什子）。宅中布置井然，陈设整齐，诸物均备。宓每年入款多，京居久，而宅中远不及之。可伤也。

夕至红埠街师部见父，而刘少梅来，纠缠不去。宓殊恨之。此来虽为谒父，而与父谈话之机会极少。此等无聊之人，殊可恨也。刘去后，父又陪马师长打牌。第七师交际主任夏景清来，与宓谈甚久。作诗一首。

追依几日便言辞，从此乡园系远思。
谁使燕秦成敌国，可堪骨肉久分离。
功名老去同尘土，学养余生期寿颐。
何日京华成大隐，晨昏儿妇奉盘匜。

二月五日 星期六

晴。晨八时，随父至总司令部秘书处。九时，邮务长 Smith

来，与父谈话。宓旁听。毕，即至西北大学。李协来。

近午，访陈贞文表妹于社学巷朱宅。谈时许，出。至唐心源、得源宅拜年。又偕唐得源君访陈廷选、杨永义二君于其宅，拜年。见杨君。又赴李协君宅拜年，未遇。宓独至竞爽医院，购硼酸水一瓶。携至社学巷朱宅，交陈贞文表妹，治目红肿。已而朱匡英君归来，谈时许。

四时，至李协君宅赴宴。同座皆西北大学教职员。

六时，偕碧柳至总司令部谒父，未遇。至易俗社，遇之。是晚，国民党省党部在此演剧，欢迎军事会议列席诸人。宓遂就场观剧。剧目甚繁。（一）《独木关》。（二）《费宫人刺虎》。易俗秦调，颇佳。（三）《农家子》。（四）《军阀末路》等，则多为党员表演。本地风光，现身说法。以宣传其宗旨而激励军人之精神者也。又有党人激烈演说，无非北伐革命等事。

十一时半，随父归红埠街师部。父又陪马师长打牌。宓陪本师军需官董恩鸿（天津人）核计发放官佐目兵年底领得之饷款三万五千元事，又与之谈。寝甚迟。

二月六日 星期日

晴。晨八时，乘父之车至西北大学。仲侯来。

十二时，父来。随父访（一）李孟符世伯父子于兴龙巷本宅，未遇。（二）吴光照晓川。于柏树林本宅，遇之。（三）宋伯鲁世伯芝田。于土地庙什字本宅，谈甚久。周镛石生。亦来。

四时，归西北大学。与碧柳及樊君济远赴唐心源、贞亮。唐得源贞元。君招宴于其宅。李协君亦在座。

六时，至红埠街司令部。父未在，乃至梁府街女师校。与仲侯、湘如盘桓。十时，再至红埠街司令部，谒父。张丙昌去后，与父谈至深宵。约午前二时，乃入寝。

二月七日 星期一

晴。晨八时，至西北大学，早饭。仲吕束约晚饭，不能赴。乃于十时，谒孟符世伯及仲吕于其宅，辞行，并辞晚饭之约。

下午一时，偕碧柳、济远至南院门大芳照像馆，会同仲侯、湘如，合撮一影。偕碧柳、济远至红埠街司令部，久待，乃见父。父有他事，乃出。遇仲侯、湘如，招宴于义仙亭。毕，至西北大学。碧柳领得西北大学发给路费一百元。宓此来共用 40 元，到此余 20 元。以 10 元呈父。余 10 元为宓与碧柳等伙食。将行，父赐宓凡 85 元，赐碧柳 10 元。此经济大略情形也。

晚，同碧柳访李协君于其宅。又同至红埠街司令部见父。马少云师长面托代致音问与其尊人。宓以笔略记之（天津、英界、红庙子，祥义号东家，张香斋询转）。

八时至十时，同碧柳访仲侯、湘如。并见张西轩先生（效铭）与其夫人，及其婿姬在沅君（惠伯）。托到京见其女张蕙芬（女子大学毕业），告以家中平安实况，劝勿回陕。如必欲归，则为代觅妥伴，一同还省。

是晚，又见张少云世叔（厚塈）。宓宿父处，与父略谈。十二时，寝。

二月八日 星期二

晴。晨七时半，至西北大学，整理行装。父来，送行者多人。李协、杨永义、姬惠伯等。十时，行，发西安。有诗一首。

廿年作客未思乡，几日流连忽断肠。

握手亲知增眷恋，孑身宇宙感苍茫。

燕巢京国安生计，鹿走秦川辟战场。

两地心悬商去住，归途何似来时长。

单套骡车二，必及唐得源君共乘，碧柳则与樊济远君同载。每车至潼关，各十三元。出西安城东门，有诗一首。

东望悠悠长乐门，密星细孔弹留痕。

深壕复壁资坚守，蚁穴蜂窠见久屯。

野火宵明烧麦尽，黑云昼聚压城昏。

摩肩挂辔说前日，屋舍街衢何处存。

四十里，斜口，尖。又三十里，新丰镇，宿。归途诗一首。

来日雪田连浩浩，归途麦垅渐青青。

隐舍生气春前树，飘忽行踪水上萍。

外境一新欣鼓舞，中怀无主坐沉冥。

更从何处寻诗料，风物山川悉旧经。

二月九日 星期三

晴。晨发新丰。六十里，渭南县，尖。

五十五里，华州西关，宿。作忆昔诗数首。

尚忆陆云入洛时，旅途重过可胜悲。

年华浪掷馀情绕，学业无成惜志衰。

黄卷摩挲读未屡，青闺寂寞嫁嫌迟。

峻嶒华岳朝霞美，结伴登临未有期。

驿路心闲循旧蹊，廿年影事太凄迷。
求真止许窥斑豹，应世愧难肖木鸡。
久患热肠牵百虑，待全和气养天倪。
鸡鸣风雨期能信，物论人情至不齐。

二月十日 星期四

晴。晨发华州。七十里，华阴庙，尖。游观华岳庙。

三十五里，潼关，宿。检查烟土极严。冯亦驻此间福音堂。晚，烟卷特税分处王佐才（翰芳）来，送路菜，并谈述一切云。

十道军容亦壮哉，挥戈上将自西来。
久经忧患弥谦谨，专务推诚消祸胎。
昕夕勤劳申纪律，军民和好少嫌猜。
取威定霸须仁术，应念昆池劫后灰。

二月十一日 星期五

晴。晨，王翰芳君，亲送宓等至河岸渡口。与船主特商，先登船。付银一元，外给酒资。

渡河，风陵渡，尖。雇二双套骡车，共价十一元，至运城。二时起行。四十五里，韩阳镇，宿。

二月十二日 星期六

晴。晨发韩阳镇。七十里，虞乡县，尖。二十五里，西张店，宿。

夕过扁鹊墓，及司空表圣故里。上午过涑水村，为司马温公故里。均有碑可见。

二月十三日 星期日

阴，大风。晨发西张店。五十五里，运城县，北门内清盛客栈，宿。抵时方正午，由此至榆次，汽车费三段共约十八元馀。行李以三十斤为限，多三十斤者加购半票。多六十斤者加购全票。于是议定宓与唐君乘汽车先行，碧柳与樊君乘人力车后至。汽车站在城外，中夜开车(为恐冰融道泥故)。而城门早闭，遂于晚饭后，即偕唐君自带行李出城，至汽车站。遇本省村政实察员王锡田君(宣三，荣河)及其友。汽车公司中人，以素识王君，并及宓等，遂迎至汽车公司内之一室中居住，并备炭火茶水。旋即寝。

二月十四日 星期一

晨阴。午晴。风。午前二时起。登汽车，即开行。

催人校课夜登程，喜得飞车又北行。

疾走狂奔同骏马，黑皮巨眼类沧鲸。

路长似带天边卷，油爆如雷耳际鸣。

昔过邮亭难辨识，安闲终逊软舆平。

沿途停歇数处。正午，抵平阳府(临汾县)，宿晋泰旅馆。明日之汽车另为一段，与此非一事也(是日汽车费六元四角，行三百二十里，如例)。

二月十五日 星期二

晴。晨发平阳。十一时，抵霍县(霍州)城外，停。午尖，候泥路之冻结。

霍州村店久彷徨，便欲此间为故乡。
共作同欢真父子，奉亲迎客好几郎。
文明启处家庭破，学问成时情性亡。
富贵功名何所乐，诗人触境泪淋漓。

下午三时，开行。晚七时，抵介休县，宿通义栈。（是日汽车费六元六角。）

二月十六日 星期三

晴。乘汽车。晨发介休。夕三时许，抵太原省城（是日汽车费六元二角）。

五时，先至山西大学（南门内）。次至三圣庵六号访张颢（贯三），谈时许。张先生，平陆籍，壬寅举人，山西大学文科学长。年五十五岁，人极爽直。归南门内泰安栈。

是日为元宵节日。晚与唐君沿桥头街一带游观，甚热闹。五色国旗。学生提灯会，高呼打倒军阀、庆祝北伐胜利等等。以二诗状所见闻。

斜指吟鞭首义门，上邦风物待瞻存。
雄才爱读虬髯传，艳迹堪寻花月痕。
通货惠工情易举，安民保境事难言。
青衿佻达乐游戏，根本凋伤痛国魂。

学子喧呼绕市行，元宵盛会太原城。
青天五色旗双拂，白日电灯光共明。

唾面徒矜欺死虎，告功空自挂铭旌。
微闻压境兵屯驻，天堑入虞假道成。

二月十七日 星期四

昨晚张籁先生两次来访，均未在栈。送汾酒二瓶及江叔海集一部。是日晴。晨七时四十分乘正太火车(三等，三元九角，至石家庄)行。

下午四时，抵石家庄，始见安国军出兵布告。所见亦以诗写之。

浓阴湿雾石家庄，旅舍迟车两日长。
嘹唳笳吹兵气动，纷纭人走市声荒。
困穷匕首群龙战，力尽关山老骥藏。
共产公妻张挾伐，横戈跃马看飞扬。

住晋阳栈(每人每日三角)。夕与唐君外出，在永信楼饭庄晚餐。归栈。

二月十八日 星期五

深阴雾雨如昨日。住石家庄晋阳栈候火车。晨与唐君至永信楼饭庄早餐。午无事，抄沿途所作诗。夕，即在栈中呼水饺食之。食毕即寝。

七时半，栈人促宓等起，言火车即至，乃急收整行李，偕诸客同至火车站。仅有三等车之货车可乘(车费四元五角)，上车极拥挤。而有门无窗之货车，每辆中有乘客男女百人以上之多。于是叠股压肩，不能转动，席地而坐。而来客愈众，且有二三兵士，尤为蛮横，伏卧宓等身上，鼾息如雷，而禁宓等不得摇动，可云无礼之甚。诗以写之。

车中拥挤似猪栏，叠股摩肩转动难。
未信暴秦能一国，可容武士欺儒冠。
尘劳压客深宵重，明月中天向晓寒。
料峭春风入铁户，沙田餘雪尚成团。

九时，车行。虽不为迟缓，然沿途遇小站辄久停，以让兵车通过，故宓等在车上久坐至二十小时之久。夜不能眠，极为倦怠，又以此致目疾，为此行最不舒适之部分矣。夜间尚不甚寒。

二月十九日 星期六

晨七时抵保定府，停时许，车复行。至近京城之数小站，停尤久。是日仅食鸡蛋糕，未尝饮水。

是日晴。下午四时半，抵北京正阳门西车站。即与唐君分手，以人力车，并载行李，至按院胡同寓宅。见心一及胡徵等。晚早寝。

京国繁华似旧时，洪河太华渺何之。
浣除旅意随衣土，收拾闲情入讲帷。
梁燕迎人闻笑语，骊骀俯首就衔羁。
图书笔砚仍前置，两月归来一卷诗。

二月二十日 星期日

阴。上午十一时，至姑母宅中，谒姑母，及君衍表兄。即在其宅中午餐。

下午至劝业场三层楼某店理发(二角)。毕，即至东车站，乘四时二十五分特别快车(三等二元五角)赴天津。

七時半，抵天津東站（老站）。乘電車至日界旭街，在鴻宴樓飯館晚餐。次至新旅社。僅餘一室，地僻而價昂，遂未住。

至四面鐘大公報館，見張季鸞君，并晤張警吾君。與季鸞所談陝西情形，經即采登次日之《大公報》，題曰《西安歸客談》。已而湯用彤君如約來。乃及湯君至息游別墅（旅館名）共一室居（二元二角）。談至夜深，始寢。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陰。晨九時半起，出旅館，與湯用彤君別。宓獨至英界紅廟子，而所謂紅廟子之一帶房屋，乃為地主拆賣地皮。大半房屋，均已拆去，正在紛紛搬運磚石。所餘小半，屋舍栴比，縱橫成列，極湫隘，類皆小戶人家。宓沿門詢問，并在鄰近探詢，均不知有張香齋其人，亦不悉祥義字號所在。宓欲見馬福祥將軍而无由，乃廢然而返。

至東站（老站），為時尚早。乃復至大公報館。季鸞招宴于松島街錦江春菜館。客為日本前上海《文匯報》記者、今《盛京時報》社長佐原篤介サハラ及楊永泰、湯漪、鄧漢祥等。鄧談由常德袁祖銘軍中逃出之詳情，及湖南現狀。二時，復至大公報館。

三時，別季鸞。至老車站，乘尋常快車（三等，二元一角）回京。

晚七時半，抵。即歸按院胡同寓宅（先在西單牌樓二合軒，進牛乳面包，以當晚餐）。目痛甚劇。早寢。林損君已于昨夕赴奉天東北大學去矣。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晴，旋陰。比鄰六十五號之房，雷多壽之產業，而渭南人宋如江（海天）前在國民二軍為軍官。居之。今愿以授宓家居住，月租全院三十元，半院二十元。胡徵等議遷居其中。遂于是晨十一時，偕胡徵訪

宋如江，谈半时许。

午后三时，正拟回校，而君衍兄来。言日内即赴津，且可由恽宝惠处探悉马福祥之寓址。遂决作函上马公，细述马鸿逵君所托面告之事，而以该函托君衍兄带津面交马公。

夕，拟作函，而精神倦怠，头痛目眩，久而未就，遂早寝。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晴。上午，作长函上马公。既成，乃持函至姑母宅中，面托君衍兄带交。而姑母言广宁伯街赵其相君（世钰）寓宅半空，可以前往同居。约定先由姑母代为探询，宓即别出。至西单牌楼，乘电车人力车回校。抵清华园，方下午一时。西征之举，至是完全告终矣^①。

西征凡五十日。二月十九日抵京，复赴天津一行。是日（二十三日）午，由京归清华。一时抵校。甫入西客厅住室，而送信者踵接。又招赴会，或催事务，不胜忙碌矣。盥息。

二至四时，赴招考委员会议，访梅教务长。

四时，谒校长，寒晤数语。

四至六时，拆阅信件。盖月馀之来函，所积盈一屨矣。要事如下：（一）中华复函，《学衡》1—50 整份，愿以已购来之 150 份了局。此事遂告清结。计共付中华款九百三十七元五角。除由王幼农十伯购二十份，捐垫二百元外，宓所垫约三百至四百元。馀皆以售出所得款抵偿云。（二）吴其昌来，持示中华陆费逵复梁任公函。谓《学衡》可以续办，但须《学衡》社月给书局津贴现银百元。当请吴君转祈任公再函中华，请其将要求津贴百元之数酌减。（三）柳公翼谋来函，言在沪曾与大东书局接洽，该局愿承办《学衡》。一切条件，均照中华历

^① 《西征日记》到此结束，以下接《丁卯日记》。

年之旧，毋须津贴。必以中华或可商量妥协，可免另起炉灶。故于大东暂置不复。而前者柳公在京与凌文渊及濮一乘接洽，由财政部印刷局代印《学衡》，而印费则特许拖延、暂不交付之办法；必终谓为危险，且恐不能持久，故弃置不论。惟当决择于中华、大东二家之间而已。(四)必一月七日在燕京华文学校演讲 Confucius, Confucianism, China, and the World of Today 英文原稿，由该校送交英文《北京导报》Peking Leader 登载，复经卫中(西琴)博士 Dr. Alfred Westharp 译为法文，登载于一月三十日之《北京政闻报》La Politigue de Pekin。又以必之小照，与康、梁、章、胡、梁漱溟。诸人并列，而作序文合评之。

初归二三日中，来访者踵接，多询沿途情形及西安围城景况。只得一一告之，不胜其劳矣。

积压之公私事件极多，均待办理。而尤要者，则为中英文章程(College & University Catalogues)中所用之西洋文学系各年学科计划及内容说明书(附教科书)。此件久待编辑。及归来，乃专力从事。因须与各人接洽，繁复详琐，故历二星期之久，始克编辑完竣焉。

自二月二十四日起，上课如恒。

二月二十五日，函招前曾选定以必为其指导员之学生王锡冀^①、云铎^②等五人，来室中茶叙，以联情谊，而应此过节。王生等询研究英文之法。必以精细研读之法，举例示之。其次日，又招西洋文学系学生秦善璽^③等，来室中茶叙。此外诸多琐事，不悉记。

① 王锡冀(1911—)，字恭蕙，浙江奉化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1933年毕业。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学德国。

② 云铎(1908—)，字仲斧，江苏镇江人。清华大学历史系1930年毕业。在外交部工作。

③ 秦善璽(1906—)，字宣夫，广西桂林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1929年毕业。留学法国，在国家美术学院习西洋画，在卢佛学院研习西洋美术史。曾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讲师。

教课而外，仅读刘奇峰君自美寄赠之“Civilization vs. Civilizations”(Summary & Criticism of Spengler's "Decline of the West")^①此书关系重大，须译述之，以供国人之诵读也。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晴。 星期。是日原拟留校读书，而碧柳于前晚抵京，是晨偕胡徵、樊济远同来清华。宓导观校中各部，并设便宴款之。夕，别归城中。乘汽车行，每人六角，均宓出资。宓已身未尝乘汽车一次，而常为客及友出汽车资，苦哉！而光午亦请假随之而去。碧柳所至，辄为胡徵、光午等所环绕（今俗曰包围），不使他人得与碧柳亲近。而碧柳亦放浪成性，不思多交出己上或可齐肩之朋友，而但乐与此诸少年聚处，食糖果，作无益之闲谈。碧柳常自诩“从不规人过失，从不逆人性情而进言。人之好坏，待其自然，我不必问。故我与任何人之感情皆不伤”云云。碧柳如此自乐自谋则得矣。其如圣贤所谓“与人为善”“中也养不中”……又何？宓与碧柳性相反，每为一片热心所驱迫，对于胡徵、光午等常事规劝，而为彼等所不喜，不能自止。彼辈而不省悟，而不上进，则是彼等不足为我之友生。我与周旋，徒糜时间精神。若与我径绝，是我之利，非我之害也。且以碧柳所为，不诚近于乡愿乎哉？即谓碧柳出于诚心，试问浪漫派之放纵堕落，怠忽任性，已成今世之大病，更何待我辈为之推波助澜乎？吾殊为碧柳惜，吾不能为之恕矣。

^① 《一种文明与多种文明的对抗》（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摘要及评论）。Oswald Spengler 奥斯瓦德·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西方的没落》（2卷，1918—1922）是他有影响的一部研究著作，对社会理论的研究贡献甚大。

三月一日 星期二

上课如恒。

以《西征杂诗》自行抄写完竣，寄登《国闻周报》，分二期登完。复由该报馆印成单行册二百本，寄宓。除赠送各亲友相知外，又交本校售品公所及北京景山书社代售，每册收印费铜元二十枚。此二三期后之事。

先是宓在陕及沿途预思，到京之日，必有多人，愿为宓抄写《西征杂诗》之役。乃到京以后，心一既谓无暇，光午又承诺而搁置不抄。已将半月，不堪再待，只得自抄，费时亦仅半日。惟如此小事，终不得人为宓助，宓欲省其时间精神而不得，殊为痛心。平日生活经验，及寻常小事，使宓中心伤痛者甚多。记此一条，以代表其余之千百耳。

三月三日 星期四

上课如恒。昨赴招考会议。

今日下午4—6赴评议会。本系（西洋文学系）提出下学年聘张歆海为教授案，仍有多人反对，甚费争执，始得通过。薪金每月定为二百八十元云。及写信去后，歆海又久不同信。

三月五日 星期六

晴。上课如恒。上午入城，至按院胡同寓宅，晤碧柳等。

下午一时，与胡徵同访六十四号之宋如江君，约定十日后宓家迁入此宅后半院，房租每月二十元，并由宓偿宋君二十元，作为移转最后一月不出租而居住之权利，是即所谓“两份”制，而免出“三份”之二十元。此固有利于宋君。而据宋君言，不必换房折，彼可与房主雷氏商妥，由宓家承住云云。

二时拟访萧君。而甫出门，见一女学生乘车至。宓恐系张蕙芬如约来访，遂退归坐待。宓平日修己苦行，用心周密，处处悉负人，事多类此。然而来者非张蕙芬。三时，张蕙芬始至。谈次，其意仍欲回陕宁家。宓当即电询李瑞峰，知于公之姨太太及李含芳夫人，日内均将回陕，可以携带张女士同行云云。

樊济远，及朱定山等多人，来访碧柳。樊向宓索款五元而去。又杨宗翰来，与碧柳等略谈。周光午亦来。盖碧柳在京时，光午常旷职离校，来京，食宿宓家。与碧柳、胡徵聚处，或同出游耍，各费悉由宓供给。实则碧柳与光午等，但游乐消闲而已，毫无正事商谈。此实宓之苦心所不赞成者也。

君衍兄归自天津，知致马公福祥函，以终未能探知马公在津住址，故该长函无从投交，仍带回付宓收存销毁。

三月六日 星期日

阴。 星期。晨十时，谒黄节先生于高井胡同寓宅，问病。盖黄先生近顷大病几殆。今虽日渐痊可，犹卧榻不能坐起，颇精神则甚清爽。

归寓宅，写信。又与林尹谈。林尹谓林损君初无移眷北来之意，宓即可居此宅，不必迁移云云。宓以胡徵等皆主张移居六十四号，遂决定移居。宓家迁家后，林尹即将六十五号宅退却，由房主（陈光远）另行招租云。宓终感林损君招宓合居之盛意也。

下午张蕙芬来。二时，至南沟沿十号李郁（心庄）新迁之宅，赴读经团会。到者只陆懋德一人。而团员尹国墉君，则已赴南昌，在该地党政府任职云。甚矣，变迁之速，士夫之趋利而无宗旨也。据李君言，有某公愿出二千元，开办经学专修学校，或办一高级中学或初级中学，而注重经学一科。此事拟即筹划。又云，此公于他种事业（如《学衡》）则不愿出资相助云云。四时许，散。宓归寓宅，宿焉。

三月七日 星期一

晨,出。至西直门,乘人力车回校。

上课如恒。

夕,4—5为大学一年级生,演讲《西洋文学系课程内容及编制之用意》。不日选课,本系竟得十五人,亦差强人意事也。

三月八日 星期二

上课如恒。宓以无机缘与碧柳细谈种种。又以碧柳行将回川,而《两吴生集》亟待编定,遂坚决主张,请碧柳来清华静居一星期,专为以上二事。盖碧柳在城中,常为诸少年所包围也。是日上午碧柳来,而胡徵亦同来。宓便餐款待。陆燮钧亦于日昨由陕到此。

夕六时,熊庆来君设宴款待碧柳,宓及陆燮钧、胡徵等均在被邀之列。十时散,碧柳等宿工字厅。

三月九日 星期三

上课如恒。宓平日刻苦节俭,至忍饥而废早餐,以为恒。客来(如碧柳等)则以面及鸡蛋等款待之。自奉薄而厚待朋友,宓实能行之,而无人感激觉察及此,宓诚苦哉!

碧柳到此,仍日夜为胡徵、光午等所包围,不能与宓叙谈,亦不能删订诗稿。宓不得已,乃强促胡徵去。胡徵初欲乘汽车,旋以宓不悦,乃于下午乘人力车去。于是此后二日中,碧柳乃草草将泾阳吴生及白屋吴生诗集,编订完竣。至于与宓叙谈一层,终未能行。宓虽有千言万语,以告碧柳,而卒未克吐露些须。呜呼,人生恨事,乃如此。宓中心自患太热,是以恒郁苦耳。

三月十日 星期四

上课如恒。

夕赴教授会议。

晚 8—11 戴超夫妇招宴于其宅(西餐)。同座皆外国教员。而杨光弼夫人亦在,则盛称其夫之恶,自言结婚系受骗云云。

三月十二日 星期六

上课如恒。

是日正午,本校大学部明德学校旧生傅举丰^①、汤象龙^②、赖世珍^③、雷兴翰^④、朱定山等,宴碧柳于工字厅,并邀宓及光午作陪。

二时半,偕碧柳、光午沿铁道步行入城,至按院胡同寓宅。

夕访君衍兄,还清旧欠 150 元;农团代借之款全清,字据交还。另借 50 元(旋即还清)为移家及房租之需。

三月十三日 星期日

阴。雪。 星期。 樊济远求宓月以三十元接济其居京度用。

① 傅任敢(1905—1981),原名举丰,湖南湘乡人。清华大学教育心理系 1929 年毕业。曾任长沙明德中学教务主任,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秘书。1939 年创办重庆清华中学,任校长。1946 年创办长沙清华中学,兼校长。1950 年在北京九区创办第一所公立中学,并任北京第十一中校长。后调北京师范学院,创办并主持教育研究室,曾任该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

② 汤象龙(1908—),字豫樟,湖南湘潭人。清华大学政治系 1929 年毕业,后留学英国伦敦大学。

③ 赖世珍(1907—),湖南长沙人。清华大学政治系 1929 年毕业,后在国民政府外交部服务。

④ 雷兴翰(1906—),湖南麻阳人。清华大学化学系 1930 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习化学。

宓以财困，未之能允。且已以百元给碧柳为回川路费(宓初意欲其留京，不肯)。虚糜川资，不顾也。宓非吝啬之人，顾恒愿以千百金助善士良友必需之用途。而不愿以一元半元供放任堕落之人挥霍。此次虽以百元赠碧柳为旅费，而心殊不谓然。盖碧柳只知一身浪漫，随意行事，而毫不计及一己职业及家庭生活之问题。虽名为慷慨豁达，而实则使朋友如宓者负重受累，碧柳且博浪漫之美名，为后生所崇拜。此吾极不谓然者。浪漫派之人，其心虽美，而阅人处事，毫无标准，其终不免自私自利。碧柳正符此例。碧柳只图向宓得款，以供其回川路费，而对于宓所经营之公共事业，则丝毫不思予以援助。此尤宓对于碧柳所失望。总之，碧柳于诗，确具天才。然碧柳之为人，则不过诗人而已。以超乎诗人之上者(圣贤、道德家、实行救世者)期望碧柳，实为过高。此固宓之失矣。夫以宓十餘年来，为碧柳所受之苦、所尽之力，而不能得一相资臂助之人。彼但知得钱回家，全不计虑我所念念不忘、日夕劳忙之事业，得此友何益？仅为个人成名之阶梯耳。今后但以诗人视碧柳，若再期其高深，是宓之终于昏瞶而失误也。宓赠碧柳之路费百元，乃假诸黄学勤者。又付碧柳零用款十元。若夫饮食居处、出入车费，及点心糖果之资，悉由胡徵以宓之钱尽量支付供给。碧柳享用之而未尝念及宓节缩之苦及用心之危。宓屡欲喻之而终不能。碧柳实非宓之知心之友。伤哉！

是日宓因避樊济远来寓索借款项，故不敢停留，嗟乎，有家而不能居，大雪而不能止，皆为樊君之故。樊乃碧柳之友，是碧柳害我也。上午即乘电车至西直门，乘人力车回校。而雪愈下愈大，坑谷皆满，致迷路途。

午，陈寅恪来谈。

赵元任夫人所开设经营之小桥食社，明日开张。今晚宴客多人于其宅。以各种点心饕客，以广招徕。宓亦在被邀之列云。

十时半，归寝。

三月十四日 星期一

雪止。晴。 上课如恒。

午，陈寅恪招，便宴于其宅。

三月十六日 星期三

晴。 上课如恒。

上午，樊济远来，在此午餐。求宓资助。宓即付以二十五元，并约下月再给此数，而去。樊君愿为宓帮忙。故以诗稿及《学衡》封包皮纸，请其抄写云。

三月十七日 星期四

晴。 上午碧柳、胡徵来，下午别去。碧柳之来，恐樊君假命借款，故来辩白计议也。胡徵之来，则以新居 64 号忽生变化。雷宅知此事，有张麟书其人，中国大学学生，渭南人，宋之友。代表雷宅，索取三份。胡徵即表示决绝。而张又来告心一，愿以二份定局，仍望移住，并由心一手取得 40 元而去。胡徵以折据俱未见，此办法殊不稳妥。又以心一不应自行付款，破坏外交之统一，故来告说。宓思此事在心一实不应自行付款；而在胡徵，则宓既授以全权，则一切应慎重斟酌，自行办理。而不应遇有困难，即来报告，仍须宓出而周旋，费时费力。且既要求全权，即应负全责，动辄赴愬剖白，实非忠于所事之道。总之，经验愈多，愈益失望。中心苦痛，惟我自知耳。

下午 4—7 赴评议会。

三月十八日 星期五

阴。微雪。 是日宓家由城中按院胡同 65 号，移至 64 号后院。

宓仍在校,上课如恒。

三月十九日 星期六

阴。 上课如恒。上午入城,至按院胡同 64 号新居。

下午,索取房租来,则名义上已改为吴宅。房租续前,按月付二十元,似于权利无损。而宓欲雷宅明白承认移居之事,及预付房租一月之权利,故拟三种办法。(一)在宓代雷宅管事人所写就之单据上签名盖章,承认以上权利。(二)改写房租折,声明一切手续业已清结,以防后来纠葛。适君衍兄来,谓此事宜托侯简又可。君代为接洽。侯君曾在其家教读。宓往兴盛胡同一号雷宅投刺访其少主人雷家驹,千里。托故不见。

夕,周光午、樊济远来。李沧萍来。宓邀诸人至长安春酒馆,设宴,为碧柳饯送(七元)。

晚宿寓宅。宓在校未敢偷闲,入城亦劳忙奔走。而碧柳惟与诸少年聚处闲谈。众逸而我独苦,自伤实甚矣。

三月二十日 星期日

阴。 星期。晨至关中北馆,又至上斜街宏文中学,访侯简。先见杨芷洲君,久待,侯君始起,谈甚久,所事允代接洽。

十时,至金家大院 188 号刘泗英宅,电车中遇碧柳、胡微、光午等,同来。是日正午,泗英招宴。座中有曾琦^①君。而薛桂轮、刘庄适来,遂均

^① 曾琦(1892—1951),字嘉韩,四川隆昌人。留学日本、法国。1923 年与李璜在法国组织中国青年党,任青年党委员长。1924 年回国,主编《醒狮》周报,兼任上海同济大学、法政大学、大夏大学讲席。第一至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 年任青年党主席。1946 年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947 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8 年,任总统府资政,旋赴美治病。1951 年病逝于美国。

与宴。下午，与曾琦谈。曾君谓中华书局已党化。其欲停办《学衡》，实为图破坏我辈之主张及宗旨，必非为经济之故。接洽终归无益，不如径就大东书局，或另筹办法。不必依恋中华也。又与薛桂轮谈农团事。四时，别。归校。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上课如恒。

日昨已以详函致大东书局洪懋熙君，据实细述《学衡》社与中华书局所订合同条件及历年双方办事之惯例及实情。谓若大东书局愿承办《学衡》。即可订立一年之合同云云。此函去后，适值沪乱，久未得复。旋吴其昌持示中华复梁任公第二函，略谓《学衡》续办之条件，修改如下：（一）每月津贴中华六十元。（二）纸版归中华。（三）赠送150册取消。（四）不得逾120页。（五）插画取消。又谓最好该社即交大东承办云云。中华之无望，于此决矣。

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阴。晨入城，途颇泥泞。在按院胡同寓宅，见碧柳、胡徵等。

夕归校。此来意在与碧柳细谈衷曲，为种种之劝告。而见面终未能言之，仍郁郁归校。徒费一日之光阴而已。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阴。上课如恒。

夕，4—5 西洋文学系会议。5—6 西洋文学系茶会，教授及新旧学生皆与焉。

是晚，碧柳离京。原定回川，至是乃赴奉天。至奉而宏度（刘永济）适得电，夫人病急，南归；遂代宏度任教课于东北大学焉。

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阴。 夕赴学系主任会议。

晚, Danton 夫妇招宴(西餐)。八时往, 十一时归。

《西征杂诗》寄到, 分送, 并发售。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上课如恒。

下午 4—6, 赴评议会。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上课如恒。

下午, 入城。至按院胡同 64 号寓宅, 与杨芷洲电谈。知侯简君与雷宅商谈结果, 雷宅对于必所希望者, 均不允行, 反推翻前事, 要求必(一)付该宅仆役打扫费若干元。(二)另立房折, 须找铺保。实为可恨。吾国人之横暴诡诈, 乃至此极也。樊济远来。

偕心一访黄学勤夫妇于千章胡同唯艺公寓。必独赴东单三条北京政闻报馆, 访卫中博士。初见, 谈二小时。归寓宅。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晴。 星期。晨访君衍兄, 谓雷宅之要求, 可置之不理, 但以房折送还, 而以暂住此间为宋宅看管住宅自居, 房折完密无漏, 彼将若之何。必遵办。

正午, 胡牧夫妇胡牧字彦尊, 行二。夫人名张孝素。来, 略治肴饌款之。

下午回校。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上课如恒。

晚，王静安先生招宴于其宅。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四

上课如恒。

下午4—6，赴评议会。

四月一日 星期五

晴。 上课如恒。

下午，入城，至按院胡同寓宅。偕胡徵赴西单牌楼购衣料。次至姑母宅，晚饭。晚九时许始归。微雨。

父谕，命汇款50元与梁湛(日本)。即遵办。

四月二日 星期六

阴，大风。 上午十时，访乐森璧于甘石桥商标局。次访李沧萍于南月牙胡同寓宅，在其处午饭。

下午二时，至北海公园，游人绝稀少，宓徘徊漪澜堂前。三时，潘承圻携其二妹至，叶企孙至，光午偕心一、学淑至。四时，凌其峻至，薛桂轮偕其夫人(林荀)及女儿至。叙谈至傍晚，各别。今日之局，乃宓所邀(七元)。为介绍叶君与潘妹见面也。光午同归宓宅，宿。

四月三日 星期日

晴。 星期。上午偕心一访萧纯锦夫妇于小沙果胡同十一号寓

宅。知萧君将于日内移眷南下或仍赴东南大学，拟邀柳、汤、叶、熊^①等往，重组该校之团体，但独不邀宓往。宓在理在势，亦决不能往。近顷人心颇阜阜，宓决拟于政局改变，党军得京师，清华解散之后，宓不再为教员，亦不从事他业，而但隐居京城，以作文售稿为活，中英文并行。每月期得100或120元，寓中用度，至极节缩，得此亦足，庶于出处大节无伤，亦可独立自全也。

下午，偕光午出，至西直门，步行回校。行时，学淑牵衣哭泣久之，宓心殊凄然也。

四月六日 星期三

是日为清明节，校中放假。上午，以不用之西书，装成四箱，偕陈寅恪，以人力车运载入城，至按院胡同寓宅存放。陈君入城，即分途去。盖恐清华为党人解散之时，匆促忙乱，检取不及故也。书多遗失。光午实负其责。念运转之劳，全生安居之不易，殊用凄然。

下午，整理书籍，度置架上，或封闭箱中。姑母来。

四月七日 星期四

晴。 昨晚8—10访姜忠奎于庆升公寓。谈次，姜忠奎君甚赞成宓隐居京城，作文自活之办法。并谓忧患困厄，正所以玉成大器。宓处此境，被逼迫刺激而加倍努力，文章必有进境也云云。

日前潘敦访宓于清华，盖将赴南京就事，而劝宓赴西安谋职位。宓谓西安宓决不往。即往，亦惟以私人资格，为父分劳，奔走辅佐而已。然即此亦不可也。售文稿以自活，决无更变矣。

是日下午，杨宗翰来。谈次，杨君甚赞成此意。但谓宓为《学衡》

^① 指柳诒徵、汤用彤、叶企孙、熊庆来。

编者，人多知之。党军到京，宓身甚危，至少亦恐受辱。家中且虞为若辈之徒众捣毁伤害，故宜远避，勿居北京。当俟清华解散之时，即移家至奉天，仍任东北大学教员。直至奉天亦乱，不能依庇之日，则由奉天移家赴大连，而居大连以为作文售稿之事。或且可在彼间组织学校等事。总之，北京必不可居，居之殊危。盖宓虽与政治无关，而文学思想之仇敌甚多，乘机报复，得而甘心，亦固其所耳。杨君去后，君衍兄续谈。君衍兄谓作文自活，亦是一法，未尝不可行，但离京则不必，杨君诚过虑矣。云云。

先是雷宅之仆役，常来寓中，闹索额外之打扫费。是日宓等方午餐，又来索闹。宓即出见。来者三仆，而其少主人则尾随而观看。宓命其速退出，谓如有事交涉，请贵主人来函，自当斟酌办理。汝等除每月来收房租外，平日不得来此宅中云云。该仆等谓此来奉主人命，欲贵宅更换房折，另找铺保。平日先生常不在家，今闻归来，故急来找寻云云。至于欲得额外之打扫费之事，则一字不题。惟其词色粗犷，与宓相对口角。豪奴悍仆，势极凶狠。宓气极，至不能进食。念与人交涉，手续无错，又不惜小费，而乃横受凌逼，至于如此。即电请君衍兄来商。君衍兄谓，在理应置之不理。惟闻雷宅对于仆役不给工资，仅以其所有房宅之打扫费等，为仆役之给养。故平日纵令仆役需索，主人且助之。又今时局不安，诚恐此等小人，意有不嫌，则乘机勾引地方流氓，来寓抢劫，或以他法加害于我。不如以金钱予之，满其贪心，藉以免祸。可予以四五元之数，谓此乃额外之赏，并非打扫费。至于换折等事，则不必照办。但以承继宋宅为理由云云。按一切手续，彼雷宅固已承认者。只以我之要求彼方于折上填注详情，或另写收据，以免他日误会；彼宅不惟不照办，且推翻前案，不承认已成之交涉。宓多出小费，固亦可为。惟房主如此，其悍仆凶奴又如此，此后宓当居危地，在彼辈劫持之下，即彼辈不来滋闹，宓亦常心悸魂

惊，精神不安。苦哉！

徐英来，新与陈家庆^①结婚。陈宅诸女眷来。光午来，居此数日。

晚饭时，与胡微商定，决从君衍兄言，付雷仆以钱财。由胡微办理付给之。

四月八日 星期五

阴。微雨。晨七时起，即回校。上午办理杂事。

下午1—6，在 Winter 室中，与叶崇智、楼光来共谈。

晚，陈寅恪来。

四月九日 星期六

阴。上午，写日记，补足前缺。

晚，访叶企孙。又与楼光来弈。

四月十日 星期日

阴。星期。上午，校阅亚氏《伦理学》译稿。

下午与陈寅恪、楼光来乘人力车至颐和园内游观，至傍晚始归（共费二元二角）。在玉澜堂，寻徐英结婚处，始知该地不堪用，此屋乃虚托也。

四月十一日 星期一

晴。校阅译稿。

下午阴。Winter 来，偕赴校外散步，至朗润园燕京大学等处游观。四时归校。又同至 Jameson 夫妇宅中，茶叙，谈中国诗之音律。

^① 陈家庆，女，字秀元，湖南宁乡人。

晚，陈、楼二君复来，弈。

四月十二、十三日 星期二、三

晴。 仍校阅译稿，请光午来助，而留其午餐。

十二日晚，高文源来谈。

〔补〕十日上午，接杨前海来电（上海发）。文云，offer accepted^①。即送交刘廷藩阅看。晚，刘君来。乃偕刘君同访何林一，荐杨前海为本校英文文案处助理。

四月十五日 星期五

晴。风。 上课如恒。

下午，整备书物。四时，拟偕光午入城，而洋车夫索资过昂，乃止。光午先行。宓旋得价较廉之车，乃行。而因载书甚多，致途中车之橡皮轮圈压破。宓乃下车，随车步行。至西直门，另换车。抵按院胡同 64 号寓宅，已将七时矣。

四月十六日 星期六

晴。风。 是日校中以补行运动会，放假。宓在城中，仍校阅亚氏《伦理学》译稿。

十一时，杨宗翰来，谈颇久，并即在此午饭。（席间，学淑争食鸡蛋。可见平日饭菜远不如他人家中之佳，深用伤心。而念及两年前父谕云云，益觉痛彻肺腑矣。）

下午 2—5，偕学淑乘人力车访李沧萍于南月牙胡同宅中，未遇。与其次弟谈半时许。次访刘泗英于金家大院宅中，亦未遇。与其弟

^① 接受提议。

刘雨若谈半时许,即归寓宅。

夕,六时,李沧萍来,邀宓往访黄真如、鍾令瑜二女士,略谈,即别归(所居极近)。已而顾泰来如约至,亦未久谈,即去。晚,早寝。

雷宅仆人,复来纠缠。宓从胡徵议,决付以所谓打扫费十元,以满其欲壑。又另换折,事事从雷宅之所要求。隐忍求全,然吃亏甚矣。是夕,与李君外出。适逢雷宅恶仆于门外小巷中。宓气极,几病。真所谓冤家路窄者欤。宓不愿再见此等恶魔,故一切由胡徵与之接洽云。

四月十七日 星期日

晴。 星期。上午,瞿国眷来。又刘泗英来。

下午二时,乘人力车回校。风。

四月十八日 星期一

晴。风。 上课如恒。

下午4—6,赴系主任会议。

夕,约陈寅恪、楼光来、Winter来宓室中赏花,并用酒膳。小桥食社所备办也(四元)。晚弈,十一时过后始散。

四月十九日 星期二

晴。风。 夕5—7赴评议会(31),议决下年不聘黄学勤,又暂不聘黄中定。

晚,宣远纶来谈,亦系关于彼下年续聘事也。

四月二十日 星期三

上课如恒。校阅胡徵之小说稿。彼抄录一再迟期,须宓催迫,犹不能完工,以授光午代抄。宓对于其荒废怠惰,读书治事,均不经意

之情形，殊为失望云。

下午 4—6 赴教授会。

四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星期四、五

晴。 上午函汪兆璠，荐(一)黄学勤，(二)汤用彤，(三)刘奇峰，(四)李濂镛，(五)姜忠奎，为东北大学教授。旋得复函。但聘黄、汤二人。宓对于汤之月薪，请给 300 元。而汪君则但肯给 260 元。故黄事虽即定局，而汤恐未能往云。

下午 3—7 时，赴评议会。

晚，接胡徵电话，谓其二兄嫂胡牧、彦尊。张孝秉，因与其六嫂口角冲突，不能留住烂漫胡同宅中。故欲即迁居宓寓中，宓允之。约定星期六商定一切。

翌晨，又接胡徵电话，谓其二兄二嫂迫不及待，即须迁入。遂即定办法如下：(一)胡牧夫妇居北室(旧为客厅及书斋)，余仍旧。(二)房租等用项，吴、胡两家各任其半。(三)胡徵之饭费仍由宓担任。

是日上午，胡牧夫妇即迁入按院胡同 64 号后院寓宅，同居云。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晴。 是日校中以运动会放假。

晨入城，至按院胡同寓宅，则胡牧夫妇已迁来矣。

是日在寓编理胡步川之《围城诗集》，而请心一抄写之。

晚六时，赴太平湖中街十一号瞿国眷宅招宴。客为薛桂轮、刘庄、刘润英等。宓饮酒过多，目痛。十一时，归寓宅。宿。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晴。大风。 星期。尘土极盛，目益痛不舒。晨 9—10 访董璠

鲁安，大兴人。于屯绢胡同16号寓宅，谈时许。李沧萍君所介识者也。

10—12 在中央公园后门侧河边，与刘洒英茶叙。

12—2（正午）赴顾泰来招宴（西餐）于来今雨轩。下午二时，散。适心一挈学淑来，乃在后门侧河边茗坐。至五时始同归寓宅。

夕与胡牧夫妇及胡微谈。晚早寝。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上午回校。

下午3—5 代朱君毅译校长所撰上外交部呈文节略。内述以本校基金用于投资之办法。又夕，赵万里偕周光午来，商赵万里结婚之办法。并拟请宓为证婚人云。

上课如恒。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阴。风。 午饭后，访钱、叶二君。

下午3—7 赴评议会，议聘柳公翼谋为教授案。以朱君毅并勾结指使诸评议员竭力延宕反对，故仍未获通过云。

晚，浦江清偕光午来谈。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阴，风。 上课如恒。下午，楼光来来谈。笄远纶来，询续聘消息。

夕，访寅恪，未遇。而陈铨来谈。

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晴。风。 上午十时，赴医院，诊视目疾。李冈医士谓有小沙粒

飞入左目黑暗内，已为外皮所包。故注入麻药于左目，而以针拨刺之，旋即以绷带包掩左目。由是日起，遂即在室中静居养目疾。既不能治事，亦不敢读书，殊苦闷也。

下午，请光午代作短函多封，以改约定之事件。

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阴。风。 上午十时，赴医院诊目，换药及绷带。仍在室中困居。

夕，黄离明(建中)偕杨荫庆^①(子馥，北大英文教授)来，并率学生数人。

上午，请假缺课一小时。

四月三十日 星期六

晴。风。 是日为校中成立纪念日，颇热闹。宓仍困居室中。晨，请光午作函致东北汪君，为荐教员事，并荐黄建中。

十时，赴医院。而医生不至，由助手敷衍为之。

午饭后，凌其峻等来，强拖宓外出，至工字厅前，见毕业同学多人。又与同级诸人共照像。宓以病目，殊不愿，勉强从之而已。又与凌君等来宓室中小坐，啜茗。又至工字厅略坐，乃散去。

夕，甚患寂寞，欲电京寓谈，均未得达。

陈寅恪于晚间来访，谈中国人之残酷，感于李大钊等之绞死也。

早寝。

^① 杨荫庆(1888—)，字子馥，河北武清(今属天津)人。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入该校研究院修业。后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研习教育，获硕士学位。归国后历任北京大学讲师，京师大学文科英文系及教育系主任，师范科教授，京师第一中学校长，东北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后任北平第一中学校长。

五月一日 星期日

晴。星期。是日钱端升母丧，在京中聚贤堂开吊。本约宓为知宾，以目疾未能往也。以困居室中，极苦寂寞，故于上午柬招张荫麟来谈。十一时，薛桂轮来。

五月二日 星期一

晴。风。校中补放假。宓仍以目疾困居室中。又憾医之不诊病，不能自忍，乃作铅笔函，致碧柳等，诉说种种不快意之事。

夕，王静安先生来谈。

五月三日 星期二

晴。风。上午十时，赴医院诊视目疾。医谓伤痕已愈，遂解去绷带，还我自由。惟禁晚间不可读书写字。数日积闷，为之一爽。作《病目》诗。拟作四首，仅成二首而止。

下午 4—7 赴评议会。是日会中迫于外势，卒通过聘柳公为教授，月薪只与 250 元。而朱君毅以此颇憾宓，谓外人咸谓彼以郭秉文党之私怨，而力阻柳之来此（此乃实情）。此事流传于外，必有人泄漏鼓惑也云云。言下暗指宓，而宓亦不以朱君此举为然者也。

晚，叶企孙来谈柳公事。

五月四日 星期三

晴。大风。上课如恒。

荐杨前海任本校英文文案处助理事竟不成，已归他人矣。

五月六日 星期五

晴。大风。上课如恒。

上午十一时，赴医院诊视目疾，医给药水，使宓自施之。

晚 7—11，在 Winter 处谈。

五月七日 星期六

晴。是日校中放假。晨八时，偕 Winter 附乘 Danton 夫妇之汽车入城，至百花深处下车。与 Winter 乘电车至西单牌楼，改乘人力车，至白纸坊崇效寺看牡丹。多未开，且尘萎，殊不及往年之盛。十时后，陈寅恪如约来。又遇张杰民携其所眷之马女士。张君遂邀宓等入禅室茶叙。又观青松红杏图。

十二时，宓偕 Winter 及陈寅恪至中央公园（经兴华门）。遇 Pollard—Urquhart，同至来今雨轩前，由 Winter 邀请午餐（西餐）。

下午三时，归按院胡同寓宅。编理胡仲侯兄《围城诗集》。付心一抄写，以备刊印。

晚 7—9 姜忠奎来谈。光午来。

五月八日 星期日

晴。星期。上午十时，赴姑母家，贺其新生孙女，并与之颦弈。

十二时至西长安街长安春酒馆，赴徐英及其新婚夫人陈家庆秀元，宁乡。招宴。送贺仪二元。先是二人于四月三日在颐和园（后改香山）结婚，以柬遍致亲友。徐英有诗一首，印柬上。诗云：

银台金阙彩云端，缥缈无风下玉鸾。

瑶岫当春横浅黛，珠帘御夜逼高寒。

烟迷弱渚三千里，月照秦楼十二阑。
好结朱丝成卅字，凤纹双结此同看。

陈家庆和作云。

小谪人寰意万端，赤绳珍重系飞鸾。
为怜此日逢萧史，翻忆前身住广寒。
三月莺花羞入镜，百年心事笑凭阑。
红闺自有琴书乐，留取新诗次第看。

是日座客有黄侃、傅铜、黎锦熙、王一哉及其妻李昭实李拔可之女。等。徐英再请宓作诗，入《银台集》。宓诺之。

下午三时散，归按院胡同寓宅。续编胡仲侯兄《围城诗集》。夜间，学淑又哭，致久醒不寐。

五月九日 星期一

晴。晨六时起，偕光午乘电车、人力车回校。上课如恒。

接张歆海自南京来电。文云：“东大英文系毕业生范存忠^①，拟投考专科，文凭等件即寄。海道传信恐迟，特电请转达招考处。”

五月十日 星期二

晴。上课如恒。

^① 范存忠(1903—1987)，字雪桥，上海人。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英语系。1927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1931年回国至1949年，一直在中央大学任外国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58年任南京大学副校长。

下午 4—7 赴评议会(36)。

五月十一日 星期三

阴。 上课如恒。

下午 4—6 赴系主任会议。

五月十二日 星期四

晴。 上课如恒。

下午 4—6 赴教授会,选举下年评议员。宓又复当选。

6—9 赴邱椿、刘师舜请宴于工字厅。

晚,寝后复起。王静庵先生偕陈寅恪来。

是日以百元汇呈爹爹大人。大陆银行汇。

五月十三日 星期五

晴。 未晓即起,作《和银台诗,贺陈家庆君、徐英女士新婚》诗十首,完。

上课如恒。

《全唐诗》卷二十六韦庄《咸通》诗云:“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竞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璧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凡世将衰乱,必先之以奢糜成风。读之又多得一引证也。

晚 7—9,听 Joseph Oroop^①、Mme. E. Oroop - Matova^② 奏乐。礼堂。

① 约瑟夫·奥卢普。

② E. 奥卢普—马托瓦夫人。

五月十四日 星期六

晴。大风。晨,上课如恒。九时,乘人力车入城。访刘泗英于金家大院宅中。次访杨宗翰于东养马营宅中。

下午一时,至按院胡同寓宅。与心一抄整《围城》诗稿。

晚,早寝。光午来。

五月十五日 星期日

晴。大风。星期。上午在寓编抄稿件。

下午二时,至金家大院,访泗英于其宅。俟其归来,乃同谒杨庶堪先生(沧白)^①于东总布胡同19号宅中。谈文言胜于白话等问题,约一小时馀。又同访薛桂轮于东堂子胡同13号寓宅。

五时,同泗英至西车站食堂,进茶点。谈至七时,泗英另有约,必乃独进西餐(二元馀)。八时,归按院胡同寓宅宿。

五月十六日 星期一

晴。晨六时,偕光午乘电车人力车回校。上课如恒。

奉到白璧德师(Babbitt)寄赐其演说稿 Humanist and Specialist^②小册。

夕4—6赴《清华学报》编辑会议。

五月十八日 星期三

晴。风。上课如恒。

^① 杨庶堪(1881—1942),字沧白,四川巴县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四川宣抚使,四川省长,大元帅府秘书长,广东省长,北京政府农商部总长,国民政府委员,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② 《人文主义者和专门家》。

下午 2—4 赴招考会议。

君衍兄寄下其友朱仲璋君校出《西征杂诗》平仄及韵误多处，均前所未及觉察者。并一一为代拟改。遂参酌复改一遍，寄碧柳订正之焉。

五月十九日 星期四

晴。作《围城诗录序》篇，未能求工。平日琐务疲繁，顾此虑彼，日不暇给。又不克专一修养，长期涵泳，故诗文工夫，不能有进，殊愤恨也。

陈寅恪日夕常来谈。又楼光来来对弈。

沈有鼎^①、杨业治^② 昨夕来，力言文言之不如白话。宓竭力喻之，不省。宓觉甚苦，此后不再为此等费力之事矣。

是夕，吴其昌来。谈次，宓即决定月给中华书局津贴印费六十元，由 61 期起。但 150 本仍旧赠送本社。铜版插画亦不取消。即请吴君转达任公先生再函中华说项，劝其遵从如此办法，续印《学衡》云。

五月二十日 星期五

晴。风。上课如恒。

① 沈有鼎(1908—1989)，上海人。清华大学哲学系 1929 年毕业，留美，1931 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转赴德国留学，先后在海德堡大学和弗来堡大学研究。1934 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1945 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1948 年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55 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② 杨业治(1908—)，字禹功，上海人。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 1929 年毕业，留美，1931 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转赴德国留学，在海德堡大学从事研究。1935 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专任讲师、教授。抗战时期，随校南迁，任教西南联合大学。1946 年回北平，仍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 年调任北京大学西方语文系教授。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晴。晨七时，偕光午步行（沿铁道）入城。途中改作贺徐英新婚诗完。宓独访王鸿韶（真吾）于西直门内黄旗马圈宅中，叙谈，并在其处午餐。十二时，至按院胡同寓宅。以所作诗写寄徐英（共八首，删去二首）。

下午三时，至南河沿欧美同学会，观袁同礼与袁慧熙女士婚礼。甚为铺张热闹，宾客众多，晤城中相识多人。五时礼毕，宓独赴北京饭店阅书。

六时，归按院胡同寓宅（并在西单牌楼购肴脯等）。晚，早寝。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晴。大风。星期。晨编理稿件。昨奉爹命，即遵以 \$ 150 交付李瑞峰代爹清账。

上午十时，王鸿韶来，即同至中央公园北隅河边茶叙，并进午餐（王君作东，费一元）。遇李沧萍之两弟，知李沧萍急欲见宓。乃即于下午二时至南月牙胡同宅中访之。

四时，再至中央公园之水榭，赴黄节先生招茶叙，用茶点。又招至长美轩进晚餐。座客为李沧萍、姜忠奎二君。当即议定李君与黄女士订婚仪节。黄先生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今并此几希而摧破之不遗余力，南方之乱是也。与 Babbitt 师之论合。李沧萍述黄先生训戒之语，亦是至言。

晚八时散。宓与姜君步谈。旋即归按院胡同寓宅，宿。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晴。晨六时半起，与光午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上课如恒。

夕访陈寅恪，谈至晚十一时始归。即在其宅中共进西餐，并由小桥食社呼饭食之。

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是日接汪懋祖函，遭母丧，求借款。即以 \$ 100 并陈寅恪之 \$ 50 汇与之。又代函顾泰来，请贷。

夕，与陈寅恪、赵万里、周光午散步，并至寅恪家中坐谈。赵万里不日结婚，本已约定宓为证婚人，旋以寅恪言，改请梅贻琦。盖以职位之关系云。

夕访黄学勤，假款。宓共欠黄君 \$ 200 云。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上课如恒。

连日复校《围城诗录》及《西征杂诗》。而以目略痛，晚间不能作事，殊惶急也。

晚朱君毅、楼光来来谈。

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阴。上午访寅恪，晤王静庵先生。

下午二时，东北大学注册部主任夏博泉清溥，奉天辽阳。图书仪器部主任张为政德居，奉天开原。来访（寓北京东城西堂子胡同一号，兴华公司电话东局三一三三）。宓导之参观各处。又细调查图书馆、注册部两处办事情形，与各该部职员晤谈。至下午三时半始去。

接碧柳函，知己离奉，回川，省父病云。

晚雨。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半阴晴。上课如恒。

晨发出《学衡》五十九期稿。

夕4—6朱彬元邀赴本校教职员诗词研究组,演讲中西文诗之异同,听者十余人。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晴。晨8—9上课如恒。

九时,乘人力车入城。至西直门内黄旗马圈,访王鸿韶于其宅。谈,弈,并在其处午饭。下午一时,至按院胡同寓宅。

夕至报子街67号陈宅谒汤太夫人,未遇。次至姑母家。

晚十时,归按院胡同寓宅宿。顾泰来来访,未值。

下午六时,李沧萍偕鍾令瑜女士来;以订婚改期,为恐时局有变故也。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晴。星期。晨九时,访姜忠奎于皮库胡同庆盛公寓。

十时,谒汤太夫人于报子街陈宅。得悉锡予近况,及不就奉天东北大学之聘等情。

十时半,至中央公园。先后遇王鸿韶、刘涓英、刘雨若,如约来会,在北隅河边茶叙。十二时,涓英邀宴于西长安街长安春菜馆。二时散。旋即径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晚,雨。

五月三十日 星期一

阴。小雨。上课如恒。

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晴。晚，陈寅恪邀，在其宅中晚饭。又来此谈。宓述《新旧因缘》节略。寅恪谓为平庸冗散，宜更求精练。

六月一日 星期三

阴。是日请假缺课一小时。晨七时，乘人力车入城，至按院胡同寓宅。

下午二时，偕心一、学淑、胡徵至中央公园水榭，赴李沧萍与黄真如女士订婚之茶会。三时半，始开会。客七十九人。黄节先生为证婚人，主席。宓为介绍人之一，演说。略谓李君为黄晦闻先生之高足，真如女士为黄公度先生之令孙，故诗学均有渊源，温柔敦厚，是为诗教。故今兹订婚，实有重大之意义。又略述二人订婚经过，及黄延凯君、鍾令瑜女士居间情形。申明此次订婚，家庭皆曾审慎研究，故虽为新式，而实含有旧礼教之精神云云。复有他客演说。五时许，散。宓及心一等归按院胡同寓宅。宿。

六月二日 星期四

晴。是日为阴历五月三日。晨七时，起，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下午4—7赴评议会，议决校中不即放假。学生欲回家者，仍须归来补考。

晚饭后，陈寅恪在此闲谈。赵万里来，寻觅王静安先生。国维。以王先生晨出，至今未归，家人惊疑故也。宓以王先生独赴颐和园，恐即效屈灵均故事。已而侯厚培来报，知王先生已于今日上午十时至十一时之间，投颐和园之昆明湖中自尽。痛哉！

晚，赴陈寅恪宅，而研究院学生纷纷来见，谈王先生事。

晚九时，偕寅恪，及校长、教务长、研究院教授、学生三十余人，共乘二汽车，至颐和园，欲抚视王先生尸。而守门者承驻军某连长之命，坚不肯开门。再四交涉，候一小时，始允校长、教务长及乌守卫长三人入内。宓乃偕余众乘汽车归校。电灯犹未息，已夜十二时矣。

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大节孤忠，与梁公巨川同一旨趣，若谓虑一身安危，惧为党军或学生所辱，犹为未能知王先生者。盖旬日前，王先生曾与寅恪在宓室中商避难事。宓劝其暑假中独游日本。寅恪劝其移家入京居住，己身亦不必出京。王先生言“我不能走”。一身旅资，才数百元。区区之数，友朋与学校，均可凑集。其云我不能走者，必非缘于经费无着可知也。今王先生既尽节矣，悠悠之口，讥诋责难，或妄相推测，亦只可任之而已，若夫我辈素主维持中国礼教，对于王先生之弃世，只有敬服哀悼已耳。

六月三日 星期五

晴。晨起料理杂务。柳公来书，不受清华之聘。聘书退还。

十时见梅教务长。又至寅恪宅中，遇梁任公等，谈王静安先生事。知其昨日就义，至为从容。故家人友朋，事前毫无疑虑。旋同梁任公等同见校长，为王先生请恤金事。

宓未就座，独先出。遇研究院学生吴其昌等二十余人于校外，遂同步行至颐和园。在门外久坐，候众均到，乃入。至排云殿西之鱼藻轩，为一突出水中之八角形亭。此即王先生投湖水尽节之所。王先生遗体卧砖地上，覆以破污之芦席。揭席瞻视，衣裳面色如生，至为凄惨。已而清华研究院及大学部学生三四十人，及家族友好，均来集。宓饥甚，乃独至轩后之食堂，进咖啡面包少许。如是直待至下午四时半后，北京检察厅之某检察官始至，仍须解衣检验，并一一询问证人。时天阴欲雨，屡闻雷声。王先生遗体渐胀大，众殊急虑也。五时许，

昇遗体至清晏舫后，园西北隅小门外三间空屋内，以前清冠服入殓。而候至晚八时半，柩始运到。宓饥不能忍，乃与戴元龄等四人，在青龙桥镇中一小店内进面食糕饼等。饱餐之后，乃随众送殡，研究院学生执素纸灯以随，直至清华园南二三里之刚果寺。停放既妥，即设祭。宓随同陈寅恪，行拜跪礼。学生等亦踵效之。宓思前年来京，清华学校命宓迎请王先生到此讲学。今甫二载，而送王先生灵柩至此庙中。宓始终襄随其间，亦云惨矣。宓又思宓年已及王先生之三分之二，而学不及先生十之一。王先生忠事清室，宓之身世境遇不同。然宓固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渎忍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

十一时，偕众归校。寝。

先是本日下午四时半检验王先生遗体之际，于内衣袋中搜得遗嘱一封。又现银四元馀。外书“西院十八号 王贞明先生王先生之第三公子。收启。”遗嘱文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王先生之命宓与寅恪整理其书籍，实宓之大荣矣。

至寺中归校，临寝，撰成敬挽王先生联。如下：

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

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

下联三句原作“文衰学敝”，黄晦闻先生改“人亡国瘁”。三句原作“哭经师”，注云“拟用郑康成事”，黄先生为改“哭郑君”。附记于此。

六月四日 星期六

晴。是日为阴历五月五日端节。晨七时，偕周光午沿铁道步行入城。至按院胡同寓宅。

下午，睡一时许。

下午四时，黄晦闻先生(节)来。宓迎入述王先生死事。黄先生大悲泣，泪涔涔下。谓以彼意度之，则王先生之死，必为不忍见中国从古传来之文化礼教道德精神，今将日全行湮灭，故而自戕其生。宓又详述遗嘱种种。黄先生谓，如是则王先生志在殉清，与彼之志稍异。然宓谓二先生所主张虽不同，而礼教道德之精神，固与忠节之行事，表里相维，结为一体，不可区分者也。特因各人之身世境遇及性情见解不同，故有轻此重彼者耳。善为采择而发扬之，是吾侪之责也。已而李沧萍亦来。黄先生先别去。

六时，晚饭，设便宴，饮酒。寓中诸人而外，客惟光午一人。

晚，早寝。

夕，小雨，微霏。

六月五日 星期日

晴。上午，作函致《顺天时报》总编辑，详述王先生死节情形。

意在改正其新闻之错误，并附录王先生遗嘱原文。函署“清华学校一分子，爱敬王先生之一人启”。此函付邮寄去。次日即登出。兹粘存。

11—12 杨宗翰来。宓以寓中饭菜菲薄，故未敢留餐。

下午二时半，微雨。偕心一、学淑，至报子街聚贤堂，赵万里与张劲先女士婚礼。宓代王先生（静安）为介绍人之一，并演说。略谓古今文学家，皆有美人以引其情而助成其诗文著作。欲知今日新郎新妇之恋爱订婚以迄结婚之历史者，请俟赵万里君所作词集《夕阳琴语》出版，取一册读之，便知其详云云。旋即入席。宓与梅贻琦、陈寅恪等同桌，食半饱。

六时，宓出，至北海漪澜堂。李沧萍偕黄真如女士请宴，答谢日前襄助订婚之举。黄先生（节）亦在座。宓出所撰挽王先生联，黄先生便为改之（如上）。

晚九时半，散。归按院胡同寓宅，宿。

六月六日 星期一

晴。晨八时，出。访姜忠奎于皮库胡同庆升公寓。同出，至西单牌楼某纸店购挽联一副。次邀姜君至四如春饭馆早餐。复归庆升公寓，请姜君为宓代书挽王先生（静安）联。上书“静庵先生千古”。下书“后学××敬挽”。又坐谈。

十时，访萧纯锦于小沙果胡同11号宅中，未遇。乃乘电车、人力车回校。十二时抵，即进午餐。

昨已悉校中业已宣布放假，其动机乃由学生希图免考，而当局不敢不从之。实则学生中之领袖，皆激烈之国民党人。要求放假，乃少数人之私意，实无正当之理由在也。

下午，雨。高文源来。张荫麟来。

六月六日順天時報

王國維在頤和園

投河自盡之詳情

二日上午自清華研究院赴園

三日下午驗尸收殮停剛果寺

名儒王國維憤世嫉俗，投河自盡等語，已誌本報。茲接清華學校某君來函，敘其經過尤詳。據雲王氏之離校，在六月二日上午九時許（非六月一日）。王之死志，蓄之已久。日前已將校中職務及應酬之學生成績課卷，一一辦理清結。六月二日晨八時，自其家亦在清華園內赴研究院教授室，於此中作遺囑一通，藏衣袋中。次至研究院辦公室中，與事務員侯厚培談甚久。談次，借銀五元。侯未疑有他，即與之。王步行出校門外，雇三十五號人力車

赴頤和園。十時至十一時，購票入園。行至魚藻軒由此處之石階，躍入水中。遠處有巡警，聞聲馳救。入水約二分鍾即撈起，已氣絕。園人未知其為何人也。迨人力車夫在園外，候至下午三時，不出。乃詢之園中人，始知為王。適此時王之三公子王貞明，在家久候不歸，追尋至園，乃認知其父。此六月二日下午四時也。侯厚培旋亦來到。於是清華學校全校之人，於六月二日下午七時頃，均知此事矣。是晚九時，

清華學校教職員，研究院學生二十餘人，乘二汽車至頤和園。園門已閉，守兵不許，再三交涉，始准校長曹氏、教務長梅氏及守衛處處長烏氏入視。六月三日晨，教職員及學生，及王氏家屬多人均來。時王之遺體，仍置於魚藻軒亭中地上，覆以一破污之簾席。學生有失聲痛哭者。直候至六月三日下午四時，時天隱隱有雷聲，屍頗脹起，而檢察廳之檢察官始至驗屍。此時於王之內衣袋中，搜出遺囑一封，並現洋四元。驗屍畢，即由校中員生之搬止者，約三四十人及家族，昇屍至頤和園西北角園門外之三間空屋中。於此正式入殮。以棺運來甚遲，直至晚九時，始正式運柩至清華園南

之剛果寺中停放。校中員生來者，均執短步行送殯。諸子麻衣執紼，入寺設祭。衆行禮畢，始散。已六月三日夜十一時矣。

附遺囑原文

遺囑封皮上，書「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啟」。文如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葬於清華墓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託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四时，罗振玉先生(叔蘊)^①来。在西院十八号王静安先生宅中，邀宓及陈寅恪往见。即同往，先由其义子顾君陪侍。次罗先生出见，须发俱白，似极精明而长于办事者。谈王静安先生身后事，约半时许，即归。寅恪邀至其宅中晚饭。罗振玉先生坐马车来回拜，略谈即去。

晚，梅贻琦及陈寅恪来谈。

六月七日 星期二

晴。上午陈铨来，谈校事及时局。秦善彝来，托代向图书馆借书。宓虽厌其烦琐，而又不能不为之代借也。周缵武^②来，谈功课。

午饭后访 Jameson，谈王静安先生事。Jameson 亦极表尊敬之意。

夕，唐得源来，将回陕。假款为路费，宓给以半数，凡十五元。(连前共欠宓六十五元)。作禀上父，并仲侯兄诗稿三册，令其带交。

晚，作函上黄晦闻先生(节)，劝其不必悲观，而率导后生，积极为中国文化礼教道德精神尽力云云。

六月八日 星期三

晴。上午办理杂务，为结束学生本学期成绩等事。

下午唐得源来。

下午3—6赴教授会，议决今既放假，下学期亦不补考。

①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蘊，号雪堂。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淮安。金石学家。清末任学部参事。辛亥革命以后，长期侨居日本。后归国参预复辟清室活动。伪满时任监察院院长等职。曾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

② 周缵武(1905—)，江苏宜兴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29年毕业于。曾任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英文教员。

晚7—9,赴刘崇铤、刘崇乐^①招宴于工字厅。宴毕,以王静安夫人招,乃同陈寅恪至西院18号王宅。盖王夫人以静安先生身后各事多未举办,甚为焦急,故邀宓与寅恪商议。当即宽慰之而出。

六月九日 星期四

半阴晴。晨容庚来,谈静安先生身后事。

下午2—4,开王静安先生身后事务委员会。宓辞去主席之职,而推举梅教务长任之。议决,请校中聘用王贞明为书记。

晚七时, Winter 招宴(西餐)。宴毕,复与陈、楼二君共弈,至十一时,始归寝。

六月十日 星期五

晴。终日在室校阅诗稿。盖光午日内即将回湘,拟不再来清华。而宓之诗稿系光午手抄,故必请其整理完毕,以成全功而留纪念。光午虽表示首肯,而为之殊迟缓,又不肯于办公时间以外抽暇为之。宓种种事,皆低眉下心,以就光午,故在宓费时甚多。念宓生平苦作,而不能感动一人。独力辛勤从事,而无人襄助,无人矜怜,无人赞许,无人鼓励,殊可痛伤。而是日下午,复接(一)黄晦闻先生复函,深自谦抑,不肯热心任事。(二)刘宏度函,不肯回奉天东北大学授课。而命宓代为推荐于刘百昭所长之盐务学校。宓诚不解其用心。以宏度之明于利害,何至出此下策。宓之计划,竟毫不为诸友所谅;尽情破坏,但顾一身,略无远大之观念。天下事之可悲,孰有甚于

^① 刘崇乐(1901—1969),字觉民,福建福州人。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时任清华学校生物系教授兼主任。1929年任东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兼生物系主任。1935年赴欧美考察生物防治。1937年任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教授。1946年,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主任。1953年任中国科学院动物所研究员。

此者？宓生于此世，值斯巨劫。而所志又如彼，且思热诚奋身以赴之，不肯稍自宽假，不肯丝毫退缩。其前途之黑暗，志与境之不相相容，较王静安先生实远过之。王先生既已殉身，宓欲不死，得乎？虽然，宓有死之心，而不必即行其事。宓当竭力奋斗，以行宓志，鞠躬尽瘁，百折不挠。至筋疲力尽，不能支持之一日；或心灰意丧，弗克振作之时，则从容就死。或老或少，或远或近，迥不计也。宓道力虽浅，然于生死一关业已勘破。不特不视死而畏怯，且不以趋死而虚怯。死之于我，淡焉漠焉。死既非苦，亦非乐。特吾之体力心力志力耗尽之时，则自然归于绝灭而已。

是日感念种种，愤郁愁苦，无可告说。晚饭后，访楼光来，又访 Winter。藉弈以消遣，而终未能释然。

十一时，归室。陈寅恪来，宓略告之。寅恪谓宓今只有二法，择一行之，无所迟惑。（一）则为理想而奋斗，而不自以为苦。（二）抛弃所有理想事业，自寻快乐。若既不肯为（二），则只有勉强为（一）。又谓宓当效法曾文正公以黄老治心，以申韩治兵。时电灯将熄，故匆匆径去。

下午，学生曾炳钧^①又来托代借书。宓虽厌其繁，而仍不能不为之代借也。

六月十一日 星期六

晴。因李沧萍函邀，故于是晨七时乘人力车入城。至南月牙胡同李君宅中，相见。签名盖章于李君与黄真如女士之婚书（以宓为介绍人之故）。李君今夕南归，方忙于收检行装。诗录等事，均已办

^① 曾炳钧（1904— ），字仲刚，四川泸州人。清华大学政治系1929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云南大学、武汉大学政治系教授，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北京政法学院法学教授兼法制史教研室主任。

理完毕，殊可喜。九时半，必至按院胡同寓宅。

十时，偕心一步行至西京畿道路东张宅，访黄真如、鍾令瑜（名佩怀）二女士。方在整理箱笼，与沧萍同一忙也。（必殊爱慕鍾女士，拟介绍于陈寅恪为夫妇。窃以如此之人，而若遵父命，终身不嫁，岂非人间一大恨事哉？）必等致送别之意，少坐即出。至南千章胡同唯艺公寓，访黄学勤夫妇，以其亦定于今日下午出京，故来送别。黄君时外出未归。（必欠黄君款二百元。）必等少坐即分途归寓宅。

下午，光午来。必整理诗稿。

六月十二日 星期日

晴。 星期。上午八时，访萧纯锦于小沙果胡同 11 号宅中。谈时许，述南京上海等处情形甚详。至于彼辈对于北京各校，虽有合并之心，而尚无一定之办法。届时由校中教职员出而维持，或亦可保全大体，不至完全破坏；然亦难预断云云。必今决静居读书，以待其变。无故惊扰，殊鲜补益也。十时，至前门外高井胡同，谒黄节先生。谈中国现时局势，及文化德教覆亡绝灭之可忧。黄先生言次几将泣下，泪已盈眶矣。

十一时，归按院胡同寓宅。下午仍整理诗稿。

夕赵万里，偕其新夫人张劲先来。

晚，早寝。学淑全身为虱蚤所噬，学文患咳嗽多日。必自思必若同清华诸人之不忧世事，但务享乐，则移家清华园中，妻女均甚舒适丰乐。乃必以独抱苦志，欲静居勤学，兼力行节俭，故置家于城内，使妻女亦苦，不得如清华眷属之优游安适。此必心甚不安之处。必之苦志，谁其鉴谅之哉？

六月十三日 星期一

晴。 晨七时，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Goethe 曰：“人欲求安心而有所成就，必须于一定之范围内，切实用功。”此言实为确切不易。宓现决于此暑假中，专读希腊文学之书，并每日以一小时治拉丁文。不望速进，但求有恒。非大不得已，决不中断。以上费时半日，馀半日则编理《学衡》稿及杂件，并写信办事等，以求此心安定而时不空过。对于时局，则力持镇静。一切听其自然变化。既不预先营谋，亦不妄事惊扰。庶可享实在之幸福，而免劳碌之空耗时力精神也。勉之。

Goethe 又谓人苟能秉持以下之三事，而常保勿失，则随处皆可行，而生涯不致虚耗。三事者，（一）决断（Decision）。（二）公平（Justice）。（三）宽恕（Tolerance）。宓以一己之性情境遇，拟略改易之，以为终身奉行之资。宓之三事，则（一）热诚（Enthusiasm）。（二）责任或义务（Duty）。（三）公平（Justice）是已。

上午办杂事。下午读书。而陈寅恪来，议定公宴赵万里夫妇等。

晚八时，至寅恪宅，而彼等来拜。旋即赴小桥食社，寅恪及宓为主人（每人费六元二角，合十二元四角）。客如下：赵万里及其新夫人张劲先，新夫人之姊张愚亭女士，周光午，浦江清，工庸，杨时逢，侯厚培。夫人未到。席散后，又同至宓室中茗叙。九时半散。

六月十四日 星期二

晴。晨，吴其昌来，议以《学衡》专期为王静安纪念。

十时半至十二时许，赴招考专科学生各门主任委员会。

下午 3—4 复赴招考委员会议。所议事与上午同，特为形式之通过而已。甚矣，费时之无益也。

夕接李幼章（北大学生，四川人。潘敦所托接办代售《学衡》事之人）由邮寄来《学衡》数包。盖李今南下，故如此草率交代与宓。宓初怒其不先接洽，枉耗邮费。继见其中有潘敦所留之帐簿及单据等。

得知潘敦一年来办理此事，至为勤慎，逐条记载分明，亦可喜之事也。惟《学衡》大批托人销售，不得其法，已发出者，或不能收款，或并帐亦无之。宓既患劳忙，又无人可供奔走，代为追查清核。故经济损失极大，办事无成，实可叹惜者也。

夕，朱彬元来。

晚，楼光来来，同出散步。又同访陈寅恪，谈久。宓设二马之喻。言处今之时世，不从理想，但计功利。入世积极活动，以图事功。此一道也。又或怀抱理想，则目睹事势之艰难，恬然退隐，但顾一身。寄情于文章艺术，以自娱悦，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此又一道也。而宓不幸，则欲二者兼之。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此二者常互背驰而相冲突，强欲以己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宓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而繫之，又以二手紧握二马之缰于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握缰不紧，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矣。此宓生之悲剧也。而以宓之性情及境遇，则欲不并踏此二马之背而不能。我其奈之何哉？寅恪谓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之所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静安先生，是其显著之例。而宓则谓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特有大小轻重之别耳。

阅《浮生六记》沈复三白，苏州。著。

六月十五日 星期三

晴。终日编理诗稿，补作未成或待改之诗。盖光午即日离校，故不得不赶办此件，俾二年之功，可成完璧也。

晚，作诗（七律）一首，送光午南归。录稿中。

晚陈寅恪来，邀同出散步，并邀至售品社进冰点汽水等。

六月十六日 星期四

晴。是日城中为王静安先生开吊，宓未往。终日编理《雨僧杂稿》。

上午陈铨来。

夕 4—6 学生云铨、张大东(旭光)来谈文学问题，甚久。

晚访 Winter。又访叶企孙。叶拟迁来西客厅与宓同住云。

六月十七日 星期五

晴。上午编理杂稿。

下午 3—6 赴评议会临时会，为留美预备部高三高二两级学生提前出洋事。又王静安先生身后恤金，因校长主持不力，竟遭外交部批驳，仅准两月，即八百元。宓之所感如下：(一)今人但计一己之功名权利，而毫不顾责任道德。关于前者(利害)有所提倡，则众咸赞成。关于后者(是非)有所论议，则众咸讪笑。此种情形，尤以今之学生界为甚。前途情形，可预知矣。(二)中国官场及各机关办事人，可谓毫无心肝。遇事推诿卸责，但求自利，而强他人以难事。夫一国一政府之人皆如此，则其国焉得不衰亡？其政府焉得不速倒？然由是可知救国救世，惟在改良人心，提倡道德。惟道德之增进，为真正之改革。此外之所谓革命，皆不过此仆彼兴，攘夺利己而已。

梁任公寄示中华陆费逵六月六日第三次覆函。照录如下。

任公先生道鉴。奉五月二十三日手札，并吴君所拟办法。敬悉一一。此事谈到如此地步，本当遵办。但现在比从前更添两重困难。(一)纸张价涨约二成，工资增加约五成，成本较前更大。将来营业方针如何，定价如何，目前尚无办法。

(二)邮局因车船减少，目下不能通邮之处，固不必论。即能通邮者，每书局每日限寄五十包。每包重二千格兰姆。取此两因，暂时不能进行。尚乞 婉复吴君为幸。敬复祇颂 大安。

后学制陆费逵上

六月六日

函中所谓吴君所拟办法者，即每期给予中华津贴六十元是。宓为《学衡》业已竭力，而不能维持于不坠，只得暂搁。以待时局变化，再求奋起而已。

夕访 Danton 夫妇等，为招考事。

晚，陈寅恪来。叶企孙来。又陈铨来。

六月十八日 星期六

晴。 上午九时，乘人力车入城，至按院胡同寓宅。

晤胡徵，以二十元付之。先是胡徵为宓管理家中诸事，宓付以全权。虽有帐簿，宓亦向不查阅。家中用项，有定数者，每月计 78 元。均阳历十五日前后支付。而宓为俾胡徵办事便利起见，常于月之初四、五日，即以 90 元之款一次付给。其中十二元，可充零星饭帐杂费等而有馀。本月仍如此办法。端节前即以全数付胡徵。而是日胡徵忽向宓索款。谓(一)数月前，彼尝代垫款项，以充家用。旧帐按月移转，故今者宓仍欠彼十馀元。(二)胡牧领到本月份薪金后，不数日，即用尽。其应付公帐十七元馀，至今未能缴出，须宓代缴，下月补偿云云。以此二因。故胡徵于本月应付出之项，迄未支付。欲宓再付给三十五元，方可办理云云。宓颇惊异。沉思之下，断定此中实情，必系胡徵平日购买各物及一己零用，挪用公款，为数过多，今乃无法

弥补，故复向宓求索。所谓（一）者，旧帐纷纭不清，不易清查。且若系数月积欠，何以每次付款之时，皆云已足，不言有欠？此十餘元者，必系胡徵无术弥补之数，故为此说。所谓（二）者，亦必是假。胡牧之十七元餘，必已付给胡徵。否则胡牧行事不合道理，胡徵何不劝阻？而胡徵用之，犹无钱付帐。宓自谓见之明了，中心不无气愤。盖以宓平日待胡徵之厚，彼夙固承认，何忍设词以欺我。除平日供给食宿及零用小费外，去年十月，胡徵借40元，宓立即借与之，为购乐器，固亦不望其偿还。今若胡徵需款，何妨向宓索借？乃外示崛强，不肯居告借之名，而内用权术，玩宓于股掌之上。证以其平日之心性言论，此人真为好弄权诈而缺乏感情之人矣。当时宓不难立揭其隐，但思终无以善其后。且人生聚散无常，不如佯为昏聩，隐忍宽宏，顾全交谊。于是决定以下之办法，（一）今由宓立付胡徵款二十元，将旧欠偿清。餘入帐。嗣后改用新式记帐法，每月一页。首列有定之各项，零款则另记流水帐，按月清结。再不拖欠，亦无需代垫，以免纠纷，而绝误会。（二）由宓借给胡牧二十元，面付胡牧。而胡牧则应缴纳其所应交之十七元餘，俾公私手续分明。宓提出之后，胡徵对（一）立即遵办，对（二）则一力阻止。谓彼下午即访胡牧。如牧能另筹款以缴纳公帐之数，则无须宓借与之云云。此事遂止于此。故宓以二十元付之，而益信胡徵所言胡牧未缴公帐之项一层，为非事实矣。

胡徵如此行事，殊使宓痛心。夫以胡徵之明达事理，平日持论，譬人至严，何以挪用公帐之款，手续不清，计尽途穷，出之以权术。事虽小，亦岂宓之友与碧柳之徒所宜为哉？且胡徵性情骄暴，对于心一及学淑，词色威胁。故心一常向宓诉说怨苦，而学淑则表示畏惧。碧柳亦曾言及。而彼畜猫六头之多，以今民众之贫苦，此亦率兽食人之类欤？宓以其性气甚傲，亦不能与谈学术义理。此后但当顾全情谊，使不失为朋友。遇事则宜分别处理，亦未能如前之推心置腹，以感情

向之也矣。

上月之末，宓以时局紧急，恐清华解散，资用无出；曾以二十元，密付心一储存，谓留以备他日意外危急之需，万不可动用。其他用项，无论零整，及数目多少，则请随时告宓，另行付给。并引陈氏姑丈、姑母之往事为例。是日入城，又携来 50 元，拟并交心一，与前之 20 元一同存储。及是日下午询及，则该 20 元已为心一用去无余矣。宓气愤之极，未免口角。宓本月中共付心一零用款 40 元，不可谓不多。宓所痛心者，则心一不明宓特令存储之意耳。挪用存款，不守信，胡黷如彼，心一如此，宓将奈之何哉？宓精神郁苦，知病之不可免矣。

下午 4—5，访杨宗翰于其宅，进冰点。

6—9 赴姑母家，在其宅中晚饭。进陕西面食，甚难消化云。

中夜与心一谈话甚多，倦甚。

六月十九日 星期日

晴。 星期。晨出购生熟山查，煎服之，以微泻故也。

上午 9—10 吴山立辛旨，广东平远。住师大附中教员宿舍。来访，曾托李沧萍作函介绍，代谋职事。

10—11 高文源味根。京寓二龙路三十号。电话西九九三。来，谈久。又潘令华女士来，询清华招考事。

午后病卧，头痛发热，眼神曲二次。夕及晚，出汗二次，夜中屡起，全身骨痛，昏倦。

六月二十日 星期一

晴。 晨犹患头痛，而热已退，仍卧床。

上午读《史记菁华录》。午食藕粉。

下午读《荀子》。晚餐面包。

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晴。病已愈。是日起，饮食如恒，但患倦怠耳。

上午读 Shelburne Essays 及文选。

下午，陈大奶奶来。

夕访胡徵。宓病三日，徵未尝询问，见亦无多言云。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晴。上午 10—11 君衍兄来探病。读《荀子》。

下午整理诗稿，心一助之。

晚大雷雨。

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晴。读《史记》。

晚，与胡徵至柳树坪散步，谈。徵述彦博，私用款项及出洋留学计划。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晴。晨九时半赴姑母家，谒姑母。

十时半，至东车站，则京奉通车已到。遇王文显由美归来，其夫人率子女迎接。遍觅郭斌龢，未得。乃至施家胡同北京旅馆，如前约，坐待郭君。至十二时，犹不至。以电话询家人，始悉郭君改住西河沿迎宾旅馆。乃至该处访之，晤谈，并在其处午餐。郭君此来为应清华专科生留美考试，而宓一力赞助之。

三时半，同郭君至东车站。取郭君所带来宓之书籍二箱，以人力

车运载至按院胡同寓宅。休息。五时，导郭君至西铁匠胡同47号，访杨晋源君青，奉天。未遇，留柬。次邀郭君至北海漪澜堂茗叙，并晚餐(西餐4.00)。九时散。必归按院胡同寓宅，宿。

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晴。晨八时至西河沿迎宾旅馆，访郭斌舥。已而杨晋源来。九时半，访黄节先生于高井胡同宅中。张鹏翹在焉。十一时归。访桥川时雄(子雍，日本)于西长安街21号寓宅(尚志医院旁小衙内)，未遇。归按院胡同寓宅，午饭。

下午五时，桥川时雄来，以所办之《文字同盟》杂志见赠。

六时半，必赴西长安街长安春菜馆，为高文源饯别(5.00)。又偕高君至中央公园散步。至晚九时，归按院胡同寓宅宿。

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晴。星期。晨七时，乘电车人力车回校。遇沈雋祺^①，来室中坐谈。朱彬元来。楼光来来。陈寅恪来。又郭斌舥来。

正午，同陈达、朱彬元宴沈雋祺于小桥食社，饯其赴英国。宴毕，诸人又同来必室坐谈，至下午三时始去。而谓王静安先生之死，为有神经病，为不顾妻子，为牺牲国家造就人才之金钱。

3—4 整理西洋文学系各种文件，一一分类编订。4—7 携所编之文件，访王文显。详细报告、交代。于是必代理西洋文学系主任之事遂终，心殊释然。

晚与陈寅恪散步。陈寅恪诗，录下。

^① 沈雋祺(1894—)，字溥清，天津人。清华学校1916年毕业留美，西部保留地医学院医学博士。回国后，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系副教授。

春日独游玉泉山静明园

陈寅恪

犹记红墙出柳根，十年重到亦无存。
园林故国春芜早，景物空山夕照昏。
回首平生终负气，此身未死已销魂。徐骑省南
唐后主挽词，“此身虽未死，寂寞已销魂。”
人间不会孤游意，归去含凄自闭门。

王观堂先生挽诗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
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纍宁与俗同尘。
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媿道真。
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晴。晨整理书物。黄绶^①元贲。四川西充。来，赠书。孙海来。
十一时，访梅教务长。十二时，梅来。又陈寅恪来。高文源来。

下午陈铨来。

夕楼光来来，弈。

晚八时半至十一时，在叶企孙室中，开清华善后讨论会(1)。到者七人。宓司纪录。另存。大要以公推梅贻琦君赴宁沪视察接洽，并陈述意见。其目的在求得清华经济及教育行政之独立。其主张则

^① 黄绶，字元贲，四川西充人。清华学校研究院1927年毕业于，后任《巴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

(一)以清华改办各科研究院。(二)现有之大学部,应办至已在校各班学生毕业时为止。(三)教职员任意更动,同人等决不自为计云云。

六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晴。 上午,张荫麟来谈。

夕微雨。

晚,再开清华善后讨论委员会(2)于叶企孙室中。十一时散。

日来荷叶大盛,荷花初见,满池清香。世乱侵逼,学校行将瓦解,不得久居,益恋此间之安适矣。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晴。 上午读书。张荫麟来。

正午,楼光来偕叶崇智来。并邀至小桥食社午餐,饮啤酒。

下午1—3在楼君宅中共谈,并弈。

夕,陈寅恪来,谈大局改变后一身之计划。寅恪赞成宓之前议,力劝宓勿任学校教员。隐居读书,以作文售稿自活。肆力于学,谢绝人事,专心致志若干年。不以应酬及杂务扰其心,乱其思,费其时,则进益必多而功效殊大云。又与寅恪相约不入(国民)党。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艰难固穷,安之而已。

郭斌龢来。

晚7—11赴校长招宴于工字厅,每年定例也。饮白葡萄酒甚多。

六月三十日 星期四

晴。 上午读书。

午饭后,为王静安先生恤金事,访陈寅恪。商定同函校长,请正

式通告会计处，以在校内存案。

晚访 Jameson 及 Winter 谈，并弈。雨。

七月一日 星期五

晴。 上午读书。

下午朱定山来。侯厚培来。

晚访陈寅恪，散步。

七月二日 星期六

晴。 上午读书。下午写信。

夕与陈寅恪散步。

午，邓尉梅^① 新大一学生。来，请评改诗稿。

七月三日 星期日

晴。 星期。晨七时，乘人力车入城，至按院胡同寓宅。

10—11 李廉锴来，谈。谓拟结大团体，以从事于志业之推广与政治之改进，可名曰保民会，云云。约同赴清华。

下午二时，至中央公园来今雨轩，赴桥川时雄招宴叙。客为黄节先生及小平总治。在长安街满铁公所，电话东局五一八。先进日本糕点，旋又进西餐，啤酒。四时后，二公先去。宓与桥川君独谈。宓以一己之志业告桥川，谓中国人今所最缺乏者，为宗教之精神与道德之意志。新派于此二者，直接、间接极力摧残，故吾人反对之。而欲救中国，舍此莫能为功。不以此为根本，则政治之统一终难期。中国受世界影响，科学

^① 邓尉梅(1911—)，江西黎川人。清华大学政治系 1931 年毕业，后任中央军校广州分校专任教官兼中央军校特别班教官。

化、工业化，必不可免。正惟其不可免，吾人乃益感保存宗教精神与道德意志之必要。故提倡人文主义，将以救国，并以救世云。桥川君述安冈正笃君之为人，得富翁之助，主办金鸡学院，注重道德之修养。意其人之思想宗旨必与宓相近似，遂约由桥川君介绍通函为友。谈至六时半，始别归寓宅。

晚9—10 杨宗翰来，述部中用人滥污之情形。

七月四日 星期一

晴。晨六时起。将归校，乃知李濂镗辞谢，不能同赴清华。宓乃乘电车人力车独归校，颇快快。念吾国人之大病，为注重虚伪之礼节，而缺乏真挚之感情。即在贤者，亦不能相喻。李君为燕赵质直慷慨之士，乃犹拘牵虚文，恐以应酬劳扰累宓而不赴约。而宓则方拟与细谈种种，故殊失望也。夕以函致李君，详述宓之情意。旋得覆，谓日内即来清华细谈云云。

函上王幼农十伯，请以去岁借垫购买《学衡》整份200元，改为捐款。王芳荃来。

晚，陈寅恪偕戴家祥、刘节^①来，并进冰点。

七月五日 星期二

晴。是日报载中华书局因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过昂，不能应付，已将全体职工遣散，书局暂时停业。再开与否，不可知云云。

① 刘节(1901—1977)，号子植，浙江永嘉人。时在清华学校研究院学习。1928年毕业后，任天津大学讲师、河南大学教授、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金石部主任、燕京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教于上海大夏大学、宜山浙江大学，又去成都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任职。1944年入中央大学任教。1946年起，任中山大学教授，1950年兼任历史系主任。

《学衡》60期以后，不能续出，已属无法可设。近所计划者，即于60期作一结束，正式停刊。已出60期，适满五年之整数。今若此，则是付印之59期与正编之60期，亦均不能出版。此则宓之罪也。盖59、60期，本应于去年十一月以前即编就，则今春早已印成。乃以宓懈弛之故，延宕半载，乃有今日。虽痛悔何益？可见人之作事，虽外境困难，在我决不可系毫懈怠；否则其害之大，远胜于外敌之摧残也。

晚访 Winter，进冰点。归后大雷雨。

七月六日 星期三

晴。 校阅译稿。午梅贻琦来。

缪①函，知景②拟在东南为教员或助教，不赴东北。宓在东北所苦心维持经营之团体，真将瓦解。若柳、若刘、若景、若吴③，皆丝毫不喻吾意；只任一己之自由，而无团体之计划在心。可伤也。

晚与陈寅恪散步。

寄傅斯年

陈寅恪

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
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
今生事业馀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
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

① 缪凤林。

② 景昌极。

③ 指柳诒徵、刘永济、景昌极、吴芳吉，四君均系作者推荐去东北大学授课者。

七月七日 星期四

晴。上午十时,李濂饬来,谈叙竟日。拟仍存《学衡》社名义,而杂志停版,改出丛书。李君自愿任编校经理之役,并加入股款。决即由此途进行。李君在此午晚饭,并进冰点,至夕别去。

晚雨。

七月八日 星期五

阴。雨。积热顿消,而肃然又有秋意矣。

上午10—12赴评议会常会。

下午楼光来、Winter来,弈。

夕及晚,阅专科留美学生考卷。《英文》及《英国浪漫诗人》二门。

昨日上午,周传儒来辞行。据云中华之倒闭,既非由于时局之逼迫,亦非缘于营业之亏损,乃因经理陆费逵氏私自提取股本之大部,营九六公债,不幸失败,亏耗殆尽,故致书局停业。而《学衡》亦受无妄之灾,是可惜也,云云。

新诗

新诗(改罢)写就自长吟,幽斋何人语素心。

缱绻柔情思寄托,飞扬壮志叹升沉。

花时未赏春先谢(难系),旧业全空意可任。

坐待横流移此局,死生窥破去来今。

七月九日 星期六

晨阴,午晴。晨起读阅考卷,至十时半毕。赴招考处,商办杂务。

下午一时，乘人力车入城，至按院胡同寓宅。3—4 访孙海，并与徐英谈。

五时，访桥川时雄于西长安街 21 号宅，凌文渊亦在，进茶点。

六时，至姑母家，晚饭。九时归寓宅，宿。

七月十日 星期日

晴。 星期。校阅译稿，下午昼寝。以事与心一口角。（伤其不闻不问宓之行事及用心。不注意保存宓之文稿，如《蛇蝎片羽录》等。致其丧失，终身不复能得。且出言不合事实，不合论理。）

四时后，至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前，邀定桥川时雄及徐英茶叙，并请晚餐（西餐约五元馀。）。毕，复与徐英散步，谈。八时，归寓宅。宿。

七月十一日 星期一

阴。大雨。 终日校阅译稿。是日为学淑生日。宓殊不喜世俗生日之周旋。如互送礼物，宴请亲友；施之小儿及未老之人，尤为无据。而姑母与心一等皆喜为此。

晚读书（A Lover of the Chair^①）。

七月十二日 星期二

晴。 晨校阅译稿。

十时，以生日之事，与心一口角。为避免争论不休之故，即出。乘电车人力车回校，而仆役外出。宓归即偃卧，意殊悲郁。念心一居京，不如清华之安适，而安之，又抚养小儿甚尽力，是其好处。吾殊深感激。惟对于宓思想感情行事，则多不谅解之处，或漠

① 《爱椅者》。

不关心。宓此后只可以寻常夫妇之道，待之尽职尽责，而不深求，庶可免耳。

函景昌极，力劝仍返东北任职。

七月十三日 星期三

阴。雨。 上午阅书。下午，寝息。

叶企孙招往，谈校中各事。

大学部学生曾炳钧、傅举丰来见。旋陈铨来谈。本校留美预备部(旧制)高三高二级秘谋今年提前游美，已将成功。而大学部学生则群起反对，必欲阻尼其事。两方各欲藉教职员以为重，高三高二级则请严守局外中立，勿加干涉。大学部则请加入反对之举。宓等处此两难。甚矣，学校风潮之多，而平安之日少也。

晚访 Winter 谈，弈。

七月十四日 星期四

阴。微雨。 校阅译稿终日。

下午叶企孙偕萧纯锦来。萧述南中情形。谓其对北方教育，尚无一定方针。宓之静以待之，实亦上策也。

夕张荫麟来，谈婚姻问题。

晚，叶企孙招宴，萧为正客。

七月十五日 星期五

半阴晴。 校阅译稿终日，并赴招考处。

晚读王文显新著 Peking Politics^① 剧本，甚佳。

^① 《北京政治》，王文显用英文创作之剧本。

七月十六日 星期六

晴。晨起，入城，至按院胡同寓宅。旋出至琉璃厂懿文斋装订宓之诗稿二部(0.72)。又在有正书局等处购书。

11—12 谒黄节先生于其宅。假得《雪桥诗话》一部(杨鍾羲撰)。归途至打磨厂，见道旁倒卧一少壮之人力车夫，因天热而拉车急奔，遂致倒毙。宓惻然。拟作诗一首(见十月一日记)，录稿中。

至西长安街长安春菜馆。梅贻琦请午宴。清华近日争闹之事，已登载各报。风潮恐不可免。席间，诸友共论此事，谓宜表示态度，以免同流合污，及袖手旁观、但保饭碗之嫌。且此事义当主张是非。于是众命宓起草《宣言》如下。

此次本校留美预备部高三高二级学生，未届毕业期限，竟予提前出洋。此种办法，实属有违校章，且挪用巨额基金，妨碍全校发展。某等对于此举，极不赞成。除向当局陈说，力图取消此案外，特此宣言。

北京清华学校教授赵元任、陈寅恪、李济、讲师。梅贻琦、吴宓、唐钺、叶企孙等同启

众决将此《宣言》于十八日在京津各报发表，遂由宓先寄天津《大公报》，交登。并拟回校后寻访赞成此举之教授，一同列名。三时散，宓归按院胡同寓宅，宿焉。

七月十七日 星期日

晴。星期。晨六时起，即回校。而校役吴延增，竟于昨午，未

向该管职员请假，私自外出回家，直至今日正午始归。宓以其犯规，拟即撤换。而以叶君之劝，乃止。该役直认不讳，请恕此次。宓以校中多事，遂容许之。

访叶企孙，知诸同人归后细商，拟将该《宣言》不发表。乃与叶同至赵元任宅，诸人均在，共商良久。宓等主张用兵谏之法，以此《宣言》示校长，而请校长取消提前送学生出洋之事。陈寅恪则主张由同意之三四人另发宣言，表明一己态度。不嫌激切。且改《宣言》原文如下。

此次……二两级……期限，学校当局，竟予……出洋。似此办法，实属违背校章，某等原拟反对，近闻该项留学经费，须移用巨额基金，必致妨碍全校发展，尤不赞同，除向当局……宣言。

后卒议定（一）由宓即发快函与《大公报》，暂勿登载昨发之《宣言》。（二）由评议会催请校长回校，质询详情，并商请取消此案。时已下午一时。即在赵元任宅午餐。

下午二时，赴评议会。而校长电言即归，遂散。而定于今晚约集在校教授与校长谈此事。

曾炳钧来。宓告以教授若干人拟发宣言之事，并谓此事责任首在校长。

晚饭后，大学部代表朱定山偕□□□来，宓劝其勿趋激烈，静候教授与校长商说取消此案。旋高三级代表陈铨偕□□□来，持铅印之《声明书》，乃对大学生之宣言而为辩护者。彼等颇怒宓等之干涉表示。要求宓今晚暂勿公布反对其出洋之意见。宓允之。

晚，八时半至十一时，开教授谈话会于后工字厅。校长到会，经诸教授质询，言多支吾矛盾。尤以其声明出洋经费，两级提前一二年，连治装费及川资，只须四十二万元便足。而其向外部呈请之款，则多至一百二十万元。无辞自解，诡云计算错误。实不足释众之疑也。谈话会结果，公推评议会主持表示态度。当晚十一时至一时，即在曹校长宅，开评议会。高三级及高二级学生，约三四十人，立窗外环听。将议决之际，该级代表何义均径入会场陈述理由，继复请以函详述一切，请暂勿议决。从校长意，允之。遂散。已近午前二时矣。

七月十八日 星期一

晴。晨，高三级生曹希文^①来。自述家境贫苦，愿学陆军，无意出洋。其人深抱悲观，颇类疯癫。宓竭力劝慰。

大学部代表高琦^②来，询评议会结果。

上午10—12时，续开评议会。开会之际，有高三及高二级代表张汇文^③闯入会场演说。又王季高^④等半启扉，出威吓之言。然开会结果，仍制成议案三条，通告一纸。由宓拟稿，经众通过，该通告及议案，随即油印公布，今粘存一纸如左。

评议会通告 十六年七月十八日

此次因旧制高三、高二级提前出洋问题，引起纠纷。七月十七日

① 曹希文，山东济南人。清华学校1928年毕业留美，威斯康辛大学文学士。

② 高琦(1902—)，后改名警寒，安徽太和人。清华大学化学系1929年毕业。在中央大学总务处服务。

③ 张汇文，山东人。清华学校1928年毕业留美，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后任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国民政府行政院行政效率委员会委员，立法院编修。

④ 王季高(1905—)，湖南常德人。清华学校1928年毕业留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后任中央大学教授。

晚,在校教授在后工字厅开谈话会,请校长说明此事详情。诸教授当场表示意见毕,又公推评议会速即开会,审议此事之是非利害,代表在校全体教授表示态度,拟定处置之办法。议定后应即公布,并正式函达董事会。本会即于七月十七日晚十一时至一时,在曹校长宅开会。讨论之际,有旧制高三、高二级代表二人,来会陈述意见。嗣又请本会暂勿议决,俟该级将详细理由函达本会,再资考虑。本会照允,遂定次日上午十时开会。七月十八日上午十时,该级之陈述详函送到。本会即再开会,复又详细讨论,结果通过议案三条,并即公布如下。

(一)按照校章及为学校前途计,旧制高三、高二级不应提前于今年出洋。

(二)校章所定旧制高三、高二级毕业留美之权利应积极保障。

(三)旧制及新大学学生,应互相爱敬,融和无间。不宜以此次事故而稍存芥蒂。

会毕,已将午后一时,至赵元任宅中午饭。

下午2—4时,在室中缮写公函。以评议会书记名义,分达清华学校董事(一)陈恩厚昆峰^①(二)黄宗法约三^②(三)Howard Backnell^③三人。又以本日评议会通告(油印)投登《大公报》等五家报馆。赵元

^① 陈恩厚(1876—),字昆峰,河北宛平人,早岁肄业于北京同文馆,留学英国。回国后,任外交部主事,后授员外郎。1912年任北京政府外交部交际司司长。1924年任外交部参事。1927年6月潘复内阁成立后,一度代理外交次长。

^② 黄宗法,字约三,安徽无为为人。清华学校1911年考选留美,纽约大学法学博士。

^③ 贝库诺 Howard Jr. Bucknell (小)霍华德·巴支内尔(1899—),美国外交官。1919年来中国,1924—1928年任美驻华使馆二等参赞。

任则助缮英文函。诸函交梅、赵二君阅后，即同至南院赵元任宅。宓电询校长，彼谓宓尽可发出致董事会各函。宓遂以以上各函，均交梅带至城中，亲赴邮局发之。

宓遂归室中晚饭。饭时，高三级代表谏志远^①、张鸿德^②二人来，对宓等作种种议讥骂，并警告。（谓该二级必报仇。如事终败，则将伤害宓等以泄忿云云。）历一时之久，始去。

晚，8—11 访王文显，谈其所撰剧本 Peping Politics 等。

七月十九日 星期二

晴。晨接碧柳电。文云“抵家。父先逝一日。告诸友。吉。敬。”盖上月二十四日所发者。千里驰归，不获一面。伤哉！

倦极，寝。

下午 1—2 时，曹希文来室中，怒气汹汹，觅物未获。宓强之坐谈。彼对于宓等大肆辱骂，谓系不共戴天之仇。“彼一身已死不自惜。今愿牺牲此身，效荆轲遗事，为同级报仇雪恨”云云。宓一面辩解，又极力抚慰，并责以大义。幸得无事。末后曹希文乃拍桌顿足，设誓怒骂，欲往寻觅叶企孙质问云云。

宓急遣仆走告北院巡警，保护叶君。宓则自赴招考处避难。旋于 2—6 时，赴各系主任会议及招考委员会议，审查本年所考留美专科生及女生成绩。结果，各取定五名。专科生中，西洋文学门竟得二名。（一）郭斌龢。（二）范存忠。而宓对于郭斌龢之取录，尤为喜幸。以吾党同志中，更多一有力之人矣。

① 谏志远，贵州织金人。清华学校 1928 年毕业留美，斯坦福大学文学士，习政治。后任上海大夏大学教授。

② 张鸿德，河南淹池人。清华学校 1928 年毕业留美，哥伦比亚大学理学士，习生理学。

晚写信。朱定山来。宓告以评议会结果及各教授劝其转劝大学部学生万不可有所暴动。且不可长与旧制高三高二级为敌，以战胜而遂自骄。云云。

是夜，大雷雨。

七月二十日 星期三

阴，雨。 上午10—1赴评议会，讨论保障高三高二级毕业后留美权利之办法。结果，决定由校长与董事会商定，指定专款，以作该二级留美经费。俾不至因事境变迁而落空。但该款不得先期支用，俾合校章。此举由校长进行，而评议会则公认之。

评议会散会，已下午一时，乃由校中备便宴于工字厅，校长及全体评议员同往会食。食毕，又坐谈。直至下午三时始散。

3—5招浦江清来，助宓写评议会纪录。而高三高二级代表王季高、王政^①又来室中，对宓辱骂讥诮，并谓今日评议会之决议，为对于该二级莫大之侮辱。且告宓等勿逃走，等候彼等事毕来算帐云云。宓颇愤该生等之横暴，然亦无术以改善之。

晚，访 Winter，并与 Jameson 夫妇谈。而陈寅恪招往，告以今日午11—5时，叶企孙在物理研究室为高三高二级生曹希文、梁矩章^②持刀剪相逼，势将行凶，亘六小时之久；并该二生中间曾往寻宓未获等情。今叶已入城，宓宜速避云云。宓乃至室中略行检点，即赴 Winter 室中，度宿一宵焉。

① 王政，云南新平人。清华学校1928年毕业留美，斯坦福大学校教育学硕士。后任国民政府实业部科长。

② 梁矩章（1905—），字伯旋，广东南海人。清华学校1926年毕业。美国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后在平绥铁路车务处及交通大学服务。

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晴。晨起，归室中。浴。八时，访陈寅恪、赵元任。谈毕，即乘人力车电车入城。至按院胡同寓宅，以电话询顾泰来。知董事会诸人毫不负责，并未有所决定。况今既有反对，则高二高三级出洋之事，必不能实行云云。

午饭后，阅《大公报》，见金岳霖等质问董事会之函已登出，即电知陈寅恪由校来城中避难。

清华风潮中之一封书

金岳霖等请校董会表明态度

〔京讯〕清华学校教授金岳霖等因该校留美预备部学生宣言，颇有涉及董事会处，特致函董事会请为否认。其函云：董事先生公鉴。敬启者，顷阅本校留美预备部全体学生宣言，谓“迺者清华学校董事会为欲注全力以谋大学部及研究院之发展计，决及早结束旧制留美预备部，将该部现余两级八十余人，提前遣派出洋”。又谓“吾侪尤有不憚郑重诘问者，此次提前出洋，全出董事会发展清华之计划”等语。按此项提议，迹近童駮，所述理由，显系巧饰。想必非贵董事诸公之意，应请即日正式否认，以祛误会，而息浮言，实为公便。专此敬请公安，并希见复为荷。

清华学校教授

金岳霖 唐钺 陈寅恪

叶企孙等全启

三时,至景山东大街7号丁燮林^①宅。见叶企孙、唐钺、陈寅恪,并陶履恭、李四光^②等,谈清华事。五时,偕陈寅恪至北海游览。陈寅恪请在漪澜堂便宴(中餐),复绕湖行一周。

九时,宓归按院胡同寓宅,与胡徵谈至深宵。先是厨役杨松山,因胡牧夫妇既不包饭,本月胡徵又在校膳食;则是包饭之费,宓家所出,每月仅十七元馀,不能多获利,遂于日昨声请辞职。而前院孙海等迁去,房客易人,杨仆所住房无着。是日,宓先与心一商议。心一拟雇用杨松山,或雇用二女仆,而自办伙食之策,不用包饭制度。是夜宓复与胡徵细商。结果,定办法如下:(一)胡牧夫妇,秋凉即移往他地,不必计入。(二)家中仍用杨松山,续行包饭制度。(三)本月胡徵在校膳食(仍由宓付给饭费八元五角)。家中则付给杨仆伙食津贴若干元(商谈结果,定为六元)。(四)自下月起,胡徵如旧在寓中膳食。包饭沿旧例,每月付杨仆包饭之费二十六元,外加煤钱津贴一元。(五)每月出二元,向新客租来前院小屋,俾杨仆居住。(六)家中各务,仍由胡徵负责办理,并可不必与宓商决。至心一处,由宓另给零用(现所给较前甚多,月二三十元),俾其自由运用。以上办法,即由胡徵分别进行。此次杨仆辞职之举,纯由胡徵本月在校膳食而起。

① 丁燮林(1893—1974),后改名西林,江苏泰兴人。英国伯明翰大学理科硕士。曾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兼预科主任,中央大学物理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山东大学教授。1949年10月任文化部副部长。1954年后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北京图书馆馆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②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留学日本及英国,英国伯明翰大学地质学硕士。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

彼乃有所藉口，要求得遂。终由宓多出费用。至于胡牧夫妇不能维持包饭，以及其他种种，虽亦由心一迟钝，然两家之终不能长此共居，亦可征中国人之不务公益而难于协作也。心一所拟办法，颇为省钱之计。且据陈寅恪言，妇女以管理家务，视为重大之权利，不得则快。而宓决定仍由胡徵管理一切者，盖宓之所图，为减少困难，免除烦恼。如胡徵引去，心一接管，诚恐有意外困难不能解决之时。胡徵办事，时尚意气，又甚宠用杨仆，丧失权利颇不少。然宓既为省事，不能更惜小费，只好一切听之。近顷寓中所费及心一零用，较之一年以前，实为多出。宓只有废然，不更计算，不更筹划，委心任运而已。

七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晴。上午九时，至琉璃厂懿文斋，取装订之《诗稿》二册。又至宣外大街晨报社购书，未得。十时，至姑母宅中，即在其处午饭。与之顓表弟弈。

下午四时，偕顓同归按院胡同寓宅。顓晚饭后始去。

晚李濂镗来。

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晴。上午八时，访李濂镗于惜阴胡同寓宅。缘李君极热心崇拜严几道，愿自出款50元，速印《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为《学衡社丛书》第一种。故宓访之。与同赴（1）化石桥顺天时报馆。（2）北新华街京城印书局。（3）甘雨胡同志成印书局。询问接洽。一一开定估单携回。需费约一百五十餘元，印一千册。次至东安市场游玩，宓请李君在五芳斋便饭。李君复请宓在国强咖啡馆进冰点。下午二时，别归按院胡同寓宅。

晚，热甚。光午自宁来函，述柳、汤二公意，欲宓即赴第四中山大

学任西洋文学教授。宓则拟暂时不动云。

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晴。热甚。在寓校阅译稿(《查德熙传》,完)。

陈寅恪由电话中见告,顷接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即东南大学)来电。文云:“清华学校陈寅恪、吴宓。校务亟待商,请偕叔存(邓以蛰)^①即来。燕、张乃燕。^②刚、^③迪、彤^④拱”。议定即复一函,谓未悉详情。不日寅恪南来,面谈。若宓则托寅恪为代表云云。

晚8—10访杨宗翰于其宅。

日来天热甚。学淑、学文以疖疮痛,又多梦呓,终夜哭扰,致宓安眠之时极少。因之,精神颇减云。

是日星期。

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晴。热甚。读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

① 邓以蛰(1892—1973),字叔存,安徽怀宁人。现代美学家及美术家。留学日本和美国。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② 张乃燕(1894—1958),字君谋,浙江吴兴(今湖州)人。留学英国、瑞士,日内瓦大学理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广州国民政府参事,外交部秘书。时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并兼任南京中山大学(原东南大学)校长。1928年任大学院参事。后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建设委员会副委员长,驻比利时公使。1935年辞职返国。抗日战争期间,隐居上海,学画山水。1958年逝世。

③ 胡刚复(1892—1966),江苏无锡人。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与任鸿隽等在美国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1918年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学教授,上海大同大学教授、校长,东南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厦门大学理学院院长。时任第四中山大学高等教育处处长、理学院院长。1928年协助创立物理研究所,为专任研究员。1931年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36年任浙江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1949年任北洋大学教授。1951年任天津大学教授。1952年任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

④ 梅光迪、汤用彤。

夜中，两儿仍哭闹。不能安眠。

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晴。热甚。凡三日。购冰一块，置室中。读 A Lover of the Chair。晚，风，热稍减矣。

下午，阅本日《大公报》，殊怏怏不乐。先是宓曾屡函张季鸾，述清华风潮内幕及宓等之苦心。二十四日，见《大公报》载有新闻一则，谅系新大学生所投登，语多失实。宓以其足使新旧生感情益恶，大违宓等调和持正之本意，乃函张季鸾，具述之。并指出其失实之处若干条。乃《大公报》竟以宓此函用为材料，于本日报中，登出更正之新闻一则（另粘存）。此殊于宓等不利。富兰克林曰，“不经意之害比无识为大”。诚宓之谓矣。自悔之余，决行二事。（一）此后不妄作文，不轻写信，以免后悔。（二）政治角逐，风潮应付，迥非我所长。此后当更藏拙，专肆力于学问文章。则为人为己，裨益均较大也。勉之。

晚，与赵元任电谈，知校中平静无事，可以归矣。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晴。热已较前三日大减。终日编理《学衡》稿。晨姜忠珪来，为送其兄忠奎文稿。

晚饭后，携学淑至西单牌楼亚北糖果铺，进冰点。归寓后，姑母率润、颢等来。

七月二十八日

晨六时起，即乘电车人力车回校。抵校后即阴且雨。下午及晚大雨，寒。殊类秋。宓至着夹袍焉。

上午赵元任、陈寅恪来。知王荫泰^① 昨召见新旧生代表，不主动用款项。旧生以事终不遂，拟仍寻评议员泄忿云。寅恪劝宓再赴京居以避之。

下午发出 60 期《学衡》全稿。宓虽明知中华停业，然犹强聒不舍，拟与竭力交涉。求其将 59、60 期一齐印出，俾成五年整数，而告结束。且诸稿多可完全登出云。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晴，甚凉爽。 上午写信多封，均友人托办公私事。

朱定山来，谓日昨王荫泰与学生代表谈话，似其意仍欲送旧生出洋。须诸教授续行努力制止云云。

是日写一长函，致柳、梅、汤^② 诸公，托寅恪带往南京。略谓聚居不如分立，尚易推行志业。故宓决留清华。即清华不可留之时，则当赴东北，而辞谢东南之招。盖柳公昨有函来，招宓及寅恪速往商学术上要事。故如是复而婉谢之。

下午，校长处抄示外交部通商司（司长名周传经）来公函。言外交总长王荫泰邀评议员全体，于八月一日上午十一时会谈云云。宓至南院访梅、赵^③ 等。梅谓已请校长开评议会。

晚访 Winter。与楼光来弈。

① 王荫泰(1886—1947)，字孟群，山西临汾人。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毕业，留学德国，入柏林大学法科。1913年回国。时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总长。1928年2月，任司法部总长，6月随奉军退至东北。其后在上海当律师。1937年12月，参加伪华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实业部总长。1940年后改任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长，实业总署督办，农务总署督办，总务厅厅长等。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叛国通敌罪判处死刑，于1947年在南京枪决。

② 柳诒徵、梅光迪、汤用彤。

③ 梅贻琦、赵元任。

七月三十日 星期六

阴。上午九时，访陈寅恪及梅、赵等。十一时至下午一时半，开评议会临时会，议定八月一日见外交总长。但当坚持七月十八日通过之三条议决案，并共同拟定理由八条，由宓起草，经众通过。决即写呈外交总长阅看云。

会毕，至赵元任宅午饭。以恐学生劫夺威迫，本日议决之理由书，不敢在校书写，决带入城中。下午三时，偕梅贻琦乘人力车电车入城。宓至按院胡同寓宅。

大学部学生代表马全鳌来见，询本日评议会内容。

晚，陈之颢表弟来，奔。

夜中大雨。

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阴。上午十时，访顾泰来于东单三条寓宅。顾为清华董事会书记。据顾推测外交总长之意，恐不准高三高二级出洋。缘（一）各方一致反对，董事会初未通过。（二）基金不易提用，经费困难。（三）虽有军界要人胁迫，王氏未必听从。宓托顾在部中侦查消息，从速告宓知之。如径不准出洋，则旧生必为报仇之计，俾宓等可先机逃避。宓拟或隐京中；或赴奉天一游，与刘、缪、汪^①诸君晤谈。俟相机决定。

十一时，至姑母宅中。与颢、颢奔，即在其宅中午饭。下午张昌颖^②来见，为见清华学报《职事》。四时，归按院胡同宅。

① 指刘永济、缪凤林、汪兆璠。

② 张昌颖（1910—），四川富顺人。清华大学旧制部1929年毕业留美，威斯康辛大学化学博士，研习食物化学。回国后，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化学系任教。

是日星期。报载中华书局或将复业。

八月一日 星期一

晴。晨九时半出，至西单牌楼四时春饭馆饱餐。即至欧美同学会，赴丁绪宝婚礼。遇清华评议员诸君。十一时，同乘汽车至东堂子胡同外交部东楼。候至十二时半后，始开会。外交总长王荫泰致辞毕即退，命次长吴晋^①听各人陈述。曹校长代表同人发言，不将缮就之理由书宣读，而含糊其词，殊使评议员之态度不获表见。次由各评议员一一陈述。大率主张此事应听外交总次长主裁，但评议会则始终以七月十八日通过之议决案三条为根据，持此不变。末后必发言，颇激切。申明此事发动于旧制生之逾轨要求。评议会并未通过，亦未默许；今仍一致反对旧制二级今年出洋云云。吴晋谓彼今日始知此事乃源于学生之要求，而非当局自动之主张。于是曹校长之朦蔽情形竟被揭破。吴晋又谓此事应由外交部完全决定。无论如何办理，学生等悉不宜登报宣言及上书请见。今当据诸人所述者，转呈总长，从速裁决。决定后以部令发表。望诸君以身作则，勗学生遵守部令，勿得再闹，否则严惩云云。众谓评议会意见既已陈明，部令发表后，评议会自必依法遵守云云。诸董事（黄宗法、陈恩厚、Bucknell）多未发言。独顾泰来言颇激切，谓清华学生之嚣张，实学校当局之咎。应即从速决定，晓谕新旧生代表，勿得有违云云。

下午二时后，散会。以吴晋（次长）之态度及会中之情形断之，似此事结果，必不许高三高二级出洋矣。

^① 吴晋(1889—)，字少佑，江苏武进人。早岁留学法国，曾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秘书，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时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兼情报局局长。1928年后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顾问。

散会后,同乘汽车至欧美同学会。曹校长请午餐(西餐)。又贺陈复光^①婚礼。

四时,必至姑母宅中,与颀、颢等游戏。晚饭。

晚九时,归按院胡同寓宅宿。大学部学生代表章熊^②来过,未遇。

八月二日 星期二

晴。晨七时起,即赴姑母宅中。阅书,并与颀、颢等弈。在其宅中两餐。晚九时,始归按院胡同寓宅。盖恐学生来见。旧^③则威吓中伤,新^④则追问消息。故特至姑母家避之。凡来访者,均告以赴津云。新生昨在《大公报》投登新闻,似外交部之会中,评议员竭力反对旧生出洋云。

八月三日 星期三

晴。潜居寓中。读 A lover of the Chair (By Sherlock Bronson Goss)^⑤ 完。此为不可不读之书。拟仿其体例及内容,著一书。述予思想感情知识发达之历史,而明予对于道德礼教文明等主张,所由成立之途径。此予才性之所长,亦责任之所在;必作成,不可徒托空言也。

① 陈复光,字勋仲。清华学校 1920 年毕业留美,哈佛大学硕士,研习政治经济学。曾任云南全省公路经费委员会委员,陆军第三十八军特别党部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

② 章熊(1906—),字微言,天津人。清华大学政治系 1929 年毕业。留学法国入巴黎大学,研习公法、市政。回国后,任四川军官研究班教官。

③ 指清华学校旧制(留美预备部)学生。

④ 指清华学校新制(大学部)学生。

⑤ 《爱椅者》(夏洛克·布鲁森·加斯著)。

八月四日 星期四

晴。 潜居寓中。读《雪桥诗话》正续集，杨鍾羲著。

寓宅前院新住艺专学生数人。共三人。毫不用功，而常邀男女友朋（皆学生）裸其上身，在院中叉麻雀牌，至深夜不休。晨起又续为之，若此类之学生，盈千累万，虚糜父兄之金钱，而事荒嬉。中国之前途，尚可问哉？

八月五日 星期五

晴。 晨，接顾泰来电话，谓外交部对于清华事，尚未有所决定。

十时，至西单牌楼四时春，餐。即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下午，浴。访梅贻琦于教务长室。

四时，复乘人力车电车入城。至姑母宅中游戏，晚饭。

九时，归按院胡同寓宅，宿。

接南京诸友电，云“天人改组，亟盼兄来。汤用彤、童锡祥、吕谷凡、周君南，微，印”。宓婉复一函，辞不能往。会务则由诸同志主持决定，无不乐从云云。

八月六日 星期六

晴。 9—10 谒黄节先生于高井胡同宅中。

十时，赴姑母家。心一携学淑亦至。是日正午，宓在姑母家设宴（忠信堂，十二元），请姑母全家。下午三时，归按院胡同寓宅，宿。

晚，接梅贻琦快信，知外交部批令，已于昨日到校。内容不送旧生出洋。但命校长调查学生实情，并拟具办法。校长即时复呈部中，请即于今年送高三级出洋，明年送高二级出洋云。梅即函校长，声明不赞成之意。并请校长速开评议会，而校长则外出不归。梅速宓归校，共商一切云。

八月七日 星期日

晴。晨六时半起，乘电车人力车回校。行抵，即得顾泰来电话，谓闻外部已批交曹校长拟具办法云云。必访梅贻琦、赵元任于赵宅，议决速请校长回校。

十时，朱定山来，谈部批及校长呈复之事实及结果。

下午4—7在戴超宅中集议。缘校长在西山，不肯回校。故评议员（共六人）议决即行辞职。以校长不商诸评议会，径自复呈外部，为不合法定手续故也。该辞职函由众授意，由宓起草。录下。

教授会主席曹校长庆五先生台鉴。按照本校《组织大纲》第三章第九条评议会职权第一第四第六项之明文，此次留美预备部高三高二级提前出洋问题，在校内，自应先交评议会讨论决定。乃此事发生之始，未经评议会正式讨论，即由校长与部中直接商办。其后因大学部学生反对，及在校教授表示意见，评议会遂于七月十八日开会，通过议决案三条。旋外交总长，为决定此事，特邀各评议员至外交部会议。方谓部令一下，校长自必召集评议会，共商妥善办法。乃顷闻外交部批令已于八月五日送到校中，校长立即呈复，该项部令及呈文底稿，某等至今均未得见。是某等于评议会之职权，已不能执行。自愧有亏职守，实无以对迭举某等之教授会，只有立即辞职。自本日起，所有评议员一切职务，某等概不负责。为此具函奉达。请即以某等辞职之事实及理由，早日报告教授会为荷。此请公安。

评议员戴超 杨光弼 吴宓 赵元任 陈福田 赵学海同启

八月七日

八月八日 星期一

阴，午晴。晨七时半，乘人力车电车入城。至东单三条，访顾泰来，托在外交部调查日前部令之内容及真意。并当局最近所定之办法。

十时，归按院胡同寓宅。颇欲赴奉天及宁沪一游，以与诸故友叙谈，而一洗月来郁闷之气。且可亲与中华、大东商定《学衡》之事。(梅光迪有函来，约晤，云将返美。)但以假期为日无多，而此行旅费需百元以上，意殊靳惜，遂不果行。

在寓写信读书。晚雨。

八月九日 星期二

晴。是日为姑丈逝世四周年之期。晨九时，挈学淑至西单牌楼同懋增纸店，购扇面。即至姑母宅中祭奠。心一挈学文亦至，在姑母家居留一日。两餐，便宴。与颢、颢弈。

上午10—11 吴山立来，无甚要事，而坚欲来谈，只得勉强陪待。顾泰来函告，探得日前外部致清华训令，乃谓新旧学生争执之不当，命校长“切实查复核办”。此指惩戒学生而言，乃另一部令。宓已闻之。非八月五日之部令也。

下午一时，得顾泰来电话告知，本日正午，外交总次长已与美国公使会商决定，高三高二两级，均着于明年一同出洋云云。即函《大公报》登载。粘存。此事可谓告一结束，即电梅君知之。与姑母商，如旧制生来泄忿，即走津沪以避之。而姑母则命住其它中数日。

晚八时，访梅贻琦于东椿树胡同14号韩宅。电话南局九五〇。梅述昨与曹校长谈话情形。曹伪饰支吾，毫无诚意。昨曾劝各评议员勿辞职，而各评议员则仍坚执召集教授会之办法云。梅并拟坚辞教

务长，以示与曹校长不合作之意。先是本日下午三时，曹校长曾电话约宓回校时即往一谈。俾可解释日前之误会云云。宓答以回校之期未定。

十时，归按院胡同寓宅。宿。

八月十日 星期三

晴。 静居寓宅，读书，写信。

上午，姑母命颢来，探问校事对宓有无危险。

八月十一日 星期四

晴。 上午读书。

下午二时，接王绍曾由校中来电话，谓校长约教务长及各评议员，于十二日上午十时半，在其宅中谈话。（关于旧制两级出洋事）请宓到场云云。宓答以恐未必能到。宓即与梅贻琦电谈。梅谓此会万不可到，免堕校长术中。又谓外交部对清华学生出洋事，虽经如前决定，但尚未以部令公布云云。

三时，挈学淑至姑母宅中，少息。并译成电稿，即偕颢、颢二表弟，乘电车，至东长安街电报总局发致上海电报一通。文云，“上海光华大学张敬海，东北大学聘梁实秋^① 英文教授，月薪现金二百六十元。请告梁，并力劝。盼电复。吴宓”（费\$ 5.74）。次至东安市场购围棋子（400）一副，价一元。即邀颢、颢至国强咖啡馆，进冰点。遂同

^① 梁实秋（1903—1987），原籍浙江杭州，生于北京。清华学校 1923 年毕业留美，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历任东南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青岛大学、中国公学、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为新月派主要成员。第一至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9 年去台湾，任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教授，台湾师大英语研究所主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编译馆馆长。

归姑母宅中，晚饭。

晚八时半，挈学淑归按院胡同寓宅，宿。

是夕接南京来电，文曰，“清华园。吴宓、楼光来，盼公等来切，电复。迪、彤”。宓仍函复，不能来也。

八月十二日 星期五

晴。上午读书。读“*Iliad*”及《雪桥诗话》。下午为李濂镛书扇。严几道《送增儿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诗。

夕，接到校中通告，十五日开教授会。校长宣布部令，及教务长评议员辞职事云。

八月十三日 星期六

晴。晨读书。10—11 杨宗翰来谈。下午仍读书。

夕阴。晚小雨。

八月十四日 星期日

阴。雨。是日星期。晨七时，乘电车人力车回校。沿途雨尚小。抵校，访赵元任、梅贻琦，始得见本月十日外交部指令全文（载《晨报》）。

是日 王静安先生安葬。十一时，偕梅贻琦及赵元任夫人，各乘人力车，至刚果寺（成府附近）随同送殡。时雨不止，宓等乘人力车行。至校东七间房茔地安葬。坟以水坭土造成，上覆石条。柩入土，雨益剧。遇杨宗翰。祭奠既毕，众遂散归。时下午二时也，雨犹不止。梅贻琦邀宓至其宅中午膳。四时，归宓室中。

接殊曼妹信，劝宓勿与心一争闹。

八月十五日 星期一

晴。上午赴图书馆，阅西报。

下午3—5赴教授会议。校长报告高三、高二提前出洋事之经过，并以八月十日外交部指令印发。另粘存。讨论结果，校长引咎屈服。当场通过议决案，嗣后校长应遵守《组织大纲》。重要事件，必经评议会正式议决后，按照执行云云。于是教务长及各评议员遂复职。

是日会中，宓曾二次发言，并指出上学期校长违反评议会之决议，而擅行放假之事。嗣后宓发言当更审慎。（一）发言必有确切之目的，毋言多而乱。（二）发言意欲其坚强，词欲其和婉。则人重我之言，而无懈可击。亦不妄伤感情，此正道也。

夕，郑之蕃来谈。新自英国归来。读《铎书》一卷，明韩霖撰，裨益身心不少。

晚，浦江清来谈。谈理想的私立学院之组织及办法，及文学杂志之组织及内容。未必皆能行也。

室之前后，众蝉齐鸣，语不能闻，言极费力。而读书治事，尤患其聒噪，不能静适也。

八月十六日 星期二

阴。雨。上午十时，赴评议会（43），直至下午二时半后始毕。偕诸人至校长宅中午餐。遇客曰吴文利炳辉。新会。四时归室中。

4—5朱定山来。宓劝其勿以攻诋校长之函登《周刊》。

晚7—9写评议会纪录。宓列席评议会，兼任司写纪录，费时甚多。且使事务萦心，大有妨于学问。长此碌碌，必至终生无成。然辞之又不可得脱，奈何！

秋雨敲窗，寒气瑟瑟，凄其情怀，未由消遣也。

八月十七日 星期三

晴。风。是日为宓初度，俗谓生日，颇感孤郁。而秋风猎猎，益觉光阴易过。此暑假中，既未出游，又未休息，更未读书。徒为校中风潮牵掣销磨以尽，学德既无进步，而人生乐趣亦未得之也。

上午10—12，访王文显，为聘钢和泰事。

下午核算《学衡》社账目及销售册数等。

4—6，章寅来谈。

八月十八日 星期四

晴。晨七时半，乘人力车入城。至马神庙景山书社结账。潘敦所经手者，一概清结。书款九元二角。另立新账，以折为凭。又与该社经理蒋大椿君谈朴社之内容及售书之情形，并与《学衡》交换广告。次至汉花园北京大学出版部售书课，欲结算《学衡》账。而正值九校改组，仅一老翁闭门守屋，无从接洽。留函而出。

次至东安市场。次至煤渣胡同二号《北京导报》Peking Leader馆。持王文显之介绍函，访赵敏恒。欲聘为东北大学英语教授，而赵已于日昨赴上海去矣。乃乘电车人力车，至按院胡同寓宅。而心一等均赴姑母家，祝老姨太寿。宓乃亦至姑母宅中，进午餐。与颢、颢等弈嬉。又进晚餐。

晚八时，偕心一等归按院胡同寓宅，宿。

八月十九日 星期五

晴。昨因钢和泰电邀，乃于今晨八时半，至东单牌楼，船板胡同内，笔管胡同七号访之。谈校中聘请之事。钢荐其友福克司博士 Dr. Walter Fuchs。己则愿为研究院讲师，并拟聘燕京之某女教员佐

之。宓以此办法，即电告教务长梅贻琦，得许。宓遂与钢各寄一信以聘福克司。钢示宓以新购得之达赖、班禅喇嘛各图像。

宓出，至西长安街邮局寄信。时已下午一时许，乃至西单牌楼四时春饭馆午餐。遂至北海，访袁同礼于北京图书馆，未遇。独游北海，登塔顶，坐琼岛之西。即景得诗一首。题曰《北海小坐》如下。

浓香动荡碧波莹，兀坐浑忘都市情。
荷叶翻风绿转白，蝉声曳柳厉仍（犹）清。
翠浮烟散初秋爽，云淡天闲过午晴。
塔顶更观金阙美，中华风物胜环瀛。一作画难名。

已而心一掣学淑因宓之招来，与再上塔顶等处游观。又在漪澜堂茗坐。六时，归按院胡同寓宅。晚作《寄慰碧柳》诗一首。如下。

至性生成见孝思，慰君无术泪潜（先）滋。
百年未道七旬少，万里何缘一日迟。
计拙心劳深负疚，亲恩国难但吟诗。
经秋郁网凭谁说，远隔云山又此时。

八月二十日 星期六

晴。晨八时邀胡牧夫妇、胡徵及心一、学淑，至西单牌楼四时春饭馆，吃面及包子。9—11 偕胡徵至中央公园河边坐谈。胡徵述脱离漫社之经过及创办《文艺周刊》之情形。十一时至姑母宅中，午饭。

下午二时，偕颢、颢步行至琉璃厂青云阁、宾宴花楼、劝业场等处购教科用旧书。

五时,同至按院胡同寓宅。而天忽大雨如注,继以雷电。晚饭后,雨犹未止。二人乘车归去。

夜中又雨。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晴。星期。晨七时半,乘电车人力车回校。将至清华园,途遇清华昔日学生王培深天津人。似曾被开除者。邀宓下车谈话。遂自陈困苦,谓清华教职员皆富有,求宓助以十元或五元,旋复减至二三元。宓为其所窘,无法摆脱。只得同其入校,至宓住室,以二元付之而去。博施本善事,然此人昔本无行,今之流落更非吾责。此二元,直不异为其所骗去耳。

11—12 访王文显报告见钢和泰及聘德文教员事。

是日下午,接缪函,又景(昌极)致缪长函,又景致宓函,阅之凄然。颇悔七月初不应严词盛气,强景舍东南而返东北。盖(一)策略应筹全局,不应专顾一方。应图进取,不应但事保守。应合作,不应胶执已定之办法,强人就我。(二)谨慎切实之弊,则为流于功利主义,断事划策,过重金钱地位,而蔑视理想精神。(三)各地情形不悉,环境又日日变化,故发纵指示,实为至难。至应审慎考察,乌可以感情武断。以此三因,宓对于景事,颇自疑判断之误。遂于晚间召浦江清来,询南京近情。随即拟一电致景。文如下。“江苏泰县演化坊景昌极。留宁可进学适性,宓今甚赞成,请度现势自决。”

晚,张荫麟来谈。

夜中大雨。

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阴。晨大雨,积水满院。午复雨数次,夕晴。

昨晚所拟致景电，因恐景已表示舍东南而返东北，此电将益增纠纷而致惶惑。且蒋介石下野，宁局大变，遂未发此电。而作详函致缪及景，细述种种。而以此电稿交缪酌决，可发则由缪发出，否则止。正午，函始写毕。

昨归来，见梁实秋复函，不就东北之聘。遂即发电聘黄仲苏。文曰，“上海四川路青年会黄仲苏。奉天东北大学聘兄为文学教授，月薪现洋二百五十元，盼电复。吴宓”。电告胡徵由城中代发出云。（电费 \$ 5.98）。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阴。雨。读“*Iliad*”完，及《雪桥诗话》。

下午周缵武来。

晚梅贻琦来，只肯以二百元聘钢和泰云。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阴，雨。颇寒。着夹衣焉。读“*Odyssey*”等书。

下午侯厚培来，出示周光午致梅教务长电。文曰，“脱险，至沪。先请假，即来京。光午叩。”梅批命其不必北来，职务止销。宓窥侯之意，则侯平日亦不喜光午。光午在宁就事，必系侯告梅者。宓不在其位，恐难挽回。惟光午行前，不应遍告各人以不再来清华之意。宓虽平日屡事劝戒，五六月间，又约同王静安先生及陈寅恪，向梅分途进说，增光午月薪为 60 元。而光午怠忽颛预，不自省悟，致有此结果。宓之研究院旧属，不留一人矣。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阴，下午晴。读“*Odyssey*”等书。

是日稟父，请即日携眷来京，毋再迟惑。并代为划策如下。(一)由父自筹借100元。可由西安至运城。(二)行之日，电宓，则宓当以350至400元，邮汇汇费百分之三。运城清盛栈交父收，可足全眷由运城经太原、大同乘京绥火车到京之旅费。(三)京寓各事，届时必已筹备停妥云。此举若成，则幸甚矣。

下午接奉天汪兆璠来电，文曰“英文教授聘定否，甚念。璠”。开学期迫，此事必须有结果。决即入城图谋之。牺牲读书，无如之何也。

晚饭后，访 Jameson 谈，弈。并遇李济。

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晴。晨八时，乘人力车电车入城。至西河沿同兴馆早餐。次至西河沿中华旅馆电话南局三三〇。访山西大学文科主任张籁贯三。先生，托聘英文教授。十时，访杨荫庆子馥。育隶武清。北京大学英文及教育学教授，北京第一中学校长等。于前门内小四眼井十号宅中。电话南局四九一七。聘为东北英文教授，月薪260元。杨意甚欲就，但云须考虑。晚间答复。

十一时，至大陆银行取款。次至霞公府西口十七号巷内29号宅，访唐官赏^①，近曾函求荐事。未遇，见其夫人，甚窈窕轻盈。出至东安市场国强咖啡馆进牛乳面包，以当午餐。并借笔墨，作函，致汪兆璠，报告杨君事。即出至东长安街邮局，寄发快函。一时半，再至霞公府西口，遇唐官赏于门外，同至其宅中，见其夫人。宓告以山西大学聘英文教授之条件及内情，唐君愿往。乃偕唐君至西河沿中华旅馆见张籁先生，当面接洽定妥。唐先去。四时后，宓亦回按院胡同寓宅。

^① 唐官赏(1896—)，广东香山人。清华学校1916年毕业留美，入鲍度音学院习铁道管理。回国后，曾在上海市审计处服务。

与胡微谈。

晚九时，得杨荫庆电告，愿就东北之聘，准九月十日到校云云。宓乃撰译二电，一报告汪公，一取消黄仲苏前聘。又作稟上父，直至十二时半始寝。夜中亦未能安眠也。

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晴。晨六时起，正拟外出发电，而杨荫庆之戚南尚文彬如，宛平。来，言“杨荫庆以母妹哭阻，不能离家。又须留京经理房产等事，故不能赴奉。如电未发，请爽昨约，不应东北之聘。”云云。宓虽懊丧，亦只得听之。即函告汪君。

十时，至姑母家，与颢弈。十一时，偕颢至西河沿中华旅馆访张颢先生。张先生招宴于劝业场附近之某酒馆（名忘，待查）。毕，又至陈宅，弈。

四时，归按院胡同寓宅。即出，乘电车人力车回校。六时抵。

8—10 刘盼遂偕姜寅清^①来谈。

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阴，欲雨。晨七时入城。八时许，在西单牌楼四如春饭馆早餐。通电各处。九时，归按院胡同寓宅。

十时，至中央公园柏斯馨（Pastime）茶座，晤陈宏振、凌其峻二

^① 姜寅清（1902— ），字亮夫，云南昭通人。清华学校研究院毕业。后任中学教师。1928年至上海，任大夏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复旦大学教授。1935年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1937年回国。任东北大学教授。1941年任云南大学教授兼文法学院院长。后任昆明师范学院教授，浙江金华英士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云南博物馆工作。1953年调任浙江师范学院（后改名杭州大学）教授。

君。宓托二君代为东北物色英文教授。十二时，散。宓邀凌其峻至司法部街华美西餐馆，进西餐。每人七角。一时半至三时，在青云阁、第一楼等处书摊游观。因其时无事可为也。3—4 访杨荫庆于小四眼井宅中。宓细述宓与汪君之交谊，东北之情形，婉劝杨君仍赴东北。杨君不允。继宓请杨君代觅适宜之人。杨乃荐黄国聪，广东人，北大预科英文教授。宓民国六年，居北京青年会，曾见之。遂约定由杨即访黄劝驾，五时宓归按院胡同寓宅。

夕与胡微谈。

是日星期。至午即晴。

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晴。晨电询杨，尚无消息。终日在寓守候杨之回音，并先函达汪君知之。读书。

八月三十日 星期二

晴。晨八时，杨电告，黄国聪愿往东北。宓即至姑母宅中，晤君衍兄，方归自沪。述爹意，命月汇呈五十元，并送祥弟入燕京大学事。9:30—10:30 至小四眼井杨宅，晤杨荫庆及黄国聪。少愉，广东。寓北京景山西街魏家胡同九号。电话东局四五六七，(陈宅)。黄愿就东北聘。接洽既定，宓乃于十一时，至西长安街电局，发出二电。(一)致汪兆铭“奉天大南关东北大学，汪悉毓。英文教授，今聘黄国聪。条件同杨。准九月十日到校。请速复电为定。黄仲苏已去电取销前聘。宓”。费\$8.47。(二)致黄仲苏“上海四川路青年会黄仲苏。东北大学以新生不足额，减班次，前电聘约取销，甚歉。吴宓”。费\$4.93。又函汪，代黄请借支半月薪金。

十二时，至西单牌楼四如春馆午餐。十二时半，归按院胡同寓

宅。知梅贻琦适来访，未遇。

下午四时，乘电车人力车回校。黄仲苏仍无复音。宓为东北聘英文教授事，奔走劳忙多日，心且焦急愤惋。今得黄国聪前往，此事聊以告终，宓心殊畅适矣。

晚，浦江清来谈。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阴。上午 10—12 在西洋文学系主任室(图书馆)助王文显分派本系各教员所授功课。

下午 3—5 赴新生指导员会议。

5—7 张吕圻来(已就职)。又章寅来，为校刊事。

晚 8—11 赴评议会(45)。归来杂务纷纭，不遑宁息，读书及预备教课，亦患无时。甚矣，清华事务之繁多也。

九月一日 星期四

阴。上午偕王文显访梅教务长，谈聘请德文、法文教员事。

昨得胡徵电告，知汪兆潘已有复电来，聘定黄国聪君，并催速往。汪君致宓电，文云，“电悉，黄君聘定，感甚。请速到校。璠。”

下午拟定《古代文学史》一科内容，并赴图书馆检定学生课中必读之书籍。

4—6 访 Winter 谈并弈。茶点。

晚 8—10 朱君毅来谈，述沪宁各事。论大局，论私人之所遭，皆不胜沧桑隔世之感矣。

九月二日 星期五

晴。上午九时，偕王文显、Winter 乘汽车(校中所雇，为公事、

也)入城。先至东城大方家胡同芳嘉园三号访黄中定夫人,投送黄中定聘书,并约定由黄夫人比利时国人。先代授法文课两月。次至笔管胡同七号访钢和泰男爵。外出,未遇。乃追踪至台基厂北京球房The Peking Club,而男爵尚未来。于是留函。至东单牌楼一带,二君购物。毕,至王府井大街大陆饭店,进西餐。由王君付资(拟出西洋文学系公账)。下午1—2在东安市场内游观。2—4再至笔管胡同宅,访钢和泰男爵,见之。致送聘书,并商定聘请德文教授事。毕,即偕王文显、Winter二君,仍乘原汽车回校。五时半,抵。

九月三日 星期六

半阴晴。上午9—10章寅来,谈校刊事。10—12在图书馆,助王文显改排西洋文学系各教员功课。

下午1—3编撰西洋文学系新闻九则,送登校刊。浦江清来。又曹希文来,以法文课事,无理纠缠。

晚读书。

九月四日 星期日

阴,雨,又晴。星期。上午,读书。下午,李满康偕同,广东三水。来。其人系留东,毕业高等商业学校。现任神户,中山手通,三丁目,二四,同文学校教员。略谈片刻,谓购有《学衡》全份,甚赞成吾侪宗旨。又致叹于中国学生之荒惰,不如日本学生之勤俭。李君系由梅教务长处来,欲参观学校各部。宓即强召教务长之秘书胡继瑗来,命其引导参观。又函梅,谓不当以陪客参观之事,烦预备功课之教授。梅复谓本意命胡引导,乃仆役错误云云。

夕,函中华书局,(一)催59、60期出版。(二)以丛书契约二份签寄。(三)61期以后,拟改为两月出一期,每期津贴60元,事较易举,

未知能成否。又函大东书局，催询接办《学衡》问题究竟。

晚访 Jameson，弈，谈。又访王文显，谈西洋文学系事。

九月五日 星期一

阴雨。 上午读书。晨起完成昨所得句。如下：

古 意

烈火绕熊熊，欲解坚冰互。
火力渐消耗，冰积仍如故。
挥刀猛斫石，砉然生异光。
顽石仍痴立，宝刀缺锋铓。
鹏飞翼垂天，牛行膝依地。
鹏足系牛角，万里何云致。
皎皎天上月，森森池边树。
月明照万家，树影终难度。

下午，罗泽邦持童、刘^① 诸人介绍函来见，为欲入研究院事。

3—6 赴教授会，议决收取学费。会散后，陈寅恪、李济来。李济旋去。宓邀陈寅恪至小桥食社便餐，又在其它中谈。梅、唐^② 亦至。晚十时半始归。闻寅恪谈宁沪事甚悉。始知光午在改组之东南大学文学院任助理，月薪 60 元。而又请假赴沪，到沪则电梅欲来清华（见前记）。似此擅离职守，妄弄手段，两方欺蔽，营谋取巧，不特梅光迪怒之，宓亦极痛惜之，不图碧柳所许为希踪圣贤者而至于斯也。

① 指童季龄、刘涓英。

② 梅贻琦、唐钺。

下午2—3赴注册部、为教科书事。此间注册部、图书馆人员，办事多不经心。宓苦心费时所制定之表格、章程、书目，一到若辈之手，则钞写错误脱漏，排置颠倒凌乱，殊使宓愤懑无已。

九月六日 星期二

晴。上午赴图书馆复缮学生应读书单。

10—11 黄国聪来，宓以东北大学汇来中国银行\$150支票一纸，签名盖章，交付黄君持去。云即日赴奉就职云云。

下午2—3赴西洋文学系会议。

晚，朱彬元来。陈寅恪来。又刘盼遂来，谈至十时后，始去。

校长送通告来，征求意见。似校长对于追收学费之事，又有异心，希图纵容学生，或暗与吴作民等勾结，而倾陷梅与评议会诸人。校中危乱，方兴而未已也。

九月七日 星期三

晴。晨朱君毅来谈。上午十时，赴大礼堂，行开学礼。十一时半散。校长召开评议会，意在为学生道地，仍欲免收学费。而评议员诸君异常坚持原定办法，谓必追收学费。十二时半午餐。

下午1—2上课，而大学部学生多不来上课，即其上课之二三人，亦未缴学费，未领得上课证。意在与校中违抗，将来未知如何也。

夕，陈寅恪来。晚与同至南院，访梅教务长于赵元任宅，欲与商谈校事。而梅、赵等方叉麻雀又吃蟹，只得径返。

晤杨汝金及唐得源。唐甫由陕西到校，闻其述西安及旅途情形甚详。正太路可行。宓遂即稟父，催请速行。近旬馀日来，每隔二三日，辄上一稟，催父速即挈眷登程来京。所望急切之情，两日一函，足以致父感动，决策速行，则宓之愿偿，而为家庭办成一大事矣。

晚，十时至十一时访朱君毅。偕访戴超、赵学海等，共谈校事。相与愤慨嗟息，盖此次诸教职员之意，只欲扶助校长，一振乾纲，重整纪律，而立规矩；使校章得行，事事不受恶劣学生之号令。已定极妥之办法，上下一心。又有外交部之后援，力主严办。乃校长独具肺肝，只虑教职员得占势力。又以前此高三高二出洋未成，为教职员所阻，未成。今欲利用大学部学生，推倒教授会及评议会，以为报复而快于心。为计实左。迨日教授会议决，校令煌煌，追收学费。而校长乃暗中竭力与学生联络，听命于恶劣之学生吴作民等，仰其鼻息，自甘屈辱。校令不许为未交费生开饭，而校长乃出资请学生吃饭。倒行逆施，矛盾已极。虽与校长极亲厚之人，近二三日来，竭力谏劝，亦均不省。在校长固有众叛亲离，位置难保之势。而在学校，则大局益坏。失却整顿收束之良机会。此则至可痛惜者耳。

是日雷从敏又函请助学费四十馀元。宓因（一）共产党人终无感恩之心。（二）查校籍《借款册》中，无雷生名。彼所云已向校中假得50元者，实无其事。出言不实。遂即复函，拒之。

九月八日 星期四

晴。上午8—10上课，而大学部新生，仍多抗不上堂。（本年新招之第一年级生，则均已缴学膳各费。仅二三年级生违抗耳。）

下午1—3续上课。

夕，罗正暉、沈有鼎来。晚访 Winter，并遇王文显，谈本系事。

陈寅恪招往，晤邓以蛰。偕赵元任访梅教务长。知新大学生之缴学费者已有二人云。

九月九日 星期五

半阴晴。上午读书。

下午四时，访梅教务长，谓校中不能与钢和泰预定明岁续聘之约。又悉新大学生之缴费者，已有三十余人云。

四时半，乘人力车入城。又乘电车。至西单牌楼，在四如春饭馆晚餐。六时半，至按院胡同寓宅，宿焉。

碧柳函言，（一）不日赴奉。（二）树坤已染鸦片烟瘾云。

九月十日 星期六

阴。是日为阴历中秋节。

上午微雨。九时出，谒黄节先生于高井胡同寓宅。遗失雨伞于人力车中，殊为荒疏。谈及南中人物之贪赃营私，行事悖谬。黄先生遂深才难之叹；而以好名、求人知、标榜等，为学人所宜切戒。十时半，访徐英、陈家庆夫妇于草厂八条汉阳会馆。徐英现为《中外新报》编辑《副刊》，求宓以自撰或友人之诗文稿件赐助。宓允之。十一时，至教场头条姑母家，贺节。即在其处午餐。

下午三时，归按院胡同寓宅。胡微室中装有无无线电传音机。3—6因就其机一听某剧团演唱京剧。六时半晚餐，便宴，进酒。座中为胡牧夫妇、胡微、心一、学淑等。

晚七时半，因黄节先生邀，乃偕心一、学淑至中央公园。先就水榭等处寻访，未遇，后乃得之于长美轩。黄先生命宓重入座，用酒饌。同座者为张鹏翹及郑颖孙东四六条，南板桥胡同，十八号。电话东局五五四转。前北大学生。又李沧萍之两弟。辛之，绍美。九时毕，乃同至水榭隔岸，坐观晴空满月。张、郑二君弹古琴。先为郑君奏《高山》之曲，次为张君奏《流水》及《平沙落雁》之曲。宓即席赋诗一首。

丁卯中秋，中央公园，从黄晦闻先生夜
坐，听郑颖孙张鹏翹二君弹琴。

临水依山琴韵清，碧空月向树梢明。

名贤追侍钦师表，友好交亲类弟兄。

雅化全衰成(悲)绝调，奇怀谁喻剩孤鸣。

(一作运去宫商成绝调。浪淘人物误虚声。)

一年尘鞅涤烦困，不计深寒夜露生。

已而黄先生以时已晚，命宓偕心一、学淑先归。乃别出，遇姚名达。乘电车人力车，归按院胡同寓宅。已十一时矣，即寝。

九月十一日 星期日

半晴阴。 星期。晨检光午书簏，得书若干册，均宓之物。而光午杂置其中，以为己有。盖宓之中西书籍，为光午以怠忽紊乱而混去者，为数至多，损失殊不止此也。

午饭后，与胡徵谈。知胡牧夫妇将移与瞿国眷同居。

一时，乘电车人力车回校。三时半，笄远纶偕杜光祖来。

4—5 访叶企孙于北院，杜光祖等亦在。杜光祖新到校，欲与宓同居西客厅。宓不便却，遂允之。诸人来谈。

晚七时，邀杜光祖至小桥食社便宴。晚，复助之布置各物。

九时，梅教务长来谈。

九月十二日 星期一

晴。 上午，上课，读书。

下午赴图书馆，与戴超谈购书事。又与王文显谈本系事。

下午 5—7 赴新生指导员与新生相见之茶会于工字厅，傀儡登场，殊无效用也。

杜光祖迁入西客厅同居。

九月十三日 星期二

晴。上课如恒。

夕，章寅来谈。

晚饭后，偕杜君访叶企孙，遇 Winter 于途。

晚 9—10 唐得源来。

九月十四日 星期三

晴。下午阴，风。如恒上课。

上午撰书评一篇，题曰《浪漫的与古典的》（梁实秋著，昨承寄赠），寄登《大公报》。

下午三时至五时，钢和泰男爵来访，时宓方与 Jameson 弈。陪导往访王文显及曹校长。宓又访陈寅恪。

晚朱君毅来谈。

九月十五日 星期四

晴。上课如恒。是日上课甚多。

下午四时，赴评议会。仍被举为下年书记，欲辞不得。本日会至晚八时半始散。宓饥疲至不能支。会散后，又几于不得食。宓在此间平居，率以评议会等事，费时甚多。既不得读书，又不能休息。视他人得月薪相若，而授课之外无事。心闲而多暇，悠游而恬嬉者，殊羨且嫉也。时过境迁，在清华所办公务，即如出洋及收学费等大事，曾竭力拼命以争之者，不将与草木同腐，倩烟云共散乎？可悲甚矣。

晚 9—11 访陈寅恪，闲谈。

九月十六日 星期五

晴。上午翻阅中文杂书。

下午,张荫麟来。

晚 8—10 访 Winter, 并弈。

九月十七日 星期六

晴。风。上午,上课如恒。撰《孔子之价值及孔教之精义》文一篇,为《大公报》孔诞纪念日作。自晨至夕,成。多取旧作,撮抄成篇。苟不静心读书进学,恐退步尚不止此也。

下午,王文显来。

晚,访陈寅恪。又同至宓室中校阅新撰之文。

推十合一为士。宓按推十即 Analysis, 合一即 Synthesis。必兼综合与分析,方可为真正之学人也。

今日中国人最显著之恶习或缺点,凡三。(一)怯(柔)懦。(二)冷漠自私。(三)残酷。电车中所见,及昨日梅兰芳劫案,均为例证也。

九月十八日 星期日

晴。星期。上午读书。

下午梁思永^①来。又张杰民导孔繁露^②来。

① 梁思永(1904—1954),广东新会人。梁启超第三子。幼年随父流亡日本。清华学校 1923 年毕业留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习考古学与人类学。回国后,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员、研究员,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② 孔繁露(1893—),字云卿,山东滕县人。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后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晚7—9 梁任公先生招宴于工字厅。9—10 陈寅恪来室中谈。

九月十九日 星期一

晴。 上课如恒。以 50 元汇至爹爹大人。本年共汇呈 300 元。

上午 11—12 访王文显，谈西洋文系事。

下午三时，冯友兰来。宓陪之访陈寅恪，同出散步。至西院，访朱自清^①。又访赵万里夫妇。七时，同归至工字厅。宓宴客（\$ 13.00）。客如下。梁任公、梁思永、冯友兰、孔繁霭、陈寅恪、李济、赵元任、陈达、刘崇铉。其请而未到者为梅贻琦、赵元任夫人、张奚若夫人。晚九时后席散。

九月二十日 星期二

晴。 上课如恒。

下午 3—4，学生往观比赛网球，多不到堂，乃即退归。于荷池畔遇凌文渊，乃邀至室中谈。又导观校中各处，至五时后始别去。

夕，吴其昌来。

晚 7—10 访孔繁霭，云卿，山东滕县。同赴刘崇铉招宴于其宅。北院十院。客为梁任公等，同昨。肴饌系成府之燕林春园菜馆，甚佳。宓饮酒甚多。席散后，复与陈寅恪散步。

① 朱自清（1898—1948），字佩弦，号秋实，江苏扬州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扬州第八中学、吴淞中国公学、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并从事写作。1925年起，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曾赴英国留学。1939年辞中文系主任职。1946年回北平，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半阴晴。 上课如恒。

接中华书局九月十四日复函。(一)对《学衡》五十九、六十期事,不提及。想系搁置。(二)丛书毁约。(三)续办不允。且谓前此并未言“从缓”云云。宓即复一函,对于丛书及续办,作为罢论。但五十九、六十期,则促其从速印出。并请吴其昌来,托其转请梁任公函陆费逵,只求其速将五十九、六十期印出,以了此局云云。

3—4 王文显来,谈聘德文教授事。托宓再访钢和泰,宓只得允之。

晚,6—10 至南院一号赵元任宅,赴李济招宴。进洋酒。席散,复谈叙多时。

夜中,大雨。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晴。 是日孔圣诞日,校中放假。

晨七时半入城,至按院胡同寓宅。则胡牧夫妇方运载什物,移居西铁匠胡同 43 号,与瞿国眷同寓。宓于下午 1—3 赴教场头条姑母宅中,携学淑同往。与硕兄谈,并与颢奔。旋归按院胡同寓宅,宿焉。

晚与胡微谈。又与心一谈。据心一述胡牧夫人之言,则谓胡微近顷与胡牧夫人失和。胡微不特不行宓之嘱,挽留胡牧夫妇勿迁出;且假宓之命,以兰眷即到为理由,强逼胡牧夫妇速另移居。且不使其租居前院,于是胡牧夫妇乃有迁居之举。又微对宓言,自七月以来,牧只出房金约十三元馀,不担负其他杂费。而微每月向牧取入公账之费,乃有二十二元之多。五月间,又假宓命,向牧借二

十元，以及其他琐事。合而观之，则徵之于宓及牧，实两方蒙蔽。从中取得款项，以供其奢侈之零用。而必使牧夫妇移居，以为一己之便利。但逞意气，而无感情。浪用权术，不计道德。如此行为，对牧对宓，实大非是。殊使宓失望而厌恶之。惟牧妻之言，未必皆可信，而父不久到此合居，家中一切办法，必须改弦更张，届时或将徵管理家事之权责卸去，或于一定范围内，继续旧制。而外此则严行监察，不敢复持“疑人勿用，用人勿疑”之态度矣。聪明愚鲁，各有其弊。孔子谓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而叹中庸之难，若光午与胡徵，皆碧柳之信徒，而宓推诚收用之者。而皆有负宓之行为。甚矣，知人之难而求得真才尤不易也。按宓之待徵，可谓不薄。徵即需款，向宓求索，以前例言之，无不欣与。而乃浪用权术，重设圈套，使宓多出钱财，而精神郁苦，信用丧失。此在徵，诚不可为怨者矣。

夜间大雨。

是日未走访钢和泰，而以函达校中所托之事。

碧柳函，北上之意未决。乃急函汪公及宏度、柏荣等，以电催促，以坚其来东北之心。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晴。晨八时半，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奉父片谕，知决即来京，惟以筹款而迟迟其行。此则宓已有办法，屡次禀陈。近一月中，每二三日辄上一禀，利害感情，譬说详尽；冀动父之听，而促父之决然起程耳。

下午4—6在图书馆翻阅两年来之《东北文化月报》，知杨成能兼吾。已辞去该报编辑，转就他职云。

夕，陈寅恪来。

晚早寝。以《诗稿》副本。寄缪钺^① 阅看。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晴。 上课如恒。

下午读书，欲作文而未成。

午接吴其昌函，知梁任公已作函致陆费逵，与宓前日之函，一同寄中华矣。

下午梅教务长来。旋接钢和泰电话，谓 Rouscelles^② 将于二十六日来此，面商聘任教授之事云。

晚，大雷雨。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晴。 上午作《刘涓子、雨若母陈太夫人七旬寿诗》一篇，另录稿中。

十一时，心一率学淑，偕胡牧夫妇同来清华游览。宓请至小桥食社午餐(2:00)。继游观校中各处，又访 Winter 于其宅。二时半，同乘人力车至燕京大学。时天阴欲雨，心一等游涉后，即乘人力车回城中。宓独步归校，时下午四时也。

是日与胡牧夫妇面谈，始悉胡微行事之详情。不特(一)宓六月十八日《日记》中所疑者非虚，不特(二)九月二十二日心一所述者悉属实。且(三)微曾假宓名，向牧借二十元，终未还，事亦属实。而

① 缪钺(1904—1995)，字彦威，江苏溧阳人。北京大学肄业。时任河北保定培德中学、志存中学国文教员。1936年任保定中学国文教员。1936年任信阳师范学校国文教员。1938年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1946年任华西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1952年11月起，任四川大学历史教授、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② 鲁雅文 Erwin Rouscelles 欧文·鲁塞尔。

(四)其强逼牧夫妇迁出,又不准其租居前院,殊为无理无情。胡徵素重权术而乏感情,宓待之厚,恐亦无感激之心。而但求自便,对于宓及牧乃其胞兄。不惜欺瞞损害,其行为尤不可恕。今决(1)俟父到京后,家中彻底改革。将徵管理家事之权责,悉行卸除。(2)对徵当极审慎,视为危险之人。对之但以权术,而不更以真正之感情。(3)除寓中定项开支外,银钱等交涉,不再假手于徵。(4)遇事加以相当之裁抑,表示不信任之意,使其自悟。但目前则不深责之,将来亦不与决绝,以顾全情谊于始终也。

夕,与学生刘信芳谈。刘述舟中遇海盗事。

晚,以所作诗携示陈寅恪,请批正。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晴。 上课如恒。

下午读书。

晚 7—10 访 Winter, 弈, 谈。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晴。 上课如恒。上午十一时,鲁雅文 Erwin Rouscelles 德国人。来,为商聘任语言学讲师事。宓导之见梅教务长于会客厅。宓在注册部作函,命校役王德新送至 111 教室,请王文显速来会客议事。王役不自往,久无回音。宓命其再往,该役托言有事。另遣校役代往,不顾宓与之言。宓怒甚,谓将告庶务处革除。已而王文显来,与客谈至十二时半始散。宓午饭后即函庶务处邵恒廉,请将王役斟酌处罚,以儆其失。

接汪兆璠函,言阴历七月底已电碧柳。又谓刘永济、刘朴等均不愿为碧柳代课云云。夫二刘诸君,与碧柳深交,并此而不肯牺牲。呜

呼，世之真能为友尽忠、一息不懈者，几人哉？其实在对于碧柳关切者，宓一人而已。比来诸事失败消歇，心志极颓丧。而胡徵之行为，尤使宓多日愤悒不释。亦知世路荆棘，人情鬼域；大而家国，已无忠贞之可言，况我之区区小事。然初不料宓竭诚推恩以待之人，乃至如此。故中心殊觉伤痛也！

下午3—4上课。宓本年所授《古代文学史》课，材料缺乏，无法预备，讲授大感困难。既穷于应付，又深愧学无根柢。半生空过，此中苦痛，亦惟我自知之也。

4—5赴《清华学报》编辑部会议。毕，与朱君毅至校外散步，又在其室中谈。

晚，陈寅恪来。劝读德文，俾可多阅要籍。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晴。上课如恒。

接大东书局(上海)复函，九月十七日发。略谓该局曾经停业月馀，又有工潮，以致商业凋零，百务停顿。故三月间所言承办《学衡》一节，只得从缓。请另与他家接洽云云。中华既无可为，大东又复绝望。《学衡》无法续办，决矣。奈之何哉？

奉父渝，知决即来京。由西安至山西境之一段路费亦可自筹。惟因张凤翔方在运城竖旗举事，瓜李之嫌，人言可畏。故须稍缓方可登程云云。父意既决，宓心甚慰。只宜静以俟之耳。

正午，邵恒濂来，谓王德新已经责骂训饬，并记过一次云云。参阅昨日所记。

晚访陈寅恪，以刘泗英母寿诗改正之稿与之商榷。

8—10浦江清偕王庸来。王庸述第四中山大学(南京)情形，及柳公等之设施甚详。宓颇悔暑假中未赴宁沪一行，致柳公失望，而宓居

此殊无益而烦恼也。又悉梅光迪已与李今英于中秋日结婚于上海云。

连日上课甚多,心境亦郁郁不乐,故殊觉疲倦难支云。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晴。上课如恒。

是日上课四小时,甚觉劳倦。

下午4—5赴旧礼堂,听 Prof. C. K. Webster^① 英国人。演说,题为《新欧洲》。

5—6 Jameson 来,邀至其它中弈一局。

樊济远函来,知碧柳就成都大学事,不来奉矣。

九月三十日 星期五

阴。风。下午4—7,赴评议会。(同时,西洋文学系三年级生邀请茶会,未能赴。)本学年必仍任评议会书记。但校中所派其他职务,如(一)出版委员会主席。(二)演讲委员会主席。(三)招考委员会委员。必皆去函辞谢,均蒙当局允准,亦差强人意者也。

晚8—9,访陈寅恪,闲谈。

缪钺彦威。保定,西河沿二十二号。函寄近诗,并拟将必之诗稿精选细评,另本抄示,殊可感也。

李沧萍拟留粤,不来京,而函托在清华代谋教员位置。此实不能为力之事,即函复告之。

十月一日 星期六

晴。风。上午,上课如恒。

^① C.K. 韦伯斯脱教授。

上午十时，乘人力车入城。至后门内二眼井连景山东街，近马神庙。四号新宅，访刘泗英、雨若兄弟。并在其处午饭。泗英欲以宓所作母寿诗，作为天人知友公送，宓允之。而决定请瞿国眷书写，绢屏四条。宓并以《诗稿》留示泗英。

下午三时，归按院胡同寓宅，与心一等盘桓。又与胡徵谈。接碧柳函，知己就成都教职，不来奉矣。近顷宓所策划，途途失败，几于不敢更有所主张矣。

晚 10—11 瞿国眷来，言词闪烁，多刻薄语，又未免流俗交际之态。宓虽与敷衍，而深感真才之难得，相士之不易。而昔日天人学会等之设，初意固是，而实际结果则全非矣。

是晚又与胡徵谈甚久。宓乘间以二事规劝胡徵。（一）六月十八日之事，对宓用权术，实属不合。盖宓固以诚信及感情待徵，而于事务银钱，一切放任，初未与徵计较者也。（二）对于心一，应力求融洽，而免除隔阂。胡徵性虽高傲倔强，然似尚知非。并谓常望宓之切实劝告云云。

日来奉晋战已起，结果虽不可知，京畿恐将不免大乱，步南中之后尘。宓固不甚忧虑。但父由陕来京之事，又因之受阻，宓之希望经营，全归泡幻。甚矣，事境之多变，而危乱之无已也。

七月十六日宓拟作诗，未竟。今修成之。如下。

过打磨厂，书所见人力车夫倒毙于途，多人围观。

凄然道左一尸横，暑热缠身尚急征。
坏灭无常伤造化，勤劳仍匱叹民生。
能甘事畜完天职，未解猖狂窃世名。
贵贱贤愚同荡析，阎浮界外倘清平。

十月二日 星期日

晴。 星期。晨八时，至东堂子胡同外交部街。十三号，访薛桂轮。久待始起，以面食款宓。出示所撰译矿业等文稿，托介绍于各处，冀得发布而获酬资。又谈其他各事。近十一时，宓乃辞出。

至高井胡同，谒黄节先生。值驾出，留片。至西单牌楼四如春馆午餐。下午一时，归按院胡同寓宅。与心一、学淑盘桓，又与胡微谈。

三时半，出。乘电车人力车回校。五时抵。六时，赴小桥食社晚餐（0.50）。

晚7—9访 Winter，遇王文显，谈楼光来病，颇可忧云。

是日晚六时半，刘泗英请宓在其宅中宴叙，座客有玉树晋卿等。宓恐妨校课，不得已而辞不往云。

十月三日 星期一

晴。 上课如恒。宓甚念东北大学诸友，兼以暑中欲离京而未能，郁愁难遣。故拟于国庆节五六日之假期中，赴奉天一游，专为与诸友晤叙。即以片达宏度等知之。然奉晋战起，京畿震动。兼恐交通忽断，归来受阻，仍多迟疑，亦未必能往也。事变无常，经营难就，目的不能达。小事大事皆然，有如此者。

夕，陈寅恪来，以所作《吊王静安先生》七古一篇见示。宓并召浦江清来，命为抄写云。

京寓杨仆之替工崔静仪，勤慎而能写端正之小楷，故特荐之于邵恒濂君。于今日来校，充仆役云。

十月四日 星期二

晴。 上课如恒。正午，宓已饭罢，杨宗翰来，遂邀至小桥食社

进餐(1.00)。复陪之游谈,在图书馆阅书。又同步行至燕京大学。六时,杨君乘汽车回京,宓乃独步归校。

打磨厂大德通汇兑庄电话南局一五〇号。登有广告,办理汇款至太原、运城、西安各处云。

十月五日 星期三

晴。上课如恒。是日决定不赴奉天。

晚 7—10 赴教职员公会聚餐。以会序报告、俱乐。过长,未毕而退出。

十月六日 星期四

半晴阴。上课如恒。

下午 4—7 赴评议会。知外交总长已颁定改组本校董事会章程,并已聘定新董事梁任公等数人。从此本校前途又多变化。我辈寄身学校以读书适志者,又不免将受影响矣。近者深感学校中之营营逐逐,不特有伤清德,抑且无补实利。但当静居安命,以俟其自然变化可耳。

晚 8—9 访陈寅恪谈。

与金岳霖、陈寅恪商,拟以景昌极为此间哲学系名誉助教,以偿其读书进学之志云。

十月七日 星期五

阴。晨七时半入城。九时至西单牌楼四如春早餐。时微雨。

谒黄节先生于高井胡同宅。黄先生谈次,谓(一)六朝人诗,似若一体,然实各有面目。宜深研以得其真,而当从陶渊明入手。(按缪钺君保定。顷细读宓诗稿,为序以评之,所论亦同。其谓宓诗欠精练,

亦中窳之病根。)(二)窳诗近体音节多未协，古体较妥适。

十一时，再至四如春午餐，所费甚廉。

十二时，归按院胡同寓宅。与心一谈。先是窳感于胡微近事，拟改变寓中办法。开除杨松山，另添用女仆一人。卸去胡微管事之权，以付心一。易包饭制度为平常家庭中之办法。此计划拟断然径直施行。先与心一商，心一甚赞成。窳再忖度，终以时局方乱，恐有后患。父眷未至，寓中孤危，不可率易为快心之事而贻后悔。遂复决定此计划暂缓施行，一切维持原状。俟时局底定，父眷到京，再事更张，以策万全。

晚与胡微闲谈。

夜中大风。失眠。

十月八日 星期六

阴。 上午9—11 偕心一、学淑至西铁匠胡同43号，访胡牧夫妇。又邀胡牧夫人同至西单牌楼四如春食面及包子等(1.00)。又步行同归按院胡同寓宅。

下午，无所为。卧床上，与学淑、学文嬉戏。念庞俊《溧子》诗，载《学衡》中。心实凄然。

接四川江津来电。文云“西单牌楼按院胡同六十四号吴寓转刘庄兄，家母病危，祈速转纽约树成胞兄急归。(何)树青。微。”窳立即为之转送。

晚7—9 杨宗翰来谈。

十月九日 星期日

阴。 是日星期。上午九时半，偕心一、学淑至景山东街二眼井四号，拜刘洒英、雨若母陈太夫人七旬寿。供张铺陈颇盛，行跪拜礼。

午餐后，2—4 偕薛桂轮、瞿国眷步行至北海五龙亭茶叙。遇江亢虎。再至刘宅，遇冯飞、靳荣禄等，以写诗及《新国家》杂志见赠。即此一席，怪状百出，不效词客之俳谑，但伤国运之衰微而已。

晚宴后，七时，偕心一、学淑归按院胡同寓宅。晚宴时，有杂唱女儿持扇请点戏。宓命其自择唱一曲，付以一元。此在宓为初次也。

晚与胡徵谈。

十月十日 星期一

阴。是日为国庆节，校中放假三日。十日、十一日、十二日。上午九时半，至姑母家。预祝姑母寿，行跪拜礼。十一时半，至西铁匠胡同 43 号，赴胡牧夫妇请便宴。心一、学淑、胡徵亦来。又访瞿仲弥（国眷），同居一宅者也。或（江之泳）邀宓至中国大学授英文课二小时，却之。

下午二时，至烂漫胡同莲花寺，谒姚华师。值午睡，未能见，怅然。返按院胡同寓宅。途遇桥川时雄，以陶鸿庆著《老庄札记》一册见赠。

晚七时半，出。遇吴山立来访，乃与步行街巷中而谈。宓至瞿国眷宅（西铁匠胡同 43 号），已而刘涓英、薛桂轮来，共商谈聚集天人学会中坚人物，积极行事。决于各方乘机施展，以行素志，而以办印刷局为始基云云。

十一时，附乘刘君汽车，回按院胡同寓宅。时月明如画，杨仆睡不起，高妈来启关。宓颇怒杨仆，卒决隐忍，暂不责斥之云。

十月十一日 星期二

阴。大风。寒甚。晨七时半起，乘电车人力车回校。意殊惘惘。阅《清华周刊》见对宓嘲笑侮蔑之语，并录宓十馀年前旧作

极陋劣之诗，以供众览。其故则为报暑中旧生游美不成之仇恨也。

午饭后，访叶企孙，兼晤李济。又访 Winter 谈，弈。三时始归。

十月十二日 星期三

晴，大风，寒甚。上午赴图书馆，翻阅杂书。

下午2—3王庸、浦江清偕刘咸^①来谒，谈东南事。朱定山来。叶企孙来。

是日接中华十月四日复函，谓《学衡》五十九、六十期正在赶印，不久即可出版，藉资结束云云。差强人意。宓即作函再致中华，提出办法。（一）改为两月一期，年出六期。（二）每期由我方津贴现款百元。（三）余均照旧。请即续办一年（61—66期）。并以此函寄吴其昌，转请梁任公再作函说项，同寄中华当局云。中夜不寐，细思人生学问理想，虽高远博大无限，然事业须有定而持之以恒，精神名誉要必有所寄托。《学衡》为我之事业，人之知我以《学衡》。故当冒万难而竭死力，继续办理，不使停刊。近顷颇流于怠废，急当自警，重振前数年之精神，以维持《学衡》于不坠。其事虽小，其效虽微，然吾生亦渺小，人寿至短，吾但能为此事，亦是机缘有定，身在局中，不容脱避。只求奋战一场，不损我之精神荣誉而已。岂可妄为虚空之比较，而安于消极哉？

① 刘咸（1901— ），字重熙，江西都昌人。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生物系，先后任东南大学生物系助教及清华大学生物系讲师。1928年留学英国，获牛津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山东大学教授、生物系主任；上海中国科学社编辑部长，《科学》杂志主编；暨南大学教授、人类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49年起，先后任复旦大学生物系、社会系、人类学系教授，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备主任、学术顾问。

又接景昌极函，知本月七日夕，奉天汪、刘、刘、景^① 诸友曾至日本站迎候，鹄立风雨中三四小时，至晚乃归，而宓竟不至。友意殷勤，至可感，宓失约之咎，他日当图弥补耳。

十月十三日 星期四

晴。大风，寒甚。 上课如恒。

下午 4—6 访 Jameson 于其宅中。用茶点，弈三局。

十月十四日 星期五

晴。风止，仍寒。 在室中读书。

近为碧柳不赴奉天而就成都聘之事，颇失望郁苦。碧柳浪漫成性，不解宓之用心，不能与宓协力共事。即但就金钱而论，纵成都发给足薪现款，而赴奉则可月多得 80 元，年多得 960 元。此将近千元之款，可足中华印《学衡》之津贴而有馀。何待宓之辛苦筹计，且如印《诗稿》等事，均非碧柳外出，不能举办。碧柳既不思助宓之事业，亦不谋纾谷凡之穷困。不必言报恩，但言互助。但任性行事，听命群小。以不计实利自豪，实则始终依赖朋友之接济。即使诸友皆一家兄弟，亦分利而不生利。而于远大之事业又不能努力协作，实至可伤。宓暑中接洽各方，为之布置种种，而碧柳终乃毁约失信，不来奉天。致宓徒费精力，又受失望之痛苦。呜呼，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宓如有真正之同志一人，切实合作，则所成之事，必不至如斯微弱而渺小也。

下午 4—6 邹穆峰隼，江苏。文牍部副主任。来，弈二局。

晚陈寅恪以目疾，招往谈。十时始归。

^① 指汪悉毓(兆璠)、刘永济、刘朴、景昌极。

十月十五日 星期六

晴,天气和暖。 上午,上课如恒。

下午,访 Winter,未遇。在图书馆,阅杂志。

是日阅《清华周刊》,又有嘲讥宓之文章,殊愤懑。参阅十月十一日所记此事详情。

下午四时,访陈寅恪,遇唐钺。三人同步至朗润园今为燕京大学教员住所。游览。六时归,陈寅恪招宴于小桥食社。又在寅恪宅中谈。晚九时半始归。

十月十六日 星期日

晴,和暖。 星期。上午读书。

下午,剪发。

俞平伯^①等来,在工字厅演唱昆曲(《长生殿》等),辅以笛板。寅恪来,邀同往听。3—5 毕,又导俞等参观校中各地,五时散去。

稟爹,汇呈 \$ 100。本年连前共汇呈 \$ 400。

十月十七日 星期一

晴。 上课如恒。上午 9—10 访温德请教拉丁文。谈次, Winter 谓欧洲中世之旧教,能统合人心,而实行道德之制裁。至于文艺复兴时代,而个人之纵恣,各行其是,道德破灭。幸当宗教改革时

① 俞平伯(1900—1990),名铭衡,字平伯,原籍浙江德清,生于江苏苏州。191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时在燕京大学任教。1928 年 10 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师。1929 年在北京大学兼课。抗战期间,在中国大学国学系任教。抗战胜利后,在临时大学补习班任教,后转北京大学任教授。1952 年调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53 年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代，其时之领袖，极力提倡个人道德，主张造成品性，移道德之制裁于个人之内心，其功甚伟。久而蔚成风俗，深入社会，确立习惯。及浪漫运动以后之新潮起，虽个人纵恣者多，力主推翻旧道德，然大多数人尚遵守旧风俗习惯而行事，故社会尚不至十分纷乱解体。今之中国，甫脱旧日礼教道德之束缚，而未经过宗教改革之一阶段，迳直进于十九世纪之西方之个人纵恣，宜乎社会纷乱，至于如此。人之贤与不肖，其行事皆不轨于正，此中西进化之异也。又曰，统观历史，社会制裁与个人纵恣之时代，常相互替代而来。处此时代，潮流所趋，莫能抵抗，只可独善其身，便当满意。虽然古今之大人物，皆逆反其时代之潮流而与之抵抗之人。所谓识时之俊杰，先识默察，以补偏救弊者也。……按此正合于 Babbitt 师之学说，及宓平日之信仰主张。昔年在 Harvard，闻 Merriman 教授讲 Renaissance & Reformation^①，而先立以原则，谓全史乃 Authority 与 Individity^② 相互代兴之轨迹。宓自引申之遂悟 One&Many^③ 互为胜败起伏之理，而疑中国旧说所谓阴阳消长，循环替代，实即此极简明真切之事实耳。略记于此，更待专论。

上午 10—11 张昌圻来，求向陈达说项，为之增薪。晚刘盼遂来谈，7—8 论今日学校之弊。

十月十八日 星期二

晴。上课如恒。晨兴，拟仿 Addison 之 Spectator Essays^④ 之例，或参以《柏拉图语录》之式，假设数人，而寓宓及宓之朋友，记其所谈话。力求明显简短，而切中时弊，亦可成为佳篇，而免材料之丧失

① 梅里曼教授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② 权威与个性。

③ 一与多。

④ 艾迪生的《旁观者》随笔。

可惜也。

上午 10—11 章寅来。

晚 8—9 朱君毅来谈。

十月十九日 星期三

晴。 上课如恒。是日精神疲倦，上课时极勉强，而学生亦似若听讲乏兴味者。嗣后当注意休养身心，俾每事皆可以全力赴之，而收功较大，且一己亦觉快乐也。

晚 7—8 访 Winter，谈。8—11 与同赴 E. K. Smith 夫妇招宴西餐。于其宅，肴饌颇佳。又与 Smith 君弈一局。

归来已甚晚。方入寝，电灯已熄。中夜醒，闻枪声连响，杂以人之哭号。疑为近处奉、晋军作战，乃起。穿衣着履，束装以待。枪响约近一小时，乃止。宓和衣而卧。旋闻巨炮声，屋中床壁俱震动，火光烛天。杜君亦起。时校中人众皆惊骇而起。宓静坐室中，以待其变。至三时后，炮声乃止。宓复和衣而眠，但闻哭母声甚哀。宓念乱忧生，不能成寐。拟即作诗（五古）一首，写此时情况。至天晓，乃入眠片刻。

七时起，始知夜中之枪炮，并非战事，乃奉军装运军火之火车三辆，在清华园车站之北、本校之东墙外爆发。起火原因未悉。先则汽油爆燃，遂箱引火，亘一时之久。宓所疑为枪声者即此。至炸药及炮弹等，则实行爆发，炸毙一人。铁片及炸弹，有飞入校内者，一时人心惶惧，固不止宓一人饱受虚惊也。

十月二十日 星期四

晴。 上课如恒。

昨宵失眠，而今日校课有四小时之多，故患疲困。然极力振作，

尚可支持。

昨候厚培来。今日上午 11—12 又来。商拟明年休假得校中官费留美事。

下午 3—4 课,学生仅来一人,遂早退。

三时半,乘人力车入城。又乘电车,五时后,至按院胡同寓宅。心一等外出,已而归。

晚与胡徵谈。徵谓彼如就职事,或须迁出。宓答以如可不迁出,仍希居此照料;若必须迁出,则亦不便强留。届时另自设法云云。徵又谓杨什多所要求,已拒之云云。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晴。晨九时,至烂漫胡同莲花寺,谒姚华师。久待,而其五公子年约十七八,名未悉。出见,谓姚师精神不佳,谈话每高声。故家人之意,不使宓见面。请由彼代达云云。宓遂辞出。宓之两次来谒姚师,以感于瞿国眷之言,恐姚师寂寞,而多愤慨,故来宽慰。而其家人乃拒不使见,若以姚师为有精神病而隔绝之也者。此岂善待老人之道?宓情不谅,犹其小焉者矣。去岁谒秦绍观丈(望澜)于下斜街寓宅者二次。第一次辞以午睡,第二次则家人谓其有神经病,不使宓得见。其情形正与此同。而秦丈忽忽遂奄逝,昨始闻之君衍兄。岂姚师亦将弃斯土乎?何家人之不善处之也。

宓即至教场头条姑母宅中,与君衍兄谈,并在其处午餐,特制面食。阅《柳溪诗》一卷,向迪琮著,毫无精彩。又《大鹤山人诗集》一册,郑文焯著,其婿所刻。以较其词,则觉无胜人处。惟效李义山、尚唐音,为差强人意耳。

下午二时,归按院胡同寓宅。

晚与胡徵谈。九时即入寝。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晴。晨与学淑、学文嬉戏。七时半起，乘电车人力车回校。9—10 翻译课未上。朱友渔电话来，约往演讲（详后）。宓即允之。

下午访诸熟友，均不遇。阅《清华周刊》，仍有讥辱宓之词，无可奈何。

柏荣、宏度等函来，均以碧柳留蜀而不来奉，为未尝失策。宓亦安之。对于碧柳，但事慰勉，不更责难计较矣。

晚 7—9 访陈寅恪谈。

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晴。星期。居校中。上午赴图书馆拟撰演说稿，未成。乃翻阅杂书而返。

下午读书。叶企孙来。

晚，7—9 陈寅恪招往谈。

是日接奉父片逾数通，甚慰。盖自奉晋战起，西安邮信不通者已将匝月，今复能通，喜可知已。惟父虽云决定来京，定不迟滞，然道通可行，未知在何时耳？

十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晴。晨 8—9 上课如恒。侯厚培来。

下午，在室中撰作英文演说稿。

晚，访陈寅恪。又同访唐钺谈。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晴。上课如恒。

下午，在室中续撰英文演说稿。

4—5 与朱君毅至成府一带散步。朱言拟不如约付清毛彦文解除婚约赔款，而专事延宕。云云。

又访金岳霖，商景昌极事。

晚，续撰英文演说稿，完。题曰 Confucianism, Christianity & Modern China^①。凡十九叶。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晴。晨及下午，上课如恒。此外则终日修改昨所撰之英文演说稿，复抄一过。

晚 8—10 赴教职员公会，听凌文渊演讲中国画之派别。并以其所作画五帧，悬壁间，以供众览。

10—11 仍修改英文演说稿，完。疲倦已极。

头痛，故夜中不能成寐云。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晴。风。上课如恒。昨夕失眠，而今日上课钟点特多，几不能支。故下午 3—4 未上课，而在 Winter 室中进茶点，谈叙。

下午 4—6 赴评议会(49)，众议拟取消研究院。

晚 7—11 访 Winter，请其将必所撰英文演说稿细读一过。商改多处，甚感其屡次助力。又闲谈。Winter 出洋薄荷酒酌必。

十一时归寝。仍以劳倦过度，头痛，失眠。几于通宵未入寐，而诸事纷萦心曲。日来迭接父赐片谕多件(最后乃十月五日发)，略谓决即来京，更不迟疑，已整装待发。推计时日，如父于十月初发西安，则正

^① 《儒教、耶教与现代中国》。

值奉晋战事方烈之候。父在陕未知有战事，既到山西，路阻，不能来京，而又不便退回陕西。缘西安、潼关间极不平靖，是则父携眷将困处于太原、运城之间，进退两难。邮电俱阻，汇兑不通，必亦无术送款接济，则将如之何？（如冯军败于河南，奉军进攻陕西，则洛潼至西安一带，更属危险，不能旅行矣。）念此十分焦急。使父长居西安，不于此时来京，尚不至如此受困。然送上十餘稟，激切促父登程者必也。我之周密计划，敏捷办法，结果反生危害。难哉！然使父见必第一促行之稟九月初到。即日登程，则可于奉晋战前至京。又使必早虑及此，六七月间即力劝父来京者，亦不致如此。是仍必平日懈怠，临时焦急之咎也。呜呼，必于碧柳事尽力经营，而终不成功，反致心境极端痛苦。今于父来京之事亦然。人生何纷乱迷惘乃尔？所愿吉人天相，苟父以此困逼，或再受围城之祸，而有意外之遭，则必决将以身殉之矣。必并非主张礼教，必须殉父。实因世事多已看破，生死了不在念。是夜梦中亦多离奇景象，深觉死如脱破旧衣裳，又如化蝶身轻，栩栩然飞去耳。

昨又接毛彦文女士函，以朱君毅不付赔款，询商办法。必每遇毛女士询事，辄尽所知，竭诚以告，盖必深悯其不幸之遭。来函谓终日劳忙，仅为生活之资。每夜就寝之时，身体疲苦，而深觉日间行事之无谓。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云云。必谓即此数语之境界，已非朱君毅所能领略。彼之行事，益趋冷酷。实必所不赞同。顷闻 Winter 言，民国十二年夏，朱在南京钓鱼巷，眷一妓，每星期五晚，辄往就宿。妓亦倾心于朱，愿嫁朱。而朱恤人言，卒绝之。此均必向所未悉。不知毛女士与该妓较，资格情谊为何如耳？

是夜，除父事外，又多杂梦，不能悉记也。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晴。昨夜及今日，均大风。起，觉倦甚。上午办杂事，整理演

说稿。送交注册部代为以打字机誊清。午饭后，访陈寅恪，谈。旋林志钧（宰平）^①来。已而同林偕至密室中小坐。林去后，2—3乃和衣假寐片时，藉以息神。而郝更生来，遂起与谈。

四时，注册部送演说稿来。而打字之人太不经心，错误满纸。宓急急校改，而时已迫。宓且校且呼仆取生鸡蛋四枚，吸食之。至六时，协和医学校 P. U. M. C. 遣汽车来迎，而直至六时将半，宓校改方毕。急登程。途恶，汽车颠簸，宓因劳倦而体虚弱，遂欲呕吐，如海船中情况。

七时后，抵京中东单三条协和大礼堂。朱友渔迎候，款以中餐便宴。以美人 Peabody^②等夫妇作陪。时胃中犹不舒，不能进食。宴毕，食梨二枚，饮冷水数杯，觉略爽。八时半，登台。听者不多，悉教会中人，及本校员生。宓勉强诵读所撰稿。毕，又以朱友渔之请，述孔教之性质及要旨。

十时散。偕杨宗翰乘该校所备汽车，至西城按院胡同。宓登车，复头痛欲呕。既下车归寓宅，心一进盐水，饮之。少顷，大吐，尽吐鸡卵等物。吐后，乃舒。即寝。

夜中大风。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半阴晴。风。上午 9—10 偕心一、学淑往访鍾令瑜女士（名佩怀，广东蕉岭）于其旧居（张宅），始知已迁寓保安寺十五号鍾宅（刘树梅之旧居）。即步行往访。遇胡牧夫人于途，知胡牧已派任清华大陆银行主任。即步归寓宅。时于途中又遇鍾令瑜女士及其侄，下车匆匆数语。

① 林志钧（1879— ），字宰平，福建闽侯人。日本中央大学毕业。曾任司法部司长。时任北京大学讲师。

② 皮博迪。

下午3—5，鍾女士偕其侄来寓宅，谈甚久。其人豪爽而能事，通达世情而识解甚高，洵可取也。5—6 偕心一、学淑至麻豆腐作坊五号陈宅，见陈衡恪夫人黄氏，及胡牧夫妇。归至寓宅晚饭。

晚8—9 与胡徵谈，旋即寝。夜中，风。不能安睡。

十月三十日 星期日

晴，小风。渐寒。 星期。上午9—10 偕心一、学淑、胡徵至西单牌楼聚仙居楼上，食馄饨、包子。又至附近之兰馨斋及桂香村购中国点心，赠 Winter。毕，宓即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十二时抵，值仆不在，遂未午餐。下午写信。

得碧柳函，悉成都大学发薪七成，犹不可靠。宓之所虑，益成先见之明矣。

晚7—8 访陈寅恪，言鍾女士事。寅恪愿一见，遂约后会。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晴。 晨上课。下午读书。

与寅恪谈，并与其他人较。自觉（一）我犹未免为乡人也。其识见之偏狭，行事之朴陋，虽自诩真诚，而常为通人如寅恪、宏度等。等所笑。（二）我腹中空空，毫无实学。但务虚理空说，而绝少真获。既不通西国古今文字，又少读中国书籍。（三）我之所思所行，劳精疲神者，皆无益事，皆不可告人之事。宜痛改之。

晚7—10 访 Winter，谈校事，及 Spengler, Morris^① Keyserling^② 诸

① William Morris 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诗人，美术设计家。

② Hermann Alexander Graf Keyserling 赫曼·亚历山大·格拉夫·凯泽林(1880—1946)，德国社会哲学家。著有《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日记》。

人之书。

十一月一日 星期二

晴。晨胡牧来。9—10 上课。

下午 2—4 赴西洋文学系会议于王文显宅中。王提出以常年经费二万元，办戏剧专科之计划。众均不赞成，然仍予通过。3—4 课未上。

4—5 吴其昌来，谈王省事。

5—6 赴 Smith 宅，与主人及 Jamson 弈。

晚访陈寅恪，不遇，留柬。嗣后应当慎言，即至亲密友，凡不可泄露之事，亦不告一人得知。望他人为我留余地，殆甚难也。

十一月二日 星期三

晴。上课如恒。

下午 5—6 访 Winter 谈，并用茶点。

晚 7—8，访陈寅恪，谈校事。寅恪力主梁任公来长校，远胜于曹；并谓他日可望设编译部，以必总其事云。必则坚抱悲观，恐梁来而党徒遍布，趋奉者成群。而我辈之有一定宗旨及身分者，仍不能受知于当局耳。

十时，朱君毅来。请疏通研究院学生，勿以王省函事续行攻击。宓允之。

十一月三日 星期四

晴。上课如恒。

上午 9—10 招刘盼遂来谈。告以（一）评议会无取消研究院意，不必攻击机关。（二）张、孟劬、黄晦闻、二先生，品德高尚，并无来清华之意。曹校长如提其名，亦系偶闻宓言。幸勿攻击及于二先生，致

损二先生清名盛德云云。刘颌之。刘及吴其昌,盖力主以梁长校者,其行事亦有但求成功,不计手段之嫌。呜呼难哉!

10—11 陈寅恪来。

下午 1—2, 3—4 上课。

四时,乘人力车入城。乘电车至西长安街邮电局,代寅恪发电(大连),促梅贻琦回校。即至四如春晚餐。七时,至按院胡同寓宅宿。

十一月四日 星期五

晴。在寓宅读书,并与学淑嬉戏。又电约陈寅恪等赴宴。

晚 8—10 杨宗翰来谈。

十一月五日 星期六

阴。风。上午十一时,鍾令瑜女士率其侄衍钧来。陈寅恪旋亦自清华来。即在宅中设宴,四如春,四元。置酒款待。一时半,各散去。今日之宴,为介绍鍾、陈二人相见。宓曾以其意告陈。鍾则初不知也。

下午读书。

晚,与胡徵谈。徵劝宓专力作小说,以一大部小说传后,而先作短篇入手练习云云。

十一月六日 星期日

晴。星期。上午略读书。陈寅恪夫人及胡牧夫妇来。

下午一时,出。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5—6 与陈寅恪、唐钺散步。陈寅恪言,于女子,喜身瘦而面长之 Intellectual type^①。故于鍾令瑜女士,只以“中等”许之。谓再见亦可,

^① 知识分子类型。

不必求觀云云。宓思婚姻之事，关系重大，乌可滑稽一语，便了终身？如陈君之 Intellectual type 之人，每觉其缺乏道德感情，吾殊痛于心也。

晚，学生云铎、王锡冀、花藻芬^①、张绪宏^② 来谈。

十一月七日 星期一

晴。 上课如恒。

下午 5—7 赴评议会。曹、梁^③ 相斗之局，愈益暴露，而以是日会中所谈者观之，则朱君毅之诱使学生下省写信，实多可疑之点。欲盖弥彰，实不能取信于人也。

7—8 朱君毅来宓室中同晚饭。

8—9 唐得源来。又曾炳钧、张昌圻来，请以其同乡学生被捕新闻代投《大公报》登载。

十一月八日 星期二

晴。 上课如恒。上午 9—10 唐得源来。又杨汝金来。而叶企孙函招，乃于 11—12 往其宅中相见。叶主不助曹，而推梅为校长，以梁为董事长。姑静待之。

是日研究院学生吴其昌等，揭示油印各件，攻讦曹、朱勾通，破坏研究院等情。并来函致评议会申诉。

下午 2—3 乃赴图书馆，以该函交戴转曹，并略谈此事收束办法。

3—4 上课。5—6 朱君毅来，嘱为向陈寅恪疏解，免学生攻之急。

① 花藻芬(1906—)，字翰香，江苏如皋人。清华大学历史系 1931 年毕业。曾任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教员，镇江中学校长。

② 张绪宏(1908—)，河北武清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1933 年毕业。曾服务于北平塔斯社。

③ 指曹云祥、梁启超。

宓即走访寅恪，未遇。

晚7—9 胡牧来。唐钺来。寅恪亦来。宓出王省留别朱君毅函，略为进说。而寅恪怒甚(是日曾向曹发怒一次)，谓非朱或曹去职离校不可。旋各散去。宓即走告朱君毅。

9—10 予已寝。侯厚培又来。午间曹来过。朱君毅来，出所拟《启事》稿，但自洗刷，语意和平，请宓为之润饰文字。未半，而吴其昌来。见朱在，乃改谈《学衡》事。旋去，宓仍为朱润饰完竣，始寝。

十一月九日 星期三

晴。晨8—9 招吴其昌来谈。宓劝其和平。即为梁任公身分名誉计，亦不当有所举动为人藉口。吴谓梁或就董事长。至校长一职，决不就云。宓又劝其毋为已甚，告以朱启事之大意。吴谓激烈和平，均有法对待云云。

10—11 朱君毅来。宓又赴其室中，知朱意忽改，不用昨所撰者，而另撰启事，即刻油印分送并登报，措词坚强。并诋斥吴其昌等。薛天汉、章寅亦在座。宓又切劝一次(劝其仍用昨撰启事)，不听。

下午，上课如恒。

五时，访 Winter，而校长招至其宅中。至，则朱君毅与王省在。又评议员及教授十一二人。王省述写信之经过。朱当众再三询问，王省均力言朱未尝嘱使彼写信。原信纯出彼之手笔，拟引咎退学云云。六时，研究院学生戴家祥到会。以尖刻锐利之词驳诘王省。王省又自承《世界日报》中之宣言，纯出己意，并未受研究院同学胁迫。以一切罪过，尽归己身，引咎不遑云。

七时后，散。朱君毅邀宓及赵学海至小桥食社便宴。毕，9—10 访陈寅恪，而王省适在。戴家祥旋亦至。王省对陈、戴又自承适间会中所言非真，谓朱曾诱彼写信，并曾改信中文字。惟今午3—4 遇朱

校外，立谈于野。朱自言即将身败名裂，失职去位，要王省自承其事，以免朱受祸。故王省自愿担当一切，以脱朱于罪云云。陈、戴当痛责王省之不合理，谓如曹某、朱某，应尽揭其隐，不必为之讳云云。王省意义似动。宓窃观此事，朱受曹命，嗾使王省写信，事诚有之。惟未必如彼方所传之甚。而吴其昌等利用此机，力肆攻击，又强迫王省各种行事，亦大非是。寅恪但以摧恶助贤自豪，而意气感情，实嫌纵恣，非其平日冷静之态。宓处此局中，虽无直接关系，但感（一）世局之繁复，人情之险诈。（二）意气感情之易致鸱张。真正之道学克己工夫，见之实行者，殊不易得也。

晚，接黄中定（上海）来电文云：“闻内子病，恐缺校课，即日北返。中定。”即以原电转送当事人处理云。

十一月十日 星期四

晴。风。 上课如恒。

下午4—7赴教授会议。研究院学生散发戴家祥所撰昨夕校长宅中会谈纪录。王省又致函教授会，言前者所作之函，非出本心，乃由朱君毅所指使。又昨日在校长宅中为朱洗刷之言，亦本于朱之所要求云云。此函当场宣读。此函未到以前，陈寅恪曾演说，言阴谋既破，今要求校长及朱君毅速即辞职云云。朱君毅亦作极犀利流畅之演说，言昨日校长宅中之会，王省已明白供认朱丝毫无嫌疑。经诸评议员及教授当场证明。今后不再问此事云云。众讨论久之。宓报告昨晚在寅恪宅中闻王省所谈之语。谓王省一再反复，其言殊难为据。调查追究，实不易行云云。此会卒无结果而散。陆懋德谓此局急宜调解，长此争持，两败俱伤。曹既去职，梁亦不得长校。当局必委奉派之人为校长。而教育部且谋收管清华学校。故前途殊于本校及诸教职员不利云云。此实中肯之论也。

晚7—9,研究院学生姚名达、储皖峰^①来,谈。并借阅全部《学衡》去。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五

晴。大风。晨入浴。是日放假。

上午9—11朱君毅招,至其室中。盖朱精神痛苦萎顿,卧床未起。与谏谈现处之境及此事关系。双目红肿,泪随声下。盖校长已示意令其辞职,谓此局正如去年春之王祖廉等,非牺牲此君,不足以平息风潮云云。顾朱又自言为无事受累。在他人观之,则此案情形正如民国二年宋教仁之死。曹校长为袁项城、朱为赵秉钧、洪述祖。王省为应夔丞、武世英。至个中实在情形,终不易明。宓见朱情形,甚悯之。然彼终不以毛女士事为己之咎,毫无自悔自责之言。宓谓若论及毛女士公案,则宓之受苦吃亏,实理所应当者矣。

下午读书。花藻芬来。叶企孙来。

晚,作函致毛彦文,报告朱君毅事。并以各种文件附寄备阅。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六

晴。晨七时半,入城。约十时,抵按院胡同寓宅。乃知学文昨又跌伤甚重。鼻间血痕二道,横列而平行。一在两目之间,一在鼻梁上下等分之处。宓见状至为痛苦,虽未斥责心一,知留此必由痛愤而致诟争,遂决幡然避去。乃(一)发函汪煦臣,命其明日正午勿来此(为抄写碧柳诗稿事)。(二)检取应带之书物。(三)以五元付心一,更增其零用之资。即离寓宅,至姑母宅中,略为诉说。11—12至四

^① 储皖峰,字逸童,安徽潜山人。清华学校研究院1928年毕业。后任北平辅仁大学副教授。

川营延安郡馆，访杜丕功（斌臣）晤谈。觅王正基，未得。归姑母宅中，午饭，进面食。本拟访顾泰来探询校事，又久欲谒黄节先生，均以心绪不佳而罢。

下午二时后，即出。乘电车人力车径回校。

拟作诗，仅得断句，如下。

更无事业资兴（勤）奋，剩有文章慰影形。

晚 7—8 陈寅恪招往。谈次，知曹校长即将去职。现正进行举荐梅贻琦以教务长暂代理校长，以求迅速解决，藉免觊觎而安校内之人心。已由寅恪函梁任公转荐梅于外交总长王荫泰。如梁尚犹豫，则拟使宓赴津面谒梁劝说云云。近顷之事，寅恪乃成为发纵指示之中心人物云。

读李笠翁《十种曲》。友朋之评此书者，洪深曰布局巧妙。陈寅恪曰造意新奇。二评皆当。其词笔亦轻清流利，逸趣横生。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日

阴。昨夜及今日均大风，黄云黯黯，尘霾昼昏。 星期。在校候王正基、胡先骕终日，而均未来。

晨朱君毅来。下午 3—4 浦江清来谈。又叶企孙来。外此则长日读书，郁苦殊甚。以昨学文受创事，殊不满于心一，愈思愈增悒悒。旧恨新愁，一时都集。兼之其他各事，无不使宓失望侘傺，故作诗一首，未成。

是日下午，诸知交均不在校，游谈无地。彼愚而诈之校役，似若亦来讥笑我者，曷胜愤悒之至。

夕，侯厚培来。

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一

晴，甚暖。 晨 8—9 上课。

奉父十月二十三日谕,知尚在西安,未起程。亦差幸也。

下午一时,胡先骕来。宓邀至小桥食社便餐(2.00)。次导访陈寅恪,谈东方语言统系。寅恪谓非通梵、藏等文,不能明中国文字之源流音义,不能读《尔雅》及《说文》云。次导访叶企孙,未遇。游观校中各处。3—6在宓室中叙谈。而刘崇乐、叶企孙、刘咸、戴立生来访胡,均入座同谈。多谈生物学及第四中山大学情形。六时,胡先骕别去。

始吾望胡之来,以为《学衡》社友,多年睽隔,今兹重叙,志同道合,必可于事业有裨。乃结果大失所望。盖胡先骕不惟谓(一)专心生物学,不能多作文。(二)胡适对我(胡)颇好,等等。且谓(三)《学衡》缺点太多,且成为抱残守缺,为新式讲国学者所不喜。业已玷污,无可补救。(四)今可改在南京出版,由柳、汤^①、王易^②三人主编。(五)但须先将现有之《学衡》停办,完全另行改组。丝毫不用《学衡》旧名义,前后渺不相涉,以期焕然一新。而免新者为旧者所带坏云云。宓当答以(1)《学衡》内容不精,诸多未善之处,宓久稔知。然其故乃由诸社友不肯作稿。非宓独有主张,拒而不登,专取劣下之文章也。(2)今能在南京组织出版,最佳。宓得卸仔肩,公私两幸。前此疑为无人过问,岂宓有把持之心?今当尅日以各种事务文件,移交柳公等。后此宓当按期作文寄稿,尽社员之责。(3)宓与中华及大东等交涉,业已水尽山穷。六十期以后,断不能续出。故今无须停办,业已自停自绝。南京方面,可即由六十一期续办。改良内容,仍存名义,似较妥善云云。胡先骕谓此断不可。《学衡》名已玷污,断不可用。今之改组,决不可有仍旧

① 指柳诒徵、汤用彤。

② 王易(1889—),字晓湘,江西南昌人。北京大学毕业。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南昌心远大学教授,江西教育厅第一科科长,中央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教授。

贯之心，而宜完全另出一新杂志。至于原有之《学衡》，公（指宓）所经营者，即使可以续出，亦当设法停止云云。宓遂言止于此，改谈他事。而中心至为痛伤。夫宓维持《学衡》之种种愚诚苦心，以梅、胡诸基本社友，乃亦丝毫不见谅。宓苟有罪，罪在无功。交涉失败，续办难成，此宓之罪。至若其他种种，悉为宓咎，夫岂可者？人之责宓把持者，何不代宓分劳？何不寄稿？何不垫款？又何至以《学衡》之名义为奇耻大辱，避之惟恐不遑。（偶谈及印学衡社丛书事，胡君谓书可印，单本各名，而断不可冠以学衡社等字，亦不必作为丛书。）社外阻难，宓所不恤，社内攻诋，至于如此。同室操戈，从旁破坏，今世成风，岂《学衡》社友之贤者亦不免此。且即以事论，停办之局已成，破坏尤不费力。但改组出版，未必能成耳。吾但馨香祝其能成，且决当力助，毫无意气之私，惟求志业有裨，至于何日可以出版，内容若何进步，则责在诸君子矣。夫《学衡》之局，已成弩末。始谓琴碎弦绝，尚留馀思，可供凭吊回环。以今观之，并此而不吾许矣。兼以近今诸情事，宓益深悲痛。呜呼，天实鉴之。宓之本心，实欲植立中心，取得一贯之精神及信仰，而成为光明端正，内质诚而外活泼之人物。所模仿者，为安诺德，为白璧德，为葛德，为曾文正。今乃以种种之驱迫：（一）外界之阻难；（二）世人对宓等之冷落；（三）同志之萧条及离异；殆将逼宓走入旁路，困守一隅。只务成己，不敢立人。只求自喻，难期人谅。谢绝交际，避去世缘，退心冥思，专务著作小说及诗，以自写其经验，鸣其悲思也乎？是所成者，殆为 Gray^①，Byron，Shelley^②，Thackeray，“Obermann”^③，

① Thomas Gray 托马斯·格雷(1716—1771)，英国诗人。

② Percy Bysshe Shelley 珀西·比希·雪莱(1792—1822)，英国诗人。

③ “Obermann”(欧勃曼)，1804年出版的一部法国小说。小说采用书信体，描述作者在法国和瑞士森林中的漫游与深思，反映作者不断追求的精神以及理想不得实现的痛苦等。

(Sénancour)^①一流。此岂窈之初愿哉？旁皇歧路，预思来日，忧思谁知，弥觉孤凄也已。

晚7—8胡牧来。8—10访Winter谈。

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二

阴。大风，震撼屋壁。下午3—4上课。

王善伦函报，本年农团股款必得利125元。必请其即代汇缪凤林，以偿黄学勤之债。必上半年所借者也。

晚，7—8访陈寅恪。知校事日内当有部令解决。

夜中风更大，冷月满院，如昼。必忧念种种，不能成寐，遂失眠。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三

晴。大风，至夕乃止。上课如恒。

下午4—6访Winter，导观美术教室，并以名画映壁间，为讲该机器之用法。

晚7—8又9—10，两访陈寅恪。知校事仍未发表，而暗斗日烈。校长为固位计，运动张学良为奥援，诬研究院学生为乱党。而研究院学生，则分谒外交及教育总长，诉说种种，将成为内应外合之局，黜校长职，并查办云。必闻之悚然。盖人心机诈横暴，于今为极。凡事每越出本题，以全力外援，为辛辣凶惨之报复斗争。校事尚其小者。我辈处此时世，如麟与蛇居，如羊在虎群，真觉栗栗自危，可无忧生之嗟哉？

下午，黄中定来。晚，郝更生来。

^① Sénancour，法国小说家。Étienne Pivert de Sénancour 瑟南古(1770—1846)，“Obermann”《欧勃曼》的作者。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四

晨8—9上课,下午1—2上课,如恒。晴。

下午,接中华十一月十日复函。谓《学衡》五十九、六十期,虽令出版部赶印,而因应印之书甚多,何日出版,殊不能预定云云。又接汤用彤函,谓暑中南京同人本以文学学院院长推宓(冤哉,宓实不知),而宓不惟不来,且又函景昌极云云。该函为同人传观,致深怪宓之不情云云。又奉张尔田先生函,预作《终制》(遗嘱)一篇寄示,读之悲哽。

以上诸函,已使宓异常难过。而晚7—8胡牧来,出示胡徵致牧函,谓拟即赴沪,入音乐学院肄业云云。徵去则吾之室家将何以处?居京则孤危。移至清华,则虑心一诸事不能理,与宓争吵,为人所笑,致宓心乱,不能用功作事。处此两难,何以为计?彼胡徵自来往,既不稍为宓谋,而心一无知,不能自立,不能为宓助,只为宓累,只增宓苦。至若父携眷偏不早来旬日,致被隔阻。碧柳言外出依我,在此急难之时,适不在此。宓平生之所经营,苦心之所擘划,全归水泡,只留患害。呜呼难哉!

下午4—6赴评议会(51)。校长又欲鼓动学生,要求(一)提前出洋。(二)免收学费。重翻前案,惟恐校之不乱。哀哉!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五

晴。晨八时入城,至西单牌楼四如春早餐。10—11谒黄节先生于高井胡同宅。次至姑母宅,并在其宅中午饭。幸得君衍兄介绍宣武门外大街(二百十号)韩城会馆内院出租,即偕同往观。并晤馆中所住之韩城人同乡张伯杰(泊洁)。其衔名如下(一)《黄舆日报》总经理。(二)民奥通信社社长。(三)《警钟晚报》总经理。内院房颇整洁。宓即托君衍兄全权交涉。租定之日,即移家迁入。俾与陈宅邻

近,可常得姑母等之照应。

下午,归按院胡同寓宅。与胡微谈,知其赴沪主因,为惧同学共产党被捕者之诬扳入罪,而行期甚迫促。

三时半出,再至姑母家,晤君衍兄,托其租房事从速进行,俾可早日移家。次乘电车至北新桥东新太仓胡同内路东六十一号晤汪锡焜(煦臣)。本京旗籍,在家为蒙师。宓以碧柳诗稿全部交其抄写,每千字给费二角。周旋许久,乃复乘电车返。

六时半,至四如春,而心一、学淑、胡微均已至,乃进酒食(2.00)。八时,归按院胡同寓宅,宿。

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六

半阴晴。上午9—11访杨宗翰于其宅,谈。次赴东堂子胡同薛桂轮宅,招午餐。客为陈宏振、瞿国眷等。陈宏振述协和贸易公司总经理祁暄生平行事,谓可入小说。

三时半,别出。乘电车至西直门,改乘人力车回校。六时抵。

晚8—10访陈寅恪谈。

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日

阴。大风。星期。在校读书。又写信多封。其一致黄华,拟以鍾令瑜女士介绍与黄为友为妻。请黄即来京一行。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晴。上课如恒。下午2—4赴西洋文学系会议。

4—6由Winter邀赴其宅中吃茶用点,六时归来。途次自思,近顷必因事业沮败,友朋离散,甚感孤郁,异常困苦。今者自救之法,应效法 Goethe,将旧业悉行搁置,不问不思,而凭空另辟新途径。另读

一种之书，另做一种之事，另交一种之友；庶可气象一新，精神振起。否则途穷路断，牢笼羁牵，摆脱不得，损耗身体精神实甚。譬之写字，一张既已写坏，愈看愈增懊恼；不如另取一张新纸，振笔疾书，尚可自乐也。乃归至室中，得读中华书局十一月十五日来函。谓（一）决照十月十三日宓函所提条件。（年出六期，给津贴六百元。馀仍旧。）续办《学衡》一年。请速寄稿。至（二）59期日内即出版，60期则稍缓云云。当时喜出望外，细阅近一年来与中华交涉之函，前此所议条件，其中实有较今兹之条件为胜者，宓不当机立断，早日成交，致令终局吃亏。此宓办事欠机敏处。惟此条件系宓所提出，而中华既允行，则在宓无论感想如何，只有遵照续办。况既可续办而畏难卸责，则对于《学衡》实为未尽心力，良心责备难逃。故今惟当努力进行续办之事，一切不复审计，方合“行而无著”之义。

晚7—8胡牧来。牧去后，宓即（一）函中华声明如议续办。而昨晚及今晨所发致中华及梁任公之函，但请速将59、60期出版，以作结束者，实由未知实情，应作无效云云。天下事往往如是凑巧，而其苦我实甚。（二）函上梁任公，意同。（三）函奉天缪、景、刘等及南京柳、汤等诸社员，报告续办立约，索文稿。又言下年应给中华津贴凡600元。宓愿独力捐垫，倘诸公有顾念宓之处境艰难而自愿捐助者，则殊为感幸云云。（四）函碧柳，即单身来京，命邓绍勤随后送眷，住京助宓同办《学衡》，并印诗稿。家人生计，宓愿代负责云云。

是晚因筹虑此事，用心过度，又精神兴奋，致中夜不能成寐云。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晴。上课如恒。

晚浦江清来。又梅贻琦来。因同居杜君遽归，未及多谈。两人同居一室，殊多不便。兼之杜君长日吸纸烟，致室中烟气氤氲（冬日

窗户均纸糊严闭)。此为宓生平所最痛恨者,不快殊甚。而校役吴延增亦吸草烟,常带烟味。又室中生大小火炉三具,终日添煤出灰,铁铲磨击,其声久作,使宓牙根疼痛,时多激扰。殊无静境长暇,可以恣意所适,读书作文也。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阴。上课如恒。上午9—10胡微来,谓定于今晚离京南下。韩城会馆之房尚未办妥,渠往见君衍,殊受冷淡之遭云云。又向宓索款十五元,宓即与之。宓无他法,决自入城一行。下午,胡牧来,托带款交微。

二时半,乘人力车电车入城。径至姑母家,谒君衍兄,托其速交涉韩城会馆房事。

四时半,归按院胡同寓宅。晤胡微,以款付之。

晚饭后(一)召雷宅房东之管事人孟仆来,携带房折。又邀住居前院之罗生来,由胡微同宓当面交代,说明房租无欠。前院与我家无干等情。(二)召杨仆来,说明半月之后,包饭已付之费满期,杨仆自愿辞去等情。(三)胡微以各项账簿交宓。并将馀款十二元馀亦同交出。微自言此次落入圈套,致受其挟制,在京不能安身。且以此之故,半年来对其兄牧等,有种种不正当之行为(即前此宓日记中所载之事)。再留,必致身败名裂,故径幡然去之云云。

八时,微携行李,乘人力车去。宓及心一送于门次,颇觉凄然。九时后,君衍兄电告:(一)韩城会馆房索月租二十五元。(二)须预交所谓“两份半”之租金。(三)一时不能即腾开。(四)墙外小巷中,有官厕。须注意云云。宓与心一细商,决即仍住按院胡同今宅,以待父之来。杨仆去后,改添女仆一人,如心一意。而移居之说,即作罢论云云。呜呼,世务艰难,人情冷漠,虽虑室家孤危,而束手无策,只可安居以待天命而已。

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晴。晨 9—10 访君衍兄，告以决住旧宅，暂不迁动之意。即乘电车人力车回校。是日缺课一小时，不得已也。

下午上课如恒。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阴。大风。上午读书。

下午及晚，整理《中国文化史》稿，备登《学衡》61 期。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阴。大风。仍续整理《中国文化史》稿，至夕而毕。

晚 7—8 访陈寅恪谈。9—10 张荫麟来谈。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阴。大风。星期。晨入浴。昨赴医院，以左耳后瘰疾愈蔓延。梅医士贻琳。给以黄色药膏。日敷二三次，颇见效。至颈际及耳边淋巴腺之肿胀，医谓系初期肺结核 T.B. 之征候，但亦不要紧云云。

上午赴图书馆查书。下午读书，写信。

晚，7—8 访陈寅恪谈。

是日下午中华寄到《学衡》59 期样本。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晴。上课如恒。

是日整理碧柳旧函中散见之诗，汇而编之，备均录入诗稿。

《学衡》59 期，望之已久。乃寄到后，翻阅一过，排版错误之处甚

多。而且体例随意改变,次序淆乱,令人意兴索然。而宓编辑缮录,务求精工,字必楷书,不惜时力。种种苦心,悉属空耗,尤令宓悲感自伤矣。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阴。 上课如恒。

上午赴图书馆楼下小室中读书。而同室之吴可读君英人。又用打字机作讲义,致宓亦不能静居也。

夕 5—7 李济来。叶企孙来。

奉父片谕,命汇款 \$ 50 至常州东门,天宁寺东首,广裕顺号转交李全福收。想系拨汇取用。宓即遵汇云。

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三

阴。 上课如恒。

晚 7—8 访 Winter 谈。

谢冰心女士在工字厅演讲,初拟往听,继因人多,座为之塞,乃止未往。

十二月一日 星期五

阴。大风。 上课如恒。

下午 4—7 赴评议会,议决高三级准予明年夏一同出洋。

晚 8—11 赴西洋文学系俱乐会于一院 100 教室。有 Winter 以幻灯影片演讲《西洋美术史略》,又进茶点。学生梁方仲^① 询《西征杂诗》甚详。

^① 梁方仲(1908—1970),广东番禺人。清华大学经济系1930年毕业,入清华大学研究院。1933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6年为副研究员。1937年赴日、美、英等国考察。1942年升研究员。1944至1947年被聘为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员。1948年代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1949年任岭南大学经济系教授,1952年改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十二月二日 星期五

阴。晨八时入城。九时半，至西单牌楼四如春早餐。次至西长安街邮局汇款与李全福。次至王府井大街万国储蓄会交殊妹等存款。次至东直门内新太仓胡同汪锡焜宅，携去碧柳诗零稿，交汪写入集中。

下午一时，乘电车归按院胡同寓宅。心一言前院居住之学生罗君等，欲续用杨仆包饭，作为彼等与我家合庖者。杨仆亦愿续业。宓夫妇亦首肯。遂拟定用费分配简表，授杨仆交罗君等核计。晚八时即寝。

下午3—4偕心一、学淑步行访鍾令瑜女士于保安寺宅，未遇。归途遇胡牧夫人。

十二月三日 星期六

昨夜雪，是日犹未止。上午十时，偕心一、学淑至西单牌楼肆中购礼物，携之。同至姑母宅中，祝之颖弟寿，而颖避居于外。在姑母家午饭。下午与颢弈。

三时，偕心一、学淑再至西单牌楼购物，即归寓宅。过午雪止。

夕，因罗君同意昨晚所拟办法，遂面见罗君。决定合用杨仆包饭之事。计宓寓中用费，每月付出常款，约五十元。再加零用，宓月付心一七十元，不足另补云。

晚七时即寝。

十二月四日 星期日

阴。星期。上午九时半，乘电车人力车回校。城外弥外皆雪，颇忆西征途中情况矣。缪、景^①来函，各愿捐《学衡》社津贴中华款

^① 指缪凤林、景昌极。

每期各十元,二人合共一百二十元。

李濂镗、缪钺来函,慰藉甚至。

下午,叶企孙来。知外交部昨有部令到校,派朱鹤翔等三员来查办彼案云云。

晚 7—8 访陈寅恪。

9—10 唐得源来,托函《大公报》拟代编《教育副刊》。

十二月五日 星期一

阴。风。 上课如恒。前日在城中函张季鸾,谓以季鸾之政治,与宓之文学,若同编撰一报,则珠联璧合,声光诃可限量。而乃为境所限,不能合作,各人所经营之事业,均留缺憾。宁不可伤也乎?是日上午。又草拟《大公报·文学副刊》编撰计划书,寄季鸾。自荐为主持编撰《文学副刊》,不取薪金,但需公费。不为图利,但行其志。且观结果如何,能不负宓之热心否耳。

夕赵万里来,知外交部委员三人,今日已来校。将校长、研究院学生及王省,分别传见查询。至朱君毅则避匿云。

晚,访陈寅恪,未遇。

十二月六日 星期二

晴。 上课如恒。

夕接张季鸾复函,谓《大公报》各项原可如意改良。宓等如能竭力相助,极为欢迎云云。宓现决经营《文学副刊》,拟日内赴津面商一切。4—6 访陈寅恪,亦极赞成宓主编《文学副刊》,谓此机不可失,并自言愿助宓云云。

十二月七日 星期三

晴。 上课如恒。

下午侯厚培来。再接张季鸾快信，促宓星期五赴津面商一切。决即前往。

晚，7—9 访 Winter，饮我以酒。宓以《文学副刊》事告 Winter，Winter 欣允竭力相助云。

又函景昌极，拟约其来此助宓办《文学副刊》云。

十二月八日 星期四

晴。 上课如恒。

上午草拟《办理〈大公报·文学副刊〉待商决之各问题》，备携至津与季鸾等商定。

下午 3—4 课未上，教授会亦未赴。而于二时后入城。4—5 至姑母家，与君衍兄谈。五时归按院胡同寓宅，晚饭，并宿焉（晚七时半即寝）。昨以《西征杂诗》一册，手加英文评译，赠梁方仲云。

十二月九日 星期五

晴。 晨七时许，出。至东车站，乘 8:25 A.M. 特别快车（\$ 2.50）赴天津。

十一时，抵天津老车站。先在车站附近之清真羊肉馆内草草午餐，即至四面钟大公报馆。坐待久之，张季鸾始起。又介见胡政之（霖）^① 商谈编撰《文学副刊》事。

^① 胡政之（1883—1949），名霖，字政之，四川成都人。安徽高等学堂毕业，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律。1912 年参加上海《大共和日报》工作。1916 年被王祝三聘为《大公报》总经理兼总编辑。1920 年任《新社会报》总编辑。1921 年创办国闻通讯社，任社长。1926 年与吴鼎昌、张季鸾合作接办《大公报》，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曾任第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以无党派代表参加中国政治协商会议。1949 年病逝于上海。

下午2—4 谒梁任公于意租界西马路25号宅。(乘电车至法国桥下,步行,不远即至。)宓述寅恪意。请梁用力,俾速易校长。梁允即函吴贯因言于外长。宓又与谢国桢^①谈。

五时归大公报馆,续谈所商之事。卒定结果如下:(一)宓之职务为《大公报》编撰每星期之《文学副刊》,兼为《国闻周报》撰译长篇文章,每月至少一篇。(二)《大公报》月给宓酬金二百元。系包办性质,凡特约或投稿人之酬金,及购书邮寄各费,均由此二百元中取给。归宓担负。又议决办法如下。(三)由宓月以百元,转聘景昌极,住清华助宓编撰。其《文学副刊》之通论及《国闻周报》中之长篇文章,景所作者,亦可充替宓所担负之篇数。此外谈话甚多,不悉记。

7—8 张、胡二君邀宓至菜根香酒馆便餐。毕,送宓至北洋饭店二楼25号室居住(\$2.75由《大公报》付账)。二君去后,宓作函致景昌极,询其意向。极盼其能来京相助。

9—10 至大公报馆,与张、胡二君言别。以景函交其代发。又晤张警吾、张立卿等。归至北洋饭店25室,读新月书店寄赠各书。汽管热甚,久久始寝。喉哑神倦,诚所谓自寻苦恼、自增牵累也。

十二月十日 星期六

晴。晨八时,出北洋饭店,至大公报馆,留片言辞。即至老车站,乘9:15A.M.特别快车回北京。

① 谢国桢(1901—1982),号刚主,河南安阳人。192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研究院,随梁启超去天津,任家庭教师。次年至南开中学任教,后至北京图书馆任编纂。1937年曾赴长沙临时大学图书馆任职。1938年回北平,任大中银行笔札。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大中银行任职,并为开明书店编写稿件。1948年秋,至云南大学讲学。1949年至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1957年调历史研究所工作。

十二时抵前门车站。乘电车至西单牌楼四如春午餐，即归按院胡同寓宅。

二时，偕心一、学淑步行访鍾令瑜女士于保安寺宅，未遇。乃访胡牧夫妇于西铁匠胡同宅，又与瞿国眷晤谈。四时，步行归。途中再访鍾令瑜女士，遇之。约定鍾女士不日偕其一婢三侄，移来按院胡同宓宅中同住。心一等藉得伴侣，而免孤危。

五时，归按院胡同寓宅。晚饭后，七时即寝。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日

晴。 星期。上午九时偕心一、学淑、学文等，先后至姑母家，拜君衍兄寿。10—11 宓步行至铁门 74 号胡宅，访胡先骕，以黄节所书诗幅及《曾刚父诗集》赠之。遇娇滴滴意盈盈之女子于门，疑为胡君之新夫人。胡君外出，宓仍归姑母宅。午饭后，与颢、颢奔。

下午三时后，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访陈寅恪，未遇。晚 7—8 再访陈寅恪，遇之。又访梅贻琦，未遇。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一

晴。 上课如恒。

下午 2—4 赴西洋文学系委员会。

4—6 在 Winter 室中茶叙。是日外交部委员三人，二次来校查案。五时顷，欲见宓，派校役四出找宓。至 Winter 室中，共来二三次。宓托言不在此间，不往见。甚矣，此间荆棘风波之多也。

晚饭时，李济来。

晚 7—8 访陈寅恪，并晤戴家祥。

8—10 访梅贻琦，谈校中大局及高三级学生出洋事。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二

晴。 上课如恒。上午撰《〈大公报·文学副刊〉之宗旨及体例》一文。

下午 2—3 访戴超于图书馆，询外交部委员查办情形。戴主张校长易人后，仍维持教授治校之制度。

夕接碧柳长函，即复一函。促其速来京，留邓绍勤随后送眷。又重托其介绍李凤运女士现在成都大学肄业。与童锡祥为妻，务期必成，以了宓多年之私愿云。

晚 7—9 访陈寅恪。又晤梅贻琦，谈校事。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三

晴。风。 上课如恒。

下午接景昌极复函，以身弱多病为辞，不愿来京任编撰《文学副刊》事。此与一二月前，其自愿特备资斧，来京读书之说，适成矛盾。甚矣，师友朋辈之不肯合作，而人之各顾其私也。宓生平以热诚牺牲自矢，而卒不能感人些须。失望痛苦，匪言可喻矣。

晚 5—8，假座西院 12 号赵万里宅，宴赵万里、浦江清、张荫麟（售品公社 \$4.00），谈《大公报·文学副刊》事。拟景昌极不来时，则每月以 \$40（共一百二十元）给三君为酬庸，俾共合力，助宓以办此副刊。三君皆欣诺之。

晚 8—9 唐得源来。

夕 4—5 访钱稻孙，请问某书中日本作者之名氏等。蒙指示甚详。

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四

阴。风。 上课如恒。上午编抄稿件。

下午 4—7 赴评议会。

晚访陈寅恪，又访浦江清。与浦及王庸谈至十时半始归。

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五

阴。大风。 上午读书。下午编稿。

仲侯书来，知与湘如已抵榆林。以《泾阳吴生诗集》寄之阅看。

晚访 Winter，谈时许。

是日胡先骕在京结婚（续弦），未赴。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六

晴。 日来甚寒。 晨八时入城，至按院胡同寓宅，通电话于各处。

10—12 至皮库胡同庆升公寓访姜忠奎，新归至京。12—3 在西安街长安春酒馆，请姜忠奎、杨宗翰宴叙（4.00）。诸君皆甚赞成宓任《大公报·文学副刊》事。

下午 3—4 至中央公园，晤陈宏振，欲托宓介绍至东北任教席。

四时，归按院胡同寓宅。与妻儿等盘桓。

晚，拟具《文学副刊》排版形式体例，及办事细则等。九时寝。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日

晴。大风。寒甚。 星期。上午十时，至东单船板胡同内钓饵胡同 24 号国闻通信社（胡宅）访胡霖，政之。谈《文学副刊》排版等事。

胡谓此后指定何心冷与宓接洽。又谓周作人^①等拟投稿云云。
11—12 谒黄节先生于高井胡同宅,取得《晦闻丁卯诗》稿。

12—1 赴琉璃厂商务印书馆购自来水笔等。次至西单牌楼四如春饭馆午餐。毕,在亚北为学淑购糕点。又至庆升公寓访姜忠奎,取所写《文学副刊》标签,兼晤张正仁。即归按院胡同寓宅。2—3 在宅盘桓。三时出,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晚,约浦江清来谈。倦甚,早寝。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一

晴。上课如恒。上午撰稿。

下午1—3 桥川时雄来,赠宓日本糕点。宓导访陈寅恪,又邀至售品公社进浆点。3—4 与 Jameson 谈。

晚7—8 访 Winter 谈。8—10 在图书馆阅书报。

叔巍复函,自叙心情,云拟阴历年底来京。

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二

晴。上课如恒。上午浦、赵二君来。宓编理《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一期稿件,于正午发出。

下午4—5 梁敬钊^②来。

昨以百元汇呈爹爹大人,本年共汇呈500元。

① 周作人(1884—1968),原名櫟寿,字启明,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兄周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五四运动时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并进行新文学写作。三十年代,与林语堂等创办《语丝》周刊,主编《骆驼草》。抗战时期,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抗战胜利后,以曾任伪职被捕。1949年1月出狱,从事翻译工作。

② 梁敬钊(1905—),字康成,福建闽侯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29年毕业。

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晴。 上课如恒。

下午 3—4 钱稻孙来谈。

夕接张季鸾十八日快函，言景君既不来，《周报》事可作罢。《文学副刊》经费，兹定为每月 \$ 150 元云云。读之颇气愤，以景君居奉居京，与大公报社无关。既系包办，必如何支配款项，大公报社何得干涉？况订约甫旬日，必且极力从事，一再寄稿，何遽毁约而核减经费，实令人愤恨短气。当即草一复函，责其毁约。谓此事可不办，办则经费不能减少云云。

晚访陈寅恪，从其所劝，即晚电请君衍兄以长途电话达季鸾，谓明日到津面谈。广告请勿登出云云。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晴。 晨未及七时即起，乘人力车入城。乘电车至前门东车站，即乘 9:10 A. M. 之京济通车(2.80)赴天津。

十二时抵。访张季鸾于大公报馆，未在。乃在对过之德义楼进西餐(丁巳年七月，曾共麦佐衡^①、关颂韬^②餐于此)。

待至三时，张季鸾来。必以昨所拟复函示之，并面述种种意思。彼谓系必误会，力为解释。但经费则仍为 \$ 150，不能增加。《国闻周报》每月一篇文(必或景撰)则取消云。旋同至大公报馆。季

① 麦佐衡(1895—)，字孟伊，广东南海人。清华学校 1917 年毕业留美，芝加哥大学硕士，习银行学。后任中国信托公司总经理。

② 关颂韬(1896—)，字亦昭，广东番禺人。清华学校 1918 年毕业留美，芝加哥大学科学学士，拉什医学院医学博士。回国后，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外科副教授、教授，北平协和医院外科医师。

鸾拟广告，宓为足成之，当晚即登出。另粘存。宓告季鸾，谓此事容再考虑，愿办与否，于一二日内函达云云。又见何心冷等，且议排版形式。

六时，进面食。即出。至老车站。时 6:30p.m. 之京济通车，即将开行。急购票登车，即行。与二山东人同车室，甚和蔼，顾所谈则从军经商狎妓事。十时将半，抵京。即乘人力车归按院胡同寓宅宿。时已十一时一刻矣。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晴。大风。上午 10—11 访杨宗翰，与谈《大公报》事。从杨劝，归按院胡同寓宅，即作函，致张季鸾，以为身分之表示。函当日寄津。函稿录左。

季鸾兄鉴：此次《文学副刊》创始，当面商定办法。每月以二百元包办，加撰《国闻周报》文一篇，由宓或景君撰作。旬日以来，宓方热心从事，而贵报社忽修改原约，使宓精神大受打击，兴趣顿减。昨面谈，承兄详细解释种种理由，宓虽无误会，然终引为遗憾。归途细思，益觉惘惘。惟事已至此，此三月中，无论如何，自应勉为其难。虽至耗神垫款，亦所不恤。但三个月后，仍请照旧办法，否则宓之精神及经济均不能支持。昨约即日函达鄙意，故此声明。即祈 鉴察。此请日安。

宓以心中不快，故即冒大风回校（人力车，给四角）。而校役不在，室无炉火，觅之始回。

6—7 访陈寅恪，偕访叶企孙。叶请陪杨肇燠等宴。又闲谈。十时半，始归寝。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晴。晨，招张荫麟来。告以赴津之事，仍求其协助。

是日终日在图书馆杂志室中，阅览《语丝》等各种杂志，心殊郁郁。

晚 8—9 访陈寅恪。陈始谓愿力助宓办此事，而今则谓此事毫无希望，宓徒自苦。故亦不愿助宓云云。又谓宓此事初办之日，已成山穷水尽之形势。景既不来。赵、浦等又不肯出力协作，且性气骄傲，不受指挥。纵尽分宓所得经费以为酬金，亦难满其意。故宓所处之境至难。两方受厄，内外离心。恐此三月，亦不能支持云云。宓自思一生命薄，每处艰遇。经营诸事，孤立无援，至可悲伤。惟事已至此，只有发奋为之，辛苦支持。必使不失信，不中断，至于内容之如何，则视时间精力之所能到之地步而已。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阴。下午微雪。星期。是日为耶稣圣诞节，本年更无乐趣。终日在室中撰作《文学与人生》一文。勉强为之，殊无精采。颇悔当日不应议办《文学副刊》之事，今则欲罢不能。

下午 2—3 杨肇獫来。5—6 朱定山来。

接谈晋卿来函(江苏、武进、东门外、广裕顺南货店，其戚李全福转交)知父命汇去之 \$ 50(十二月二日)已收到云。

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阴。上课如恒。

午接张季鸾复函。略谓裁减经费，至不得已。三个月后，准如来函办理。请恢复兴趣，努力为之云云。至排版形式，又有改动。不能悉如原定计划。是日一日中，致季鸾函三封，均关于此事云。

午赵万里来。晚浦江清、王庸来。王庸对于编《副刊》事,愿从旁赞助,而不加入团体云。

夕4—6赴新生指导委员会于工字厅。

晚七时,访钱稻孙,托译件。

晚雪。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阴。晨雪止,大风。上课如恒。

晚,6—9宴赵万里、张荫麟、浦江清、王庸于西院十二号赵万里宅(5.00),谈《文学副刊》事。并将图书馆重要之中西杂志数十种,开成一单。由宓及浦、张、王、赵诸君分任按期阅览之事,以多得材料而求无遗漏云。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晴。上午读书。下午上课如恒。

夕,《大公报》馆寄来第一期《文学副刊》^①排版底样,宓即时校对完妥,并于晚间将《文学副刊》第二期全稿编就,于明晨一同寄交季鸾收。嗣后字数与篇幅之关系有定,计算极易。则排版形式,如今之底样便合,毋须改动矣。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晴。风。上课如恒。

① 《大公报·文学副刊》,每星期一出版。自1928年1月2日至1934年1月1日,共出300期,除作者游学欧洲时期(1930年8月初至1931年9月底)托浦江清看代理外,均由作者主编。其中作者所撰文甚多。

下午 3—4 章寅来,出示某生致彼匿名函,晋为当局走狗,警告其末日已至。函外书“研究院吴臧”。宓慰之,劝其不必计较。3—4 课未上。访 Winter,商入城事。

四时,附坐杜光祖、南归。沈镇南^①之汽车入城。至护国寺,另乘人力车,至按院胡同寓宅,则鍾令瑜女士已率其侄衍钧移来寓宅居住。

六时,乘电车至崇文门内德国饭店(Hotel de Nord)赴文友会聚餐并演讲会。餐费二元,由 Winter 代付,作为邀请。演讲则系本校同事 Jameson 君讲 The Significance or Importance of the 13th Century in European Literature^②。当场宓抄有笔记,过后撰成一篇,登载《大公报·文学副刊》之第二期一月九日。(另存)。宓复参加讨论。席间与英人贝乃特子仁,住英国公使馆。副领事衔。(E. S. Bennett)交识(前此屡晤,而未交谈),邀宓及杨宗翰至其宅中茶叙,以夜深却之。

时已十一时一刻。乘人力车归按院胡同寓宅,已十二时矣。复与鍾令瑜女士谈一小时,先是宓以黄华复宓之长函寄鍾女士阅看,后寄回。是晚专谈此事。鍾自述家世,谓以悲观而无意婚姻。言次泪频频下。但于宓之主张介绍为友,譬如下种,听其自然结果,则亦不反对云。一时一刻,始寝。

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五

晴。上午九时半,访桥川时雄于西长安街文字同盟社,承赠书二种。次至西长安街邮局,为 Winter 汇款。而局人不知意、德两国币兑换价格。乃至户部街邮政总局,该处人员仍不能探悉。乃归至西单牌楼四

^① 沈镇南(1902—),上海人。清华学校 1922 年毕业留美,路易斯安那大学科学硕士,习化学工程。又赴柏林祖克尔工业研究所研究糖化学。曾任四川省政府建设厅技正。

^② 《十三世纪在欧洲文学中的意义和重要性》。

如春午餐。即归按院胡同寓宅(并在亚北为学淑、学文购糕点)。

下午二时,接季鸾函。谓遵即将《文学副刊》第一期改排为两版半截之式云云。宓大悔二十六七日不应函季鸾妄为更张。实由着急太过,致成此毁瓦画墁之局。乃即函季鸾,谓若无大困难,仍望改为一版全面之式(即校对底样)。该快函由心一赴市中发寄。

三时,接赵元任电话,促回校。谓本日评议会有关于元首之主要问题,望速归。宓诺之,而以已在寓中请客,且心境悲观,回校恐不易措置,遂失信于赵君,留京未归。

四时,姜忠奎、李绍梅(沧萍之幼弟)如约来。六时,款以便宴(2.00)。除鍾女士及其侄外,别无他客。晚九时,各散去。宓即寝。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阴风,甚寒。晨五时即醒,七时起。作快函致季鸾,言《文学副刊》第一期,无论如何困难,如何牺牲,必须改排为一版全面之式。即恢复校对底样之原版,勿改动。宓惟虑万一已改,不能恢复,印出之后,形式不美,前后终不一致,惴惴于心。故于七时四十分,急出,步行至旧刑部街(且跑),乘人力车至西长安街邮局。局中人谓早车已赶不及,乃候电车来,久之始至。乘之至前门东车站,时正将九时。而东车站之快信处已不收信。宓快快至户部街邮政总局,将该信寄发。仍必下午始可寄津也。是晨之劳苦奔忙,竟无益处。乃归按院胡同寓宅。

下午2—3访唐官赏于霞公府29(在17号内)宅中,盖初由山西间道归来者也。宓以战事阻隔,常念唐君不释。今见其安然回京,且悉每月260至270元之薪金,均领得,未尝短欠,殊慰。宓亦可以对唐君之家人矣。3—4访张正仁于兴隆大院,因误记寓宅号数,遍访不得。乃由堂子胡同,步归按院胡同寓宅。晚七时即寝。